武俠世界



$2.00

630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千手觀音**　馬雲·著

據說觀音有千手千眼。但這不是佛經，所講的自然也不是關乎宗教裏的事，這是「鐵拐俠盜故事集」裏面的最新故事名稱，也是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的綽號。但是，江湖上的人爲什麼要這樣稱呼她？其中自有引人入勝的情節，是期刊出，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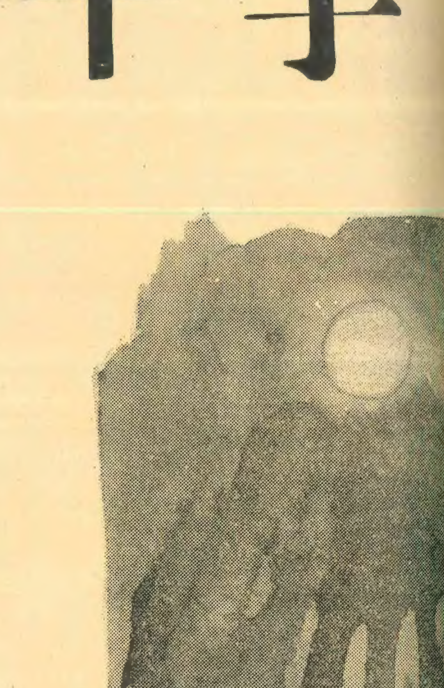
第63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千手觀音



艷舞表演　假戲真做

一艘開往隣埠的客輪正在表演艷舞。輪上不少乘客都擠迫到這小小的劇場來，吸烟的人多，但這兒的面積又窄又矮，抽氣系統不佳，於是變了烟霧瀰漫，單是視綫方面已經使人有霧裏看花的感覺，而在呼吸方面，更使人感到窒息。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也是座上客。他們是準備到隣埠去觀光的，爲了要看這場艷舞，他們放棄乘搭較快的船隻，而坐上了這艘慢呑呑的客輪來。

前此他們曾到過隣埠不少次，但每次都是爲了某些事情被迫前往的，那裏有心情觀光遊玩？可是今次不同了，師徒二人抱着渡假的心情前往，自然輕鬆得多了。

艷舞是一種藝術，裸體更加是一種藝術，一具美麗的胴體，加上使人身心暢快的音樂，襯着輕快的舞步，那的確是一種視覺藝術。但是，要是換上了另外一種心情去欣賞，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同樣是具備了眼耳口鼻的面孔，但堆砌得好看的就是美麗，同樣是四肢齊全的身體，長短肥瘦恰到好處的，自有其可供人欣賞的地方。因此，裸體不算淫褻，那是極之有理由的。

呂偉良聽朋友說過，這是一場値得欣賞的艷舞，所以才會把阿生帶到這裏來。

阿生已經逐漸長大成人了，他已經懂得分辨是非，所以呂偉良去得的地方，都讓他去。

呂偉良對於這一個「接班人」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因爲他可以變好，亦可以變壞。當然，好與壞只是一綫之差，但呂偉良却希望他繼承自己的志向，申張正義，鋤奸扶弱！

看艷舞在他們師徒二人來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眼前這一場被人渲染得太過份的艷舞，却絕不精彩，那幾個金髮女郞更不能冠上一個「美」字，至於動作下流，舞姿笨拙，那已經是其次了。

其中有一場是一男一女合演的。男的是個長髮青年，女的是個法國女郞，算是數名表演者之中較爲像樣的一個。他們正在扮演一幕荒郊調戲的片斷，一名帶槍的軍人，追逐一名半裸的農家女，衣服被一件一件的扯下來，直至全裸爲止。

這種較有情節的編排本來是相當聰明的，但是，一宗令人意料不到的命案，竟然就在這一刹那間，變成了假戲眞做！

首先是女郞被軍人一手抓住，掙扎中温馴下來

，然後是一連串的淫褻動作。原來那不過是女郎的詭計，目的是以柔制剛，趁機奪槍。最後槍聲「砰」然一响！軍人竟慘叫一聲，倒地不起！

當時呂偉良已經在朦朧的燈光底下，看出軍人的胸前在滲出血來！但是，大多數的觀衆的視綫此時都集中在女郎的身上，因此，當女郎謝幕時，觀衆們還在尖聲怪叫，稱好不已！他們都似乎要在這最後一分鐘裏，爭取時間多看那女郎一眼！

可是，女郎却感到奇怪起來，因爲往時謝幕，男主角必然與她携手向觀衆鞠躬答禮的，這一次那長髮青年竟然沒有站起來。

女郎還以爲她的拍檔在開玩笑，後來回頭看見他手掩胸部，血不斷由指間滲出，她才尖聲高叫！

這時後台人員已經發覺出了事，連忙跑出來查看。台下觀衆看見這情形，才知道事情不妙，有些女觀衆嚇得直叫起來！

別以爲看艷舞只有男觀衆，女觀衆爲數也不少。在那一幌眼間，呂偉良忽然想起了一個女子的印象來，她是坐在他們前面一個位置的，但當槍聲响過了之後，她忽然離座跑了出去。

當時呂偉良還以爲她看得厭倦了，加上呂偉良的注意力集中在男主角的中槍部位，沒有分心去理會她。現在想起來不禁有些奇怪！

他立即也離座而起，拄杖衝出了劇場外面去。

但是，外面沒有人。

呂偉良轉往船舷那邊，發覺一個背影出現在欄杆邊緣，她正是呂偉良剛才見過的女子。雖然剛才見過的只是背部的輪廓，從未見過她的面孔，但無論身型衣飾看來都是一樣。

於是他拄杖走到她的身邊，那女子正倚着欄杆，望着汪洋大海，那神態似乎有無限心事。

呂偉良的出現她似乎一無所覺，但呂偉良還是向她打招呼道：「小姐，那場艷舞還沒有演完呢，怎麼你沒有看下去？」

「你是誰？我並不認識你！」她不屑地瞥了呂偉良一眼。

呂偉良說道：「你當然不認識我，但我却認得你！」

「你是什麼意思？」

「我想你再次回到艷舞場去。」

「下流！」她老實不客氣地瞪了他一眼，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呂偉良忽然覺得自己捉錯了用神，一切可能與她無關，中途的離去可能只是一種巧合而已。

回到場內，那表演場四周已圍得水洩不通。

阿生走到呂偉良身旁，說道：「這是一宗別開生面的謀殺案。」

呂偉良問道：「他眞的死了？」

「是的。看那中槍部位正是心臟，那有不死之理？」

「醫生到場了沒有？」

「醫生也沒有用的。」

呂偉良擠進人叢中去，發覺一名屬於香市警局的警探，正由死者身旁站了起來。呂偉良認得他是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黃泰。

黃泰想不到呂偉良也在船上，他跑過來苦笑着道：「凡是有重要事情發生的地方，似乎都少不了你。」

呂偉良問道：「那法國人怎麼樣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法國人？」

「報紙也介紹過，說這個艷舞團全是由法國人組成的。」

「不！他只是替工。」

「替工？」

「是的，那法籍男角病倒了，死者是一名中葡混血兒。」

呂偉良道：「那眞是人算不如天算，本來是替工，現在却變成了替死鬼。」

「我懷疑此中另有內幕，有人把一支滅聲手槍帶了入來。」

「滅聲手槍？」呂偉良怔了一怔，「他不是給那艷舞女郎當場擊斃的嗎？」

黃泰說道：「那不過是一支假槍，如何可以殺人？」

呂偉良一陣迷惑，感到滿腦子糊塗。如此看來，那女子又不是兇手，到爲剛才呂偉良坐在她的後面，如果她用上了滅聲手槍，必然會難逃呂偉良雙眼。何況，那位置在前列，後台人員與表演者都面對着她，只要她有所動作，必然會被人看見。

但是，她爲什麼會急急離去？可能是不想看下去，覺得太過沒有意思。

呂偉良忽然又想起了一個問題：「這兒是公海，這件命案你大概可以不必理會吧？」

黃泰苦笑道：「我當然希望不必去理，但問題是：這是一艘在香市註册的客輪，我剛好被派到這兒來。」

「你不是在渡假嗎？」

「那有這麼風流快活？」黃泰說，「我被派來看看這裏的艷舞是否超過檢查尺度，想不到這項香艷任務竟然又變了質，眞麻煩！」

「我不懂法律，還以爲這是公海，香市警局無權理會。」

「那不過是一種宣傳，輪船希望多些人來看看

他們的艷舞。」

這時候，與黃泰同時被派到船上來的另一名警探，也由外面走了過來。「剛跟總局通過了電話，這艘輪船立即就要回航。」

「回航？」乘客們立即紛紛哄動起來。

這也難怪，他們之中有不少是趕着到隣埠去辦理正經事的。如果這艘客輪忽然回航，行程勢必受阻！難怪人們都在議論紛紛。

但是，警探是奉命行事的，船長亦早已同意了這項行動。

下一個步驟是由警探們在客輪上展開全面搜索行動，希望可以找出兇槍來。但是，呂偉良相信兇槍必已被人拋入大海之中。

黃泰對呂偉良師徒二人認識頗深，他和探長的另一名助手辛尼都同屬夏維部下，而且日子頗久，自然比較了解他們師徒二人。

黃泰對呂偉良說道：「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嗎？我立刻就要開始偵查。」

呂偉良道：「兇手必在船上，問題是如何把他找出來。照我看，先查一查兩個『表演男郎』的背景，可能對你更有帮助。」

「兩個『表演男郎』？」黃泰不大明白，「你指那兩個？」

「就是原來的男主角——法國人，和這個死者——替工的中葡混血兒。」

「你的意思是，兇手可能殺錯人？」

「是的，可能是殺錯人，也可能是有計劃的安排，故意造成陰差陽錯。」

黃泰和他的同伴們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但呂偉良在表面上却沒有怎樣去帮他，只是跟阿生到酒吧上去喝點酒水。

呂偉良和阿生剛走進來，就看見呂偉良在船舷上見過的女子。當他們四目交投時，雙方都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阿生十分機靈，他低聲問道：「是不是她？」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走向酒柜前面，向侍者討了一支啤酒和一支汽水，同時低聲回答阿生道：「是的，就是那女子。」

呂偉良已經背對着那些座位，面對酒柜。阿生却用眼尾注視着那女子的動靜。

阿生忽然說道：「她好像要走了。」

那女子剛站起來，看樣子的確想走，但是，有個青年人剛走入來，跟她招呼，於是他們又重新坐了下來。兩個人談了幾句，女的指指呂偉良，好像在告訴他一些什麼。男的循勢望過來，也發覺了呂偉良之所在。但當時呂偉良以背部向着他們，可能他們並未看淸楚呂偉良的樣子。

阿生低聲說道：「他們在談論你。」

「跟誰？」呂偉良的意思是，她跟誰在一起談論。因爲剛才他只見她一個人在着。

這時呂偉良剛付酒水的賬。阿生對他說道：「一個青年男子……」

阿生話未說完，那青年男子，忽然離座走了過來。

阿生担心有什麼事就要發生似的，剛才的說話頓住了，改換了另一種語氣對呂偉良說道：「小心！他好像要替那女子出氣！」

呂偉良並不因此而立即轉身來，他是個老江湖，什麼驚險的事也見過，經歷過，何況現在還有阿生在旁監視着，他根本無須急急回轉身去。

青年人走到呂偉良背後，他似乎未發覺阿生在旁虎視眈眈。

他突然伸手拍向呂偉良的肩膊，阿生担心這是一種偸襲，立即攔住他，同一時間，呂偉良已經把身體轉動過來。

當他們四目交投時，阿生才知道是一種誤會而已，因爲他們二人之間，並無惡意。

青年人笑道：「呂老兄，想不到你也來了，眞巧！」

「原來是你！」呂偉良跟他握手，「怎麼？你也到隣埠去玩麼？」

「是的。但現在去不成了，船要回航！」

阿生未見過這青年人，難怪他誤會了。

青年人的手臂給阿生那麼一下子擋格，現在還有些隱隱作痛。

呂偉良從中替他們介紹，青年人十分大方的跟阿生握手。

阿生不好意思地說道：「對不起，剛才冒犯你了！」

「不要緊，我跟呂老兄是許久不見的老朋友，何必客氣！」青年人笑笑說。

那青年人叫費新，說是老朋友實在談不上，只是呂偉良記得曾在「飛鏢俱樂部」認識這個人。但最近這些日子以來，費新似乎很少到那兒去。

費新含笑把呂偉良拉到那女子身旁，爲他們介紹道：「這位是蒙麗莎小姐，這位是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先生。」

蒙麗莎嫣然一笑，伸出玉手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笑道：「對不起，我有眼不識泰山。」

呂偉良也笑道：「愛管閒事的人，難免會令人討厭，甚至被人罵作下流。」

蒙麗莎當然記得自己在船舷如何罵過他，抱歉地說道：「不打不相信，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

見怪！」

阿生冷眼旁觀，坐在一旁啜着汽水，覺得這女子美得動人，他私心底下眞的有些替呂偉良担心。

呂偉良解釋他懷疑蒙麗莎的原因。

蒙麗莎說道：「我只是看得納悶，所以跑出劇場，吸一口新鮮空氣，想不到却因此而惹起了一場誤會。坦白說，剛才我根本不知道出了命案，只道那是演戲，你也知道，外國人許多時都喜歡故作緊張的。」

費新說道：「事情說明白了，總好過留在心裏瞎猜。來吧，這頓酒由我做東道。」

呂偉良笑道：「不！下次吧！我剛付了賬。」

費新道：「那麼，讓我們回到香市之後，由我請客好嗎。」

蒙麗莎苦笑道：「別太輕鬆，警方的查詢，恐怕會延費我們不少時間，尤其是我們都曾在艷舞場中出現過，嫌疑更大了。」

費新說道：「當然，要不是這樣，呂老兄也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去。不過，什麼事都講究事實，相信警探們一定會查出眞兇的。」

呂偉良並沒有表示他的意見，他在喝着杯中的啤酒，他在欣賞蒙麗莎那一份美麗，以及回憶着當時在艷舞演出時的情景……

客輪回航時，中途已遇上了香市派出的水上巡邏隊，大批保安人員加入偵查工作，然而，一些收穫也沒有。乘客分別接受調查，但直至客輪駛入港口，警局高級偵探人員到達現場爲止，還是毫無結果。

大部份的乘客再改乘另一艘船隻往隣埠，呂偉偉和阿生則於當晚乘搭水翼船往隣埠。他們的渡假計劃沒有改變，因爲呂偉良早已在賭城酒店訂了兩間房。師徒二人要好好的享受一個歡樂的假期。

賭城大酒店建成之後，他們未再到過隣埠，聽說那家酒店建築得金壁輝煌，單是那盞大吊燈，已是世界罕見的珍品，價值數以萬計。雖然不是獨一無二，但在世界上却找不到第三盞。

傳說中的豪華美觀，可能是隣埠賭商的宣傳技倆，但是，呂偉良却絕對相信賭商肯花大本錢去吸引客地的賭徒到那兒去。

隣埠絕對不是風光幽雅的地區，到那兒去的人十九是爲了賭博，但十個之中總有九個以上是輸乾輸淨才離開的。

呂偉良也賭，但只抱着娛樂的心情去賭，因此那晚抵埗後，師徒二人到二樓餐廳晚餐，再轉到樓下去賭個痛快！

呂偉良每一次到這兒來，總是忙得團團轉的，這一次他決心什麼事也不加理會，要好好的玩它一個痛快淋漓。因此，在賭城大酒店樓下的賭場逗留了約莫一小時之後，便跑到一家浴室裏去。

在香市的時候，師徒二人也經常去光顧全男性的浴室，尤其是天氣寒冷的時候，他們更是常客。撇開享受不談，正當的全男性浴室是十分有益身心的，浸熱水，擦背，按摩等等，每一個步驟對身體的血液循環都有好處。

但是，眼下隣埠那一間浴室却令他們大感意外，因爲裏面的侍浴按摩師竟是女性。他們不難想起香市一些色情架步來。

師徒二人欲待退出，已來不及，接待員的熱誠招待，中葡混血女郎的親切呼叫，令到他們不好意思硬着頭皮撤走，只好抱住「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留下來。

還好，這裏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色情場所，而是設備頗佳的高水準浴室，師徒二人分別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土耳其浴。

在水蒸氣瀰漫的浴室裏面，視綫極其模糊不清。置身其間，但覺人影幢幢。有時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正是如在五里霧中。

呂偉良忽然聽到有兩個人，在他身旁竊竊私議着。

其中一人說道：「帶來了沒有？」

「沒有。」另一人答道。

「爲什麼？」

「大哥說你弄錯了。」

「什麼？弄錯了？怎麼會呢？」

「我們要你幹掉的並不是他，其實你早該明白了。」

「你們這算什麼？賴賬！」

「你說話小心點！誰賴賬？你把事情完全弄壞了，我們還沒有怪你呢。」

「我自問已經交了差，你們這班人完全不講道義，你得小心我報警！」

「你敢！」

「你等着瞧好了！」

「喂！你別走！」

「哎喲！」最先說話的人，突然倒了下來。雖然人們見不到，却可以清楚聽到他的慘叫聲及倒地聲。

呂偉良很快就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即竄過去。他雖然裝上了不銹鋼的義腿，但是，爲了行動上的方便，他還是手拄鐵枴杖的。因此，他在朦朦朧朧的環境中，依然走得很快。

正是因爲走得太快了，差一點兒他就絆倒地上，地上那男子背上插了一把刀，在痛苦呻吟，呂偉

良險些踏在他的身體上。

地上很滑，四周圍的環境佈滿了水蒸氣，呂偉良想到自己只圍上了一塊毛巾，沒有穿衣服，怎麼可以就這樣追到浴室外面去？

他回頭觀察一下倒在地上的男子，只見鮮血不斷由刀鋒邊緣滲出來。

呂偉良蹲下去問道：「你怎麼樣了？」

那男子面部貼地，側過頭來，張開嘴巴，睜大了雙眼，却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死了！

阿生從後面趕到，也彎下腰問道：「他怎麼樣了？」

呂偉良站直了身子，答道：「他死了。」

「是的，我們快走！別又惹上了痲煩。」

師徒二人剛跑上了幾步，立刻被人叫住道：「喂！兩位請到這邊來！」

把他們叫住的，是一個混血女郎，她在招呼這二人到那邊去接受按摩。

呂偉良本來想帶住阿生急急離去，以免被捲進了是非圈內。但回心一想，那樣反而更加引起別人的注意，只好硬住頭皮留下來。

師徒二人分別接受按摩手術，本來這是一種最佳享受，難得的是這裏的按摩女郎竟也懂得舒筋活絡的要訣，令到躺在那裏的人酣然欲睡，而無半點邪念。但是，呂偉良却在傾耳細聽，腦海裏只想着那個死者。

那死者是誰？何故被殺？

呂偉良躺在那裏回憶着剛才的情形，細嚼命案未發生前那二名男子的談話，難免會想起輪船上艷舞中的命案。

是的，二案極有可能有關連，否則，呂偉良也不會那麼留意。那二名男子的對話中，顯然隱藏着一項陰謀，可惜浴室之內，水蒸氣把視綫弄得模糊，看不清在逃者的面目。

躺在地上的死者年紀在三十歲左右。不久之後，他就被人發現倒斃地上。於是浴室之內立即引起一陣騷動，有人嚷着報警，有人在討論着死者的身世。

呂偉良担心捲進漩渦，想走，但那混血女說道：「你害怕什麼？再躺一會兒吧。」

呂偉良苦笑道：「有什麼值得我害怕？我只是想去吃點東西。」

混血女郎神秘地一笑道：「你放心吧！我不是愛說話的女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剛才你匆匆忙忙想走，我已經想到事情有點兒不對勁。」

「怎麼？原來你以爲我是…………」

「別吵得那麼大聲，我不說出去，誰也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去的。」

「你完全誤會了，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那你何必急急要走？」

「……」呂偉良果然給她問得啞口無言。

混血女郎又說道：「算了吧！我看，那傢伙也不像是個正派的人。」

這時候，警方人員已經聞訊趕到現場來。經過了一番擾攘之後，一名警探問道：「有沒有人目擊他被殺？」

浴室裏一名職員答道：「沒有，我們發覺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有人認得死者是誰嗎？」另一名警方的偵探人員在問。

「他叫黑鬼森。」有人答道：「他時常到這兒來洗澡的。」

「可以把蒸氣關掉嗎？」警探說道：「這樣子我們將無法展開工作。」

「請你們遷就一下吧！方便了你們，我們的生意會受到影響。你們也知道，這裏全是遊客，嚇怕了他們，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他媽的！什麼生意不生意？這裏現在是發生了命案啊！」

浴室中的主管人員終於無可奈何地，將總掣關閉，各處喉管於是停止噴發蒸氣。

偵探人員又來了一批，其中一人說道：「這傢伙黑鬼森是個無業流氓，我認得他！」

「會不會是黑社會幹掉了他？」另一名警探問道。

「誰曉得？」那警探又問浴室裏的人道：「他跟誰在一起？」

「他獨個兒來的。」

一名警探要去移動屍體，却給另一名喝住道：「七九四號，不要動他，讓指紋組設法找出一點綫索來。」

呂偉良聽到這裏，眞担心剛才他已把指紋留下來。雖然他的身份是遊客，但是，難保等會兒不進行全盤檢查和詢問。到那時候，如果有指紋遺下的話，立即就可以查出。

呂偉良正在想得呆呆之際，却又發覺替他按摩的混血女郎，忽然停下手來。

呂偉良趁機爬起來穿回衣服，女郎這才如夢初覺地說道：「先生，走啦？」

「是的。其實，我早就想走了。」呂偉良又故意問：「你是不是認識那死者？」

「你說誰？」

「就是現在躺在外面的黑鬼森。」

「不！為什麼你會這樣問？」

呂偉良道：「我看見你心不在焉的，好像在想一些什麼。」

混血女郎苦笑一下，道：「對不起，每一個人難免都有些心事的。」

結了賬，呂偉良正要跟阿生一齊離去，忽然給警探截住問話。

呂偉良順手把隨身携帶的證件拿了出來：「我們是來渡假的。」

「住在那裏？」一名警探問道。

「賭城大酒店。」

「剛才有聽到什麼，或者見到什麼？」

「沒有，什麼都沒有。四周圍都瞭查查，請問還可以見到什麼呢？」

「請將居住的酒店房間號碼寫下，我們隨時要找閣下帮忙查案。」

「好的。」呂偉良於是在警探的記事册上寫下他的姓名和房號。

他明知這樣會留下指紋在記事册上，而他剛才在匆忙間不知道有沒有伸手摸觸過那柄插在死者背上的兇刀。要是無意中留下了指紋的話，將來一經核對，他就會含冤莫白。

想到這裏，呂偉良極感不安，但是這却是無可避免的事。

離開浴室，師徒二人跑到二樓餐廳去。

阿生邊走邊說：「聽黑鬼森與兇手的談話，這件事極有可與能艷舞場的命案有關。」

「是的，我也這樣想。」呂偉良說。

「黑鬼森本身可能是一名職業兇手。」

「何以見得？」

「從他們的對答中可以猜到，黑鬼森替人做了一件見不得光的事，對方指他弄錯了，不肯給錢，雙方因此而反臉無情。」

呂偉良也覺得這種推測很合理，說道：「然則，黑鬼森是咎由自取！」

師徒二人在二樓餐廳一個卡座裏坐了下來。打開餐牌，發覺這裏的食品不算貴，地方是第一流水準的，價錢却相等於香市的二三流餐廳而已。說到招呼，那些女侍的和藹態度更是令人難忘。

呂偉良心裏佩服賭場當局想得周到，這裏除了各式各樣的賭博之外，還附設了浴室，保齡球場以及兒童遊樂場等等。至於餐廳酒吧則不止一間，既是方便賭徒們休憩的場所，侍者的態度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到這裏來的人十居其九是賭輸了，找個地方呻呻滿肚子悶氣，要是還要這班賭徒看侍者的冷面孔，相信吵架的事每天必有發生。

呂偉良與阿生剛坐下不久，就發覺一張熟悉的面孔出現在那邊，那是香市的私家偵探湯比德。

在隣埠遇上了香市的熟朋友絕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因為到那邊去賭博的人，十居其九是香市的市民。至於隣埠的本地人，是甚少入賭場的。

湯比德也發現了呂偉良師徒二人，於是走過來招呼：「眞巧！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呂偉良讓過一旁，叫他坐下來。

湯比德又說道：「難得你們有這種閒心。」

呂偉良苦笑道：「香市的生活太緊張了，相信你也是過來鬆弛一下神經吧？」

「不！我不是來此消遣的。」

「難道是為了公事？」

「是的，正是公事。」湯比德煞有介事地說，「我代人找一個女子的下落。」

「失踪少女麼？」

在香市，每天都有不少十多歲的少女失踪，有錢有面的人，往往為了面子關係，不想張揚出去，故此不肯報警，便只有請私家偵探。因此呂偉良在直覺上正是見怪不怪！

豈料湯比德的回答却並不是那一回事。他說道：「不是失踪少女，是失踪的太太。」

呂偉良一怔道：「什麼失踪的太太？」

「有個富家太太失踪了，她丈夫懷疑她跑到這邊賭城來。」

本來這也不是一件什麼值得驚奇的事，賭博是最容易令人沉淪的一種嗜好，因為人類普遍有着一種好勝心理，越不服輸便越賭越輸，終於弄到泥足深陷，身敗名裂為止！

香市的有錢人多，有錢人家的太太們終日無所是事，便沉迷賭博，而賭城與香市只是一水之隔，要賭得刺激當然是跑到隣埠去。每年都有不少做丈夫的，派人帶錢到隣埠去贖回妻子。因此請私家偵探尋回太太也就不算得是什麼新聞。

呂偉良笑道：「你的生意滔滔，應該感謝她們才對。」

「不！這件事很頭痛。」湯比德說，「幾間賭場找過了，一些下落也沒有。」

「也許她根本沒有到這邊來呢。」

「我也這樣想。但是，事主既然指出了她最有可能到這邊來，我也只好多走一遍。」

阿生插嘴道：「有她的照片麼？讓我們看看，說不定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湯比德自口袋中摸出一張甫士咭照片來，遞到師徒二人面前。說道：「就是這位太太，你瞧！她

比許多女明星更上鏡頭，如果單看這幀照片，也眞的是美得叫人心動呢！」

師徒二人的視綫不約而同的集中到照片上去，豈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登時呆了一陣！

原來照片中正是他們見過的蒙麗莎。

湯比德畢竟是個私家偵探，他很快就看出了師徒二人的神色。問道：「你兩位可見過她？」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眞的見過她。」

湯比德大為興奮，問道：「在什麼地方？」

「在輪船上。後來那艘客輪發生了命案，一名表演艷舞的男子被人殺死，客輪折返香市，我們改乘水翼船來此，至於這位太太是否亦與我們一樣改乘別的船隻，我們就不知道了。」

「她跟誰在一起？」

「請你先告訴我，她的丈夫是誰？」

「曾仁富先生。」湯比德又壓低聲音道：「千萬別傳了出去，曾仁富先生不想外人知道這件事，但我知道二位是可以帮助我的，所以我才這麼坦白的。」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曾仁富這名字，似乎在報紙上見過了，但決計不是什麼大富大貴的紳士名流。」

「對你才敢說，他只是個新發財的，正因為這樣，曾先生担心這件事會影響他的聲譽。希望二位切勿對人提及此事。」湯比德說着又問道：「她獨個兒，還是跟別人在一起？」

「鐵枴俠盜」呂偉良道：「她當時與一名青年人在一起的。」

「青年人？唉！那更糟了！」

「為什麼？」

「你可知道曾仁富多大年紀了？」

「我對這位新富翁印象模糊。」

「他已經差不多六十歲。」

呂偉良回憶一下，蒙麗莎頂多不過三十歲左右而已。他忍不住苦笑道：「如果沒有特別原因，我以為你不該把一隻金絲雀捉回籠中去。何不讓她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飛翔？」

湯比德笑道：「你似乎在敎人犯罪。」

「不！我只是怕看老夫少妻的悲劇而已。」

「我與你的立場不同。我要為事主盡力而為，起碼有個交代。」

「那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她。」

兩個人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阿生本來想問呂偉良何故不說出蒙麗莎那位男友的名字，因為呂偉良早已曉得那青年人叫費新。但回心一想，呂偉良不把詳情說出，相信必有道理，也許呂偉良根本不希望湯比德把蒙麗莎找到。

一杯咖啡差不多喝完了，湯比德才說道：「蒙麗莎既然不是沉迷於賭博，那分明是給人家欺騙了愛情。說不定那愛情騙子企圖財色兼收。」

呂偉良沒有答他。

湯比德又說道：「呂老兄，我知道你向來極富正義感，難道你目睹一個正當商人在精神和金錢方面都損失，而你仍然可以袖手旁觀嗎？」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難得我下定決心不再理閒事，更難得有機會讓我好好的來這裏玩幾天，我們還是別提那件事了。」

阿生看見湯比德苦纏不休，忍不住插嘴道：「要是我們立心要理，相信這時候還留在香市。起碼那件事比你所講的更有趣。」

「什麼事？」湯比德問。

「就是一位在表演中的男子給人槍殺。」阿生說，「那傢伙本來是做替工的，結果，却做了替死鬼。」

「聽說那是一名葡籍男子，他代替了原來的法國男子上演艷舞。」湯比德說，「但那是外國人的事，你們不加理會是情有可原的。」

阿生笑道：「那你是說我們罪無可恕，情不可原了？是不？」

「那又不敢，不過……」

「好了，別浪費你的時間，我看，你還是去找你要找的人吧！」

湯比德無可奈何，把最後一口咖啡喝光，然後召侍者結賬。

呂偉良說：「我還要吃東西，你要走就先走吧，賬由我來結。」

湯比德道：「我就住在這裏上面七十×號房，大概還要逗留一兩天，有什麼發現的話，請你通知一聲。」

呂偉良點點頭。湯比德這才走了，他是走進賭場那邊去的。

阿生說道：「這傢伙眞嚕嗦。」

呂偉良道：「那很難說的，他是受人所託，當然要盡其所能。可惜他運氣不佳，碰巧我們正在渡假，什麼事也不想理。」

師徒二人再坐一會兒，便結賬離去。

他們沒有返回賭場那邊去，而是跑到了大街上去。

街上很靜，雖然門前不斷有街車把賭客一批又一批的載來，但是這個小市鎮好像除了賭場之外，很難再找到一處較為繁榮的地方。

呂偉良和阿生沿住馬路旁邊走，他們反而覺得處身在這寧靜的環境中是一種享受。

就在他們走不上數十碼遠的地方，呂偉良眼睛銳利，發覺黑暗處有人埋伏，那是一棵大樹的後面，阿生也隱約看見人影幢幢。

阿生低聲道：「希望在這裏我們沒有仇家就好了。」

呂偉良道：「他們未必是爲了對付我們的，那就當作沒有看見他們好了。」

阿生知道呂偉良的確不想節外生枝，他們要好好地享受一個愉快的假期。

不要以爲呂偉良是個無業遊民，他是殘廢協會的會長，也是好幾間福利機構的名譽顧問，問題却是他向來不慕虛名，所以從來喜歡自由自在的，不求名，不求利，也不上班辦公。

他手上有不少股票，每年的股息收入是十分可觀的，他近年來已經不在一些有錢人的身上打主意，但是，假如讓他知道何處有不義之財，他還是會重施故技的。

轉眼間，師徒二人已經掠過了那棵大樹，他們明知那兒有人埋伏，却是佯作不知。及至過後，他們發覺那班可疑人物按步不動，這才暗自鬆了一口氣。

師徒二人正要繼續往前走，忽然聽到黑暗中有人說道：「大家小心！她來了！」

師徒二人心裏一凛，不由自主地回轉身來，只見一條人影由賭城大酒店裏面走出來。令他們感到意外的，就是那是一個女子。

她正沿住行人道走過來，看來埋伏在那裏的人，早已料到她路經此地似的。

呂偉良和阿生忍不住站住了脚，靜觀其變。

呂偉良目光銳利，離遠就認出了那女子的輪廓，他對阿生說道：「她好像是浴室中的那個按摩女郎。」

阿生不禁問道：「他們爲什麼要對付她？」

「站過來吧！」呂偉良順手扯了他一把，阿生於是站到一棵大樹的樹影底下去。

不久，那女郎走近了，數名大漢自黑暗處一湧而出！女郎欲待走避，已來不及，被人連拖帶擁的推入路旁一輛汽車之內，絕塵而去。

「糟糕！他們到底要怎麼樣對付她？」阿生頓足叫了起來。

呂偉良習慣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目睹這種情形，實在按捺不住就要理，可惜隣埠不似香市，再也找不到另一輛車。

因此，他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那女郎被數名大漢擄走！

呂偉良想報警，但後來回心一想，這種情形恐怕連警方也無法追查。到頭來只有給他自己帶來一連串的麻煩。

呂偉良這一回倒想去理，偏偏又不到他去理。

最後師徒二人只好回到賭場裏去。

賭場裏面是不夜天的，置身其間的人，似乎都忘記了時間的存在。要不是看見一些沙發椅上有人呼呼睡去，呂偉良也幾乎忘記了這已經是子夜過後了。

呂偉良以爲湯比德會在這裏，但找遍地下和二樓也見不到他，大概登樓返回酒店的房間睡覺去。

呂偉良與阿生分別返回睡房中去。師徒二人是分別住在相連的兩間房的。呂偉良剛踏入房門，就發覺地上有一封信。

他俯首彎腰拾起，那是賭城大酒店的專用信封，拆開內容細看，信箋也是這裏酒店住客專用的。

呂偉良心裏已明白泰半。

信是湯比德寫給他的，內容約畧是說他有了新綫索，蒙麗莎在一間私家俱樂部內，他本想約同呂偉良師徒二人同往，無奈回到餐廳時他們已經走了，現在他只好獨自前往。

湯比德要求呂偉良師徒二人能够按址找到那間私家俱樂部去。所以在信中留下了一個地址。但是，呂偉良把信扔在一旁，洗澡去了。

每次上完公衆浴室，返家後他必再洗一次澡，這是他的習慣。

就在他浸在浴缸裏的時候，電話在外面響了起來！

呂偉良以爲是阿生搭過來的，圍着毛巾拄杖出去接聽，那聲音竟是湯比德的。

「你回來了眞好，看到了那封信沒有？」湯比德在電話的另一端說。

「收到了。」呂偉良說，「你完成任務吧？」

「不！我無法進入那個私家架步去，只有等你回來。呂老兄，這次你無論如何一定要幫幫我。」

「我早說過不想理閒事的。」

「別這樣好嗎？在這裏我人地生疏，希望你幫忙我這一次。」

呂偉良本來已經立下了決心，不再惹這種麻煩，一切待渡完了假再說。可是，他的弱點就是心腸太軟。尤其是聽到湯比德在電話中說得聲淚俱下似的，他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在那裏？」

「我在一間夜店打電話給你。」湯比德說，「那間私家俱樂部就在這兒附近。」

「你肯定蒙麗莎就在那兒麼？」

「是的，有人告訴我這地址，說這家俱樂部是豪賭的場所，注碼比賭場裏所限的限額大得多。」

呂偉良又問道：「單憑這點，又怎麼可以證明

她在俱樂部內？」

「但是，如果不進去看看，又怎麼知道她不在裏面呢？」

呂偉良眞的有些啼笑皆非。他說道：「爲什麼你不可以進去？」

「那是私家地方，他們說我不是會員，恕不招待。」湯比德說。

呂偉良苦笑道：「我也不是會員啊！」

「但我知道你有的是辦法，這裏許多三教九流的人你都認識。希望你設法幫幫我。」

湯比德可沒有說錯，呂偉良在這裏的確認識不少三教九流中人。但是，這次到隣埠來却是沒有去拜訪過他們。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現在就來會你。你在什麼地方等我？」

「銅馬餐室，這是一間通宵營業的夜店，我在這裏等你。」

電話掛了綫。

呂偉良穿好了衣服，却沒有去驚動阿生，獨自離開了酒店的房間。

他按址坐街車去到銅馬餐室，裏面仍有不少夜遊人在喝酒。

呂偉良坐下之後就問道：「你賺到的服務費是不是跟我平分的？」

湯比德知道呂偉良跟他開玩笑，苦笑道：「如果你替我找到蒙麗莎，你要全部服務費也可以。」

「俱樂部是什麼性質的？」

「一處豪華的私家架步，豪賭的場所。」湯比德說，「她最有可能在那種場合。因爲本埠數間賭場我都找遍了。」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你不飲點東西麼？」

「不！但我想先打個電話。」呂偉良拄杖而起，走進了電話間去。

呂偉良打了一個電話給麻子老三。對方是本地一位老江湖，向來對呂偉良非常敬重。

呂偉良問候幾句之後，便問老三道：「接近銅馬餐室是不是有一家豪華的私家架步？」

麻子老三在電話中說道：「你想去那兒賭博麼？我勸你如果志在消遣，還是到賊船或者賭城大酒店地下去好了。」

「爲什麼？」呂偉良故意問道。

「因爲那裏最多老千，不少富有的人在那兒傾家蕩產。」

「我不是富有的人，所以我不必害怕了。」

「你眞想進去？」

「是的，可惜不懂門徑。」

「也沒有什麼門徑，你如果被人擋駕，首先就要用最流行的通行證——鈔票。」

「如果還是不通呢？」

「那就拿出我老三的名字吧，也許還有人賞回幾分薄面的。」

「謝謝你。」

「呂老弟，你不是另有目的吧？」

「不！只是觀光一下。」

「別說我老三長氣，不要豪賭，你不可能在那兒贏錢的。」

「不！我的目的是只輸一點兒，那你滿意了吧？」呂偉良在電話中笑了笑，「明天，我希望有時間來探望你老前輩。」

「歡迎之至。」

掛綫之後，呂偉良回到湯比德的身邊。湯比德已經結了賬，於是，二人併肩走到附近一幢樓宇內去。

他們走到梯間已經有人截住他們問道：「找誰？兄弟。」

呂偉良早已有了準備，二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往那大漢的手心一塞道：「兄弟，喝茶的。麻子老三介紹小弟來玩玩的。沒有問題吧？」

果然是直行直過，沒有半點阻碍。湯比德心裏想，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呂偉良與湯比德入到內部，差一點兒以爲這裏就是賭城大酒店樓下的賭場。要不是地方小一點，簡直看不出有什麼分別。

呂偉良與湯比德有了默契，二人分別在各賭桌找尋蒙麗莎的下落。

但是，找了好一會，仍然一無所獲。

二人在來回巡視之間，發覺這裏的注碼很大，而且有人在虎視眈眈。

呂偉良沒有下注就想走，但是，剛走到一個出口處，立即給人截住去路。「閣下是到這兒來幹什麼？」

「觀光一下罷了。」呂偉良似乎早已料到了會有此一着。

「外面可供觀光的地方可多着，何必找到這兒來？」

「如果我告訴你注碼太細，你不會怪小弟開罪了你老闆吧？」

「什麼？注碼太細？」

「是的，我聽麻子老三說，這兒有人下大注碼，我才摸進來，想不到所謂大，亦不過是一萬幾千而已。」

大漢打量了呂偉良一遍，疑惑地問道：「閣下



是三哥什麼貴親？」

「好朋友。」

「既是三哥介紹來的，我們豈可讓你失望回去？請跟我來！」

湯比德這才明白呂偉良果然是個老江湖，三言兩語，略施小計便獲得進入更秘密的賭窟裏去。

裏面果然是另有洞天，賭桌雖然只有三數張，但全是現鈔交易，最小的注碼也是五百元，連百元面額的鈔票也很少露面。

湯比德忐忑不安地靠近呂偉良，低聲說道：「我們那有這麼大的注碼？」

「別那麼小氣，跟着我走好了。」呂偉良用手輕輕碰了他一下。

一名身裁健美，穿着露胸服裝的女侍應生，笑臉迎人地走過來。湯比德看得目不轉睛。在香市他到過無上裝酒吧，但說到年輕貌美、身裁標準的，都難以跟眼前這些侍應女郎比擬。

呂偉良與湯比德被招呼到一張賭桌旁邊坐下來，女侍者奉過烟酒，然後俯首彎腰說：「這二位先生，你們如果不喜歡賭樸克牌，還可以選擇別的，我們這裏什麼都有。」

「謝謝你。」呂偉良原本不喜歡吸雪茄的，這時候也不能不充內行，噴了一口烟，然後往口袋裏一摸，摸出了一叠大鈔，揀了一張百元面額的，往女侍應生手中一塞：「你的！」

女侍應生媚眼一拋：「謝謝你！如果有什麼須要，請隨時開聲！」

湯比德要不是親眼看見了，也不敢相信呂偉良會有這麼多鈔票帶在身上。

由於注碼那麼大，湯比德反而後悔自己怎麼會自動坐了下來。

後來他回心一想：何不作是呂偉良的秘書或跟班之類的小人物？對了，反正是進來找人的，呂偉良大概敷衍一下就要走。

於是他說道：「波士，要不要我給你拿支票簿來？」

呂偉良是何等樣人？他早已聽出了湯比德的心聲，笑道：「不！何必多此一舉？我今晚來是爲了贏錢而來的！」

這是一個沙蟹局，局中已經有五個人；呂偉良加了入來便是六個。

呂偉良所以選擇這一張賭桌，是因爲四處都見不到蒙麗莎的影子，他可不能就此離去。既是要賭，他寧願賭得刺激一些。

派牌的首先把一些簡單的普通規矩說了一遍，然後把一副新牌攤在綠絨的桌面上；那一下子攤牌的手法極之熟練，使到呂偉良不禁想起那些玩魔術的江湖客。

每人一隻樸克牌的距離是相等的，僅僅露出本身的數目字與花式；五十二隻紙牌就那麼齊齊整整，一絲不亂的，攤在桌面之上。有如扇形。

派牌女郎這樣做法，目的是表示這副新的樸克牌是十分標準的，其中並無加多或減少等等弊端。賭場內那些「二十一點女郎」，每在啓用新牌的時候，也是這樣讓人客先窺全豹。然後才把那副紙牌加以混亂一番，那就是粵語所說的「洗」了。

呂偉良在香市許多地下賭場內賭過沙蟹，勝多敗少。這一次，他却有了戒心。因爲他看得出入局的人眉來眼去，甚至派牌的妙齡女郎，也可能是他們的人。然而他們的手法並不算得老練和純熟！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見過各式各樣的老千，也收服過不少這一類邪門人物。但是，他却知道這兒不是香市，他必須小心從事。

一手牌他只輸了三千元，但只派了三隻他便棄牌。那是由於他看出了形勢對他極之不利。他面上那叠鈔票全是五百元面額的，約莫是萬多元左右。

看看其他各人面前的，他就發覺有點小巫見大巫了。於是他提議加注，在座的人沒有反對。

湯比德正奇怪他怎麼會帶這許多錢，呂偉良已經對他說：「湯秘書，把鈔票拿來！」

湯比德怔了一怔：糟糕！我那裏有錢？卽使有，三二千又算得什麼？

但是，他聽到呂偉良旣然出口叫他「湯秘書」，顯然是有意要充闊，他也只好硬住頭皮，伸手摸進口袋裏去。最多是傾其所有，却不能令到呂偉良失威。

豈料就在他伸手往口袋裏一摸之際，差一點兒他就叫了出來。

湯比德眞不敢相信，口袋裏怎麼會有那麼一大叠鈔票。後來回心一想：大概又是呂偉良做了手脚，否則他怎會叫自己把鈔票拿來？

那一大叠鈔票竟然全是五百元面額的大鈔，眞是令人難以置信，他是那裏弄來的？又怎樣將鈔票放進自己的口袋裏？

湯比德在痴痴呆呆中想，也在糊糊塗塗的把鈔票遞給呂偉良。

呂偉良把那一大束大鈔往桌面一拋，毫不在乎的說：「這裏只是五萬，總數是六萬多，少不少一些？」

一名賭客說：「你可以叫你的秘書去帶錢來，這裏可不用支票的。」

呂偉良笑道：「其實我是多此一問，說不定這一手就獲全勝！」

其他數名賭客也笑了，說不定是他們的會心微笑！——呂偉良這麼想。

派牌女郎又開始派出了一手牌，呂偉良陽牌是「A」，底牌是「K」，這應該是最理想的大牌；除了陰陽一對之外，這是最大的一種了。因爲，下一張牌不論是「A」或者是「K」，都可以湊成一對。

呂偉良主動出錢，一出手是一千元。二家跟進，三家棄牌。

下張牌果眞是「K」，換句話說：呂偉良是「隔紗K」。但是，下一家比這張「K」更好，那是一張「A」；結果這張「A」落入下家手中，却不知道下家的底牌是什麼。如果是「A」那就構成了「A」一對。呂偉良便輸了九成。

另一家是無關重要的，下家把十張五百元大鈔一推，他已經收牌。但呂偉良却毫不攷慮地跟進了五千元。

第四隻牌派出，呂偉良的是一隻葵扇「K」，表面是「K」一對和「A」一隻，連底牌在內便是三條「K」和一張「A」。

對手是「A、10」之外再來了一張「A」，表面是「A」一對加一隻「10」。底牌如果是「A」，呂偉良便輸定了。但也能是「A、10」各一對，呂偉良三隻「K」便贏定了。

但是，呂偉良却不可能知道對方的底牌究竟是什麼。

賭博的趣味性就在這裏。除了好奇心和好勝心之外，最難克服的，就是那一股貪婪的心理。故此有不少人在賭場裏面贏上了一萬數千還不願意離去；結果離去時還要向賭場當局領一張船票才可以返

回香市去。

呂偉良心裏有數，看派牌女郎的手法，他便覺得自己輸的機會多過贏。加上剛才初入局時那班人眉來眼去，這分明是個老千局。

呂偉良裝作緊張狀，其實他的內心絲毫也不緊張，因爲鈔票並不是他自己的；是他剛才進入這秘密賭場時，施展了空空妙手，由別的賭徒身上取得的。那又何必太過緊張呢？

他的對手乾咳了一聲，也在量度着呂偉良手上的牌路。

那是一個中年男子，樣貌十分老實；如果說他是老千，那眞的是人不可以貌相。

他猛力抽了一口香烟，畧一思索，便出價二萬元。

呂偉良苦笑道：「別說二萬，二千元我也不會跟進。你這手牌分明是三條A。」

他這樣說，自然是棄牌了。

湯比德在旁看不見呂偉良的底牌是什麼，只是從表面上看，他「K」一對自然輸給對方「A」一對，這是十分合理的事。

但是，誰曉得他們雙方的底牌又是什麼？底牌才是最重要的。

呂偉良賭沙蟹的經驗老到，他懂得容忍是十分重要的事。因此，卽使是三隻「K」，他還是棄牌。對方似乎後悔出手太高。

另一名賭客在作賽後評述：「如果這位先生是三條K，那才可惜！」

呂偉良故意笑道：「三條K又怎麼樣？人家是三條A。」

呂偉良這麼說，是希望對方將底牌翻出。

但對方只是說：「不！我只A10二對。並不是三條A。」

呂偉良明知這傢伙說謊，如果只是「A、10」每樣一雙的話，必然把底牌翻出。

呂偉良笑道：「單是A一對已經贏定了，因爲我只有表面的K一對。」

呂偉良當然也在說謊；但他這種說謊却是另有作用的。

他表面上是十分不在乎，但事實上却在留心着各人的表情和眼神。他覺得在場的人都似乎心裏明白，甚至有人已經曉得了他的底牌是「K」。

「眞倒霉！」呂偉良忽然又喃喃自語地說，「在賭城大酒店輸了，在外面又輸；想不到進來這裏也不見得吉利。」

湯比德很有默契，聽到呂偉良這麼一說，乘機也說道：「波士，算了，今晚的手氣欠佳，明晚再來玩過好不好？」

呂偉良一邊收拾鈔票，一邊就在想離座而起。

但是，旁邊有人在說道：「老兄，三手不離枱啊！」

呂偉良一怔：「什麼三手不離枱？」

有人解釋道：「那就是坐下來未玩够三手牌，不准離枱的意思。」

呂偉良乾笑兩聲，說道：「我玩了那麼久的沙蟹局，却從來未聽過這規矩！」

派牌女郎說道：「各處鄉村各處例，剛才我就是忘記了聲明這一點。眞對不起！」

呂偉良問道：「比如萬一我只賭一手便輸個淸光，那又怎辦？」

那人說道：「輸光了當然可以不賭。」

呂偉良心裏憎恨這班老千擺明來搶，正待發作之際，一個女子的嚦嚦鶯聲突然自背後傳來：「各位，既然這位先生不想再賭下去，又何必迫他？讓我來補這個缺吧！」

衆人的視綫集中在呂偉良的背後，一個金髮女子神采飛揚地站在那兒。呂偉良和湯比德一直竟然沒有注意到背後幾時來了一個美人兒。

經過了片刻的沉靜之後，呂偉良還未開腔答話，就有人提出了反對：「小姐，如果你要賭，我可以讓位給你，這位先生無論如何不能中途退出；那會破壞了我們的規矩啊！」

呂偉良心裏生氣，對方分明把他爲作傻瓜。若在平時，他這一場架是打定了。但回心一想，湯比德還沒有完成任務，算了吧！於是那一口烏氣也吞了下去！

「好吧！」呂偉良笑笑說，「有小姐陪我們賭，我也捨不得離去。」

那個男子果然推位讓座。

就當那女子坐了下來的一刹那間，呂偉良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金色的頭髮，但絕對不是碧眼，她顯然是個地道的中國人。頭髮是可以染色的，甚至可以戴上一個假髮。

她的身裁健美，服裝也入時。一個掛肩式的長帶手袋，打開了之後取出一大叠花花綠綠的鈔票，毫不在乎地往桌面一抛。

一名女侍應生把一杯薄荷酒放到她面前，替她熄了一支香烟。

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非常吸引人。一時之間，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到她的身上去了。

她的手指間彷彿有一團火，但那不是那一支濾咀長烟的火燄，而是那隻鑽石戒指發出的閃閃生光的折射。

不過，這一切並不是最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應該是那一份迷人的姿色。

美麗的女人呂偉良見過了不少，却從來沒有見過美得如此動人的。

呂偉良感到渾身發抖的原因，是由於她目光如電，令人迷惑的是她那有意無意之間的微笑。

呂偉良自問對女人一向很够定力，但現在却難免有些飄飄然！

那份迷人的微笑，那種勾魂攝魄的目光，都似曾相識——也許這正是呂偉良感到迷惑的另一個原因。

呂偉良開始在腦海中搜索，終於他想到了。立卽又呆了下來。

是她！怎麼會是她？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不錯，她正是湯比德千方百計要找的女人蒙麗莎。

但是，呂偉良沒有告訴湯比德。他以爲湯比德也會看出她是誰；其實小湯還是一無所知。

沙蟹局又再從新開始，蒙麗莎突然有新提議：「讓我洗牌，可以嗎？」

派牌女郎爲了表示大公無私，連聲說可以。但在場的數名男子却有些愕然，他們担心剛才她站在旁邊已看出破綻。

畢竟她還是把那副樸克牌接了過去，以極其熟練的手法，將那五十二隻樸克牌調了幾次，然後往桌面上一拍：「請咳牌！」

呂偉良伸手過去將一半牌搬動了，派牌女郎才把整副樸克牌接過去。

呂偉良突然又感到一陣迷惑，雖然那派牌女子的手法極之迅速快捷，他還是看出了破綻；他發覺女郎並未將上面一半牌放回底下。換句話說：只是像原來的層次一樣。

呂偉良不作聲，他決定以「欣賞」的心情去等待看看那女郎與蒙麗莎是否同路人。

湯比德在旁看不出什麼，甚至其他幾個入局的男子也看不出那派牌女郎的閃電手法。但呂偉良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什麼古靈精怪的事都見過了；賭桌上的蠱蜮手法更加難以瞞得過他。

呂偉良派來一隻「九」，蒙麗莎第一張牌是「五」，剛才贏了錢的中年男子是「Q」，另外三人則是「二三四」。

手上有了「Q」的出價是一千，全體跟進了。

第二張牌派來，呂偉良是「九」，蒙麗莎是「A」，中年男子是「十」。其他三個人已無關重要，他們的牌面很小，而且也不是一對。所以，當呂偉良把五千元擲出去時，他們便紛紛棄牌。

呂偉良的牌面是「九」一對，底牌是「八」，那是沒有作用的，只要蒙麗莎的底牌是「A」，或者中年男子的底牌是「Q」，他都可能輸了這一手牌。所以，他不敢出價太高。

中年男子認眞地想了想，忽然把注碼加到一萬，蒙麗莎嬌笑道：「怎麼全不把我這隻『A』放在眼內？」

中年男子沒有理睬她，抽着雪茄。呂偉良早已看出那派牌女郎的手號，似乎在暗示蒙麗莎不會是「A」一對，他大可以進攻。當然，這手號是給那中年男子看的。

但是，如果蒙麗莎的底牌不是「A」而是「五」的話，她是沒有理由跟進的；因爲起碼就輸給了呂偉良的「九」一對。

蒙麗莎出乎意外地，竟然毫不客氣，就跟進了一萬元注碼。

呂偉良如果不棄牌的話，必須再加五千元進去。他是頭牌，第四次派牌的第一張，便是派給他的；但如果他棄牌的話，論牌面大小便應該派給蒙麗莎。

賭局出千　高手過招

由於對整個局勢影响太大，呂偉良不能不認眞攷慮一下。

「九」一對自然會輸給「十」一對，「Q」一對或者「A」一對。但是，如果下一張牌是「八」或「九」，他贏的機會便很大。

於是，他跟進了。

下一張牌果然是「八」，呂偉良的底牌也是「八」，換句話說，他現在是「89」每一對，但表面上無關重要的。

中年男子是「十」一對，蒙麗莎來了一張「五」，表面是「五」一對。

中年男子又發威，出手便是三萬元。蒙麗莎面色一沉，似乎給他難倒了。

她呷了一口薄荷酒，又抽了幾口香烟，呂偉良冷眼旁觀，估計她可能是「五，A」各一對；現在要攷慮的是中年男子的底牌到底是「十」還是「Q」，如果是「十」便是三條「十」，如果是「Q」便是「10，Q」各一對。

終於她又跟進了。

輪到呂偉良，他想到自己只有一個可能才可以跟進，那就是他們二人「偷雞」，或者每人只得一對，便實行靠嚇。

呂偉良覺得這種可能性甚少。既然是一個老千混集的地方，他覺得棄牌才是明智之舉。這一回他

變了「尾家」，對大局無關重要的，就更加心安理得了。

最後一隻牌派出，中年男子是「十」，蒙麗莎再來了一隻「五」。於是，中年男子的牌面變成「Q 10 10 10」；蒙麗莎則是「5 A 5 5」。

旁觀的人無不嘩然。

呂偉良暗自慶幸沒有跟下去。

中年男子笑道：「大概不必我再動手了吧？小姐。」

豈料蒙麗莎却說道：「你未必贏定了，我的底牌無論是A或五都可以贏你。」

中年男子面色一沉，剛才那種得意洋洋的神色又有了改變。

他想了好久，才把五萬元推出去。

蒙麗莎呆了一陣，呂偉良眞想叫她不要跟下去；因爲對方的底牌如果是「十」的話，便是四條「十」，是「Q」的話，也是「十俘虜」；而蒙麗莎只有一個可能取勝，那就是她的底牌必須是「五」，但仍可能輸給四條「十」。

蒙麗莎把杯中酒一飲而盡。然後她計算一下面前那堆鈔票，總數是十五萬左右。只見她雙手往外一推，說道：「大蠹了！」

中年男子怔了一怔！他又大力吸着雪茄烟。

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中年男子贏定了。他早已認定這是一個老千局，甚至派牌女郎也有問題。蒙麗莎可能是當局者迷。但大局已定，中年男子只要把十萬元放出，相信那一桌花花綠綠的鈔票便是他的了。

中年男子喃喃自語地說：「我只有一個可能輸給你，除非你的底牌也是五。」

蒙麗莎却强作鎭定地說：「我也只有一個可能輸給你，除非你的底牌是十。」

這說法擺明是「虛張聲勢」，因爲一般人的心理大多數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要是她眞的是四條「五」的話，沒有理由告訴對方的。

中年男子的想法正是如此，所以他以爲蒙麗莎最有可能是「五俘虜」，甚至就只得牌面的三條「五」，有意裝腔作勢「偷鷄」而已。因此，他把面前的鈔票數一數，僅可湊足十萬元。

蒙麗莎的面色一沉，剛才那强作鎭定的歡容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呂偉良更加替她難過，覺得她這種賭法難怪要背夫出走了。

中年男子看見她這副神態，更加以爲贏定了。笑了笑，道：「小姐，請攤牌！」隨手將鈔票往外一推！

不知是蒙麗莎聽不到還是想得入了神，竟然一崇所動的呆在那裏。

中年男子笑道：「其實我早就看出你是虛張聲勢，有心偷鷄了。」

說着，他就要作勢把桌面的鈔票掃數撥到他面前去。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蒙麗莎突然嬌喝一聲：「慢着！我還沒有攤牌呢！」

中年男子依然樂觀地說：「好吧！那就請你攤牌好了。不過，我以爲你還是省得獻醜！」

蒙麗莎輕輕一笑，隨手把底牌翻開，所有在場的人視綫都集中在那隻牌面之上，只因爲那隻牌牽連到桌面上那三十多萬元的注碼。

中年男子的面色突然變成了死灰，剛才那意氣風發的神情不見了。

原來蒙麗莎那隻底牌是：「五」。

所有目睹這一局的人都爲之哄動不已。呂偉良更是意料不到。

他以爲蒙麗莎輸定了，結果看來却是贏定了；因爲那中年男子並沒有把底牌翻出來。

蒙麗莎很有禮貌地把手一攤：「怎麼？這些注碼是你的還是我的？」

中年男子的面色變得鐵青，把其餘四隻牌黯然蓋上了。

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牌是什麼，總之他認輸就是了。

下一局，蒙麗莎很快就棄牌，她只輸掉了一千元。

第三局，蒙麗莎也很早就放棄跟進，結果又輸了千五元。

然後她笑了笑站了起來：「各位，小妹有事要退出了，後會有期！」

入局的人無不爲之一呆！

呂偉良忍不住冲口而出說道：「果然聰明！三手不離枱！剛剛賭足了三手，走得合情合理，妙極了！」

其餘數名男子你眼望我眼，却又無可奈何。但是，任誰也可以看得出，他們是非常不高興的。

蒙麗莎把一張五百元大鈔遞給派牌的女子的面前：「請你喝杯咖啡，小姐。」

女子接過了，說句：「謝謝。」

呂偉良看見蒙麗莎毫不在乎地把桌面的鈔票紛紛塞進了手袋裏去。他幾乎不敢相信這個「金髮女郎」原來就是蒙麗莎。

蒙麗莎離開了賭桌，呂偉良立卽發覺有人監視她。

呂偉良佯作若無其事，不再賭下去。他只輸了數萬元，但那些錢都不是屬於他的。

湯比德其實早就想走，只是在這種龍蛇混集的地方，他不得不聽呂偉良的意思。

呂偉良離遠看見蒙麗莎進了洗手間，數名大漢却在附近虎視眈眈。他這時候才相信了痲子老三在電話中的說話。

痲子老三說過，在這裏贏了錢，很難出得門口的。

湯比德這時候才敢問他：「你怎麼會給我一大叠鈔票？」

呂偉良笑道：「以其在別人的手中輸掉，不如讓我用作道具吧！」，

湯比德也知道呂偉良是個江湖上的正義俠盜，自然見怪不怪。

呂偉良看作若無其事，其實他一直留心着那間女子洗手間的門口。

不久，一個黑髮女郎由裏面出來，在門外監視的數名大漢看見她不是他們要跟踪的人，便不加理會；但是，呂偉良目光銳利無比，他仔細一看，便看出了這黑髮女郎正是蒙麗莎。

蒙麗莎完全改了裝，無論衣飾、髮型，甚至手袋也不像剛才的。

呂偉良要不是留心她那副平光眼鏡後面的眼神，也幾乎給她瞞過了。

她若無其事地離開了秘密賭場。

呂偉良也悄悄跟了出去。湯比德不知他的目標是那女郎，因此對呂偉良說：「怎麼？我們不找蒙麗莎了？」

呂偉良道：「當然要找，否則，你又如何交代呢？」

「到什麼地方去找？」

「你跟着我好了。」

「你有辦法？」

「也許是的。」

湯比德看見他合得出奇，不禁怔了一怔：「你眞的有辦法？」

「如果你明知我沒有辦法，又何必要找我呢？」呂偉良笑了笑，又說：「不過，找到了之後，一切要由我作主。」

「這是什麼意思？」

「我有仲裁權，你可不能强迫她回到曾仁富那裏去。」

「然則我如何交代？」

「我會令你有所交代的。你放心好了！」

呂偉良說着，已經跟在那女郎背後走到了街口。女郎一揮手，街車「刷」地一聲煞停在她身旁！

她正要伸手將車門拉開，但呂偉良一個箭步衝前，用手將車門掩上，一邊彎腰俯首，對那司機道：「對不起，我們改變主意了，還是走路吧！」

街車司機以爲他們是一起的，隨卽把車子開走了。

女郎給呂偉良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呆了，直至街車開走她才曉得問：「你到底幹什麼？」

湯比德跟在後面也看得莫名其妙。

街車很少經過這兒，剛才那一輛是罕有的，因此那女郎顯得很生氣。

可是，呂偉良却若無其事地笑道：「何必太認眞？我不過想跟你交個朋友罷了。」

「我並不認識你啊！」

「但我絕對認識你。」

「你簡直是無賴！」

呂偉良苦笑道：「上次在船舷上罵我下流，這一次却罵我無賴，下一次罵我什麼好呢？」

「……」她怔了一怔，「你可能認錯人了。先生。」

「我自信不會。」

「對不起，我要返家了。」

「你的家在何處？」

「對不起，我可不能告訴你。」

「那就讓我告訴你好了。」

「嗯……」她突然驚惶地叫了起來。

呂偉良回頭一望，心裏也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屋子裏湧出了一股人羣。

呂偉良立卽拖住她的手臂往路旁的黑暗處一閃，湯比德也十分機警地閃向了行人道旁。

十多名彪形大漢東張西望，顯然在找人。

有人在說：「她不會跑得太遠的，快些封鎖兩邊的街口。」

於是有人飛奔而去，把兩端的街口監視起來。

呂偉良看得心裏焦急。

女郎却埋怨道：「你害死我了！」

「現在埋怨也沒有用的，相信你也想不到他們這麼早就發覺！」呂偉良說。

「發覺什麼？」

「發覺那些髮罩和衣飾，你本來是金髮的，對了吧？」

「你眞厲害！」蒙麗莎終於承認了，「如果你有辦法救我出重圍，今晚你在賭桌上輸掉的，全部入我的賬下。」

「你眞闊綽！」呂偉良笑了笑，往那邊一指。

「先進那家餐室躲一陣。」

「好吧！現在我只能寄望於你了！」

呂偉良沿住行人道上的騎樓急步走過去，蒙麗莎與湯比德跟在後面。

銅馬餐室裏面還有不少人客，他們三人佔據了一個卡座。然後隨便叫了一些飲料。

呂偉良道：「現在又是你施展化裝技巧的時候了。」

「沒有用的。」蒙麗莎說：「卽使我除下這對平光眼鏡，他們還是認得我。」

「你可以再次利用洗手間。」

「你以爲我會變戲法嗎？你瞧！這些衣服，手袋和眼鏡都是一名婦人的。我跟住她入內，把她綑綁在厠所裏，然後換上了她的衣服和手袋，以爲可以瞞過他們，想不到却騙不過你；更想不到他們這麼早就發現厠所中那個女賭徒。」

呂偉良和湯比德這才明白，原來她並非隨身携帶了化裝用具，只是就地取材！

呂偉良回頭望向後面，剛好有個女子進後座去；他不意蒙麗莎道：「可一可再，爲什麼你不爭取機會呢？」

湯比德問：「我們何必捲進這漩渦？」

呂偉良知道他還未看出蒙麗莎的眞面目，笑道：「鋤强扶弱本來就是我喜歡做的事。如果你怕，你可以先走，但希望你不要後悔才好。」

湯比德苦笑道：「那我又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你帮我，我怎麼可以臨危丟了你。」

呂偉良也起來走進了洗手間去。

他一方面是觀察一下這家餐室後面的形勢，一面要做一件事。

他記得未進入地下秘密賭場之前，在這裏會見湯比德時，曾經發覺洗手間的鏡箱裏有許多刀片——那是剃鬚用的刀片，有新有舊，撒滿在鏡箱內各處。大概是這裏一些侍者用過的。

呂偉良在他進入了洗手間之前，當他經過天井靠近厨房旁邊的時候，看見石基之上有着一籮籮馬鈴薯和番茄之類，擺在那裏。於是他順手取了數隻馬鈴薯。

在洗手間裏面，他就將鏡箱裏的刀片，分別揷進了馬鈴薯之內。

當他再由洗手間出來的時候，呂偉良看見一名穿上了熱褲的女郞，也由女用洗手間那邊走了出來。呂偉良一眼就認出她是蒙麗莎。

但是，蒙麗莎却以爲呂偉良認不出她，竟然悄悄地走向後門。

一名侍者非常機警，搶過去截住她：「小姐，你結了賬麼？」

呂偉良衝前，順手把張一百元面額的鈔票塞進了侍者的手心：「對不起，我是這位小姐的情郞，她原是有夫之婦，她的丈夫不知怎的會知道我們來了這裏，帶人由前面找到這裏來。這小小意思，請你行個方便吧！」

侍者見錢眼開，一百元，無論如何在這種地方吃不上一百元的。果然將他們輕輕放過！

呂偉良有理沒理，拖住了蒙麗莎往後門逃了出去！

呂偉良笑道：「你竟然想撇開我！」

蒙麗莎苦笑一聲，道：「爲什麼你老是苦纏住我的？」

「也許是因爲你太美了。」

「也許你的目的是我手袋中的鈔票吧？」

「你眞聰明！」

呂偉良和蒙麗莎很快就到了巷口，他們以爲如此一來就神不知鬼不覺，豈料剛拐出了那條後巷，立卽有人從後面喝住：「站住！」

二人暗自吃了一驚！

回頭一看，是四名彪形大漢，正分作二人一組，向他們包圍過來！

蒙麗莎趁他們未到之前，低語呂偉良：「放心吧！他們不可能認得我！」

但是，呂偉良的想法却不同了。

他知道對方的想法：第一次她化裝逃了出來，這一次當然也可以再度改頭換面。

呂偉良十分冷靜，朗聲問道：「你們幹什麼？想打刼麼？」

一名大漢走過來：「誰稀罕你這跛子的錢？我們要找一個女人，讓我們看看你女朋友的面孔，可以嗎？」

呂偉良道：「當然可以，只要你別揩油！」

那大漢走過來，在路燈底下看了蒙麗莎一眼：「果然是你！嘿！」

幾乎連那個「你」字也未說完，呂偉良早已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了端倪，知道他已經認出了蒙麗莎的眞面目來！於是先下手爲强，出其不意，舉起鐵杖就是攔腰一棒！

那大漢不意呂偉良有此一着，「喲」的一聲，倒向地上！

其他三名大漢也知道事情不妙，一湧而上。

但是，呂偉良早已有了準備，手向口袋一摸，順手摸出了幾個馬鈴薯來！

馬鈴薯都揷上了刀片。只見呂偉良手一揚，馬鈴薯紛紛脫手飛出，三名大漢不及閃避，分別被鑲在馬鈴薯裏的刀片傷了面頰和手臂等處。

呂偉良不敢戀戰，拖住蒙麗莎就朝住街口飛奔而去！

但是，另外二名大漢却在呼喝聲中，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呂偉良呆了一呆，手向口袋中一摸，只還有一隻馬鈴薯。

只見他喝一聲：「看鏢！」手一揚，馬鈴薯脫手疾飛而去！

那大漢首當其衝！迫得以手掌擋格，他發夢也想不到那是一隻馬鈴薯，更無法想像得到其中鑲上了刀片。

鋒利的刀片揷進了他的手掌之內，痛得他直叫起來。

呂偉良拄杖急衝，正待出手襲擊另一名攔住他們去路的大漢之際，那大漢却突然拔出了一支手槍來！

大漢喝着道：「不准動！再動老子就開槍！」

呂偉良和蒙麗莎都像洩了氣的皮球，頹然站下來！

「眞了不起，」大漢嘿嘿地說：「到底你們是何方神聖？竟敢跑到這兒來班門弄斧？」

呂偉良道：「你們認錯人了，這事根本與小弟無關啊！」

「眞令人難以相信，你們竟是天生一對——一個跛子，豈可教人把他看在眼內？」那大漢又說：「一個如此高貴的美女，想不到原是老千一名。可惜你們找錯了對象。」

蒙麗莎道：「你們眞不害羞，分明是你們出老千想騙人，但你們技不如人，結果失了手，這又怪得誰呢？」

「少說廢話！跟我走吧！」大漢槍咀一擺，頭也跟着一擺！

呂偉良拄杖與蒙麗莎併肩走着。那大漢持鎗虎視眈眈。

呂偉良低聲說：「那三十多萬元，都在手袋裏麼？」

「是的。」蒙麗莎道。

「就這麼樣雙手奉送給他們嗎？」

「有什麼辦法？那是一支實彈手鎗。」

「你看清楚啦？」

「不會錯的，千萬不可冒險。」

「如果我動手反擊他，他頂多只殺了我一個，你擊昏他就可以走！」

蒙麗莎笑道：「你以爲我是那麼不顧道義的人麼？」

「我也不想死，只不過跟你開開玩笑。」

「難得這時候你還有心情開這種玩笑。」

呂偉良道：「出生入死我原是習慣了，只怕他們會難爲你。」

「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其實，你不該捲入漩渦。」

「你以爲我想嗎？只因爲有人要找你。」

「誰要找我？」

「你的丈夫。」

「你在說什麼？」

「別裝蒜了。」呂偉良道：「你的丈夫就是曾仁富，香市的名流。」

「人家都說『鐵拐俠盜』是個扶弱鋤强的大俠士，原來你有名無實。」

呂偉良道：「你挾帶私逃，背夫出走，是法理所不容的。」

「別胡說，我……」

她正要說下去，但是，前面數名大漢已經包圍過來，將他們分別挾持。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看清楚了迎面而來的數名大漢之中，沒有手鎗在手；同時他也計算過了，背後那唯一持鎗的人，在這種情勢之下不可能開鎗。因爲他開槍未必一定可以擊中呂偉良或者蒙麗莎，倒下來的可能是他們的自己人！

所以，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正當二名大漢動手要分左右兩邊將他挾持的刹那之間，呂偉良突然出其不意地，反將一名大漢制服，身形一轉，就把他當作擋箭牌一樣，對準了那支手槍的槍咀！

持槍的人顯得手忙脚亂，完全想不到呂偉良會有此一着！

在同一時間，蒙麗莎也跟其他二名大漢糾纏在一起。

呂偉良明白到這是生死關頭，半點也不敢怠慢，只見他用力一摔，被他制服在手中的一名大漢有如斷綫風箏一樣，直跌向持槍的人懷抱中去！

持槍大漢正在手足無措之際，被同伴猛力一撞，手槍脫手跌了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呂偉良杖隨人轉，如狂風掃落葉一般，杖影閃爍間，數名大漢被擊得頭破血流，紛紛走避！

呂偉良趁機與蒙麗莎奪路逃去！

等到那大漢找回他們的手槍時，呂偉良與蒙麗莎已經逃得不知所踪。

呂偉良和蒙麗莎一口氣逃到兩條街，然後截了一輛街車，匆匆離去。

在車上，呂偉良問：「司機，可以載我們先兜幾個圈嗎？車資多少照付。」

司機以爲他們是情侶，故意將車子開往較偏僻的街道去。

蒙麗莎鬆了一口氣，往椅子上一靠，閉上了眼睛，剛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依稀仍在她的腦海之中。

呂偉良笑問道：「你一定是跟名師學了不少日子。」

「什麼名師？」蒙麗莎睜大眼睛問。

呂偉良又笑了笑：「別裝蒜了，你的手法非常老辣，相信必是名師的高足。」

「我眞不知你指的是那一回事。」

「當然包括了洗牌技巧和賭沙蟹的技術在內，此外你的武功也不俗。」

「你的意思在指我出老千？」

「那又不敢，我只是欣賞你的驚人技藝。」

「其實，在費新的口中我已經知道你是江湖上的老前輩，希望閣下別怪我班門弄斧。」

「是哩！費新呢？」

「他引開跟踪者的注意，我們相約在酒店中相聚。」

「跟踪者？」呂偉良問道：「誰在跟踪你？」

「我丈夫請來的人。」

「不是你見過的湯比德吧？」

「不！是另外一個男子。我知我丈夫僱用很多人四處找我的下落；甚至淸高如閣下，也有可能在替金錢効勞。」

呂偉良苦笑道：「你猜錯了，我根本不認識你丈夫。」

這時候，車子又繞了不少街道。

蒙麗莎輕輕嘆息着，似有無限心事，又像是受了委屈，然後又問道：「既然你不認識我丈夫，爲什麼你要跟踪我？」

「我沒有跟踪你，是你的本領與胆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呂偉良說。

「不要騙我了，我知道你的朋友是個私家偵探，但他不够你機靈。」

「你明知他是個私家偵探，爲什麼還要自投羅網？」

「要不是你，他又怎會認得出我來？」蒙麗莎苦笑着聳聳肩，又說：「我看見賭窟裏那班老千騙得人多了，我看不過眼，於是決心贏他們一筆。」

「其實那是千上千。不過無論如何，他至今仍未認得出你的本來面目。我看，他現在仍然等候在餐室裏呢。」

「這般老實的人，又怎麼可以做私家偵探？他應該選擇會計出納的行業。」

呂偉良道：「現在，我們該談談那些鈔票的事了。」

「什麼鈔票？」

「就是你從老千手上騙過來的。照你說，我應該分紅多少？」

「剛才你說我是千上千，現在你却原來是個賊阿爸。」蒙麗莎輕輕一笑，「你須要多少？」

「你手袋裏的三份一。」

蒙麗莎怔了一怔：「想不到你這麼貪。」

呂偉良道：「這不算得貪婪，我這個人是貪得其所，如果你這些錢是正正當當得來的，我不會要一個仙；但是，這三十萬元是如何弄到的？你心裏一定明白。」

「在賭沙蟹的時候，你也看見了。實際上我只贏了十多萬，其餘的是我的本錢。」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不喜歡討價還價，我只要十萬元；因爲我知道你還要分一份給另外一個人呢。」

「你以爲是誰？」

「如果我沒有看錯，那個派牌女郞與你有了默契，否則你不會順利得手。」

「果然是高手。」蒙麗莎笑道：「其實那女郞本來是那老千集團裏面的人，我出高價收買了她，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給你窺破了。」

「這倒很難說，本來我在江湖上是個十分有道義的人，私家偵探湯比德既然拜託了我，我很應該把你交給他才對；但是，你那些鈔票，却令我心動了。」

「如果閣下眞的是個有道義的人，就不該把我送回我丈夫那裏去。」

「爲什麼？我本身是個中國人，我有傳統的道德觀念，所以對于背夫出走，與情人私奔的事，不敢苟同。」

「你果眞是個正人君子，但你却不知道我們女人缺乏愛情的痛苦。」

「我從來不知道曾仁富的爲人怎樣，所以不敢亂下判語。不過有一點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如果你當初不喜歡你丈夫的話，又何必嫁給他？」

「那當然是爲了錢，那時候我正須要一大筆錢，不能不嫁給他。」

「以你這種手法，那怕沒有錢？」呂偉良說，「你說謊還不够技巧。」

「信不信由你，總之我說的都是事實。」

「好吧！現在應該由我來作主了。」呂偉良對司機說：「請你把車子停在前面的街口。」

司機答應了一聲。

蒙麗莎問：「你打算把我怎麼樣？」

「我要把你交給我的朋友。」

「私家偵探湯比德？」

「是的，我要在街口打個電話到銅馬餐室去，我想湯比德仍然在那裏等我。」

「你眞殘忍，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

車子轉眼到了街口，司機停下車來。呂偉良對司機說：「請等片刻，不要開車。」

司機又答應了一聲。

呂偉良不假思索，便下了車，跑進一間店舖去打電話。豈料他剛跑到門口，車子立刻開動。呂偉良大驚連忙喝止。

但是，司機却沒有聽他的話，車子便依舊往前衝。呂偉良不知道街車的司機怎麼會聽蒙麗莎的話而不聽他的吩咐，早知如此他就要蒙麗莎也一起下車。

目睹街車拐了彎，呂偉良才無可奈何地跑進一間禮品店去借用電話。

這一類禮品店多數爲了方便搭深夜開出的輪船的乘客，而把營業時間延遲到深夜才休息。因爲他們專做遊客生意，所以非常有禮貌。呂偉良在那兒查電話，打到銅馬餐室去找湯比德。

湯比德這才如夢初覺，知道呂偉良早已由餐室的後門偷偷溜掉了。

湯比德在電話中告訴呂偉良，那班大漢因爲捉不到蒙麗莎，已經離去。看情形他們並未懷疑湯比德也是同黨之一。否則，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他。

湯比德約好了呂偉良在賭城大酒店的酒吧裏相會。

湯比德在酒吧見到呂偉良之後，就埋怨道：「你明知她是蒙麗莎，爲什麼不早點通知我？」

「我担心會打草驚蛇。」呂偉良說道：「不過，我們總算有點收穫，起碼，現在已知道她確實到了這裏。」

「這點收穫也得不償失！」

「隣埠不大，相信她逃不了多遠。現在請你先告訴我，曾仁富是個怎麼樣的人？」

湯比德問道：「你查這些幹什麼？」

「我覺得蒙麗莎好像受了委屈。」

湯比德道：「想不到你竟然也會同情起那個壞女人來了。」

「我早說過了，她好像一隻籠中鳥，老夫少妻的悲劇在今日這社會上不斷上演。如果她是悲劇中的主角，我們實在值得同情她。」

湯比德顯得不高興地說：「原來你故意放走了她！」

「如果我是故意放走她，我就不會將實情告訴你。」

雙方在沉默中說不下去。彼此喝着悶酒，好一會兒湯比德才說：「不妨坦白告訴你，曾仁富的爲人怎樣，我也不大淸楚，但這是我的業務，我必須盡力而爲。」

呂偉良看看腕錶，道：「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該休息啦，一切還是留待明天再說。」

呂偉良結了酒賬，便返回六樓去。就在他剛剛踏進房門口的刹那間，突然眼前一幌，他直覺上感到一條黑影坐在沙發之上。

呂偉良立刻想退出去，但太遲了。房門自動掩上，門後原來還有一個人。

他腦海中已經明白到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但他沒有反抗，極力保持冷靜。

沙發旁邊的一座地飾燈亮了，一個男子由那兒站了起來，對他冷然一笑，說道：「呂先生，你好嗎？」

呂偉良一怔：「閣下是誰？」

「我能知道你姓呂，當然不是尋常人物。」那人又問：「那個女子呢？」

呂偉良心裏已經明白了一大半：「原來你在找那個女老千。」

「找不到女的，找到男的也是一樣。」

「別開玩笑了，你既然知道我是誰，當然也明白到姓呂的不是老千。」

「我當然明白，你也不是什麼名流紳士！」那男子面色一沉，「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這兒可不是香市。」

「那有什麼分別？」

「在這裏，我們可以把你宰了！」

呂偉良苦笑道：「我只以爲這兒是個賭城，却未知道也是個屠場。」

「別再說風凉話了，到底那女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不妨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她。」

「有人看見你們一齊逃走！」

「是的，但她比狐狸更狡猾，中途撇下了我。」呂偉良又故意說，「你們原來就是被她出老千，騙了大筆賭欵的人，是不？」

「你應該明白的，因爲你是她的搭檔！」

「那你太看得起我了。其實，我只是旁觀者。她要我救她出險，答應給我十萬元，結果我也老貓燒鬚——上當了！」

「我不會聽你說鬼話，大石，動手！」

大石顯然就是站在呂偉良後面的那名大漢的名字。呂偉良突然身形一卸，沉肘後撞，那家伙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看見剛才由沙發站起來的中年男子拔槍在手，他立刻就要衝過去，舉起手中鐵杖出擊。但是，那中年男子已經叫了過來：「不准動！再動我就開槍！」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呆站一旁！

中年男子緊扳槍掣，一步一步的迫過來：「你太健忘了！姓呂的！我早就對你說這兒可不是香市啊！」

呂偉良看見地上躺着的大漢仍在捧腹叫痛，曉得自己剛才出手頗重。現在他看得更清楚了，房間裏就只得他們三人。

呂偉良的視綫突然移向窗布那邊，驚奇地叫了起來：「阿生，小心啊！」

中年男子以爲背後有人由窗口爬了入來，急忙轉過頭去！呂偉良趁此機會揮杖直擊他手，「喲」地一聲叫，槍已墮地！

中年男子立刻明白這是呂偉良的聲東擊西之計。他捧住手腕切切呼痛，呂偉良却並不因此而饒了他，下一杖攔腰掃向，只見他身不由主的，跌倒在沙發上！

那名大漢由地上爬起，就要竄過去奪槍，呂偉良發覺的時候，他距離那支手槍已非常之近，只要他彎下腰去，就可以俯首拾起！

呂偉良來不及衝過去制止，大概對方只消一至二秒鐘就可以將他置諸死地！

呂偉良不敢再猶豫不決，只見他手一緊，「察」一聲，一度白光由杖端透出，一枚隱藏在鐵拐杖中的痲醉針直射出去！

緊接着傳來的是那大漢的一聲尖銳叫聲，他的身體首先一呆地停止了一切動作，約莫維持了一秒鐘光景，然後便栽了下去！

這一次，他再也不會那麼輕易站起來；即使他的身體更強壯，也會被痲醉一個時期。

呂偉良轉過身來，發覺倒跌在沙發上的中年男子又要站起來！

呂偉良急忙把鐵杖伸過去！

中年男子不知道鐵杖發射出來的是痲醉針，剛才目睹他的同伴倒下去，還道他中了滅聲槍的子彈，因此嚇得他呆在那裏，動也不敢動。

呂偉良窺破了他的弱點，把杖端伸到他的腰門去！沉聲說道：「我看你也活得不耐煩了！」

中年男子連忙叫了起來：「不！不！請聽我解釋！」

「好吧！告訴我！誰派你來的？」

「其實你早該猜到了，我們集團今晚損失了不少金錢！」

「願賭服輸，何況你們本身亦不過老千一名，可惜一山還有一山高罷了！」呂偉良又問：「你到底是屬於那一幫的？」

「我是星君七的手下。」

「星君七？」

「是的，你在江湖上混過，當然聽過七哥的大名吧？」

「星君七的正名是江七星，屬於江南帮的。他數年前在香市跟警方過不去，想不到到這兒來。」呂偉良道：「這裏的警方雖然不大理會你們這輩的活動，但鬧出事來到底不大方便，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追究了。」

「你有所不知，如果對方是正正當當的贏了錢，我們是心服口服的，但現在是行騙啊！」

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然則，你們江南帮那班人的錢，難道又是正正當當得來的麼？」

中年人的臉紅了一陣。

呂偉良又說：「我本來是來這裏渡假的，不想與人結怨，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我可以放你回去。同時請你告訴你的同伴，我與此事無關。那女子在半途揀着我下車打電話的時候，要脅司機，開車走了。」

中年男子嘆了一口氣，道：「好吧！眞的是聞名不如見面，想不到閣下果然名不虛傳。可是，我的同伴大石給你殺了，叫我如何交待？」

「我向來不喜歡殺人，除非迫不得已。」呂偉良說，「你的同伴只是昏倒一會兒，等一陣就會沒事了。」

中年男子這才知道，呂偉良用的不是子彈，只是痲醉針而已。

呂偉良走過去蹲了下來，在那大漢的手上拔出一枚銀針，然後把他拖入浴室潑了一盤冷水，不久那叫做大石的大漢便醒過來。

呂偉良回頭說道：「你們在神秘賭窟輸了十多萬元，這又算得什麼，單是我在那裏已經輸掉了數萬元。」

中年男子說：「你有所不知，我們知道那女子不但是個老千，也是個扒手，她在那裏扒了人家不少鈔票。」

「爲什麼你們不當場擒拿她？」

「我們不想驚動其他賭客。」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在這裏我們當然有些辦法，閣下有個特徵，要查起來，固然比較方便。」

呂偉良知道他所講的特徵就是他的跛足。

中年男子又說：「既然我現在已經知道閣下不是與她同路的，我們之間也可算是誤會冰釋，以後請各自約束，我們本來就是河水不犯井水的。」

呂偉良笑了笑道：「那要看情形而定。閣下貴姓？」

中年男子道：「小弟姓江，江虎。」

「原來是江七星的嫡系親信。老前輩，請回去

對七哥講句好話，晚輩冒犯了。」

江虎伸出手來：「正是不打不相識，就讓我們在這裏交個朋友吧。」

呂偉良伸手跟他握了一下，問道：「黑鬼森這名字，你可曾聽過？」

江虎面色一沉，那陣笑容不見了。

呂偉良感到事有蹊蹺，又問：「美芝娜這名字，你也聽過了嗎？」

江虎搖搖頭。

呂偉良道：「美芝娜是一名按摩娘，你不認識不出奇，但是黑鬼森你一定認識的。」

大石這時已用毛巾抹乾了滿頭冷水，在旁插嘴道：「黑鬼森是個槍手。黑社會裏面的人，許多認識他。」

江虎顯然不贊成他這樣說，但却無從阻止。

呂偉良說：「黑鬼森被人暗殺，美芝娜也失了踪；這些事本來與我無關，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跟你們有關，甚至可能與那個女老千有關。」

江虎略加思索，說道：「呂老兄，你是外地來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理會這許多閒事了。」

「這麼，等於告訴我這些事是江南帮人做的，是不？」

「不！這兒除了我們江南帮之外，還有許多派別，如果你要理，恐怕也理不了這許多。」

呂偉良當然明白，這種是三山五嶽人馬聚集的都市，不少黑人物不爲香市所容的，都跑到這邊來了。他笑道：「本來我不想理這些閒事，但是，美芝娜這位混血女郎是我在浴室中認識的，我很喜歡她。如果方便的話，請替我打聽一下，我實在太關心她的安全。」

絃外之音是暗示江虎設法把美芝娜放回來，別傷害這按摩娘。

江虎點頭示意道：「我替你查一下。」

「那謝謝你！」呂偉良順手把那支手槍交還給他。

江虎把手槍納回袋裏，偕同大石一起離去；那時他已發覺手槍裏沒有子彈。原來呂偉良担心他突然反擊，所以悄悄將子彈取出，又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將子彈放到大石的口袋中去。如此一來，一個只有槍沒有子彈，另一個有子彈沒有槍，即使要對付呂偉良，也須要一段時間，到時呂偉良也就有了準備。

至此，江虎不能不佩服這位「鐵拐俠盜」的確是手段高强。

江虎走後，呂偉良悄悄入到阿生的睡房，發覺阿生熟睡如豬；這少年人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覺，也許他太疲倦了。

呂偉良輕輕將房門掩上，然後才回到隣房去休息。

翌日醒來，差不多是中午時份。

阿生走進來嚷着肚子餓，呂偉良於是跟他到樓下去吃早餐，豈料坐下之後不久，就發覺有兩個人入來，其中一個是香市的警探黃泰。

黃泰也發覺了他們，走過來招呼師徒二人；阿生讓過一旁給他們坐下來。

「什麼時候到的？」

「今天早上。」黃泰說道：「爲了左拉治的命案，我們要與這邊的警方連絡一下。」

左拉治就是輪船上代替演出艷舞的男藝員。他是中葡混血兒。

呂偉良忍不住問：「有了頭緒嗎？」

黃泰道：「本來表演艷舞很少請替工的，問題是那一場男女合演的艷舞是十分叫座的戲碼，無論如何也不能少。因此，幕後人便得找人代替，因爲原來的法國男子貝比病倒了。」

「左拉治又不是艷舞團裏的人，如何拉得上關係？」呂偉良又問。

「左拉治是經常出沒在輪船上的混血兒，他的樣子很具男性美，而且有表演天才，不知怎的，與艷舞團的人混得很熟，因此成爲替工是自然而然的事。」

「他做什麼職業的？爲什麼會經常來往於香市與賭城呢？」

「照我們初步調查所得，他的職業是導遊，至於眞正情形，則有待我們進一步調查。」

呂偉良道：「這裏的警方有沒有告訴你，有個叫黑鬼森的槍手，昨夜突然被人殺了。」

「你以爲這件事與客輪上的命案有關麼？」

「是的，我這樣懷疑：黑鬼森既然是個黑社會的槍手，他會不會被人收買？既然他也被殺，幕後人心狠手辣，可以想見。」

「給你提醒了我，回頭我還得要到賭城的警局去一次。」黃泰又問：「你怎麼知道有這麼的一回事？」

「昨晚我剛在這兒後面的一家浴室洗澡，黑鬼森就是在那兒被殺的。」

「不過，根據初步綫索，兇手可能是個女子。可惜當時我們輕輕把她放走了。」

「女子？」呂偉良怔了一怔：「她是誰？」

「就是那位曾太太。」

「是不是蒙麗莎？」

「是的，有人看見她在案發時衝出劇場，走到

船旁把一些東西投入大海。這是我們事後得到的綫報；可惜那時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乘客放行。這次我到這兒來，希望可以找到她。」

呂偉良很想將昨夜的事告訴黃泰，却又担心會影响自己的渡假計劃。

正在猶疑之際，私家偵探湯比德又來了。

湯比德跟警界中人大部份認識，因此他與黃泰等人一一招呼。

湯比德不知道他們正在談論着蒙麗莎，他剛坐下來就說：「今早我幾乎找遍了所有的酒店，都找不到那賊婆娘。」

呂偉良當然曉得他說的是蒙麗莎，但黃泰却聽得一頭霧水。

湯比德又向黃泰問道：「你二位也有時間來玩玩麼？」

黃泰笑道：「我那裏有你這種閒心？我是爲公事而來的。」

「我也是爲了公事而來的。」

「你剛才所說的賊婆娘是誰？」

「蒙麗莎。」

「是不是曾仁富的妻子？」

「對了，正是曾太太。」

黃泰恍然大悟：「是不是曾仁富托你把她找回來的？」

「是的。」湯比德道：「可惜這裏是賭城，如果在香市，也許你還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不！我們的目標可能是一致的。等會兒我們一齊到賭城警局去一次。」

這一次，輪到湯比德聽得一頭霧水了。

說起來還是呂偉良比較清楚，但他却不想去理這些事。現在他最担心的，只是按摩女郞美芝娜的安全。因此，那一頓早茶未喝完，他便跟阿生悄然離去。

黃泰與湯比德在商量找尋蒙麗莎的大計，決定要求賭城警方協助。湯比德後來才知道黃泰正在懷疑蒙麗莎可能是一名殺人兇手。

呂偉良和阿生跑到浴室那邊去。這時中午未到，裏面除了看守的職員之外，什麼人也沒有。

呂偉良要查出美芝娜的居處，那男職員以爲他是追求按摩娘的遊客，不肯說。

呂偉良靈機一觸，又以鈔票令到他張開嘴巴。那男子接過了鈔票，說道：「先生，我勸你別浪費時間和金錢了吧！美芝娜不似一般按摩女郞那麼容易得到手，如果你須要，我可以另外介紹一個給你的。」

「不！我只要她的地址，我要去探望她！」呂偉良說道。

那男子終於寫了一個地址給他，師徒二人這才滿意離去。

賭城裏面的樓宇大都是非常陳舊的。呂偉良和阿生按址找到那兒去之後，發覺那是一幢舊木樓。登上二樓時樓的木板搭搭作响！

呂偉良伸手敲門，但敲了好久也沒有反應。

阿生說道：「那浴室裏的職員可能欺騙我們，這裏可能是空屋而已。」

豈料話猶未說完，便聽到裏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然後，是一個女子拉着沙啞的嗓子，問道：「誰？」

呂偉良依稀認得出，那是美芝娜的聲音。看樣子她好像剛剛睡醒，又好像十分疲倦似的。

門開了，果眞是美芝娜。

「是你！」美芝娜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呂偉良笑了笑，問非所答地說：「我可以進來嗎？」

其實他們已經走了入來。

美芝娜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要問你。」呂偉良打量着她問：「他們沒有難爲你吧？」

「你說誰？」

「昨晚，我們親眼看見你給人綁架。你何必裝模作樣？」

美芝娜稍作遲疑，反問道：「這件事與你何關？爲什麼你要追根問底？」

呂偉良道：「本來我不想問，既然來了，問問又何妨呢？」

「我根本就沒有事，他們只是担心我向警方提供得更多。」

「誰担心你向警方提供？」

「就是綁架我的人。」

「你當然知道他們是誰。」

美芝娜聳聳肩道：「天曉得！」

「他們爲什麼要綁架你？」

「大概因爲我是左拉治的愛人吧！」

呂偉良恍然大悟：「原來你是左拉治的愛人，那麼，他的死一定與黑鬼森有關。是不？」

「我怎麼知道？總之，是一個殘酷的世界！」

美芝娜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頹然坐了下來，「兩位到底是什麼人？」

「一切本來與我們無關，只是我與你有過一面之緣，看見你被人綁架，担心你的安全罷了。」

「謝謝你！」

呂偉良又問：「左拉治到底是什麼人？」

「他像我一樣，是個混血兒。這裏最普遍的現象，就是不少本地女人與葡國男子有了兒女，那些不負責任的父親往往一走不回來，母親爲了撫育我們，再醮時人家總是瞧不起我們。我和左拉治都是同一命運的。也許因爲這樣，我們便成爲愛侶。可惜，他沒有機會，只好做個無業遊民。」

「無業遊民？他不是導遊麼？」

「導遊？」美芝娜苦笑一下，「那不過是一項動聽的職業，誰要他導遊？你們來自香市，要不要請個導遊？當然不必吧？正因爲他沒有一份正當的職業，偏偏又住在這賭城裏面，所以很容易就學壞了……」

呂偉良看見她欲言又止，問道：「他壞到什麼程度？」

「總之，我要跑到浴室去做按摩女郞，也是爲了他。」

「是他迫你的？」

「人家都死了，何必再提？」

「那又不是這樣說，難道你不想爲他報仇麼？」呂偉良故意這樣說。

「報仇？」美芝娜呆了一陣，然後搖搖頭，無可奈何地說：「我想也不敢想。你以爲對方是什麼人？差點兒連我也沒命啦，還提什麼報仇？再說，左拉治也太不長進。我不是有意在他死後講他壞話，而是事實確是如此，有人說他經常在輪船上與人賭博……」

「賭博？」呂偉良忍不住問：「這裏也有各種各式的賭博，何必到船上去賭？」

「天曉得他爲什麼，也許他的個性如此，喜歡遊手好閒，四處遊蕩吧！」

阿生好像想起了一些什麼，插嘴說道：「這麼看來，這件事似乎變得更簡單了。」

呂偉良與美芝娜同時一怔，視綫集中在阿生的面孔上。他們雖然沒有說話，目光却充滿了疑問。

阿生於是又說：「左拉治很明顯是給一個老千集團的人殺害的。」

呂偉良也有同樣的想法，但他還是問道：「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呂偉良往往就是喜歡這麼樣，明明想到了，却故意要先聽聽他徒弟的意見，藉此測驗一下他的判斷力是否够正確！

阿生說道：「左拉治可能在輪船上出千，給人識穿了，所以遭人懷恨在心，於是等機會下手將他暗殺；最好利用的機會，當然就是他做替工的時候，槍聲一响，他就假戲眞做！」

美芝娜也從報紙的報導中知道了一些關於左拉治遇害的經過情形，現在聽阿生這說法，也覺得甚有道理。她喃喃自語地說：「這麼說來，綁架我的人，可能就是同一帮人——謀殺左拉治的，也是他們。」

呂偉良問：「你認得他們嗎？」

美芝娜說道：「我不認得。當時在黑暗中，他們人多，我被推上汽車之後，立刻有人把我雙眼綁上。」

「他們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們問我關於黑鬼森被殺前後，我聽到一些什麼，以後見到一些什麼。」美芝娜說，「我把浴室中的情形，一一的說了一遍。他們警告我，不准把昨晚被他們綁架的事情說出來，否則就不客氣。所以，如果你們想我活多幾天，也最好不要說了出去。」

呂偉良沉思着說：「然則，綁架你的人，未必是殺死黑鬼森那一帮，可能是黑鬼森的同黨亦未可料；他們要查出誰下了殺手殺害黑鬼森，所以把一些浴室中人綁架，然後加以盤問。」

美芝娜想想又說：「他們還問我：左拉治生前與誰人結下仇怨。」

「那你怎麼樣答他？」

「我說我不知道。」

呂偉良獃了好一陣，又問道：「你今天還要上班麼？」

「我也不知道。」美芝娜道，「我太倦了，想先睡一覺！」

呂偉良用紙寫了一些字，交到美芝娜的手上：「這是我居住的酒店房間號碼和電話，如果有什麼新發現，請你設法通知我！」

美芝娜接過了，點點頭。然後她又問：「先生，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阿生答道：「我師父就是香市的著名江湖人物——『鐵枴俠盜』，既不是警探，也不是壞人，那你大可以放心了吧！」

美芝娜「哦」的一聲，恍然大悟。

師徒二人離開了那幢舊樓，落到街上。阿生忍不住問：「師父，我們要插手去理了，是不？」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本來一直想安安靜靜的跑到這兒來渡個愉快的假期，想不到一開始就已經不够安靜，也不够愉快；既然一直被捲入了漩渦中，何不理個明白呢？」

阿生孩子氣叫了起來：「好極了，那麼我們先去找蒙麗莎。」

「到那裏去找她？」

「……」阿生呆了一呆，「也許，她跟她的情

即回到香市去了。」

呂偉良道：「不！湯比德與警探黃泰他們會設法找蒙麗莎的，我們暫時不必去理，還是去找痲子老三比較實際。」

阿生早已從呂偉良的口中知道了他昨夜的行動，現在聽他這樣說也沒有意見；於是師徒二人又去拜訪當地的黑人物痲子老三。

痲子老三看見呂偉良就有點不大高興：「呂老弟，怎麼你不聽我的說話？」

呂偉良怔了一怔，他不大明白痲子老三指責他一些什麼過失。

痲子老三又說：「我叫你別在秘密賭窟中惹事，但是，有人告訴我，說一個跛子與一名美女聯手，在那裏的賭局中出千。」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你於是相信了這是眞的，是不？」

「難道是假的麼？」痲子老三道，「江南帮昨晚損失十多二十萬元，他們正在四處找尋一個跛子與一名美女的下落。他們所講的跛子，當然就是你了。我眞想不到，你竟然不守諾言。」

「我絕對不是那種人！三哥，不妨坦白對你說，我們也在找尋那女子的下落。」

「你們不是同路人麼？」

「那不過是一種誤會，我已向江南帮的江虎解釋清楚了。」

痲子老三面孔上的肌肉鬆弛了許多，說道：「我早想到你不可能是個這麼樣不守信的人，因爲你答應我只是入去觀光一下。」

「如果我告訴你，我也在那裏輸了數萬元，你心裏會更加舒服，是不？」

「什麼？你輸了數萬元？」老三頓了頓，嘆息道：「我早就警告過你，在那種地方，不可以大賭的！」

「我是給人出老千騙去的。」

「十賭九騙，怎麼你這個老江湖也會上當？」

「那很難說，所以我也要找那個神秘女子。」

呂偉良又問：「江南帮又是什麼來頭？」

「江南帮是以江七星爲首的一個老千集團，在這裏很有勢力，想不到會有人胆敢向他們動手，眞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這帮人好像在香市被逐的。」

「其實，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可能有老千，許多人上當不外是因爲一點貪念。例如客輪上面，就經常有人布下老千局等人上當！那些短命的賭徒往往未到埗已經輸個清光了。」

呂偉良問道：「艷舞客輪是不是江南帮的活動範圍？」

「艷舞客輪是經常有種天仙局出現的，至於屬於那一帮衆控制，我却不知道。總之，許多人在那兒上過當。」

「據你所知，這裏除了江南帮之外，還有那一集團是比較大規模的？」

「除了江七星爲首的江南帮之外，還有一個蘇北帮，首領是蘇正，也是十分有勢力的。」

「兩者之間，會不會發生磨擦？」

「很難說。這世界上凡是有利害關係的，都可能會有磨擦。這幾年來，我已經收山了，不再理外間的事，你既是前來遊玩，我勸你也是少管閑事爲妙。」

呂偉良道：「我本來不想管，但一連串命案的發生，似乎還未歇止，如果不找出禍首與眞相，看樣子還要死上好一些人。」

痲子老三嘆氣說：「呂老弟，誰都知道你爲人俠義爲懷，但這裏不同香市，湖海中的混亂情形，非你所能想像的。」

「我當然明白，但劣根性有時很難改的。」

「那麼，我只能祝你好運了。」

呂偉良正待告辭，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問道：「三哥，你可認識蒙麗莎這個女人？」

「我不認識她，但我聽人說過，那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老千。」

「美麗正是她成功的因素之一。你有她的消息麼？」

「別浪費你的時間了。」痲子老三說，「已經有人四下裏訪尋她的下落。如果她仍在本埠，他們一定會比你更早找到她。」

呂偉良苦笑一下，然後與阿生離去。

師徒二人正在街上走過的時候，突然有一輛車子在身邊停下來。

二人下意識地吃了一驚，後來看清楚才知道是黃泰與湯比德等人。此外，車中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黃泰的助手，另一個駕車的則是賭城警局裏面的警探。

黃泰對呂偉良說：「你們到那裏去？跟我們一起去吃午飯好嗎？」

呂偉良心裏有事，只是站在車旁問道：「有蒙麗莎的消息嗎？」

「沒有。」黃泰答道：「但根據各處碼頭的旅客登記，她可能還未離開這裏。」

呂偉良道：「我約了朋友，改天見吧！」

「改天見？」黃泰反問道：「你到底要在這裏逗留多久？」

「我在賭場輸了錢，希望在這裏贏一些才走。」

」呂偉良笑道。

湯比德忽然也對黃泰說道：「我要在附近找個朋友，還是你三位自己去找地方吃午飯吧！」

他說着已經下了車。黃泰對他身旁的賭城警探說：「那我們找個地方吃飽了再說吧！」

觀音落難　摩女失踪

湯比德看見黃泰等人的車子去遠之後，才向呂偉良道：「有什麼發現？」

「沒有，一點也沒有。」呂偉良反問道：「黃泰在賭城警局裏有些什麼資料可供參攷？」

湯比德道：「我跟他到賭城警局裏，只知道蒙麗莎過去是個出色的女老千，綽號『千手觀音』，未加入老千集團之前，是個女扒手。」

「千手觀音，這綽號沒有改錯，她的確美得有點神聖不可侵犯。」

「我知道你一定有了發現。」

「何以見得？」

「否則你不會拒絕黃泰的邀請。」

呂偉良笑了笑，道：「所以，你便要跟我一起，是不？」

「是的。」湯比德道，「我們一定要比黃泰先找到蒙麗莎。」

「爲什麼？」

「因爲蒙麗莎如果先落入警方手中，我那筆獎金就沒有了。」

「獎金？什麼獎金？」

「曾仁富先生給我的，鼓勵我盡快找到他的妻子蒙麗莎。」

「大約有多少？」

「服務費之外，再加一倍。不過，你放心，如果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不會難爲你的。」

呂偉良笑了笑。

師徒二人若無其事地沿住行人道走，好一會兒也不說話。

湯比德忍不住又問道：「你二位到底要往那兒去？」

呂偉良道：「坦白告訴我，那些關於蒙麗莎的資料，否則你休想找到她。」

「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

「我知道你今天早上到過許多地方。」

「是的，我到過一個偷渡組織的架步。因爲我想蒙麗莎不會光明正大的離開賭城。」

「偷渡組織的人怎麼說？」

「他們要了我一百元才肯代查記錄。」湯比德說，「結果證明蒙麗莎與她的男朋友並未離開這裏。起碼她未光顧偷渡組織。」

呂偉良道：「你如果說的是眞話，那可省下我不少時間。因爲我也正準備去那種偷渡架步去查探一下。」

「我看你大可以不必浪費時間，她絕對不會偷渡到別處去。我去查的是統制所有偷渡事業的總機構。」

「那麼，我們現在先要設法租用一輛車子，你有辦法嗎？」

「我這裏有朋友，也許可以借用一輛。」湯比德又問：「要來幹什麼？」

「要來到各處找尋蒙麗莎的下落。」

「沒有用的，許多酒店我都去查過了。」

「你不知道這裏除了酒店之外，還有不少是半公開營業的公寓或別墅嗎？」

「我當然知道，幾間設備豪華的，我都去查過了。」

呂偉良道：「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須要一輛車子。」

「你有國際駕駛執照嗎？」

「是的，你放心好了。」

於是三個人在街邊截了一輛街車，準備到提督馬路去；因爲湯比德的朋友就是住在那裏。

豈料當街車經過一條偏僻的街道時，呂偉良突然叫住司機：「請慢一點！」

這時候，湯比德與阿生也見到了，前面一幢別墅內，有數名彪形大漢押住兩名男女由屋內走出來，正登上一輛停在門前的汽車裏。

「正是他們了……」湯比德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那輛大房車立即開走，後面跟住是一輛中型房車，車內也坐了一些人。

呂偉良把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遞到街車司機面前去：「跟踪前面那輛黑色大房車，做得好另外還有獎金給你。」

司機見錢眼開，果然讓車子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徐不疾地跟在後面。

剛才那數名彪形大漢的動作雖然十分迅速，但呂偉良他們確信那一男一女就是蒙麗莎與費新。

前面二輛車子一直往北駛。

湯比德低聲對呂偉良說：「好不好報警？」

「不！現在還不是時候。」呂偉良說，「說不定一連串的命案，都可在這裏找出答案來。」

「管那些命案做什麼？救人要緊！」

呂偉良道：「以其說是救人要緊，不如說是領獎金要緊。」

司機忽然回過頭來說：「他們停車了。」

呂偉良說道：「請你也把車子停在附近吧！」

司機依命行事，把車子停在路邊！

各人離遠看過去，看見蒙麗莎與費新二人給人由車中帶出來時，雙眼已經蒙上了黑巾。

他們很快就被人推入屋內去。

湯比德焦急地說：「為什麼我們還不動手？」

呂偉良道：「現在動手等於送死，你大概還不知道他們有槍吧！」

「但是，他們可能有危險。」

「傻瓜，如果他們要殺她，早就動手了。」

轉眼間，車子中的人都進了屋子裏去。於是三個人也下了街車。

街車司機問：「要等你三位嗎？」

呂偉良道：「不必了。謝謝你。」

街車開走了，三個人獃在路旁一陣。呂偉良道：「此去危險性極大，但收穫也必然大，湯比德，如果你跟我們去，你一定要聽我擺布。」

湯比德道：「那是當然，我不會自己妄作主張的。」

「現在是光天化日之下，要混進去可不容易，因此我們必須演一幕鬧劇。」

「什麼鬧劇？」

湯比德話未說完，呂偉良已走到一輛汽車旁邊。他四顧無人，便將車門拉開，對湯比德說：「你上去，讓我把計劃告訴你。」

湯比德無可奈何，坐上了司機位去。

於是呂偉良把他的計劃說了一遍，然後拄杖走到那間古老大屋附近。

這條街道有許多大樹，路上也停了不少汽車。

呂偉良登上樹下一輛汽車頂之上，翻身攀上了一株大樹上面去。

阿生鬼鬼祟祟地竄到古老大屋的門前去，給守門的大漢發覺了，高聲喝問道：「小子！你在幹什麼？」

阿生卻沒有理會他們，甚至頭也不回，迅速拉開車門，坐上了汽車中去。

阿生第一件事不是開車，而是將車門下了暗掣，讓外面的人無法入來。他看見看門的人已經包圍過來，但阿生卻沒有理會他，集中注意力去將油門打開。在這方面，是須要動用百合匙的，當然要化上了一些時間；但阿生知道對方不會將這輛車子毀壞，所以他非常冷靜。

兩個看門人用力拉動車門，拉不開就用手拍着車門上面的玻璃窗，同時揚聲高叫。

阿生終於把車子開走了。

看門人大為焦急，其中一個說：「快些開車去追！」

「好吧！你開車去追他，讓我去打電話報警。」另一個說。

「不！不要報警，告訴老闆去吧！」那傢伙一邊說一邊登上了另一輛中型房車去！

這時候，阿生已將車子開到了街口，他是故意等待後面的一輛汽車追來，否則他會開得更快，更遠！

這時候，湯比德已將一輛偷來的汽車開到街口附近等候。

就當那大漢將車子加速追來的時候，湯比德突然將汽車自路旁開去，「轟」一聲，二車相撞，一輛停下，一輛翻倒！

湯比德既是有意的，自然是有準備，所以當車子停下來之後，他便迅速下車遁去！

但是，那大漢卻毫無準備，登時車毀人傷，昏倒車內。

阿生看見湯比德得手，也下車飛奔回來，與湯比德回到古老大屋附近，躲在一輛汽車與樹木的後面；直至看見屋內走出數名大漢，趕往街口，他們才乘機爬樹越牆，偷進屋內。

而呂偉良卻早已乘虛而入。

他躲在屋內花園裏，偷窺窗內情形，但見人來人往，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一樣。

呂偉良看見窗內是一個大客廳，有個人不良於行，坐在一張輪椅之上。

呂偉良竄至另一個窗口，裏面堆滿了雜物，卻不見人影。

他正要找尋蒙麗莎與費新的下落之際，阿生與湯比德已經竄了入來。二人躲在樹林後面，呂偉良已經發覺了他們。

呂偉良明知這種分散對方注意力的辦法必可收效，卻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可以得手。

呂偉良走到矮林後面，低聲對阿生和湯比德說：「這時候屋子裏的人最少，我們分頭行動，但大家記住：我們不是為了救蒙麗莎，而是要知道這裏的內幕。例如他們為什麼要捉蒙麗莎，以及是否他們就是左拉治與黑鬼森命案的兇手。」

湯比德與阿生都點點頭表示明白。

於是，三個人分頭竄進了這間偉大的古老大屋內。

呂偉良先由窗口爬入儲物室，再由走廊轉到了另一間房。

房內空空如也，看一切佈置卻是一間書房。呂偉良正要在這裏面展開搜查，突然聽到了一陣步履聲傳來，好像有人要進書房裏來。



呂偉良嚇得連忙躲起來。

書房裏可以躲藏的地方只有一列書櫃的背後，呂偉良就躲在那裏。

腳步聲逐漸移近，書房的門終於被人推開。

當呂偉良進來之前，這屋子裏很靜，似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但現在書房的門被人推開之後，卻又變得鬧鬨鬨的。

有人問道：「抓到了她嗎？」

「抓到了，連她的搭檔也一齊被我們捉到這裏來。」有人在答話。

「把他們帶進來。」前者又說。

「是的，九哥。」後者的步聲退出了書房外。

一陣輪椅聲滾動，有個沙啞的聲音在門際傳了入來：「九弟，小心點！剛才門外有陰謀，我担心有人要暗算我們呢！」

「放心吧！七哥，我剛正由外面進來，那不過是有人想偷掉我們的一部汽車，現在警方正在調查中。」

「我想未必這麼簡單，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你叫大家小心一些。」

不久，一陣雜亂的步聲傳來，數名大漢押住一男一女進書房來。

「原來是你！」一個女子的聲音顯然是屬於蒙麗莎的。「老前輩，你這算什麼？」

坐在輪椅上的人說：「你可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蒙麗莎輕輕一笑，「你是江南帮的江七星，想不到你會變成這副樣子。」

「人老了，一切自然有所轉變。」

「你退休啦？」

「不！我仍然在幕後指揮一切。」江七星指指室內一名青年男子，「他是我的弟弟江九如，你可認識他麼？」

「似曾相識。」蒙麗莎瞟了那青年人一眼。

江九如道：「兩位請坐。」

「你真客氣。」蒙麗莎道：「有話就說吧，別阻時間。」

「聽說你昨晚發了大財。」江九如說，「告訴我，鈔票在何處？」

蒙麗莎莫名其妙地說：「我不知你說什麼，我早已收山了。」

江九如道：「別裝蒜了，大家還是省回一些時間吧！你串同外人來入局，破壞了我們的行規，本來我可以殺你。但是，念在七哥也認識你，說你是個天才，所以我才會饒了你。」

「這麼說來，我要叩頭多謝你了，」蒙麗莎仍然十分冷靜地說，「看來你們一定又損手爛脚，到底又損失了多少？」

江九如生氣地說道：「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的了。」

「九弟，讓我來！」江七星把輪椅推入來，瞪住蒙麗莎道：「千手觀音，念在彼此過去是行家，我勸你不要再把我們當作傻瓜。」

「七哥，寃有頭債有主，任何事也要說個明白

，現在可不是猜謎吧？」蒙麗莎一派正經地說道。

江七星與江九如交換了一個眼色，同時也表示出他們的驚奇。

江七星於是又說：「我們這集團給人騙了十多萬元，有人認得出在地下賭場裏的是你。」

「這簡直是開玩笑！」蒙麗莎說，「昨晚我整夜與我愛人在一起！」

「愛人？」江七星瞪了她身旁的費新一眼，似乎意會到她所說的就是這位年青人。他又問道：「你貴姓？」

費新道：「小姓費。」

江九如道：「你勾引良家婦女，不怕曾仁富的財勢麼？」

「你弄錯了，我們過去是情人，後來我出國留學，她才會嫁給曾仁富。」

江九如道：「昨晚，你一直跟她躲在那間什麼別墅裏面麼？」

「是的，她整夜未曾外出，如何可以騙去你們的錢？我看你們一定攪錯了。」

這時候，呂偉良躲在書柜後面，聽得一淸二楚，也覺得他們的說謊技巧十分到家。別人也許不明白，但呂偉良最明白。

門外有人入來，那是昨夜出現在地下賭場的一名男子。他指證說：「昨夜她分明化了裝，後來與一名跛了足的男子一齊逃了出去。」

江七星怔了一怔：「跛了足的男子？難道是香市的鐵枴俠盜混到了本埠來了麼？」

呂偉良心裏想：江七星這老江湖畢竟還知道自己的存在。

江九如插嘴道：「七哥，這樣子將毫無結果，你還是讓我用我的辦法吧！」

「九弟，別焦急，無論如何她也逃不出我們的掌握。」江七星道：「蒙麗莎，撇開那件事不談，如果我邀你合作，你答應嗎？」

「你邀我合作？合作什麼？」蒙麗莎眉毛一揚，問道。

江七星含蓄地笑了笑說道：「過去你是幹什麼的？」

「像你們差不多吧！」

「那當然是合作那回事了。」

「對不起，我早已退出了這個圈子。」

「恭喜你，你現在不是女老千，是貴婦了。」

江七星又笑了笑，「但是，你可以玩票方式，客串一次吧？」

「坦白說，我不想再以身試法。」

「千手觀音！你果然有種！」江七星面色一沉，臉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他打了一個手勢，站在門口的一名大漢傳聲出去：「把阿珍帶入來！」

呂偉良不知道阿珍是誰，後來自書架的空罅間偷窺過來，看見一個少女披頭散髮的，步履蹣跚地被人推入來，他不禁暗自吃了一驚。主要還不是因爲他認出她是誰，而是他看見那女子遍體傷痕。

江七星「哼」了一聲道：「過去看淸楚她是誰吧！」

蒙麗莎呆了一陣，她剛才那份鎭靜已經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那少女淚流滿面，仰首瞪了蒙麗莎一眼，令到她更加無法抑制那股衝動的情感。

蒙麗莎蹲了下去，撥開那少女的秀髮，撫摸着她的面頰，無限憐惜地問：「誰打成你這個樣子？阿珍。」

阿珍已泣不成聲，掩鼻搖頭，大有苦不堪言之感。

蒙麗莎掏出手帕來，爲她抹眼淚，抱歉地說：「阿珍，我害苦了你！」

江氏兄弟忍不住一陣格格大笑！

呂偉良這時才認出，阿珍正是在地下秘密賭場派撲克的女郎。

江七星道：「現在你不否認與阿珍串謀了，是不？」

蒙麗莎理直氣壯地說：「你們不該傷殘她！這不是江湖兒女的所爲！」

「江湖女兒是講義氣的，但她出賣了我們。」江七星說。

江九如道：「其實，她早已供認與你串同作反，令到我們受損失。」

蒙麗莎低聲問阿珍：「你眞的什麼都照直說了麼？」

阿珍哽咽着點點頭，委屈地說：「他們迫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只好直說了。」

呂偉良聽在耳裏，看在眼裏，忍不住就要衝出去！

這時候蒙麗莎忽然站了起來，心平氣和地對江七星說：「七哥，有件事你一定想不到。」

「什麼事？」江七星問道。

「你是這一行的老前輩，相信對蘇正這名字，總不會陌生吧？」

「蘇正是蘇北幫的首領，你提他幹什麼？」

「不妨告訴你，昨晚那件事正是出自他的主意，我們得的利益不過有限。」

「什麼？你說，你與蘇正合作？」

「我是迫不得已的，他抓住了我的弱點！」

蒙麗莎話未說完，費新已經衝了過來，質問道：「麗莎，你眞的又幹回老本行了？」

蒙麗莎委屈地說：「費新，你以爲我眞的是死性不改嗎？其實，我一切都不過是爲了你。」

「爲了我？如果你眞的爲了我，就不該幹出這種事來！」費新生氣地說。

蒙麗莎含淚道：「蘇正知道我背夫出走，又知道我丈夫請了私家偵探來找我回去，所以迫我與他合作一次，交換的條件是：他替我守秘密，以及設法替我們安排好一切，讓我們逃到外國去，雙宿雙棲……」

「眞有這麼一回事？」費新如夢初醒地說：「麗莎，那我眞的怪錯你了。」

「嘿！蘇正那傢伙！竟然不擇手段，不顧行規！」江七星咬牙切齒地說，「麗莎，這件事你肯出面作證嗎？」

「作證？」蒙麗莎道：「你以爲這是法庭麼？他不會承認的。」

「只要你肯出面指證，怎到他不承認？」

「那樣做法，對你們沒有好處，我却可能要坐牢。」

「爲什麼？」

「因爲我可能被我丈夫僱請來的私家偵探捉回去，也可能被地下賭場的人客認出。不怕對你直說，我在那兒還動了手脚，事情一經揭發，那就大件事了。」

「我們可不能白白受損失。」

「我有個更好的方法，令到你們可以報一箭之仇，還可以發一筆大橫財。」

「什麼方法？你說來聽聽。」江七星大感興趣地問。

「我知道蘇北帮即將設枱騙人一大筆，假若你們能事先作好安排，這將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嗯……」江七星想了想，又問：「蘇北帮打算在什麼地方設枱？」

蒙麗莎道：「你要知道詳細情形，除非答允我的條件先。」

「什麼條件？」

「讓阿珍恢復自由。」蒙麗莎道，「憑良心說吧，阿珍已經替你們賺了不少錢。這次，你們做得實在太過份了。其次，你們要讓我男友費新恢復自由先。」

「如果我們把你們全都放走，如何保證我們的計劃可獲成功？」

「還有我，我可以利用我的經驗和頭腦，這就是你們成功的保證！」

「你先說出詳細計劃。」

「我可不能透露得太多，否則，你們可以不必我的合作，那時我們的生命將毫無保證！」

「嗯……讓我仔細考慮一下。」江七星揮揮手，有人入來將蒙麗莎等人帶了出去。

房間裏有過片刻的沉寂，江九如對他的兄長說：「七哥，我覺得這是千手觀音的緩兵之計，小心上了這賊婆娘的當！」

江七星沉思着說：「我們可以步步爲營，不會輕易上當的。蒙麗莎只要還在我們手上，她就不敢欺騙我們。」

「那麼，我們眞的要跟蘇北帮交惡？」

「他們不情，我們不義，這是禮尙往來，有什麼不可？」

「會不會是千手觀音說謊？」

「當然有可能，但我們可以先聽聽她的情報是否準確。」江七星又說：「她是我們這一行的天才，如果有她參加這件事，十九可以順利完成。」

江氏兄弟正在議論紛紛之際，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打鬥聲！

「發生了什麼事？」江七星驚惶地問。

江九如道：「讓我出去看看。」

江七星也自行滾動輪椅到書房門口去。

走廊之上數名大漢正合力制服一名男子，他，正是私家偵探湯比德！

湯比德與阿生分頭搜索，他不知怎的，竟然被人發覺，因而展開了一場惡鬥，但以寡敵衆，他當然吃虧得多了。

湯比德被人押了進來見江七星。江九如親自動手搜他的衣袋，發覺一疊名片與證件。

江七星問：「你到底是誰？看你衣着，又不像是個小偷吧！」

湯比德道：「我是來找人的。」

「找人？你找誰？」

「找蒙麗莎——曾仁富太太。」

江七星呆了呆：「你怎樣進來的？」

「由正門入來。」

江七星生氣地質問一名大漢：「你們眞糊塗，怎麼會讓他進來？」

「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那大漢道，「他是偷進來的。」

江九如笑了笑，插嘴道：「從證件上可以看出，這位是私家偵探，大概就是千手觀音所講的——由曾仁富請來的大偵探。」

江七星恍然大悟：「既然是大偵探，那麼，剛才屋門前街因偷車而造成的混亂，大概也是人爲的了。」

那大漢道：「我明白了，他的目的在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湯比德笑了起來，得意洋洋地說：「你們眞聰明！」

江七星道：「你更聰明，只可惜聰明終被聰明誤，今天你活不成了。」

江七星打了一個手勢，一名大漢彈簧刀握在手中作個勢，嚇得湯比德面無人色，剛才那洋洋得意之色，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呂偉良依舊不動聲色的躲在書柜後面，監視着一切。他暗自計算過了，只要那大漢眞的要殺湯比德，他就會不顧一切的，先發制人！

因此，他手中的鐵杖已經舉了起來，杖端透過了書柜中央的罅縫之間，眼睛放在扶手之上——那兒是瞄準的地方。只要暗掣一扳，枴杖中的痲醉銀針就會奪腔而出！

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有人在外面高聲叫了進來：「不好了，後面失火啦！」

書房內各人無不大吃一驚。

江七星問湯比德：「你到底有多少人摸到我這裏來？」

湯比德靈機一觸，說道：「爲什麼你不出去看看呢？說不定那是警探——是你們賭城警局裏的警探。」

江氏兄弟一聽到「警探」二字，果然怔了一怔！江七星叫人將湯比德綁起來，然後將書房門鎖好，各人才相繼跑到外面去。

呂偉良這時由書柜後面出來，湯比德看見他便不再掙扎。

呂偉良把他自椅子上解下來，一說問道：「阿生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可能在樓上。」湯比德又說：「我剛才看見他們帶着蒙麗莎由這兒出去，怎麼你不動手把她救出去？」

呂偉良道：「如果想救她，在街上比這兒豈不更方便麼？」

繩子解開之後，呂偉良指指窗口說：「來吧！我們趁這時候由這兒逃出去！」

豈料湯比德道：「不！我們何不將蒙麗莎一併救出去呢？」

「他們不會難爲她的，你放心吧，如果你再讓他們發覺你，你會逃不了。」

「可是，還有阿生呢？」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有方法脫身的，剛才那兒叫火燭，那把火要不是你放的，就可能是阿生放的。」

「我們千辛萬苦摸入來，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麼？」湯比德說。

「現在我已經懂得進入這裏的門徑，隨時可以再來。」呂偉良推開窗門，探首外望，「別嚕囌了，趁外面沒有人，快些走吧！」

二人先後越過窗門，到了院子裏。他們的行動非常迅速，很快就躲到一叢矮林後面，以防有人發覺他們的行跡。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灌木叢中有人影移動，呂偉良與湯比德二人立卽戒備。

但是，當他們看清楚了之後，才發覺那人是阿生。

阿生由灌木叢中蛇行鼠步地奔竄過來，低聲問道：「找到了她嗎？」

呂偉良曉得他問的定是蒙麗莎，答道：「找到了，但不必我們替她担心，她可能與江氏兄弟合作一宗大買賣……」

話未說完，便聽到一陣脚步聲，有幾個人由水泥通道上經過！

三個人由矮林後面望出去，那是四名彪形大漢，分別押了兩個人。那兩個人都給綁住了眼睛，但三人一眼已經認出他們是費新和阿珍。

湯比德担心地說：「怎麼不見了蒙麗莎？」

「這是蒙麗莎向江氏兄弟提出的條件。」呂偉良說：「她要江氏兄弟先釋放他們，然後她才和他們合作，去發大財。」

「發大財？」阿生與湯比德同時怔了怔，「什麼發大財？」

「詳細情形，相信只有蒙麗莎一個人才知道。」呂偉良說着，回頭望望屋後，那兒似乎平靜下來了。

阿生看見師父的神情，便明白到他在想着剛才那一場火。他說：「我在屋後放了一把火，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救熄了。」

湯比德道：「現在我們還來得及去救蒙麗莎。兩位到底幫不幫我？」

阿生不知道蒙麗莎跟江氏兄弟說過一些什麼，所以他也覺得要再冒險去救蒙麗莎出來。但呂偉良心裏却另有想法。

他說：「一切危險已經過去，現在我們必須給些耐性去看他們演戲。」

湯比德道：「你們不肯幫我，我只好自己去！」說着，他果然衝了過去！

呂偉良與阿生師徒二人欲待制止，已來不及。只見他閃閃縮縮的，跑到一處橫門外面，在凹入處躱了起來。

這間古老大屋很闊大，可以躱藏的地方頗多。

湯比德看見裏面沒有人，迅速竄了進去。

呂偉良搖頭道：「那傻瓜，簡直在跟自己開玩笑。」

話未說完，湯比德已經闖進了屋子裏面去。

原來湯比德看見這時屋內只得一個人在着，這個人就是蒙麗莎。

蒙麗莎並不認識湯比德，但由於彼此曾經在銅馬餐室見過面，所以蒙麗莎先是一怔，然後就問：「湯先生，怎麼你也在這裏？」

湯比德在銅馬餐室見蒙麗莎時，她並不是這副樣子的，但他手裏有蒙麗莎的照片，現在她既然未經化裝，湯比德更易認出了她的眞容。

湯比德担心錯過了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忙說道：「蒙小姐，請快跟我走！」

可是，出乎湯比德意料之外，蒙麗莎竟然說道：「對不起，我還有事情要做。湯先生，你不是跟呂偉良先生在一起麼？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湯比德情急萬分，說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請跟我離開這裏再說。」

「不！我不走！」

「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危險人物麼？」

「危險人物？」蒙麗莎想想忽然笑了起來，「其實這世界裏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危險人物，例如閣下，你怎麼可以保證你不是危險人物？」

湯比德眞的有點啼笑皆非。他覺得這婦人不可理喩，但眼前這種有利的形勢，不可能維持得多久，萬一有人到這裏來，便全部不能離去。因此湯比德便把握時機，縱前兩步，欲待强迫蒙麗莎離去，豈料反而給蒙麗莎反手一摔，湯比德竟然跌出丈外去！

湯比德呆在地上，幾乎爬不起來！

等到他爬起來時，身旁已經多了二名彪形大漢，對他虎視眈眈。

蒙麗莎雙手交加胸前，冷然一笑道：「你可是曾仁富聘請來的私家偵探？」

湯比德訥訥地說不下去。

蒙麗莎又說：「湯先生，請你回去對你的僱主說，我不會回到他那裏去了。」

湯比德欲陳利害，但是，江氏兄弟已經回到屋子裏來了。

江七星問道：「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的？」

湯比德頹然說道：「桐埕終歸是載桐油的，我眞想不到這次任務原來是枉作小人。」

蒙麗莎嘲諷地說道：「你簡直是個糊塗的傻偵探。」

江七星道：「把他綁起來！」

「慢着！」蒙麗莎道：「不要難爲他，還是讓他回去有個交代！」

江七星道：「這傻瓜可能會去報警。」

蒙麗莎道：「報警又怎麼樣？壓根兒我就不會承認背夫出走！」

蒙麗莎那表情，倔强中充滿了驕傲，湯比德嘆氣說：「算我倒霉，我只好照你的說話，向你丈夫回報！」

江七星打了個眼色，二名大漢立卽將湯比德帶走！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一直躱在矮林裏，直至到看見湯比德被人由屋內帶了出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湯比德不知道他們仍然留在古老大屋的花園裏，出到門口時，左張右望。一名大漢自後面用力推了他一把：「小子！算你造化！下次要小心你的腦袋啊！」

湯比德滿肚子牢騷無處發洩，順勢一下子拉篩，那大漢立時有如斷綫風箏，直跌向街外！門口附近原是有數名大漢的，這時紛紛加入，企圖制服湯比德！

但是，街口那邊的交通失事仍在調查中，一輛警車停在那兒，數名警員不知內裏，只見有人打架便吹響了哨子！飛奔而來！

呂偉良和阿生就趁住混亂中，越牆而出！

那一帶路旁樹影婆娑，師徒二人由樹上躍下行人道上，竟然沒有人發覺。

湯比德心裏生氣，乘機向警方投訴。但是，在數名大漢一輪搶白之後，他竟被指爲小偷。終於被人帶返警局裏去。

呂偉良搖頭嘆息道：「我早說過他自找苦吃了，但想不到他還要惹上了官非。」師徒二人拐了彎，截了一輛街車，返回賭城大酒店去。

他們原是要吃過了午餐再說，但呂偉良却跑到浴室那邊去。

他要找美芝娜，但美芝娜沒有上班。

阿生有理沒理，坐在餐室裏大吃黑椒牛柳。呂偉良回到他身邊時，喃喃自語地說：「她爲什麼不上班？一是担心再惹痲煩，一是有了不測……」

阿生一邊吃一邊問：「你說誰？師父。」

「美芝娜。」

「就是那個混血按摩娘麼？」

「是的，阿生，快點吃，我們去看看她！」

「師父，你也吃點東西吧！不吃飽了，那裏有氣力？」

呂偉良心裏有事，往往食而不知其味，終於也

只喝一些牛奶之類，便匆匆離去！

師徒二人乘街車趕到美芝娜的家中，但是，那兒已是人去樓空。

屋子裏一片凌亂，可能有人來過了。

呂偉良嘆氣說：「我們又來遲了一步，她可能已遭不測。」

「不！我們早已來過一次了，她如果知有危險，早該躲開了。」阿生說。

師徒二人不敢久留，匆匆離去，豈料就當他們轉身出門刹那間，突然「刷」地一聲，一柄飛刀自後面飛揷而至！

「蓬」地一响！飛刀掠過呂偉良的耳畔，穩穩揷在門板之上，搖幌幾下，熠熠生光！

呂偉良呆了一陣，他實在想不到屋子裏還有人躲了起來。

阿生轉起身來，就要有所行動之際，却給呂偉良一聲喝住！

背後有步聲傳來，走廊與房間，露台與通上樓上的梯間，總共是四個人。

「你們是美芝娜什麼人？」其中一名男子首先發問。

呂偉良隨便答道：「朋友。」

「什麼朋友？」另一人又問。

呂偉良道：「朋友就是朋友，你到底須要知道一些什麼？」

「我們須要知道美芝娜的下落。」

「我也想知道。」呂偉良說着又問：「你們到底又是什麼人？」

「我們也是朋友，不過不是美芝娜的朋友，是她男朋友的朋友，請你告訴我們，她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正在想找她。」

四個人又交換着眼色。

阿生揷嘴說道：「怎麼你們不去她工作的地點去找她呢？」

一名男子說：「她沒有上班。」

呂偉良道：「她可能已遭不測，爲什麼你們不報警？」

「報警？」那男子苦笑一下，「我們不習慣與警方打交道的。」

他一邊說着，一邊走向門旁，將門掩上之時，順手把揷在門後的刀子拔了出來。從他拔刀時的姿態看來，剛才這柄刀子擲出時的確用上了一點兒氣力。

刀子拔出，這個穿着紅色T恤的青年突然一個急轉身，刀子一幌，刀鋒劃過了呂偉良的頸項之間，二者相距不足半寸。

那是由於呂偉良的身子微微往後一仰，才避過了刀鋒，否則，他的咽喉早已被劃斷了。

穿紅衫的青年人發出格格笑聲，阿生見狀却顯得十分衝動，破口大罵道：「他媽的！這雕虫小技，值得大驚小怪麼？看老子的！」

說着，一下子急轉身，舉手一揚，手中一枝鋼綫脫手飛出，直奪向走廊上懸掛着的一個電燈泡，「嘭」的一聲，玻璃碎片四濺！

鋼綫是阿生剛才用來開門鎖用的，他現在已是半個開鎖專家，許多時都只須一根鋼綫便可以將任何複雜的門鎖開了，技巧雖然沒有他師父呂偉良那麼純熟，但他學得八九成功夫。

須知道把一根鋼綫運勁擲出去，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爲鋼綫就像女人用的髮夾一樣，輕飄飄的，根本不吃力，但阿生竟然能夠運用他的手力，把它像擲飛刀一樣，讓鋼綫直挺挺地將一個電燈泡撞碎，難怪看得那四個人呆得一陣！

穿紅T恤的青年人沉不住氣，突然出其不意的，把手中尖刀反手刺來，只見阿生身形一側，左手奪刀，右手一削，紅衫青年「喲」的一聲，渾身痲痺，一發之勢竟然不可收拾，直跌向走廊的另一端，差點兒還撞向牆角之上。

其他三名青年就要動手加入，却給一名年紀較大的男子喝住！

雖說年紀較大，看他也不會超過四十歲，只不過他比較其他三名青年人較爲老成持重。

那男子留下二撇八字鬚，穿着一件夏威夷恤，勸着各人道：「有事慢慢說，何必動手？」

呂偉良也制止住阿生。

跌倒在那邊的青年人爬了起來，怒火沖天地就要衝至阿生的跟前，却給那小鬍子伸手一攔：「算了算了，打架會得不償失！」

呂偉良也命令着阿生把奪得的刀子拋棄！當然，即使沒有手上的刀子，他們也不見得吃虧。呂偉良要阿生那樣做，是表示尊重那小鬍子的意見了。

小鬍子果然是這四個人之中的頭目，穿紅衫的青年人聽着他的勸導已經自行壓制，即使他內心仍然憤憤不平，還是不敢輕舉妄動！

阿生滿肚子怒氣也無從發洩，趁住呂偉良叫他把刀子拋棄，順手一扔，刀子飛出客廳外面，割斷了客廳中央的大吊燈那條電綫，「嘩啦」連聲，六個燈罩與燈泡同時墮毀！

小鬍子與三名青年人看得又是呆了一陣。

呂偉良乘機說道：「對不起，小徒阿生自小養成一鋪蠻牛性格，多多開罪！」

「阿生？」小鬍子怔了一怔，「這名字好熟，

似乎在……在什麼地方聽過了？」

呂偉良又自我介紹道：「在下是來自香市的呂偉良，請問貴姓？」

小鬍子恍然大悟：「哦！原來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鐵枴俠盜，怪不得有此修養，失敬失敬！」

三個青年人，你眼望我眼的，顯得無限驚奇似的！

小鬍子又說：「呂老兄，你可聽過賭城五鬼？在下就是賭城五鬼之中的酒鬼成了。」

呂偉良心裏想：這世間上的鬼物那麼多，我怎會一一認識？

但是，爲了表示尊重對方起見，他却含糊地點點頭。

小鬍子酒鬼成又說道：「賭城五鬼除了我酒鬼成之外，還有賭鬼義，色鬼松，爽鬼明和黑鬼森等。我們都是這裏江湖上的好漢，所以對閣下的大名十分敬重。」

呂偉良道：「謝謝你。原來黑鬼森也是你們幾位的兄弟。」

「是的，他被人殺害了。」酒鬼成說道，「我們找美芝娜，正是要查明白一件事，好替我的拜把兄弟報仇申寃，想不到在這裏遇上了二位。」

「眞的是不打不相識，原來各位都是這裏有名堂的江湖人物。不過，我看美芝娜知得也不會太多。」呂偉良想想又問：「黑鬼森聽說是一名槍手，是不？」

酒鬼成道：「是的，正因爲這樣，我們才奇怪他怎麼會遭人毒手。」

「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何況，那時他正在浴室中半裸着身體，給人家攻其無備，上當是必然的事。」

「是的，對方不够光明磊落。由於有人傳說他殺死了左拉治，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可能是殺死黑鬼森的兇手。因爲左拉治是她的情郞，說不定她要替左拉治報仇。」

「不！殺黑鬼森的絕對不會是她！」呂偉良非常肯定地說：「兇手是個男人。」

酒鬼成問：「你怎麼知道？」

「因爲當時我也在浴室內，在水蒸氣瀰漫中，我聽到黑鬼森跟一個男子談話。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是黑鬼森，直至事發後才知道。」

酒鬼成道：「這麼說來，你可能比任何人都知得更多了。」

「那又未必，起碼我至今仍未知道這件事的背景。」呂偉良說：「又例如黑鬼森到底是否一名職業兇手，以及他與左拉治是否有仇怨等等。」

「呂老兄，人人都稱讚你是一位頂天立地的江湖好漢，所以對你我才不怕坦白說，黑鬼森是個遊手好閒的青年，至於他是否被人收買，做職業兇手殺了人，我們也不大清楚。總之，我記得左拉治死後，他非常興奮的來找我喝酒。他說他很快就有一筆橫財，待收到了錢之後，便請我們幾兄弟到香市去玩個痛快！」

呂偉良回憶着說：「當時他的確與那人發生了一點爭執，那男人指他殺錯了人，不肯給錢，不久，我就聽到有人慘叫倒地。後來才知道那人是黑鬼森。」

「當時美芝娜也在浴室麼？」

「是的，她曾替我按摩。」

「她會不會與兇手串謀？」

呂偉良想起美芝娜當時曾制止他追捕兇手，便覺得有點可疑，但是，事後把她綁架的人，又是誰呢？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們有沒有綁架過美芝娜，同時警告她不要向警方提供任何耳聞目睹的情形。」

酒鬼成道：「沒有這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找她。」

「那麼，兇手顯然就是曾經收買過黑鬼森的人。他們利用過黑鬼森之後，既可殺人滅口，又可以省回一筆殺人費用，正是一舉兩得！」呂偉良又問酒鬼成：「黑鬼森生前有沒有向你提及他的僱主是誰？」

「沒有。」酒鬼成道：「不過，我們知道左拉治被人暗殺時，黑鬼森的確在客輪上面。」

這時候，那個穿紅色T恤的青年忽然揷嘴道：「大哥，我記得黑鬼森未落艷舞客輪時，對我講過一句話，可不知會不會就是綫索。」

「黑鬼森對你說過什麼話？」酒鬼成問，「賭鬼義，你快些說啊！」

賭鬼義道：「我因爲欠缺了賭本，曾經向他借錢，他告誡我說：十賭九騙，只見賭徒傾家蕩產，那曾見過賭徒買過良田？他又說：這世界上，到處都是騙子，這次到香市去，就是爲了對付一名老千的。」

酒鬼成未說話，呂偉良已經忍不住搶先問道：「黑鬼森眞的對你講過這番話？」

賭鬼義點頭道：「是的，大意是這樣。現在想起來到有點意思，但當時我却不大留意。因爲他勸慣了我，時時都勸我不要賭。」

酒鬼成沉吟道：「這麼說來，左拉治可能是一名老千，他騙了人家的錢，被人憎恨，所以請黑鬼森殺他。」說到這裏，他又仰頭問道：「呂老兄，

你以爲我這推測對嗎？」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其實當時他也正在思索着這個問題。因此他喃喃自語道：「老千，又是老千。這麼看來，幾件無關重要的事，極有可能就是一件事。」

阿生拍腿叫了起來：「對了，我們何不向江七星他們展開調查？」

酒鬼成道：「江七星是什麼人？」

「一名大老千。」呂偉良答道。

「既然本身是個老千，又怎麼會給左拉治欺騙呢？」

酒鬼成道，「看情形另有其人。我們本來以爲找着美芝娜，問題就會變得簡單。但現在，美芝娜可能也被人迫害。這幫人到底是誰？」

賭鬼義道：「他們有方法殺黑鬼森，自然也有辦法殺左拉治，我眞不明白，他們爲什麼還要花錢請兇手去殺人。」

呂偉良道：「湖海中的事，有時令人難以想像，他們可能在利用完黑鬼森之後，發覺漏洞百出，迫住要出此下策。也可能是另有原因，但決不會是殺錯了人。如果眞的是黑鬼森殺錯了人的話，那麼，原來表演艷舞的法國男子貝比，豈不是遲早也有問題麼？」

酒鬼成道：「但是，事實上貝比現在卻安然無恙。」

「所以，我就懷疑黑鬼森根本沒有殺錯人，對方不過是找藉口殺了黑鬼森滅口罷了。」呂偉良說道。

賭鬼義道：「如果對方以爲殺了黑鬼森便免了後患，那麼他就想錯了。豈有此理，我們四個拜把兄弟怎麼會坐視？」

酒鬼成也說：「是的，我們不會就此袖手旁觀。」他又伸出手來，對呂偉良說：「呂老兄，我們就在此交個朋友。如果有消息，請通知一聲！」

酒鬼成把一個電話號碼留下，便帶同其他三個青年人離去。

呂偉良默默地想了一陣。他在記事册中檢出了輪船班期表，再看看腕表，距離艷舞客輪抵埗的時間，尚有一個多小時，他決定到警局裏去看看湯比德。

湯比德正在那兒大發牢騷。原來警察當他是小偸，相信了江氏兄弟手下的說話，把他帶到警局裏。因爲他手上的證件給江九如拿去了，所以任他說什麼警方也難以相信。

湯比德正在焦急與憤怒之際，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趕到，以爲有了救星。可是，警局中人並不認識呂偉良。

呂偉良說道：「看來只有把黃泰他們找來。你才有希望獲釋！」

湯比德氣得昏了頭腦，給呂偉良提醒了拍腿道：「對了，快把黃泰找來，只有他才可以令到他們相信我的身份。」

「但是，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黃泰？」呂偉良說。

湯比德呆了一呆，然後又對一位警官道：「有位由香市派來辦案的警探黃泰先生，他可以證明我是香市的私家偵探。」

那位警官道：「那你設法找他來證明一下吧！總之，你目前被人指爲小偸，我們只好依足手續落案。」

湯比德嘆一口氣，對呂偉良道：「現在我只有寄望於二位了。」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你聽我的話，這種麻煩就可以避免！」

湯比德道：「我不過想及時救出蒙麗莎，誰想到她竟會不願意離去？」

「我早說過，他們有默契，要合作一宗大買賣的，你卻不相信。」

「事到如今，我只好任由他們處置。要是黃泰不再回到這兒來，你得設法把我弄出去。」

那警官以爲湯比德暗示呂偉良劫獄，把師徒二人逐走，不准他們再與湯比德交談！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偕同阿生，離開了警局而去。

呂偉良說：「眞是人算不如天算，現在我們想不理也不可以。」

「如果黃泰返回香市，那可怎麼辦？」阿生說道。

「那祇好再冒險一次。」

「你的意思是：偸入江氏兄弟的住宅去，把證件找回來麼？」

「是的，證件當然要設法替他找回來，但如果找不到黃泰，他一樣可能要坐牢。」

「那怎麼辦？」

「讓他吃吃苦頭再說。」呂偉良又對阿生說道：「由現在起，我們必須分頭工作。我們先返回酒店一次，然後你去監視江氏兄弟和蒙麗莎。」

「那麼，你呢？」

呂偉良道：「我等艷舞客輪抵埗之後，要查明一件事情。」

阿生嘆氣說：「眞想不到，以爲可以好好的渡假，結果我們不惹麻煩，麻煩却找上門來。」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苦笑道：「有些事情是

令到我不能不理的，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玩過。提起精神來。你不是很喜歡冒險的嗎？」

「可是這裏我們不但人地生疏，各種用具也十分缺乏。」

「眞正的英雄是可以赤手空拳去打出天下來的，在這裏雖然沒有無綫電通話機，甚至飛行拐杖我也沒有帶在身邊，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憑一顆信心取勝。」

阿生默默無言，但經呂偉良這麼一說之後，他便不再頽喪，挺起胸膛往前走！

師徒二人回到了酒店裏，侍者正將呂偉良的房門打開，阿生却呆在一旁！

阿生好像發覺有些什麼不對，所以才由他的房門前走了過來，侍者開了呂偉良的房門之後，正想走過去替阿生開門。

但是，阿生却攔截住他，低聲問道：「有誰來找過我嗎？」

侍者想了想，回憶着說：「是的，好像有個男子問過呂先生住在那一間房，我們告訴他兩位的房間號碼，他便走了。」

阿生道：「我暫時不想回房去，你不必替我開門了。」

侍者詫異地瞪住阿生：「先生，沒有什麼不對吧？」

阿生道：「不！我只是先到呂先生的房間裏坐一會兒。」

侍者道：「那麼，等到你須要開門的時候，再叫我吧！」

「我會了。」阿生說着，便轉進了呂偉良的房間裏去。

呂偉良早已看出阿生的神色不對，一掩上房門就問：「怎麼啦？」

「有人偸進了我的房間裏去了。」

「你怎麼知道？」

「我臨離開房間的時候，用一根頭髮在門縫間做下了記號。」

呂偉良知道阿生有許多鬼靈精怪的小玩意是他無法可以想像得到的。

所以，他非常有默契的跟阿生到窗前去。

推開窗門，阿生爬了出去，然後沿住水泥屋簷，到了隣室的窗外。

那就是阿生的酒店房間。但窗門關上了，窗幃也落了下來。

阿生向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呂偉良立即由拐杖中抖出一條鋼綫，遞了過去。阿生就憑了這根鋼綫由窗縫中揷了入去，將窗栓打開。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突然看見厚厚的窗幃一幌，有人在內出其不意地將窗門推開！

危急的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個窗門是兩頁的，阿生當時正是站在兩扇窗門之間，僅可立足的水泥屋簷，闊只數寸。如果讓阿生慢條斯理去做，他當然懂得先讓過一旁，先開一扇窗門，然後由那缺口爬入去。

但是現在他不但不可能慢條斯理地去做，甚至亦無處可以供他閃避！

由那兒至地面，足有七丈高過外，如果跌下去，不粉身碎骨才怪！

阿生事前絕無準備，他以爲有窗幃遮掩，裏面的人就不會看見他。他絕對想不到那個人會突如其來的把兩扇窗門一齊推開。

眼看他雙足已經離開了水泥屋簷，翻身直墮落街上去！

突然之間，銀光一閃，「卡察」一聲，一隻鋼鈎帶引住一條長長的銀綫，自呂偉良的鐵杖中直射出去，僅可鈎住阿生腹部的衣服。

但是由於下墮之勢頗爲急勁，阿生那百多磅的身體絕非那些布質的衣服可以抵受得住，「裂」地一聲響，眼看呂偉良的心血又要白費！

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及時伸出雙手將鋼鈎緊緊抓住！

這一邊，呂偉良穩穩執住拐杖一端，將銀線收緊，讓阿生不至再繼續往下墮！

由於鋼鈎銀線的帮助，阿生的身體得以盪向牆壁這一邊！

阿生立即以敏捷的身手，抓穩了下面窗外的一些水泥屋簷，待至身體完全恢復了平衡，他才由那兒爬回六樓。

呂偉良雖然抹了一額大汗，却仍然担心來自隣窗裏面的襲擊。因爲那人既然可以出其不意把阿生推下去，自然會在發覺阿生安然無恙之後，再落井下石的，把一些重物投擲正在爬上來的阿生。

因此，呂偉良把萬能拐杖緊緊握在手中，小心戒備着，以防不測。

但是，一張熟悉的面孔，突然由隣窗探望過來，那抱歉而驚惶的神色，却令到呂偉良爲之莫名其妙。

他並非別人，正是呂偉良在「飛鏢俱樂部」所認識的費新。也就是蒙麗莎的情人。

「原來是你這傢伙！眞是豈有此理！」阿生這時已爬到那邊窗口去！

呂偉良正担心費新可能再强行將阿生推落街中，但阿生已經一躍而入，扭住費新毆打起來！

呂偉良也沿住窗外的水泥屋簷爬過來，看見費

新絕未還手，阿生却瘋狂地將他按在地上毆擊，他眞担心費新會死在阿生的拳頭底下，於是，連聲喝住！

但是，阿生却像一頭失去了理性的小老虎，拳如雨下，有如擂鼓一樣。

呂偉良急忙拄杖過去，伸手將他揪起！費新已是傷痕遍體！

「你瘋了嗎？」呂偉良忍不住喝罵阿生。

費新歉疚地說：「難怪他生氣的，是我不好，我一下子以為有人偷襲我，沒有看清楚就把窗門推開……」

阿生不待他說完，又想掙開呂偉良的掌握，衝過去打費新。

他生氣地叫了起來：「他媽的！你分明想謀殺我！還在裝模作樣？」

呂偉良道：「阿生，冷靜一點。」

費新嘆息着說：「如果我存心殺害你，剛才我就不會讓你爬上來。事實上是我驚惶過度，以為是江七星或者曾仁富派人來暗算我。我發夢也想不到會是你啊！我以為你回來時，會由正門入來的，這是正常的推測。可是……」

「放你的屁！」阿生仍然很生氣，「我明知道有人偷了入來，難道我還要讓你正面襲擊我麼？我由窗口入來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到底是什麼的人。」

「是我該死！」費新用手敲打着自己的頭顱，作為一種懺悔，「是我自己不好，這些日子以來，我怕得要死！簡直是有點失魂落魄！」

呂偉良道：「算了算了，請你告訴我，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費新道：「我一心等你們回來，但我又担心有人跟踪，所以才會閃閃縮縮的。」

「你找我們幹嗎？」呂偉良說。

「還不是為了蒙麗莎嗎。」費新說道，「請兩位想想辦法把她救出來。」

「你親眼看見她在江七星那裏，難道你還不知道她要做些什麼事嗎？」

「我當然知道。正是因為我知道她要做些什麼，所以才跑來找二位。」

「你的意思是：要我們設法制止她嗎？」

「是的，她的處境非常之危險。」費新嘆氣說，「我眞想不到，她又墮進了這個圈子裏去。」

「什麼圈子？」

「老千。」

費新不知道呂偉良曾經潛入江氏兄弟的住宅內，呂偉良知道的實在比他更多。現在費新想了想，忽然又大感驚奇地問：「你怎麼知道她在江七星那裏？你們又怎麼知道蒙麗莎準備做一些什麼？」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們知道的可能比你更多，因為我們曾經偷進江氏兄弟的住宅中。而且，還親眼看見他們釋放你與阿珍二人。阿珍現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們用黑巾幪住我雙眼，用車子把我們送走。我本來想報警，後來想到蒙麗莎的安全問題，還是先來找二位商量商量，想不到差一點兒害了阿生兄弟一命。」

阿生瞪了他一眼，好像仍然不相信他是無意之失似的。

呂偉良想起最初在艷舞客輪上遇見他的情形，忍不住問道：「你們眞的相愛嗎？」

費新道：「如果不是眞心的，誰肯去冒這種危險？蒙麗莎跟曾仁富是正式夫婦，我隨時有被控的可能。」

「但是，你應該教她循正式手續跟她丈夫離婚，那總好過偷偷摸摸吧！」

「這是麗莎的主意，她一方面要她丈夫自動提出補償的條件，另一方面又担心她丈夫派人來對付我們。」

「那麼，她為什麼又會再重操故業？」

「這件事說來話長！」費新慨然長嘆了一聲，「你既然知道她過去是個女老千，自然也會明白到這不是一種正當的行業。最近有人要求她東山復出，但遭她拒絕了。於是在艷舞客輪上，出現了一件奇事。」

「什麼奇事？」

「在艷舞客輪上，我和麗莎是住在雙人房的。不知怎的，我們竟然在無意間發現行李中多了一支手槍。」

「手槍？」呂偉良怔了一怔，「怎麼會有一支手槍呢？」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給人放進來的，但發覺少了一顆子彈。」

「怎麼會少了一顆子彈？」

「當初我和麗莎也不大明白，只以為是歹徒留下的，順手扔下了海中。」費新又說：「後來看過了那一場艷舞之後，我們才明白過來，原來是有人企圖陷害我們，他們事先將一支發射過一顆子彈的手槍收藏在我們的房間裏，然後把一名艷舞藝員殺死，讓我們負上殺人的罪名。」

「可是，你們並不認識死者，是不？」

費新想了想，說道：「人已經死了，誰知道死者是否與我們認識？但這是一項嫁禍的陰謀，却是顯而易見的事。」

呂偉良這時候才明白，蒙麗莎在事發後衝出船舷那邊去，可能是為了追踪兇手。因為由船舷兩邊的窗口是可以窺伺進劇場裏去的。

費新果然又對他說道：「事後，我和麗莎分別衝出左右兩邊的船舷去，但却無法找到放冷槍的兇手。」

「後來你們在酒吧上面見到我，為什麼不把實情對我講？」

「老實說，我們也不知道內情是怎麼樣的，總之，手槍扔下了海裏去，他們的嫁禍勢將無法得逞，我們總算渡過了難關就算了。正是少一事好過多一事，又何必再提呢？」

「這麼說來，有沒有可能是麗莎丈夫曾仁富的陰謀？」呂偉良沉思着說。

「極有可能。」費新又說：「但是，却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

呂偉良問道：「你可認識黑鬼森這個人？」

「不！我不認識這個人。」費新想了想，「這名字好熟，在那裏聽過了？」

「電台或者報紙，是不？」

「噢！對了。是在電台的新聞報告中聽到的，據說這個人在一家浴室中被人刺殺。」費新反問道：「你怎麼會提及這個人？」

「他可能就是槍殺左拉治的槍手，左拉治就是那個艷舞男郎。」呂偉良說：「如果你也認識他，那問題就簡單得多了。」

「不！我不認識這個人。」

呂偉良又問：「你可知道誰要求蒙麗莎東山復出？」

「蘇正。據說，過去麗莎是蘇正手下的一員猛將。」

「麗莎拒絕了他，是不？」

「是的，但蘇正不會就此罷手，他要千方百計陷害麗莎，除非麗莎肯答應他，一次過付他三十萬元。所以，麗莎不得不再去冒險，想不到却因此又開罪了另一個老千集團江南幫。」

「這正好給世人一個教訓，那就是說：做過壞事的人很難擺脫罪惡的糾纏，即使你立下決心改過，魔鬼還是會到處跟踪着你。」

「是的，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意志不够堅强的人，往往就此抱恨終身。」費新感慨地搖頭嘆息，「這一次，麗莎把蘇北幫的秘密向江南幫的江氏兄弟洩露，我眞担心事情一旦讓蘇北幫蘇正他們知道了，事情可能又有麻煩。」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我眞不明白，蒙麗莎何故要作出這種安排？」

呂偉良苦苦沉思片刻之後，又看看腕表，差不多是下午四點了。

他回頭又對費新說道：「現在我們要出去一會兒。」

費新懇求地說：「可否讓我留在這兒休息一會？我實在是太倦了。」

「你不理會蒙麗莎了？」

「叫我怎麼樣去理？除非你們肯帮忙我，否則，我只好等她『完成任務』之後，再回到我的身邊來。」

「那麼你在這兒躺一會兒吧！我們大約在黃昏之前趕回來。」

師徒二人離開賭城大酒店之後，便趕往碼頭。這時候，艷舞客輪經已抵埗，乘客已經魚貫離開檢查關卡。

阿生一直沉默寡言，這時他才問出了第一句：

「我們來這裏幹什麼？」

「想辦法到船上去看看。」呂偉良說，「我們必須弄清楚左拉治的身世。」

「但是，我們如何可以入內？」

「想想辦法吧！」

就在這時候，阿生突然用手碰了呂偉良一下：「師父，你看那是誰？」

呂偉良望向閘口附近，但見人頭湧湧，一個份外高大的男子站在那裏，他正是香市的警探黃泰。與他在一起的，是來自香市的另一名警探。

呂偉良走過去跟他招呼，原來香市另一批警探正是乘坐艷舞輪到賭城來，目的當然也是為了協助黃泰他們辦案。

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你的同件眞講究享受，除了為使眼睛吃冰琪淋之外，我實在想不到他們何故要浪費時間。」

黃泰笑道：「艷舞是一種藝術，我的同事都是極之有藝術修養的人。」

呂偉良道：「如果坐水翼船，可以節省了不少的時間吧？」

「大俠士，你忘了我們在查案嗎？我們的人希望在船上找出更多線索來。」

這時阿生忽然興奮地叫了起來：「師父，你瞧！原來是辛尼！」

果然，以探長助手辛尼為首的一隊香市警探，正浩浩蕩蕩由關卡裏走出來。

騙子被騙　案中有案

在夏維探長的一班助手之中，辛尼最了解呂偉良師徒二人，難怪阿生一見了他，就有「他鄉遇故

知」的感覺，而興奮得叫了起來。

由於辛尼在船上展開了極精密的偵查，所以呂偉良師徒二人大可不必再到船上去一次。

在汽車上，辛尼把他在客輪上調查的結果，告訴了呂偉良和黃泰等人。但是，大部份的資料都是十分陳舊的。呂偉良和黃泰早已從船員的口中知道了。

只有一件事是他們過去未知道的，那就是替代貝加濱出艷舞的左拉治，曾在船上做過一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

原來來往香市與賭城之間的客輪之上，經常有人開賭。當然，他們不會是賭場裏的人，而是一些江湖上的老千。

不久以前試過有一次，左拉治從旁提醒一個入局的迷途羔羊，令他及時收手，不至陷入老千局中。大概就是因為這樣，開罪過一班老千。會不會就此種下今日的禍根？那就不得而知。不過，在船上工作的船員，一直未敢把這些資料向兩地警方人員透露，這次辛尼可不知憑什麼方法從一名船員的口中查到了這寶貴的線索。

呂偉良聽了辛尼的陳述之後，覺得這是老千們的辣手報復也是極有可能的事。但是，費新的說法——老千們有心靠害蒙麗莎亦未嘗不可。

車子直開往賭城警局。在途中呂偉良已經把湯比德的遭遇對辛尼和黃泰說了。

及至抵達賭城警局時，他們才知道湯比德已經離開了那裏。

根據警局中人說，湯比德是由一名律師担保他出外候審的。

辛尼是奉命到這裏來查案的，所以他必須向賭城警局的負責人報到及交代一下。

「鐵拐俠盜」呂偉良心裏的疑團却無法打開，他和阿生離開辛尼等人，請街車趕到江氏兄弟的住宅去。但是，那兒已人去樓空。

大鐵閘上了鎖，裏面沒有人。

呂偉良大感驚奇，說道：「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阿生說道：「他們可能是聞風先遁！」

「但是，誰請律師担保湯比德出去？」

「說不定就是湯比德他自己。」

「他的證件既然在江氏兄弟手中，現在既然人去樓空，他怎麼辦？」

「是的，還有蒙麗莎呢？」

「她自然是跟江氏兄弟在一起的。」呂偉良又說：「今晚似乎是關鍵性的一晚，江南帮與蘇北帮到底在什麼地方決一死戰？」

「兩個老千集團碰在一起，說不定會反臉，那就有好戲看了。可惜，我們不知道他們將在什麼地方會師，否則，去看看熱鬧倒也不錯。」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道：「費新會不會知道一些線索？照計，蒙麗莎多少總會向他透露一些事的吧？」

阿生道：「對了，我們可以返回酒店去，找他來問問。」

師徒二人於是又匆匆趕返酒店裏去，但是，費新已經不知所踪！

阿生悻悻然說：「我們不該放過那騙子。」

「騙子？」呂偉良怔了一怔！

「是的，他是一個愛情騙子，說不定他也在騙取蒙麗莎的愛情呢。看他油頭粉面的，誰知道他是不是眞心愛着蒙麗莎？」

呂偉良找遍兩間房，沒有隻字片言留下。他喃喃地說：「這似乎不合情理，我們這麼大方，讓他留在這裏休息，為什麼他悄悄走了，一個字也沒有留下？」

他們也向侍者查問過了，侍者根本就不知道房內有人。

這麼看來，費新是故意避過侍者的視綫，偷偷離開這兒的。但是，他去了那裏？

說不定他躺得悶了，跑到樓下賭場去。如果他在這情形底下還有心情消遣的話，那就難怪阿生也在懷疑他是個愛情騙子了。

呂偉良心中這麼想着，便與阿生分別到樓下賭場去。

但是，找遍了二樓和地下各賭桌，却也找不到費新的影子。

呂偉良說：「說不定他担心着蒙麗莎的安全，趕到某個秘密架步去了。」

「可是，那秘密架步在什麼地方？」

呂偉良想了一陣，忽然對阿生說：「快跟我走吧！」

「到那兒去？」

「找痲子老三去，他一定知道蘇北帮的架步在什麼地方。」

師徒二人正併肩走出賭場之際，迎面走進兩個人。他們是「賭城五鬼」之中的酒鬼成，與那賭鬼義。

「眞巧！又遇上了兩位。」酒鬼成招呼着呂偉良，問道：「有什麼消息麼？」

「沒有，你呢？」呂偉良反問道。

「有一點，我們找到了一個人。」

「誰？」

「美芝娜。」

呂偉良渾身抖顫了一下，問道：「她現在什麼地方？」

「我們軟禁着她。如果你要見她，必須答應我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不要阻止我們的行動。」

「如果你們的行動合理的話，我也沒有什麼理由阻止吧。」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替黑鬼森報仇。」酒鬼成說。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說：「好吧！我們互不干涉，你就帶我去見見美芝娜。」

賭鬼義有點猶疑起來，他對酒鬼成道：「大哥，我們豈可輕信外人？」

酒鬼成道：「這個外人不同其他，鐵拐俠盜是江湖上有名的義氣人物。」

「你過獎了。」呂偉良笑了笑。

酒鬼成拍拍賭鬼義的肩膊，說道：「你獨個兒去接替喪鬼明，我帶呂老兄去見見美芝娜。」

賭鬼義無可奈何地跑進了賭場中去。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在進行何種勾當，為什麼賭鬼義要去接替喪鬼明？他覺得不便追問，師徒二人也只好跟住酒鬼成走。

三個人乘坐一輛街車，匆匆趕到一條街道中的一幢舊樓去。

他們剛登上了梯間，就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浪，好像有人在追逐，又好像有人在打架。聲音正是來自二樓。

阿生忍不住問：「怎麼一回事？」

酒鬼成不由自主地叫出了一聲：「糟糕……」話未說完，已經放開脚步，一直奔跑到上二樓。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緊緊跟在後面，只見酒鬼成開門入內之後，高喝了一大聲：「阿松，你瘋了嗎？」

呂偉良看清楚，美芝娜正躲在一角發抖。

她的樣子怪可憐的，淚流滿頰，衣服破爛了，露出了半個乳房。而色鬼松却對她虎視眈眈，直至到給酒鬼成喝了一聲，他才如夢中初覺地怔了一怔！登時又有如洩了氣的皮球。

「他媽的！你這色中餓鬼！」酒鬼成衝過去連摑了色鬼松幾巴掌！

色鬼松不敢還手，只是以手臂掩護住他的頭部而已。

美芝娜鬆了一口氣！倚在牆上，閉上了眼睛，深深呼吸了一下。

要不是親眼看見，呂偉良實在也不相信酒鬼成如此大義凜然，威風八面！他當初以為「賭城五鬼」不過是三流九教中蛇鼠一窩的壞蛋而已。現在看來，「賭城五鬼」未必個個都是壞人。起碼，眼前這個酒鬼成還有一點江湖的氣概！

酒鬼成對呂偉良道：「你要問她什麼便去問個明白好了。」

呂偉良走到美芝娜面前：「為什麼你要離家出走，又不上班去？」

美芝娜道：「我怕他們對付我。」

「他們？你指誰？」

「就是曾經綁架過我的人。」

「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美芝娜搖搖頭：「我不知道。」

酒鬼成揷嘴道：「我們查到了。向她提過警告的人，極有可能是一個老千集團裏面的。」

「老千集團？」呂偉良又是怔了一怔，「是那一個老千集團？」

「我們正在設法找尋正確的答案。」酒鬼成道，「剛才你在賭場裏沒有看見嗎？我派人輪流去監視一些人，其中一個就是美芝娜見過的，我懷疑那傢伙是屬於蘇北帮的人馬。」

「蘇北帮？」

「是的，這是一個老千集團的名稱；首領是蘇正。我們知道那傢伙曾經參加綁架美芝娜，美芝娜已經認出了。現在我們跟他鬥耐性，只等他一離開賭場，我們就把他擄回來。」

呂偉良又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是蘇北帮的人呢？」

「蘇北帮的老千們，在這裏各處賭場十分活躍，我本身也是江湖中的人，怎麼會不知道？」

這時候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酒鬼成爭先去接聽，竟然是賭鬼義打回來的。他在電話中說：「大哥，那傢伙開始兌回現鈔，看情形他快要離開賭場啦。」

「只有一個人離開？」酒鬼成問。

「是的，他是贏家，我剛才看見他交了大批籌碼給一名侍應生兌現。」

「喪鬼明走了嗎？」

「還沒有。」

「你和他可以將那傢伙制服嗎？」

「如果只有他自己，當然可以，但是，誰曉得門外有沒有人等他？」

電話掛了線，呂偉良冷眼旁觀，不必再問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酒鬼成不再放心留下色鬼松，對呂偉良道：「我們不想功虧一簣，煩二位留在這裏保護住美芝娜小姐，可以嗎？」

呂偉良道：「只要你相信我，大可以放心去，早些回來。」

「我當然放心，否則我也不會帶二位到這裏來？」酒鬼成回頭又對色鬼松道：「阿松，快些跟我走。」

色鬼松於是隨着酒鬼成一齊離去。屋子裏這時也只剩下了呂偉良師徒二人和美芝娜。

美芝娜輕透了一口大氣，神色較爲鬆輕地說：「你二位是來自香市的，既然與此事無關，還何必捲入漩渦？」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本來是渡假的，但命中注定如此，有什麼辦法呢？」

美芝娜道：「聽說你們因爲找我不到，跟賭城五鬼打了一場架，是不？」

「是的，那是在府上。」

「眞不好意思，要你們爲我而生氣。」

「不！不好意思的應該是我們才對。因爲府上許多東西都毁壞了。」

「五鬼已經告訴過我。不！現在黑鬼森死了，只得四鬼了。」美芝娜嘆氣說：「其實，我也想查明此事眞相，找出眞正的幕後人，替左拉治伸寃雪恨，所以我才會躲了起來。」

「但結果還是給他們找到了你。」呂偉良說，「我眞難明，何故在浴室見到你時，你的神情却是那麼的輕鬆？」

「有什麼辦法？」美芝娜苦笑一下，「我雖然愛着左拉治，但他畢竟死了。在高等浴室做事，笑容是必修課程，所以，即使心情更壞，對住你們這些人客也得笑容滿面。」

「現在你本來應該上班了。」呂偉良看看腕表，又問：「你的家人呢？」

「父親返葡國去了，他是個沒有良心的傢伙，拋下了我們之後，就只得那麼一間爛屋，可惜這兒的屋却不及你們香市的來得値錢。母親一氣之下，帶着弟弟到鄉間去住。她本來就是香市一處鄉間的人，但我却爲了左拉治的緣故，寧願留在這裏。想不到，現在連左拉治也死得不明不白。」

「左拉治是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混血兒。在這地方，像我和左拉治一樣的，實在爲數不少。」美芝娜又說，「不妨坦白點對你講明白，我與左拉治本來是同居的，他沒有親人在這裏，一直住在我家中。所以，他死後就有人要求我，不准我多嘴。」

呂偉良覺得混血兒是兩種民族的結晶，他們往往會把父母不同的血統混合成另一種優良的血統，因此，混血兒往往會美得動人。但是，不知是否由於二種民族的生活習慣各異其趣，他們的父母大多數是不會維持到終老的。

因此，家庭間的悲劇，也就往往因而產生。美芝娜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不久，酒鬼成與他的三個弟兄，已經順利得手。這時呂偉良師徒二人只見他們押住一個中年男子回來。這傢伙生成一雙老鼠眼，進來之後便溜溜而轉，生氣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賭鬼義用力一推，那男子一個踉蹌跌向地板之上。

酒鬼成道：「這裏可以成爲你的葬身之地，亦可以成爲你的客店。如果你講眞話，我們很快放你走，這裏豈不是等於閣下的客店麼？但是，你不說眞話，那就難保你活不成了。」

那傢伙由地上爬起來，神色十分冷靜。他拍拍身上的塵埃！

突然他伸手到衣袋裏去，爽鬼明就要制止他，但酒鬼成道：「他身上沒有武器，放心好了。」

那傢伙的鎭靜，實在令人驚詫。他吸着了一口香烟，慢條斯理地說道：「你們可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一個老千，有什麼了不起？」賭鬼義想起賭桌上的慘敗，他似乎對這輩老千份外憎恨。

「那麼，你們想發財，就應該張大眼睛，行遠一些。」

「什麼？你……你以爲我們向你打刧嗎？」賭鬼義等人忍不住笑了起來！

酒鬼成這時已將美芝娜由那邊帶過來，那男子看見她，當堂呆了一陣。

酒鬼成問：「認得這位美麗的小姐麼？」

「是你！」那傢伙恍然大悟。

美芝娜冷然一笑道：「你當然應該認得我！可不是嗎？」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那傢伙剛才的冷靜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他突然想走，但四鬼早有了準備，把他團團圍住，那裏會走得這麼輕易？只見十六條拳腿，加諸於一個身體之上，打得那傢伙站不起來。

呂偉良走過去勸開他們。

阿生忍不住也說：「這樣太不公平。」

酒鬼成冷然一笑道：「對付老千，怎麼可以講什麼道義與公平？」

話未完，四個人又合力把那傢伙的衣服剝光了，懸在屋樑之上。

阿生要過去制止，但却給呂偉良拖住。

酒鬼成問：「你叫什麼名字？」

「林平。」

「……你們爲什麼要綁架美芝娜？」

「我們只是叫她少說廢話。」

「現在輪到我叫你少說廢話了。」酒鬼成把皮鞭一揚，「拍」的一聲，响得震耳欲聾。

「你們到底是那一路朋友？」林平還是極力保持冷靜。

「我們沒有你這種朋友。」酒鬼成第二鞭又响了起來！

這一鞭抽打在林平的赤裸身體之上，痛得他直叫起來！

酒鬼成冷冷地問：「告訴我，你的來頭是什麼，也許對你會多少有點好處。」

「我早對你說過了，我是林平啊！」

「別裝蒜，我要知道你的後台老闆是誰？」酒鬼成道。

「什麼後台老闆……」

話未說得完，鞭子又「劈劈拍拍」的，打到了林平的身上去！

「你如果沒有後台老闆，誰給胆你出來橫行？」酒鬼成又說：「老子可以慢慢去查，但是，我暫時沒有這一份耐性。」

林平的胸前和背脊，佈滿了一條條的血痕。林平終於忍受不住肉體上的痛苦，說道：「我是蘇正大哥的手下。」

「果然沒有猜錯。」酒鬼成又問：「你們的架步在那裏？」

「你問來幹什麼？」

「拍」的一聲，酒鬼成沒有答話，鞭子又在抽打着林平。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看得心裏有點不忍，但是，想到老千的可惡，同情之心也跑掉了。

林平痛不欲生，想反抗又沒有這種力量。其實被吊在屋樑上已經是一件苦事，加上皮鞭的抽打，任是銅皮鐵骨也會渾身疼痛。

「請你們不要打了，你要我說什麼，我都說就是了。」林平說道。

酒鬼成道：「那你現在就說好了。」

「在二龍大馬路七十九號。」

酒鬼成示意賭鬼義把地址記起來。他又問：「黑鬼森這名字，你大概也聽過了。是不？」

林平道：「是的。」

「那麼，殺死黑鬼森的，當然又是你。」

「不！不是我……」林平震顫顫的，好像担心皮鞭又會打下來似的。

「不是你，那麼是誰？」

「我不知道……」

那個「道」字根本未說出口，「拍」的一聲，林平的胸前又加上了一條血痕！

「告訴我，黑鬼森是誰殺的？」

「我是眞的不知道。」

酒鬼成又想加上了一鞭，呂偉良走過去叫住他：「讓我問他！」

酒鬼成道：「這種人不打是不成的，你何必可憐他？讓他吃够了苦頭，他自然會講眞話的！」

「不！先讓我問他幾句！」

「好吧！我尊重你，要是你問不出結果來，讓我再給些顏色他看看。」

呂偉良於是仰首問林平：「黑鬼森是不是你們集團裏面的人殺的？」

「我想是的，但我眞的不知道誰動手。」林平說道。

「我相信你。」呂偉良又問：「你是奉了誰的命令，先把美芝娜綁架，然後警告她切不可對警方作供？」

「蘇大哥叫我們去做的。」

「是不是蘇正？」

「是的。」

「那麼，誰殺左拉治？」

「……」林平吶吶說不下去。

「拍」的一聲，酒鬼成的手中鞭凌空打了一個圈，作勢又要打過來！

林平不敢怠慢，連忙說道：「是黑鬼森動手殺左拉治的。」

呂偉良道：「那麼，又是誰的主意？」

「蘇大哥用錢收買黑鬼森。」

「你們蘇大哥爲什麼要殺左拉治？」

「也許是因爲他太多事了。有一次我們蘇北帮的人在客輪上設枱，準備引一個富有人入局，却給左拉治從中破壞了。本來我們會向他警告，但那小子不知死活，竟敢向我們勒索。蘇大哥忍無可忍，便決定把他幹掉。」林平終於供出了眞相。

「但是黑鬼森替你們做了這件事之後，你們爲什麼賴賬？」呂偉良又問。

「蘇大哥担心他會洩露眞相，所以派人殺他滅口……」

酒鬼成就不待林平說完，就怪叫起來道：「眞卑鄙！」

呂偉良對酒鬼成道：「請忍耐一下，讓我再問他幾句好嗎？」

酒鬼成不再作聲。於是呂偉良又仰首去問林平；但林平雙手被吊在屋樑之下，再加上皮鞭的不斷抽打，這時正滿額大汗，差不多昏了過去。

呂偉良看見這情形，又對酒鬼成道：「先解下

他吧！否則他可能就此死去。」

酒鬼成示意賭鬼義等人，動手將林平解下來。這時林平已陷入半昏迷狀態。

酒鬼成拿來一壺冷水，迎頭潑下去，咬牙切齒地說：「別詐死！振作起來！」

呂偉良蹲下來問：「蒙麗莎這名字，你可曾聽過？」

林平搖搖頭。

呂偉良又再問道：「那麼，千手觀音這個綽號呢？」

「聽說她……她是個美麗的高手。」

「蘇正一定認識她，是不？」

「我不知道。不過，蘇大哥是一幫之主，自然是個老行尊，老千這一行，他很少不認識的。」

「那麼，蘇正在你們的面前，有沒有提過這個人？」

「沒有。」

「殺黑鬼森的，自然是你們蘇北帮裏的人，是不？」

林平點點頭：「他是蘇大哥的左先鋒——飛刀手何大雄。」

呂偉良又問：「今晚，我知道你們蘇北帮的高手們又將設枱，是不？」

「是的。」

「在什麼地方？」

「一間私家俱樂部，對象是一個富有的印尼歸僑。」林平說。

「那間私家俱樂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大清楚，因爲我不是負責這件事的。」林平想想又說：「好像是……是南灣。詳細地址我不知道。」

「你很合作，謝謝你。」呂偉良站了起來，對酒鬼成道：「現在我們要設法找出那家俱樂部的地址，你們打算怎麼樣？」

「我們當然願意跟你在一起，直至到殺了蘇正這傢伙，替黑鬼森報仇爲止。」酒鬼成又說：「但是，這厮也該死了……」

「不……不！」林平突然跪行過來，緊緊抱住了呂偉良的腿，懇求着說：「先生，請你救救我！我已經盡我所能，把一切都已告訴你們了。你們不要殺我，你們不要殺我……」

呂偉良對林平說：「冷靜一點！」然後他又對酒鬼成道：「我向來不贊成殺人，除非迫不得已。這個人很合作，饒了他吧！」

「但是，他會成爲禍根！」

「相信不會的，事情結束了之後，把他交給警方。現在先設法安置好他！」

酒鬼成過去跟賭鬼義等人商量一番，然後過來對呂偉良道：「好吧！我們就把他綁起來，暫時留在這裏。」

林平鬆了一口氣。

酒鬼成道：「至於那些錢……」

呂偉良明白他們的意思，說道：「那些冤孽錢，我不會要的，你們要了它吧！」

酒鬼成道：「不，我們只是準備萬一鬥不過蘇正他們的時候，留下一條後路。因爲我們『賭城五鬼』在拜把的時候，切鷄頭燒黃紙發過了誓，所以殺身之仇一定要報。」

「現在我們就去找蘇正。」呂偉良又說：「但是，美芝娜又怎麼樣？」

酒鬼成道：「如果她離開這裏，也同樣會出問題，不如把她一起留下來。待事情了結之後，再安置她好嗎？」

呂偉良沒有意見，於是林平與美芝娜二人分別被他們綁綑起來。

「四鬼」與師徒二人趕到二龍大馬路去。可是他們竟發現七十九號是一間空屋。

酒鬼成生氣地說：「他媽的，林平那傢伙竟敢撒騙我們。」

呂偉良道：「未必！在這種情形底下，照道理林平不敢胡亂說謊。」

「但是，這裏爲什麼鬼影也沒有一個？」

「可能是風聲緊。老千們的巢穴，往往在剎那之間搬空。根據我在江湖上的經驗所得，這是慣見的事；但在一日之內，兩個老千集團同時撤退，却實在是罕見的了。」

「兩個老千集團？」酒鬼成不明白地瞪住了呂偉良。

呂偉良道：「還有一個是江南帮，江氏兄弟的住所也在今天搬空了。」

酒鬼成道：「到底爲什麼他們會不約而同的一齊撤走的？」

「我也不知道。但是，江氏兄弟要和千手觀音聯手對付蘇北帮。這却是我親耳聽到，親眼見到的協議之一。可惜，我們不知道那家私家俱樂部到底在那兒。」

各人正乘車離去，就看見大批軍警由街口那邊開來。

軍警迅速將七十九號那幢大宅包圍起來。「四鬼」與師徒二人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蘇北帮果眞是神通廣大；也許他們早已知道有此一着，否則，他們又怎會聞風先遁？

呂偉良不禁怔怔地說：「說不定香市和賭城的

警方也找到了綫索，所以大舉出動，四處捉拿老千了。」

賭鬼義突然說道：「快些把車子開往賭城酒店去。」

各人異口同聲地問：「爲什麼？」

賭鬼義道：「說不定蘇北帮人留在賭場裏。」於是各人驅車趕到賭場大酒店地下賭場去，但是，蘇北帮的人一個也不在那裏。

呂偉良說：「現在，他們可能連俱樂部也不會去。」

「是的。」酒鬼成洩氣地說，「風聲這麼緊，他們可能……」

話未說完，已經有人接續說下去：「對了，碼頭，快些趕往碼頭！」

說話的是喪鬼明。

但是，呂偉良却說道：「沒有用的，省回一些氣力好了。」

喪鬼明道：「爲什麼？他們可能會逃到香市去的。」

「如果他們公然由碼頭乘船離去，相信警方會得心應手。」呂偉良又說，「看情形，如果我們能查出南灣那家私家俱樂部的地址，也許還有一綫希望。」

酒鬼成道：「這件事由我們去辦吧！」

「那麼，我們分頭進行吧。」呂偉良說，「我們要去找香市來的警探。」

「警探？」酒鬼成忽然面色一沉，「不！我們絕不同意找警探。」

賭鬼義也說：「我們不喜歡循法律手續去替黑鬼森報仇。」

喪鬼明道：「對了，我們得要用我們自己的方法。」

色鬼松道：「你們是香市來的，也許還不明白本地的法律。」

呂偉良苦笑道：「我怎麼會不明白？這兒的法例對你這種人最不利。」

色鬼松道：「你知道就好了，這裏殺人最多送去充軍，但强姦則可能被判死罪。」

酒鬼成道：「所以，我們不喜歡利用警方人員去找出兇手來，正是這個緣故……」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有把聲音加插入來：「你不喜歡我們，但我們却喜歡你！」

各人回頭一看，是數名彪形大漢。

「四鬼」以爲他們是蘇正的人，就要一齊行動起來！

但是，包圍住他們的人却拔槍相向，有人喝道：「不准動！」

又有人叫了過來：「我們是警探！」

呂偉良和阿生也爲之大吃一驚，因爲對方卽使是警探，他們也十分麻煩。

果然，有一名警探過來向他們警誡：「你們被逮捕了！」

酒鬼成沉靜地問：「我們犯了什麼罪？」

「謀殺！」那警探頭目說。

「謀殺？」酒鬼成反問一句：「我們謀殺了誰啊？」

「林平和美芝娜。」

「什麼？他……他們死了？」酒鬼成神經質地叫了起來！

其實，此話一出，「四鬼」與師徒二人無不爲之大吃一驚！

是的，美芝娜與林平二人怎麼會死去的？他們這六個人眞的是莫名其妙。但是，要警方人員相信他們的說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於是，各人被帶到現場上去，只見林平與美芝娜這時已經死去！他們都是被尖刀刺殺的，現場上血漬斑斑，極之可怖！

呂偉良向警方人員解釋，但們他還是不相信，還把各人落案。

各人終於被帶返警局中去。

呂偉良靈機一觸，要求見見來自香市的警探們；但是，辛尼與黃泰等人都已經出去了。

他們接受了一連串的問話，但是，呂偉良却無權去問警探們是如何發現美芝娜和林平屍體的。

這裏不是香市。呂偉良在香市認識許多警方人員，有不少都了解他的爲人，但是，在這裏却沒有人認識他。卽使有，也沒有人可以帮得他的忙；除非找到辛尼他們。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被扣留起來，跟「四鬼」們在一起。

酒鬼成抱歉地說：「連累了你們二位，眞不好意思！」

呂偉良苦笑道：「命中如此，有什麼話好說呢？不過，美芝娜和林平到底給誰殺死的？他們又怎會找到那裏去？」

酒鬼成道：「那是我們『賭城五鬼』藏身之所，有人找到那兒去不奇！奇在那兩把尖刀，我懷疑又是蘇北帮的人幹的！」

「如果是蘇北帮的人，爲什麼不把林平救走，反而殺了他？」

「很簡單，他們手段毒辣，殺人滅口絕不稀奇。何况林平失去了巨欵，傷勢嚴重，他們殺了他倒也乾手淨脚。」

呂偉良覺得酒鬼成言之有理。

他看了看腕表，嘆口氣說：「這個時候，可能正是兩個老千集團交鋒的開始，我們眞是缺了眼福呢。」

酒鬼成道：「如果他們今晚根本不成局，也就是說：兩帮人可能已經偸偸離開了本埠，那麼，黑鬼森的殺身之仇，將永遠無法報復！」

賭鬼義道：「我們起碼要設法把呂老兄師徒二人送出去。他們也許比任何人更加有辦法。」

喪鬼明突然隔住鐵欄叫了出來：「喂！你不是陳納老哥嗎？」

一個穿制服的警員走過來：「喪鬼明，怎麼會是你呢？」

酒鬼成立刻把握機會對他說：「陳納，設法替我們辦妥一件事，給你一千元代價！」

陳納「嗯」了一聲，把手指擱在唇邊，左右張望了一番道：「別那麼大聲，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

酒鬼成回頭問呂偉良：「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我是說那些香市警探！」

「他們是辛尼與黃泰。」呂偉良說道，「相信你要找到他們任何一人，我們也可能被担保出去，如果幸運的話，連那一點嫌疑也可以洗脫。」

於是酒鬼成對陳納道：「設法替我找二名來自香市的警探，他們是辛尼和黃泰。告訴他們，他們的朋友有難了。」

陳納點點頭，又低聲問：「辦妥了，到什麼地方去收錢？」

酒鬼成道：「我們的錢都在包頭裏，不會欠你的，放心吧！」

「好吧！」陳納又說：「如果你們有足够的錢，我還可以替你們找個律師。」

「暫時不必了，謀殺疑犯不准保釋的。只要你儘快把那二名香市警探找來。」

「嗯！讓我出去運動一下，說不定很快就會有好消息回報！」

陳納說完就匆匆跑了出去。

× × ×

在南灣一間新型的別墅之內，正有二名豪客在那兒展開了一場龍虎鬥。

據說，其中一個男子是來自印尼的富有歸僑，而另一人却是當地的殷商云。

其實，他們的眞正身份是什麼，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這是一個沙蟹局，注碼很大，其中一方輸了很多錢，此人滿額大汗，旁觀者也在替他焦急。那是由於他的外表非常老實，這種人最易令人同情。據說，此人就是印尼歸僑了。

許多人都在替他感到不值，因爲每一個上了年紀的老歸僑，他們的錢都是有血有淚的。在外捱足了幾十年牛馬，好不容易才積蓄下這筆錢財，却在剎那之間在賭桌上輸掉，難怪有人在替他暗暗嘆不值！

但是，輸光了桌面那一大堆花花綠綠的鈔票之後，他還不肯收手。

他的對家並非什麼殷商名流，其實就是蘇北帮的首領蘇正！

因此，有人在焦急，也有人在偸笑。替那老歸僑焦急的，自然是來俱樂部消遣的紳士淑女，暗自偸笑的當然是蘇正。

蘇正眞的是做到了天衣無縫，幾乎一絲兒破綻也沒有。他成功的地方是令到對方在不知不覺中，輸得心服口服，但是，最可惜的，就是他貪得無厭了！

當那位老歸僑把一大叠美鈔揭出來時，他就感到心情興奮。

是的，這些錢註定是屬於他的。

他非常有把握，那不是狂妄，而是憑他的經驗告訴他：跟這種老實人賭博，他有十拿九結的本領。因此，他幾乎忍不住要由心裏笑了出來。

那老歸僑聲音有點發抖地問：「我用這……這些美鈔，可以嗎？」

蘇正非常有風度地說：「老伯，我勸你還是收手吧，這些錢，你還是省下養老吧。今晚你手風不好，已經輸了不少！」

其實，他恨不得把對方的手錶和墨水筆也一併歸納到自己的口袋裏來。但是，他口頭上這麼一說，旁觀者不知內幕的，都反而覺得蘇正是個紳士派的賭徒。

但是，那老翁却變得渾身發抖，他手顫顫的，把那一大叠美金向桌子中間一推，說道：「我從來不相信什麼手風不手風，就賭這一手吧！」

蘇正眞的是喜不自勝，他以爲要贏了對方這一大叠美金，相信還得費一點時間和心神，想不到那老者竟然不堪一「激」！

於是蘇正笑了笑，問道：「老伯，你想怎樣子賭法！」

「揭牌吧！」老翁說，「那樣比較省時間得多了。是不？」

「揭牌？」蘇正頗感意外。

「是的，每人只揭一張牌，大者大到葵扇A，小者小至紅階磚2。換句話說，誰揭開的牌是最大的葵扇A，另一家就不必再揭了，相反，揭到了最

小的紅階磚2，另一家也贏定了。」老翁解釋時，聲音在微微發抖，但却非常清楚。

蘇正突然感到猶疑起來，因爲這種孤注一擲的賭法是非常危險的。

他瞥了派牌的男子一眼，那是他安插在這家俱樂部的一名打手。那男子示意他不要賭了。但是，蘇正覺得可惜。

約略估計一下，桌面上那一叠美鈔，總有十萬八萬之譜，以一開六計，也有數十萬元。

數十萬元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問題却是這一局將會是蘇北帮歷史性的一局了。因爲完成了這最後一局之後，他們就會偸渡到另一個地方去。

正因爲沒有後顧之憂，蘇正才不會輕易放過了這千載一時的機會。

於是他對老者說：「你想清楚了？老伯。」

「別嚕囌了，你到底賭也不賭？」老翁咆吼着說。

「好吧！」蘇正說：「派牌。」

「慢着！」老者站了起來，「我說揭牌，一人揭一張牌，不是派牌。」

「對不起，我說錯了，我意思是叫他洗牌。」

但老者又說：「先換一副新牌！」

俱樂部的主持人立即送上一副新簇簇的撲克牌。蘇正開始担心了。他担心對方要提出換人——換過派牌的人。

雖然牌不用派，只是洗牌，但這也十分重要，如果沒有這公證人從中暗裏帮忙，他輸贏的機會率只是各一半。但是，如果這個公證人不調走，他幾乎十拿九穩。

由於注碼太大，俱樂部主持人親自監視，包括代他們計算注碼在內。因爲一個用美金，另一個用本地幣，兩者之間，必須相等。結果，化費了不少時間，才令到雙方的注碼平衡起來。

看一看，蘇正面前的鈔票只留下了幾張一百元面額的。其他的，都搬到桌面的中間來了。

撲克牌經公證人放在中間，最高一張牌是每副新牌都有的後備牌——那是一張獵人像。公證人所以這樣做，顯然是担心有人認得上面第一張牌。在場的人也認爲絕對公證！

老者問：「誰先動手去揭？」

「敬老得福，老伯，我讓你先揭！」蘇正非常有把握。

但是，俱樂部的主持人說：「誰先揭，誰的贏面最大，因爲誰先揭出葵扇A，便算是贏定了。因此，我提議二位擲骰決定先後。」

老者道：「這也公道！」

「我當然沒有意見。」蘇正覺得誰先誰後他都贏定了。

一副用玻璃紙封好了的新骰送上，總共是三粒的！

俱樂部主持人說道：「根據點數多少定先後，點數多的先，少的後。二者有沒有意見？」

蘇正與老者同時答道：「沒有意見！」

蘇正首先順手將三粒骰子往桌面一拋，那是三點，五點和六點，加起來是十四點。

老者輕輕一扔，那三粒骰竟然全是六點，加起來便是最大的十八點。

蘇正心裏開始感到不妙，雖然現在只不過是擲骰定先後，不是正式賭博，但他看見了這情勢，心裏也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預感。

但是，一切已成定局，他也只好順其自然。

但不知道老者將會揭出一張什麼牌，但他却有絕對把握去揭出那張葵扇A。那是由於他手上的磁性戒指可以令到他變爲得心應手的魔術師。

當然，只有他才明白到，俱樂部中所有的簇新撲克牌，都經由他的手下做了手脚。每副新牌中的葵扇A，都暗中塗了一些金屬透明漆，只要蘇正把磁性戒指湊過去，那張葵扇A便是他的，簡直有如變戲法一樣。

老者開始揭牌了！

所有的旁觀者都在替他緊張起來，雖然輸贏均與各旁觀者無關，但老者那沉重的面色，那震顫顫的手，那額角上豆大的汗珠兒，處處都表示出他的懦弱與毫無把握！

因此，各人同情之心，亦油然而生！

大家都希望老者贏，當然也有人祈禱着，希望他輸。這一股人自然是蘇正和蘇北帮裏面的人，這些人有不少雜在人羣中。

差不多所有到俱樂部來尋消遣的人，都集中到這賭桌的四周來。千百隻眼睛都集中在老者那隻手上。

牌揭開了，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叫起來！

那老者熱淚盈眶，他也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因爲那張撲克牌正是：葵扇A。

「這是不可能的！」蘇正突然拍枱，叫了起來了！

俱樂部主持人道：「你說什麼？」

「這簡直是一個老千局。」蘇正站了起來，同時向他的手下示意。

但是，老者有理沒理，却把枱面所有的鈔票放進一個布袋中。

蘇正欲待制止，俱樂部裏的人已經包圍過來，

，但是，蘇北帮衆已紛紛發難！

蘇正伸手去搶奪那一袋鈔票，但是，那老者一出手，「叭」的一聲响，一掌摑向蘇正的面孔之上。原來老者絕非弱者！他的出手實在驚人！

蘇正慘叫一聲，滿面鮮血，倒向地上！

就在這一刹那間，電燈熄滅了。黑暗中只聽到了人聲驚叫！一片混亂！

轉眼間，俱樂部之內有如世界末日一樣。混亂中有人拖住一個女子由後門飛奔而出。那女子並非別人，正是「千手觀音」蒙麗莎。

蒙麗莎剛才在俱樂部中所扮演的，就是那個老者，燈光與化裝的技巧配合了她那驚人的演技，簡直是天衣無縫！

不但蘇正看不出一點兒破綻，就是與她串謀的江氏兄弟，也嘆爲觀止！

但是，燈光的突然熄滅，令到「蘇北」與「江南」兩帮的人都爲之措手不及！

蒙麗莎失魂落魄地跟那男子逃走，一輛汽車早在街口接應！

她以爲那男子是她的情郎費新，但當她登上了汽車之後，仔細看清楚，她才驚叫起來：「怎麼是你？」

「開車！」那男子命令着！

於是車子如箭開出！

蒙麗莎極力掙扎，但那是沒有用的，背後有人用槍抵住了她的背部。

坐在她身邊的男子正是她的丈夫曾仁富。在後面以手槍指住她的，就是私家偵探湯比德。

曾仁富生氣地說：「你這蠢材！我已經有足够的金錢供你享用，怎麼你還要幹回老本行？」

蒙麗莎比他更生氣，她問：「費新呢？」

「你還提那騙子幹什麼？」

「騙子？誰是騙子？」

曾仁富道：「費新是個愛情騙子！」

「你睹說！」

「我不跟你辯論，你問問後面的私家偵探湯先生好了。」

湯比德道：「是的，曾先生沒有說錯，費新的確是個愛情騙子。我們現在就帶你去看看，他令你上了他的當！」

「我不相信！」蒙麗莎道，「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相信！」

「到時你就要信！」湯比德道，「曾先生要不是及時趕來，你便上了人家的當。」

蒙麗莎大怒道：「你這個傻瓜，令我前功盡廢了！」

「什麼前功盡廢？」曾仁富與湯比德異口同聲地問。

「我原本要蘇北帮與江南帮互相殘殺，然後坐收漁人之利。但是……」

「但是，你的目的達到了。」曾仁富道。

蒙麗莎道：「那一袋鈔票……」

「錢財乃是身外物，你再不走，就會給他們活生宰。」

蒙麗莎嘆着氣，身子往後一靠，流下了熱淚，她黯然問道：「爲什麼你老是不肯放過我？」

曾仁富道：「只因爲我愛你！」

「但是，我愛的却是費新……」

「他不過想財色兼收……」

「我不相信！」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湯比德道：「我化了不少工夫才查出費新騙了你的錢之後，躲在這裏！」

曾仁富一邊拖着蒙麗莎下了車，一邊對她說：「他身邊有三十多萬元，以及你的一大批首飾，這證明你的確愛煞了他。可惜……」

三個人這時已走進了酒店之內。

曾仁富捉住蒙麗莎的手臂走進了電梯，湯比德道：「費新與一個女人躲在這裏享福，你却要爲他去冒生命的危險！」

三個人出了電梯，一個侍者走過來問：「開房麼？」

「不！」曾仁富把一張鈔票塞到他的掌心，「請問費先生住在那一間房？」

「噢！」侍者彎腰攤手，「請過來，費新先生是麼？」

「是的。」

「他住在六零九號房。」

侍者舉手就要打門，但給曾仁富制止。曾仁富道：「不要驚動他，我們是老朋友！」說着，又是一張鈔票塞過去！

於是，侍者會意地笑了笑，輕輕把門開了。房間裏很靜，但當各人入內企定了之後，就可以隱約聽到了陣陣急促的呼吸聲，床上一男一女赤裸裸的擁抱在一起！

曾仁富低聲問：「看見了嗎？那就是你心目中的多情種子！」

蒙麗莎其出不意地按亮了燈！

燈光一亮起來，床上一對男女立即出醜！

那男子，果然就是費新。

那女子，年青，貌美，身裁更加動人！

蒙麗莎氣得七竅生烟！她立即就要飛撲過去！但却給她丈夫和湯比德二人分左右挾持着！

床上的費新和那女子在驚愕中拉過床單遮醜，湯比德另一隻手中，却握住了一支手槍，槍嘴對準了他們！

蒙麗莎氣得涕淚交流，哽咽着說：「費新，想不到你原來是個騙子，你眞殘忍！」

費新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委屈地說：「麗莎，聽我說！我中了人家的詭計。」

「什麼？詭計？」蒙麗莎冷然一笑，「我其實中了你的詭計才是眞的，我不該聽你的慫恿，跟你私奔……」

曾仁富道：「算了，我們走吧！麗莎。」

「走？不！」蒙麗莎說道，「我還要跟他算賬呢。」

「不要傻氣，錢財是身外物，讓他騙了便算啦，只要你的情感是屬於我的就行。」曾仁富深情地吻了她一下。

費新已經下了床，腰間圍上了一幅床單。

湯比德叫道：「不要動！」

費新還是走過來：「傻瓜，你不敢開槍的！你是香市的私家偵探，只要做得太過份，你就會被人吊銷執照！」

湯比德果然在署一遲疑中，被費新一動手，立刻就奪去了他的手槍！

蒙麗莎在這一刹那間，竟然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曾仁富更加呆在一旁！

費新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笨蛋！你們原來個個都是笨蛋！」

蒙麗莎怔了一怔：「費新，你說什麼？」

「說什麼？我說你們全是笨蛋，那當然包括你也在內。哈哈……」

「可是，你剛才不是說過了，你中了人家的詭計麼？」蒙麗莎說。

「詭計？是的，本來我想告訴你：你丈夫請人灌醉了我，或者讓我吃了迷幻藥等等，因爲我實在担心你因愛而生恨，奪過了湯大偵探的手槍殺了我！但是，現在……」

「現在你以爲佔盡了上風麼？」

「當然，包括你在內，只要誰先動一下，我都有權殺了他！」

「好不威風啊！」

「當然，人生得意須盡歡，現在我也不妨告訴你，麗莎，我本身就是一個大老千。」費新笑了笑，「我父親給老千們弄到破產，結果自殺死了，所以，我非常憎恨老千。」

「但是，你太殘忍了，你怎麼可以連我的情感也騙掉了？」

「怪只怪你自己過去也是一個老千。本來，我由外國回來之後，一心要找各路老千師爸報仇，但是，不幸認識了你，你喜歡我年青英俊，本來我可以順水推舟，騙你丈夫的財，再騙你的色。但是，後來回心一想，我須要個助手……」

「你不要說了！」蒙麗莎痛哭失聲。

「傻瓜，你哭什麼？」費新說道：「你丈夫不是剛剛說過了麼，他還是一樣的愛你！」

「但是，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蒙麗莎掩面痛哭！

「這是什麼時代？女人越多男人越馨香，哈哈哈……」

費新的笑聲未完，突然「拍」的一聲，蒙麗莎重重地摑了他一巴掌！

他完全想不到有此一着，口鼻血齊冒了出來，白色的床單也染上了鮮血！

費新老羞成怒，舉槍瞄準，就要射殺蒙麗莎。但她一點也不恐懼！

「砰」然一聲，子彈來自門外！費新棄槍捧手，雪雪呼痛！

站在門外的是一名警探——賭城警局中的一名探長。

陪伴着他的是辛尼和黃泰等人。

「好演技！」辛尼拍着手走了入來，「費新，

你這種人才應該去拍電影。」

跟着出現在門外的，是「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他們是得到了一名警員陳納的帮助，把辛尼和黃泰這二名香市警探找到的。他們交換了一連串的情報之後，查出了南灣那俱樂部的所在，於是大隊警員就根據呂偉良這情報，開到南灣——

雖然他們來遲了一步，但呂偉良和辛尼等人，總算在黑暗中發覺一對黑影在俱樂部逃出，當時呂偉良還以爲他們是蒙麗莎與費新。直到現在才知道是曾氏夫婦。

他們是跟踪到這兒來的。

至於俱樂部現場，則交由賭城警局的人去處理。結果不用說，「江南帮」與「蘇北帮」的老千們都一網成擒！

費新無話可說，他承認利用蒙麗莎那熟練的老千手法替他報仇，同時也替他賺了不少金錢。當然，所謂被「蘇北帮」的人要脅，也是假的，那三十多萬元，一早由費新收了起來。

費新哄着蒙麗莎說，賺够了錢便與她遠走高飛，蒙麗莎絕對相信了他。

愛情，愛情，愛情就是這麼迷人的一回事！結果，蒙麗莎却因爲不滿現實，而墜進了這情慾的陷阱中。

費新愛的是另外一個女人——就是現在躺在床上的女人。

這女人叫碧姬，由外國一直追到這裏來。她以爲費新變了心，企圖陷害他，所以，她一邊把一支發射過一粒子彈的手槍，偷偷放在費新的行李中，一邊去殺麗莎——但麗莎命不該絕，碧姬錯殺了左拉治。由於當時環境黑暗，她以爲十拿九穩，事後迅速把兇槍投入大海。

可惜，費新一直未知她化了裝跟踪自己，否則，蒙麗莎早就發覺了破綻。

至於黑鬼森，他確實奉命去殺一個人，但這個人是貝比——法國艷舞男郎，但命案發生之後，他在匆忙中不敢動手——雖然當時貝比也病倒在該輪船上，但黑鬼森已在慌張中把手槍投入了大海中。

事後，爲了交代，黑鬼森乘機抵賴對方不交代清楚，硬要蘇正的人給代價，結果亦難逃一死。

至於蘇正要殺貝比，正是因爲蘇北帮的人在船上設局出千，曾給貝比識破，因而含恨在心，但左拉治也同樣對一個幾乎被騙的人提醒過他，所以船員對辛尼的提供也是正確的。

這些事實，事後警方都在碧姬的口供中獲悉。

蘇北帮與江南帮的老千們，想不到會給這些案件牽連，他們担心警方找上門來，所以紛紛搬走。

但一時之間，却未搭上門徑偷渡，只好暫時躲了起來。

蘇北帮還想撈一大筆才走，想不到反而給「千手觀音」反噬一口！

「賭城五鬼」家中的林平與美芝娜二人，都是給蘇北帮的人殺的，因爲他們知道黑鬼森死後，其他「四鬼」要報仇。當「飛刀手」何大難找上門時，不見「四鬼」，但却給美芝娜見到，於是殺人滅口。情形一如「四鬼」所料，何大難省得將受了重傷的林平帶走，一刀順手殺了他，把所有的罪名推給「四鬼」。

至於費新所以出現在阿生的房內，是他帶了那三十萬元無處可收藏，當他發覺被人跟踪時，便躲到阿生房中來，後來他才知道跟踪他的，正是碧姬，這就是他後來失踪的原因——其實他不過與碧姬躲起來。但想不到結果還是法網難逃！（全文完）

金獅吼

從容赴死洗疑汚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終南一劍仙白一逸偕徒麥飛龍，義助孟三彥追查孟凡下落，憑靈獸猩猩引路，追踪至伏牛山美人帮總壇，美人帮主坦率說出粘艷娥爲該帮護法，也證實粘艷娥確曾携同孟凡到來，因孟凡生相平凡，美人帮主未准其入帮，粘艷娥又携之他去，孟三彥不得要領，只好請白一逸伴隨他暫住美人帮總壇，並商准美人帮主同意，在山谷中搜尋，唯一無所見，乃悻悻離去，而終南、崆峒、美人帮相約會師之期也已到來，美人帮主與白一逸師徒等依期趕往會英閣，崆峒掌門司空瑜也已來到——

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一見終南一劍仙和美人帮主已在樓上，連忙快步而上，抱拳一拱，含笑道：「敝派來遲，抱歉抱歉！」

雙方行禮寒暄中，崆峒派的人一個一個走上來，一共來了十人，其中一個是司空瑜的師弟葛錦鴻，其餘九人年紀均在六七十之譜，個個相貌非凡，目光烱烱，顯然都是該派的高手。

司空瑜與終南一劍仙和美人帮主見禮之後，隨即回對帶來的十人說道：「你們過來拜見拜見兩位武林盟主！」

葛錦鴻等十人一齊上前拜見，大家客套了一番，最後在上官灝的招呼下，全體入席坐下。

終南一劍仙，美人帮主，司空瑜，麥飛龍，勝雪紅，牛長安等六人同坐一席，餘者分坐其餘的二席。

幾名跑堂獻上香茗後，終南一劍仙起立說道：「諸位，白某人有個意見，咱們先吃酒，等酒宴過後，再談正事如何？」

原來，他怕一旦談起了武林金獅，大家在憤慨激動之下，一定沒有心情飲食，故有此議。

衆人亦知其意，一齊點頭，回答道：「正該如此！」

於是，終南一劍仙向上官灝做了個手勢，吩咐上菜……

菜，一大盤一大盤的端上來。

酒，一壺一壺的喝盡。

驀地，樓梯「登登」響着，走上來兩個身着英雄袍的青年！

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似是同胞兄弟，相貌均甚端正，腰上各懸一柄單刀，英氣畢露，十分不凡。

麥飛龍連忙離席迎上前去，抱拳一拱，問道：「敢問二位是……？」

年紀較大的青年抱拳還禮，道：「在下林天雄，身邊這個是我弟弟林天義，聽說貴派要找當日目睹『黑天神西門世輝』在此透露武林金獅被掉包的消息的人？」

麥飛龍道：「正是！正是！」

林天雄道：「在下兄弟便是！」

麥飛龍大喜道：「好極了，好極了，賢昆仲，請過來……」

他領着林家兄弟走近酒席前，爲他們引見師父及美人帮主等人。

終南一劍仙打量他們一眼，含笑問道：「山西花刀林必廉是二位的何人？」

林天雄恭謹的答道：「他是家父。」

終南一劍仙笑道：「老夫與令尊有過數面之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賢昆仲當日曾在此看見『黑天神西門世輝』透露消息麽？」

林天雄道：「是的，家父認爲此事關係重要，故命晚輩兄弟趕來作證。」

終南一劍仙問道：「賢昆仲確定『黑天神西門世輝』是第一個講出武林金獅被掉包的人？」

林天雄道：「不錯！」

終南一劍仙道：「很好，賢昆仲先請就座喝酒吧。」

於是，麥飛龍招待林氏雙雄入席，敬了他們兩杯酒，才返回自己的座位坐下。

這時，大家已吃得差不多了，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乃向終南一劍仙抱拳道：「白掌門人，關於令徒查出華山派竊走武林金獅的情形，司空某人尚不大明白，可否即請白掌門人說一說？」

終南一劍仙道：「此事最好由小徒來說——飛龍，你站起來說給大家聽聽吧！」

麥飛龍應聲站起，向衆人一抱拳，說道：「司空掌門人，魚幫主，各位前輩，小可與美人幫的勝姑娘，追查武林金獅的下落，所查獲的情形，是這樣的……」

當下，由途遇強一峯，得知有人在會英閣透露武林金獅被崆峒派掉包說起——

由於強一峯不知誰是第一個透露消息之人，所以他和勝雪紅決定赴會英閣打聽一番，因爲當初還不該有人知道武林金獅被掉包的秘密，故他們斷定透露消息之人，必與竊獅者有關。

路上，他們遇見「刀不留人」歐陽壽，因知歐陽壽也曾在會英閣聽見其事，又因他出言不遜，因此和勝雪紅動上手，結果歐陽壽不敵，受傷倒地，而就在他說出了一個「黑」字之際，一支箭射死了他。

這自然是殺人滅口！

發射長箭之人，極可能就是竊獅者的同黨，也可能就是在會英閣透露消息之人——他的綽號的頭一字是「黑」！

於是，他和勝雪紅繼續趕來會英閣，打算問問在三樓侍候客人的跑堂，豈知到了會英閣一問之下，原在三樓侍候客人的三個跑堂已被人毒死了。

因此，他們更加確定兇手是在殺人滅口。

好在他們已由歐陽壽的口中獲悉當日「酒鬼那伯海」也曾在會英閣喝酒，故此立即動身趕往落馬鎭。

那知找到「酒鬼那伯海」時，他也已被人射殺了，那支箭與射殺歐陽壽的完全一樣。

那「酒鬼那伯海」在臨死之前，用手指在地上寫了一個字：「黑」！

至此，一切綫索都斷了，他們除了知道兇手的綽號有個「黑」字之外，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他們經過研究之後，決定上華山見見華山派的掌門人連天璧。

理由有二：第一，華山距潼關極近，當日那個綽號有個「黑」字之人在會英閣透露消息時，可能有華山派的門下在場，第二，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曾謂連天璧甚仇視崆峒派，值得查一查。

但是，上華山見到連天璧之後，並無多大收穫，僅知該派有個「黑天神西門世輝」長於射箭而已，另外就是看出連天璧對崆峒派的失去武林金獅甚表幸災樂禍，但這兩點並不足以證明竊獅者是華山派的人。

之後，他們回到了潼關，却在會英閣意外地遇見了牛長安，他一口道出親眼看見「黑天神西門世輝」在會英閣透露消息！

當天深夜，金身怪人出現了，恐嚇他們不得追查失竊的武林金獅……

於是他們帶着牛長安二上華山，見到了「黑天神西門世輝」，但對方矢口否認曾去過會英閣……

「現在，親眼看見『黑天神西門世輝』在此透露消息之人，除牛壯士之外，又增加了林氏雙雄，足證『黑天神西門世輝』是第一個在此透露消息之人不錯，不過那個『黑天神西門世輝』是否便是華山派那個『黑天神西門世輝』，小可却不敢斷定，只好請諸位發表意見了。」

麥飛龍說到這裏，又向衆人抱抱拳，才坐了下去。

司空瑜對於麥飛龍最後一句話大惑不解，愕然問道：「麥世兄所謂不敢斷定透露消息的『黑天神西門世輝』即是華山派的『黑天神西門世輝』，此言怎講？」

麥飛龍答道：「因爲竊獅者如是華山派的人，該派連掌門人必不敢公然派『黑天神西門世輝』出來洩漏消息，因爲他們應該考慮到有人認識『黑天神西門世輝』，因此，那個西門世輝也可能是別人冒充的，企圖嫁禍華山派，並使我們的追查走入歧途！」

司空瑜冷冷一笑道：「麥世兄這種猜測恐怕不對，假如那是別人冒充的他就不必殺人滅口了！」

對於這一反證，美人幫主也曾說過了，麥飛龍想不出理由來解釋，現在也仍然想不出，故默然不語。

司空瑜接着站了起來，面呈憤慨的冷笑道：「諸位，竊走敝派武林金獅之人，是華山派的連掌門人已不容置疑，他仇視敝派，起因於第七屆的武林競技大會，那次他有一個門下叫倪雨生，參加兵器對搏中連勝四場，但最後却被敝派的顧江南一劍砍斷左足，流血過多而死，此事本屬誤傷，而且競技大會已有明文規定死傷不得追究記恨，但連掌門人却因此而與老夫絕交，並迭次在江湖上造謠中傷敝派，如今竟變本加厲竊走了敝派保存的武林金獅，

企圖陷敝派於萬刼不復之地，其居心之惡毒，令人髮指！」

說到此處，憤然一拍桌子，又道：「多虧麥世兄和勝姑娘查出眞相，洗清了敝派的罪嫌，現在我們一起上華山去，討他一個公道！」

「對！」

「對！」

「咱們這就動身！」

葛錦鴻十人個個憤恨塡膺，紛紛嚷着站起來。

就在此時，一位藍衣老者悄然走上樓來，站在樓梯口冷冷道：「不必去，老夫親自領罪來了！」

來者，竟然是華山派掌門人連天璧！

全樓二十多人都萬料不到他會來到會英閣，一時均瞠目而視，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連天璧像是一位從容赴義之人，神態鎭靜中帶着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一對銳利精眸緩緩環望衆人一遍，冷然一笑道：「方才，你們的談話，連某人都聽到了，你們所舉出的證據，連某人都提不出駁辯的理由，現在連某人只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教於在座諸位……」

終南一劍仙連忙起身離席，說道：「連兄請過來坐下，有話慢慢的說吧。」

連天璧擺擺手，繼續道：「連某人要請教諸位的是：武林金獅和一個人的性命，何者珍貴？」

大家都不明白他這話的含意何在，故均默然不答。

連天璧舉手一指司空瑜，冷笑道：「司空掌門人，請你回答！」

司空瑜哼哼笑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連天璧一字一字道：「連某人的意思是說：假如在你面前放着一隻武林金獅和站着一個人，你認爲武林金獅重要呢？還是人命重要？」

司空瑜乃是老於世故之人，在弄不清對方的話意之前，豈肯貿然回答，當下冷笑一聲道：「這可難說呢……」

連天璧卑夷一笑，轉望終南一劍仙問道：「白掌門人，你說說看！」

終南一劍仙略一沉吟，答道：「白某人認爲人命比武林金獅重要。」

連天璧點點頭，再轉望美人幫主問道：「魚幫主高見如何？」

美人幫主笑道：「妾身也認爲人命比武林金獅珍貴，武林金獅丟了，可以再造，人死了却不能復活。」

連天璧又點點頭，回對司空瑜再問道：「司空掌門人同意他們兩位的看法麼？」

司空瑜只好點頭道：「閣下問的若是這意思，司空某人也同意人命比金獅珍貴。」

連天璧忽然仰天大笑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辦了，連某人要是否認偸竊武林金獅，你們一定不相信，現在連某人把比武林金獅更珍貴的性命送給你們，大概可以使你們相信了！」

語至此，右袖一翻，亮出一柄七首。

終南一劍仙大驚道：「連兄不可如此！」

話聲中，人跟着電撲過去。

但，已經遲了，連天璧已用七首刺入自己的心房！

終南一劍仙正好趕上去扶住他即將倒下的身軀，激動地道：「連兄！連兄！你這是何苦？」

連天璧雙手無力的垂下，一顆頭靠上終南一劍仙的臂彎，臉上現出一片垂死的苦笑，斷斷續續的說道：「任何……人想嫁……嫁禍我……們華山派……那是……辦不到的！」

語畢，頭往旁一歪，死了！

全樓之人盡皆愕然。

沒有一人料到他會自殺，但大家很快就明白他爲什麼要自殺。

不錯，連天璧是以自殺來洗清他們華山派的罪嫌！

這也是最最能取信於人的一種，洗清罪嫌的方式！

武林金獅雖然珍貴，陷害崆峒派雖然對他們華山派有許多好處，但總沒比他的性命更珍貴，他若死了，即使有一百隻武林金獅陪葬也沒用，即使崆峒派的人全體覆亡，他也享受不到那種「勝利」的樂趣！

所以，全樓之人，包括司空瑜在內，都知道自己弄錯了。

大家一下間都推翻了自己的猜疑，而斷定連天璧絕對不是竊獅之人。

不管有多少推不翻的鐵證，連天璧這一死，已證明他和他的一派之人都是無辜的！

就中最感愧疚的是麥飛龍了，他認爲今天大家會師會英閣，全出於自己的安排，如今連天璧在百口莫辯之下自殺身死了，這個大錯等於是自己鑄成的，因之心中慚愧難過已極。

終南一劍仙輕輕把連天璧的屍體放倒於地板上，神情一片嚴肅，這個突如其來的巨變，也使他感到手足無措了。

整個三樓，變得一片死靜，大家面面相覷，都不知如何處理善後。

忽然，樓梯又「登登」急响，奔上來一位身材雄偉的虬髯老人。

他一眼瞥見倒在地板上的連天璧，頓時面色遽變，跪下去抱住連天璧的屍體，顫聲呼叫道：「掌門人！掌門人……」

然後，眼淚掉了下來。

他是華山派中地位僅次於連天璧的人物，叫「歷虎魯正庸」。

終南一劍仙長嘆一聲道：「魯兄，貴派掌門人是……自殺而死的……」

歷虎魯正庸緊緊擁着連天璧的屍體，眼淚簌簌直下，喃喃說道：「他臨下山之際，嚴令全派衆人不得離山一步，我就覺得情形有異，立刻趕下山來，不想……不想還是遲了一步……」

終南一劍仙惻然道：「白某人未料到他會出此下策，因此搶救不及……」

歷虎魯正庸抱着連天璧的屍體站了起來，雙目一抬，射出懾人心魄的銳芒，環掃衆人一遍，沉容冷笑道：「你們的目的如想害死敝派掌門人，現在已經達到了，不過敝派決定不立刻追究此事，我想武林金獅的失竊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要等到那一天，再向諸位算賬！」

他說得很慢，一字一頓，咬牙切齒，說完之後，隨即轉身下樓而去。

終南一劍仙默默無言，因爲他知道現在無論說什麼都沒用了。

樓下，人聲突然沸騰起來！

想是等候在一二樓的武林人看見歷虎魯正庸抱下連天璧的屍體，因之發出驚詫之聲……

終南一劍仙默默的轉回座位，默默的望着衆人，良久之後，才開口道：「諸位，我們做錯了一件事，如今不論如何向華山派的人解釋，都已無濟於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另起爐灶，重新追查，追出竊獅眞兇梟首示衆，只有這樣，才對得起已死的連掌門人！」

司空瑜點點頭，嘆道：「是的，司空某人也很感慚愧，竟使一位清白無辜的掌門人自殺而死，如今我們只有追出眞兇，用眞兇的首級祭奠連掌門人，才能平息華山派的憤怒。」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兄不必對此自責，這次的錯誤，是敝派一手造成的。」

美人幫主道：「不，敝派也有責任。」

司空瑜道：「司空某人有個主意，爲對連掌門人表示歉意，咱們大家一起上華山，先到連掌門人的靈前敬悼一番如何？」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沒用，這反而會使該派人士激動憤怒，目前咱們還是趕快設法找出竊獅眞兇爲要。」

美人幫主嘆道：「咱們原都以爲竊獅者是華山派的人，如今既證明不是，當然要重新追查，但是沒有一些可資追查的綫索，如何着手追查呢？」

終南一劍仙道：「管見以爲，我們這次的錯誤，是中了眞兇的借刀殺人之計，而眞兇設下這陰謀，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轉移我們追查的目標，二是存心嫁禍華山派，白某人認爲兩項都有，所以我們不妨先着手查查華山派有些什麼仇家。」

司空瑜頷首道：「白兄言之有理，竊獅者必與華山派有深仇大恨，所以才下此狠毒手段。」

美人幫主問道：「白掌門人打算怎樣着手追查華山派的仇家？」

終南一劍仙沉吟道：「自然應該問問華山派的人，不過目前他們在悲憤頭上，我們不便前去，只好緩些時日再說了。」

話聲微頓，繼道：「這只是追查的其中一條路，我們還須另闢追查途徑，譬如……」

他的視綫轉注到司空瑜的面上道：「武林金獅是在司空兄那裏失竊的，我想竊獅者與司空兄可能也有過節，司空兄也可暗中查查。」

司空瑜道：「當然。」

終南一劍仙道：「白某人還有個意見，上次是小徒與勝姑娘一同追查的，這樣找到竊獅者的機會較少，現在我們三方面不妨分開偵查，等找到了端倪，再一起聯合行動，未知司空兄與魚幫主意下如何？」

美人幫主頷首道：「這樣也好。」

司空瑜問道：「如果敝派有了發現，如何通知白兄和魚幫主？」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兄和魚幫主若有發現，可派人趕去終南通知白某人，由白某人居中策劃擒兇之策。」

司空瑜道：「好，就這麼辦。」

美人幫主道：「如今，我們三方之人就此分別麼？」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

美人幫主立刻起身道：「既如此，妾身要先走一步了。」

她向終南一劍仙和司空瑜襝衽一福，接着向花鳳七女招招手道：「咱們走吧！」

於是，七女跟着她離席，魚貫下樓而去。

終南一劍仙和司空瑜送到樓梯口，目送她們下樓後，一齊轉回坐下，司空瑜面上微現訝異之色，說道：「她們何必走得這樣匆忙？」

終南一劍仙淡淡一笑道：「她們都是女人，想是不願在大庭廣衆之間停留太久吧。」

司空瑜道：「說眞的，司空某人對這位魚幫主

可說毫無了解……」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司空兄想說甚麼？」

司空瑜皺眉道：「她們這個美人幫突然崛起武林，而且第一次參加競技大會即與貴派平分秋色，實在令人驚奇，而敝派保管的武林金獅偏偏就在這一屆的競技大會之前被窃，也未免太巧了！」

終南一劍仙點頭道：「司空兄的意思，白某人明白，這也就是白某人決定不再與她們聯合追查的原因。」

司空瑜神色一振，低聲說道：「白兄也懷疑她們？」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

司空瑜又問道：「白兄，你懷疑她們的理由是甚麼？」

終南一劍仙道：「第一：誠如司空兄所說，她們突然崛起武林和武林金獅的突然失窃可能有關。第二：他們美人谷中的姑娘穿的一種衣褲，其形式與兩番現身的『金身怪人』頗爲相同……」

當下，將美人幫姑娘那種緊身衣褲及「金身怪人」的金色皮衣形容了一遍。

司空瑜驚詫道：「那兩個『金身怪人』是男是女？」

終南一劍仙道：「據小徒說，是男的。」

司空瑜道：「既是男的，那就不是她們幫中之人，因爲她們美人幫好像沒有男人。」

終南一劍仙道：「不對，她們美人幫中也有男人，一種男人叫『護法使者』，據稱身手均極高强，一種叫『花奴』，其身份與一般僕人相同，只不過都不住在美人谷而已。」

司空瑜道：「美人谷在何處？」

終南一劍仙向他附耳說出美人谷的所在地，然後道：「在未獲確切證據之前，司空兄請替她們保密，免使她們受到外界的侵犯。」

司空瑜點頭道：「好的，白兄既對她們有些懷疑，是否打算採取行動！」

終南一劍仙道：「白某人頗有此意。」

司空瑜道：「那麼，白兄暗中對她們偵查一下，司空某人則領門下去找幾個與敝派有過節的人查查看，若有消息，當即派人奔告白兄。」

語至此，站了起來。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兄不再坐坐麼？」

司空瑜道：「不了，連掌門人之死，使司空某人甚感內疚，故想立刻展開偵查，就此別過。」

於是，他也帶着十位派中高手走了。

整個樓上，只剩下終南一劍仙，麥飛龍，牛長安，林氏雙雄和店主上官灝六人。

終南一劍仙見愛徒麥飛龍一直垂頭默坐，知他心中難過，當下拍拍他的肩頭，安慰道：「飛龍，不要太難過，這不是你一人之錯，眞正的罪魁是那個窃獅者，如果我們能擒到他，便可爲連掌門人報仇！」

麥飛龍點點頭，黯然道：「可是，咱們現在毫無頭緒，如何追拿那萬惡罪魁呢？」

終南一劍仙道：「別急，只要咱們不放棄追究，總有擒獲他的一天！」

他說到這裏，轉對牛長安和林氏雙雄苦笑道：「三位，老夫十分感謝你們的熱情相助，但現在已證明華山派是無辜受害的，所以……」

牛長安和林氏雙雄一齊站起道：「是的，在下等就此告辭，多謝掌門人的招待。」

說罷，施禮而別。

終南一劍仙對店主上官灝道：「上官兄，請算算酒帳，我們師徒也要走了。」

上官灝忙道：「不，昨日在下已向令徒說過了，今天的這些酒菜由在下請客，不用算了！」

終南一劍仙笑道：「這怎麼好意思？」

上官灝躬身一笑，道：「白掌門人等肯光顧敝店，乃是敝店無上榮幸，敝店該向白掌門人畧表敬意！」

終南一劍仙含笑道：「好，白某人領下盛情，但願我們能够擒獲窃獅者，也算替上官兄的三位跑堂報仇。」

他向麥飛龍一招手，師徒倆亦即下樓，乘上坐騎，往五福客棧而來。

回到五福客棧，却見美人幫主和花鳳七女尚在，終南一劍仙頗感意外地道：「魚幫主還沒走？」

美人幫主微笑道：「沒有，妾身還想和白掌門人談一談。」

終南一劍仙道：「有何指教？」

美人幫主道：「司空掌門人和他門下的十個人呢？」

終南一劍仙道：「走了。」

美人幫主道：「他們將去何處？」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掌門人說要去找幾個與他們華山派有仇的人查一查。」

美人幫主微微一笑道：「連天璧這一死，已可證明他們不是窃獅之人，所以妾身覺得我們若要重新開始偵查，仍舊由崆峒派下手，白掌門人以爲然否？」

終南一劍仙道：「魚幫主認爲他們崆峒派有何可疑之處？」

美人幫主道：「監守自盜，並非不可能！」

終南一劍仙道：「理由何在？」

美人幫主道：「妾身現在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們的確有可疑之處，那就是他們之放棄參與第九屆的武林競技大會，妾身不信他們是因丟了武林金獅，心懷愧疚而退出的！」

絡南一劍仙道：「他們退出競技的理由還有一個，即是在洗清大家對他們崆峒派的嫌疑，因爲有人懷疑敝派九年前那場災難是他們幹的，所以他們決定放棄蟬聯三屆武林盟主及永遠擁有武林金獅的機會。」

美人幫主微笑道：「白掌門人相信他們這種解釋麼？」

絡南一劍仙道：「是的，人言可畏，假如白某人是他的話，白某人也會放棄。」

美人幫主道：「妾身却覺不然。」

絡南一劍仙道：「哦……」

美人幫主道：「有件事情，妾身必須告訴白掌門人，妾身剛剛接到報告，長安金山樓那位名金匠房德聲已於五天前死了！」

麥飛龍聽了，心頭一震，急問道：「是怎麼死的？」

美人幫主道：「死因不明，據敝幫一個護花使者報告稱：房德聲的兒子房繼典那天見他父親遲遲未起床，便入房察看，却發現他父親已死於床上，他請一位大夫去驗屍，那位大夫說是中風死的。不過，妾身覺得房德聲的死因可疑，爲甚麼他早不中風，晚不中風，偏巧在他答應爲我們鑄造一隻小武林金獅的時候，突然中風死了，這不是死得太巧了麼？」

麥飛龍衝口而出道：「不錯，房德聲死得確太巧了！」

美人幫主瞟了他一眼，含笑道：「司空掌門人交還競技大會的那隻假武林金獅是他鑄造的，你和雪紅懷疑他可能是看着眞武林金獅鑄造的，便送去十斤黃金要求他鑄造一隻小小武林金獅，以便判斷他當日是不是看着眞金獅而鑄出了那隻假金獅，這一着的確高明，可是他現在却突然死了，說他是被人暗殺而死的，似乎並不爲過！」

麥飛龍點頭道：「對，被人點中死穴而死的人，一般大夫是診斷不出的，只好說是中風！」

美人幫主吃吃一笑道：「而五天之前，剛好是他們崆峒派路過長安的時候！」

麥飛龍轉對師父說道：「師父，這樣看來，崆峒派確有極大嫌疑，因爲除了崆峒派要湮沒罪證而必須殺死房德聲之外，別的人沒有殺害房德聲的理由！」

絡南一劍仙滿面嚴肅沉吟道：「唔，不過在未察看房德聲的屍體之前，咱們也不能武斷他不是中風死的……」

麥飛龍道：「人已死了五天之久，假如咱們立刻趕去長安驗屍，能不能察出眞相？」

絡南一劍仙頷首道：「大概可以。」

麥飛龍道：「那麼，咱們立即趕去長安，看看如何？」

絡南一劍仙道：「好，你回房去取衣物，咱們立刻動身前去。」

麥飛龍當即回房收拾衣物。

美人幫主說道：「妾身隨同白掌門人師徒前去如何？」

絡南一劍仙道：「魚幫主不用勞動了，白某人返回絡南，長安是順路，等查出眞相，當派人奔告魚幫主，那時貴我二方之人再一同前往崆峒，向司空掌門人問個明白。」

美人幫主沉思了半晌，點點螓首道：「如此亦佳。」

說話間，只見麥飛龍已將包袱提出。

絡南一劍仙抱拳道：「白某人與小徒先走一步，就此別過。」

於是，師徒倆付清店帳之後，立即乘上兩匹坐騎，疾馳出城，向西直奔。

絡南一劍仙連連催動坐騎，一口氣馳出三四路後，突然撥轉馬頭，衝入道旁一片樹林，同時開聲道：「飛龍，到林中來！」

麥飛龍以爲師父發現有人跟踪，掉頭一望，却見路上並無一個人影，心中大爲納罕，但沒有立刻發問，依言跟入樹林中。

絡南一劍仙在林中下馬，笑道：「飛龍，你覺得有趣吧？」

麥飛龍茫然道：「何事有趣？」

絡南一劍仙道：「司空瑜懷疑美人幫窃去了武林金獅，而美人幫主也懷疑司空瑜是窃獅之人！」

麥飛龍一哦道：「他們雙方互相猜疑，自非全無道理啊。」

絡南一劍仙問道：「你認爲誰的嫌疑最重？」

麥飛龍道：「弟子原以爲美人幫較有可疑，但是，現在房德聲一死，弟子反而覺得崆峒派的嫌疑較重了。」

絡南一劍仙微笑道：「房德聲若眞是被人殺害的，下手者難道不能是美人幫？」

麥飛龍愕然道：「美人幫沒有殺死房德聲的理由呀！」

絡南一劍仙修眉揚了揚，笑道：「最先咱們都斷定在會英閣透露消息的『黑天神西門世輝』若是別人冒充的，他就沒有殺人滅口之理，因此便認定

他是眞正的『黑天神西門世輝』不錯，但結果却證明弄錯了，由此可知歹徒是個異常狡獪之人，他設下的詭計高明至極，使咱們步步走入岐途，其目的顯然要造成武林混亂，使派與派間互相猜疑而反目成仇，而互相殘殺，達到其借刀殺人排除異己的目的，所以爲師認爲最可疑的應是美人幫，他們已害死了華山派連掌門人，現在要轉移目標，故暗派部下殺死房德聲，使咱們自然而然懷疑是崆峒派幹的，要利用咱們之手除去崆峒派！」

麥飛龍深覺有理，不由悚然道：「若然如此，咱們該怎麼辦？」

絡南一劍仙道：「你趕快換上一件衣服，稍爲改裝一下，立刻趕回潼關跟住她們，暗中監視她們一切行動，也許會有很大的收穫。」

麥飛龍應了一聲「是」，立即解開包袱，取出一套不常穿的衣服，換了上去。

絡南一劍仙道：「趕回到潼關時，先買一頂草笠戴上去，這樣才不致被她們一眼認出。」

麥飛龍一邊換衣一邊點頭道：「是，要是她們一路返回美人谷，弟子是否也要跟去？」

絡南一劍仙道：「你可以跟到伏牛山麓爲止，若有可能，盡量偷聽她們的談話，但如有重大發現，切勿擅自行動，須趕回絡南報告爲師，或者請個可靠之人捎信回來。」

麥飛龍道：「是的，但要是美人幫主返回美人谷，而派她的姑娘去執行某種任務，弟子應該跟踪誰？」

絡南一劍仙道：「自然跟踪那個去執行任務的姑娘。」

麥飛龍道：「師父這就直接返回絡南山？」

絡南一劍仙道：「不，爲師將順路前往長安，察看一下房德聲確實的死因，這一點，仍然很重要，如證實房德聲確是被謀殺而死的，那時咱們至少可以確定兇手不是美人幫便是崆峒派，也就是說，武林金獅不是美人幫窃去的，便是崆峒派監守自盜的。」

麥飛龍換好了衣服，又把包袱包好揹起，道：「好，弟子去了。」

他知道不能騎馬，故即向師父拜別，然後騰身疾起，向林外掠去。

一路揀偏僻荒地，朝潼關疾趕。

三四里路程，在他脚下不過一刻時即已趕完——他又回到潼關城中了。

他遵照師父的指導，先買了一頂草笠戴到頭上，把自己的面部盡掩在笠下，才向五福客棧走來。

自他們師徒離開潼關以至現在回到城中，前後不過兩刻多時，他相信美人幫主一行大概尚未離開客棧，因爲女人在「出門」的時候，絕不像男人那樣走就走，這是他和勝雪紅共事一段日子後，所得到的經驗。

果然，走到五福客棧附近，才見美人帮主一行人正由客棧出來。

客棧門口，停着她們乘來的二輛馬車。

那兩個駕車的勁裝大漢（麥飛龍已知他們就是美人帮的花奴）看見她們出來，連忙打開車廂門，讓她們上車。

麥飛龍住足遠遠而望。

只見美人帮主，花鳳，卓明珠，勝雪紅共乘一輛，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共乘另一輛，八人都上車坐定之後，兩名花奴立即登上車座，驅車駛去。

駛向北城門！

麥飛龍一看即知她們不是欲回美人谷，因爲美人谷在潼關的東南方伏牛山中，她們若要回谷，應走南城門。

她們不回美人谷，將去何處？

麥飛龍知道只有跟下去才能明白，當即遠遠尾隨下去。

轉眼間，車出潼關，繼續朝北前進。

麥飛龍不敢跟得太近，隨在車後百丈之處，並盡量靠上路邊，利用路邊樹木掩蔽身形。

一路跟了二十幾里，天已入暮，遠近山林，暮烟四起，道上的行人漸漸稀少……

不久，天黑下來了。

二輛馬車仍繼續前進，又走了二十多里，才在一處名叫「仁安」的大鎭上停下來。

停在一家客棧的門口。

麥飛龍看着她們投入客棧，心中盤算一番，決冒險跟着她們投入那家客棧，偸聽她們談話。

他等那兩輛馬車駛回之後，才走入客棧。

一名店小二連忙上前招呼道：「這位客官，您住店？」

麥飛龍往客棧內望了望，看不見美人帮主等人，心知道她們已經進入客房，乃答道：「我要一間上房。」

店小二道：「是是，您請跟小的來。」

他低着頭跟隨店小二進入客棧中，店小二打開一間上房，笑問道：「這一間如何？」

他凝神一聽，聽出隔房有女人說話的聲音，知是美人帮主等人，心中大喜，點頭改變聲調道：「好，替我煮一碗麵來，我吃了就要睡覺，明日要起早趕路。」

店小二連聲應答道：「是是，馬上就來，馬上

就來！」

說罷，拔步而去。

麥飛龍於是走入房中，把房門關上，卸下包袱，立時靠上牆壁邊，側耳竊聽。

「啊呀，不好，好像有臭虫咬了我一口，好癢的呀！」

聽聲音，似是蘇雪蓮。

「臭虫？我的天，妳別嚇唬我好不好？」是師圓圓。

「妳看！」只聽蘇雪蓮接着叫道：「我的腿上被咬紅了一塊，癢死我啦！」

師圓圓吃驚道：「這怎成？咱們豈能睡在有臭虫的床上？咱們快去告訴帮主，換一間房子！」

蘇雪蓮嘆道：「算了，這一間既有臭虫，別的房間也一定有……」

師圓圓道：「我什麼都不怕，最怕臭虫，眞是要命，這家客棧怎地這樣骯髒？」

蘇雪蓮道：「這是小客棧，前來投宿的大半是販夫走卒，自然骯髒了。」

師圓圓怨聲道：「要我睡這房間，我寧可睡馬車。」

蘇雪蓮道：「噯，我眞想洗個澡！」

師圓圓道：「這裏有洗澡的地方麼？」

蘇雪蓮道：「沒有，不過咱們可以吩咐店小二把水端到房中來洗。」

師圓圓道：「好主意，等下店小二來了，咱們叫他提兩桶清水來，好好的洗一洗，我已好幾天沒洗澡，渾身發癢呢。」

「蓬！蓬！蓬！」

有人敲門。

只聽蘇雪蓮問道：「誰呀？」

「姑娘，小的給您們端茶來了。」

原來是店小二。

隨聽房門「呀！」的一聲，接着是師圓圓的聲音，道：「喂，你們這房中怎麼有臭虫？」

店小二聲音帶着詫異，說道：「什麼？臭虫？沒有吧？」

蘇雪蓮叱道：「還說沒有？我的腿上都被咬紅了，又紅又癢！」

店小二道：「眞的麼？」

師圓圓道：「五姐，給他瞧瞧！」

蘇雪蓮惱笑道：「瞎說，我的腿也是他看得的麼？」

師圓圓道：「這有何妨，咱們帮主說，女人若要和男人平起平坐，首先要破除羞恥之心——」

蘇雪蓮打岔道：「別說了，喂，店小二，我們要洗個澡，你快去提兩桶清水來！」

店小二道：「是是，二位姑娘要……要在這房中洗……洗澡？」

蘇雪蓮道：「哼，有何不可？」

店小二似甚窘迫，道：「可以！可以！不過要……要小心一些，莫被人看去了才好。」

蘇雪蓮不高興地冷聲道：「我們關着房門，誰看得見？……」

店小二道：「是是……是是……」

蘇雪蓮道：「快去！」

店小二道：「是是。」

房門「呀」的一聲關上，店小二走了，但隨又被人推開，只聽花鳳走入房中笑道：「妳們兩個嘰嘰咕咕的嚷些什麼呀？」

師圓圓道：「大姐，妳可要小心，這家客棧不乾淨，有臭虫咧！」

花鳳驚噢一聲道：「妳看見了？」

師圓圓道：「五姐的腿上被咬了一口！」

花鳳道：「不是蚊子叮的？」

師圓圓道：「蚊子才不會飛到裙子裏去！」

花鳳道：「這鎭上就只有這家客棧像樣一些，咱們只好將就過一夜，反正明早就要走了。」

蘇雪蓮問道：「大姐，妳跟誰同睡一房？」

花鳳道：「七妹。」

蘇雪蓮道：「咱們今晚不吃飯麼？」

花鳳道：「要吃，帮主已吩咐下去，要店小二送到房中來吃，大概快來了。」

蘇雪蓮道：「在帮主房中吃麼？」

花鳳道：「嗯。」

蘇雪蓮道：「我和六妹打算洗個澡再去吃飯，若趕不上，妳就向帮主說一聲。」

花鳳道：「好。」

麥飛龍偸聽了半天，見她們說的，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家常話，覺得無趣，乃轉回床上，和衣躺下。

「蓬蓬蓬！」

驀然，敲門聲起！

他嚇了一跳，翻身站起，仍然改變聲調發問道：「誰啊？」

「客官，您要的麵來了。」

他這才放心，上前開門，把一碗大鹵麵接過，說道：「沒事不要再來，我吃了麵就要睡覺。」

店小二哈腰笑道：「是的，您請吃麵，小的去了。」

他把房門關上，上了門閂，才端麵到桌前坐下，吃了起來。

與美人帮投宿同一家客棧，而且僅隔一堵房壁

：本來是十分不妥當的，他心中也很緊張，深怕會被發現，但他仍然認爲只有如此才能偸聽到她們的談話，因爲從她們的談話中，很可能探出眞情。

爲了不使隔房的蘇雪蓮和師圓圓起疑，他還故意弄出一些聲音，吃麵呼呼响，不時加上一兩聲咳嗽……

一碗麵吃完，正好聽見店小二提水進入隔房的聲音。

他站起長吁一聲，開始脫衣，脫下外衣掛好，隨即上床躺下。

然後，又悄悄而起，提輕脚步，趨至房壁下，把耳朵貼上去。

「五姐，這壁上沒有小孔，隔房那位客人也上床睡覺了。」

隔房中，師圓圓輕聲說了這句話。

旋聽蘇雪蓮說道：「再仔細看看，壁上若有一點小小孔子，也可以把咱們瞧個一覽無遺呢！」

師圓圓說道：「我全都找過了，眞的沒有小孔子。」

蘇雪蓮道：「那麼，咱們洗澡吧。」

於是，房中响着一片輕微的脫衣之聲，隨後是「嘩啦啦」的水聲，光聽不看，就知她們已脫得一絲不掛，進入水桶中了。

麥飛龍覺得偸聽女人洗澡不好，原想不聽，但轉而一想，又覺她們可能在洗澡中聊起武林金獅之事，故決定繼續偸聽下去。

「噯，人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這話果然不錯，看到這個鑿脚的水桶，就不由我想起了咱們美人谷中那個美人池……」

「可不是，在咱們的美人池沐浴，那眞叫舒服，我實在不大想出來。」

「不過，咱們跟着帮主出來跑跑，倒也有一層好處……」

「什麼好處？」

「運氣好的話，可以遇上一位如意郎君。」

「哈，五姐，妳想男人了？」

「哼，難道妳就不想？」

「我不想。」

「別假正經！」

「眞的。」

「妳還沒碰上妳喜歡的男人，所以才不想，要是叫妳碰上了，妳也會想的。」

「哦……」

「我問妳，妳覺得麥飛龍的人品如何？」

師圓圓道：「妳最好別打他的主意了，他是七妹的獵物呢！」

蘇雪蓮道：「我只是問問妳的，誰說我要打他的主意呢？」

「麥飛龍人品確是不錯，只是太拘謹了一些，我不喜歡太拘謹的男人。」

「那麼，妳喜歡什麼樣的男人？」

「我喜歡豪放不羈的男人，就像……」

「就像誰？」

「妳記得參加兵器對搏獲得銀碗的那個年舉岳麼？」

「啊，原來妳喜歡他呀！」

「不要亂講，我只是覺得他還不錯罷了。」

「帮主說他可能是『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傳人，曾表示有意收他爲本帮的護花使者，妳若是對他有意，我替妳向帮主說一說如何？」

「我不要！」

「眞的不要？」

「眞的。」

「好，妳不要，我可要了。」

「妳要什麼？」

「年舉岳！」

「哼，妳敢！」

「啊喲，別動手動脚……」

忽然，房門外又「蓬蓬」响起來。

「誰呀？」

「是我。」

師圓圓道：「哦，是大姐，妳別進來，我們正在洗澡呢！」

「帮主要我來喊妳們去吃飯。」

「我們等下就去。」

「要快點！」

「好，馬上來，馬上來。」

於是，花鳳走了。

房中經過一段短暫的沉寂之後，又聽蘇雪蓮輕脆的笑道：「六妹，說眞的，我很佩服妳……」

師圓圓道：「佩服我什麼？」

蘇雪蓮道：「妳的眼光很好，年舉岳的確是個值得一愛的青年。」

師圓圓道：「我只是說說而已，其實我和妳一樣，只在武林競技場見過他一面，他只怕已經不記得我們了。」

蘇雪蓮說道：「聽說他家住長安，是個富家子弟。」

師圓圓道：「我知道。」

蘇雪蓮道：「這次我們帮主要去找『病美人水香蘭』，等事情告一段落後，我陪妳去長安走一趟如何？」

師圓圓道：「只怕帮主不答應。」

蘇雪蓮道：「幫主有意網羅他爲護花使者，豈有不答應之理。」

師圓圓道：「好了，別談這些了——妳見過『病美人水香蘭』沒有？」

蘇雪蓮道：「沒有。」

師圓圓道：「聽說她長得很美，而且，駐顏有術，雖已是四十許人，看來就像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

蘇雪蓮道：「不錯，幫主還說她武功很高，只不過生性懶惰，老是喜歡躺在床上裝病，因此知道她的人不多。」

師圓圓道：「妳說她對武林金獅——」

「蓬蓬蓬！」

突然，三下敲門聲打斷了師圓圓的話，旋聽花鳳在門外大叫道：「喂！妳們還不快出來，盡在裏面嘰嘰咕咕的談些什麼？」

師圓圓似乎吃了一驚。

連忙答道：「來了！來了！小妹在穿衣服，馬上就來了！」

兩人沒敢再聊天，急急拭乾身子，穿上衣裳，開門出房，吃飯去了。

麥飛龍恨恨的一擊掌，暗罵道：「花鳳那個醜丫頭，眞是可恨！她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她們說到武林金獅的時候，前來打擾，簡直是跟我過不去了！」

他只好回床躺下，好像丟了一隻即將到口的嫩鷄，感覺很不是味道。

不過，他總算已知美人幫主此行的目的——要去找病美人水香蘭！

病美人水香蘭是誰？

她住在那裏？

師圓圓最後一句提到武林金獅，病美人水香蘭和武林金獅有何關係？

難道武林金獅是被病美人水香蘭竊去的？但美人幫主爲何隱而不宣？

或者是：武林金獅是美人幫主和病美人水香蘭共同下手竊去，現在美人幫主將去與她會面？

「咳……」

他輕輕嘆了一聲，暗忖道：「要是此刻師父在身邊就好了，他老人家必然知道病美人水香蘭是何許女人……如今，但願蘇雪蓮和師圓圓等下吃飯回來之後，會重提武林金獅之事……」

× × ×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蘇雪蓮和師圓圓回到房中來了。

麥飛龍立刻輕躍下床，又靠上房壁凝神竊聽起來。

但聽蘇雪蓮輕笑道：「六妹，我看七妹是愛上麥飛龍了。」

師圓圓道：「好像是的。」

蘇雪蓮道：「這叫弄假成眞！」

師圓圓道：「方才她要求去找麥飛龍，幫主爲何不答應？」

蘇雪蓮道：「想是幫主怕麥飛龍對咱們起疑，目前終南一劍仙和麥飛龍好像已開始懷疑咱們了，自然以不再啓他們疑竇爲佳。」

師圓圓道：「小妹倒覺得應該讓七妹繼續和麥飛龍交往，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呀！」

蘇雪蓮道：「幫主對終南派並無敵意，只不願被他們尋着武林金獅而已。」

師圓圓道：「眞是怪事，麥飛龍爲甚麼會愛上半瞎子孟三彥的女兒，那丫頭長的又不美……」

蘇雪蓮道：「主要原因，可能是她曾照顧麥飛龍養傷，麥飛龍在感動之下，就愛上她了。」

師圓圓道：「小妹覺得她不配嫁給麥飛龍，不過七妹恐怕不能和麥飛龍結合，幫主只肯讓咱們嫁給甘願供本幫驅使的青年，麥飛龍可不是一個肯受咱們驅使的青年。」

蘇雪蓮道：「對，麥飛龍對咱們雖然彬彬有禮，但我看得出他是個意志堅定的人，他絕不肯受女人驅策。」

師圓圓道：「咱們上床睡覺吧？」

蘇雪蓮道：「好。」

一陣蟋蟋蟀蟀的脫衣聲和上床的聲音後，才聽師圓圓低聲說道：「五姐，幫主一直嚴令咱們不得感情用事，必須嫁給肯受咱們驅策的男人才行，這到底對不對？」

蘇雪蓮道：「我不知道，願受咱們驅策的男人，對咱們固然有利，可是……」

師圓圓道：「可是甚麼？」

蘇雪蓮道：「假如我將來嫁給那樣的男人，我一定會覺得缺少了一些甚麼……」

師圓圓道：「正是，我也有這種感覺，不過幫主養育咱們一場，咱們可不能反抗她傷她的心。」

蘇雪蓮道：「嗯。」

師圓圓道：「跟着幫主，將來還有許多好處，要是她所說的武林金獅的秘密是眞的話。」

蘇雪蓮道：「嗯。」

師圓圓道：「妳要睡了？」

蘇雪蓮道：「嗯，昨夜在五福客棧，我沒有睡好，現在愛睡得要命……」

師圓圓吃吃輕笑道：「昨夜你幹麼沒睡好？」

蘇雪蓮道：「我不知道。」

師圓圓道：「是不是想男人？」

蘇雪蓮啐道：「去妳的，別胡說了！」

師圓圓笑道：「好，不說就不說。」

麥飛龍聽得心中着急，暗暗說道：「說下去！說下去！關於病美人水香蘭與武林金獅一節，妳們還沒聊完啊！」

可是，隔房中的師圓圓好像也聊够了，竟未再開口，一切靜下去了。

麥飛龍又等了好一會，沒聽到她們再開腔，不由暗暗一嘆，只得又回床躺下來。

他眼睛瞪着床頂，回想着方才聽到的一席話。

蘇雪蓮說勝雪紅的愛戀自己是「弄假成眞」，這麼說來，她那夜在美人谷花園裏的一番示愛，竟是假的了？

哼，她必是奉美人幫主之命要引誘自己上鈎，但目的何在呢？

現在她已眞心在喜歡我麼？

美人幫主不准她去找我，是怕我對她們美人幫起疑，這「起疑」兩字，是表示武林金獅已在她們手裏而言？或者意在避嫌而已？

師圓圓說應該讓勝雪紅繼續接近我，以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效，這是否表示美人幫眞有統治天下武林的野心？

蘇雪蓮說美人幫主對我和師父無敵意，只不願被我找尋着武林金獅，她爲何不願讓我尋着武林金獅？

而這一句話，是說不願被我由她們手裏尋獲武林金獅？或是不願我先她們尋獲武林金獅？

師圓圓說「要是武林金獅的秘密是眞的話」將來她們可得許多好處，武林金獅有着甚麼秘密？

這一連串的疑問，在他腦海中盤旋着，他覺得正反兩種情況都有可能，因此也就無法斷定武林金獅到底在不在美人幫手中。

他只知道兩件事：

一、美人幫主確有征服武林的野心。

二、關於武林金獅的一切，美人幫主知道的，要比他多得多。

他爲此輾轉反側，久久無法成眠。

× × ×

翌晨。

美人幫主一行八人結賬離店，繼續乘車北上。

麥飛龍等到她們的馬車開動之後，才走到櫃枱，結了店帳，悄然跟出……

這一天，二輛馬車快速前進，走了一整天，於入夜時分，抵達蒲城。

美人幫主又帶着七女投入一家客棧。

麥飛龍忖度她們已走了兩天，在車上談的話一定很多，不可能於投宿客棧中時，再聊起有關武林金獅之事，故決定不再與她們同宿一家客棧，而剛好她們投宿的那客棧的斜對面也有一家客棧，於是他就投入那家客棧。打算好好歇一夜，因爲昨夜他只睡了一個時辰，精神體力已感不勝疲累。

在客棧中洗了身子，吃過晚飯，又走到客棧門口，看看美人幫主一行人投宿的那家客棧，見無任何異狀，乃回到自己房間，上床就寢。

不久，卽沉沉進入夢鄉。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聲輕微的响動所驚醒！

聲音來自房頂，是瓦片被踩動的聲音！

有夜行人！

他立時淸醒過來，連忙穿上鞋子，抓起長劍，推開窗子，輕躍而出，再一縱身，翻上房頂。

運目四下一望，正見一條黑影在對面街上那家客棧的屋上一閃而沒！

麥飛龍看得心頭一震，暗忖道：「噫，他是誰？是外來的武林人物？或是美人幫中的姑娘？」

由於是匆匆一瞥，他沒有看出那夜行人是男是女，心中疑雲叢生。

他腦中飛快的思忖一番後，決定暫時不採取行動，先看看有何變化。

因爲他想到那夜行人如非美人幫之人，那麼對方在三更半夜進入客棧必有所爲，自己若立刻跟上去，極易被對方或美人幫主發現，目前自己是在跟踪美人幫主，不能被她發現，而那夜行人如是美人幫中的人，那麼他方才之由自己的房上經過，可能不是無意，說不定他們已發現自己的形藏，派人前來窺探，現在正趕回客棧向美人幫主報告，也許美人幫主馬上就要率領七女來對付自己，在這種情況之下，自己應靜以觀變，暫在房上靜伏爲是。

是以，他就在房脊上靜伏不動，注意着對面那家客棧的情況。

靜靜等候了一會，却不見任何變化，就好像那夜行人是一顆石子投入大海中，絲毫不見漪漣！

麥飛龍並不躁急，仍靜伏不動。

又過了好一會，驀見一條黑影手攬一人掠上客棧屋頂，施展上乘輕功，向西疾縱而去！

這次，麥飛龍看淸楚了，那夜行人是個男人，而且是個胖子，臉上蒙着一塊黑布！

被他攬在臂上的，是個女子！

麥飛龍一見之下，心中吃了一驚，暗忖道：「咦，莫非是個採花淫賊？他竟是色胆包天，刦上美人幫的姑娘來了？」他雖看不淸那女子是誰，但確信必是七女之一。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少林、武當、丐幫等掌門人接獲劍王請柬，提前到來劍王宮，在離宮不遠，各掌門均收到一張神秘書柬，抵達劍王宮後，適劍王離宮未返，遂由丐幫幫主十方羅漢逼迫無情金劍說出宮中設有水牢，各掌門隨又迫無情金劍引往觀看，十方羅漢遂在牢底發現刀聖遺墨。劍王在各掌門巡視水牢離去後返回宮中，知秘密已洩，立與麻師爺定下另一毒計，並向各掌門僞稱申無害在押解前來會審中殺傷宮中劍士逃去。十方羅漢把牢底秘密向各掌門說出，各掌門除大頭和尚外餘均不敢置信，十方羅漢無奈，只好囑各人勿予張揚——

陰雲冉冉至　血腥隱隱聞

三天很快的過去了。

由於天殺星未能如期緝獲，衆掌門人只好紛紛賦歸。

峨嵋大頭和尚跟青城浮雲師太因爲同路的關係，兩人是一起走的。臨行之前，十方羅漢趁着衆人不注意，悄悄的在大頭和尚手心裏塞了一個小紙捲兒，大頭和尚心中有數，收下之後，只點了一下頭，並未當衆拆閱。

其餘諸人，以華山西嶽劍客張永强和北邙奇幻手兩人住得最近，兩人經劍王之挽留，一時盛情難却，決定多住幾天再走。

君山醉翁史思義，孤家寡人一個，早走遲走本來都無所謂，但他一聽十方羅漢說起北邙千面書生廖公候新近依古方釀成了一種美酒，主意馬上改變，聲稱要去北邙作客——去看看北邙一帶的風景。

北邙除了疊疊鬼墳，有什麼風景可看呢？

這位醉翁打的是什麼主意衆人心裏自然明白。

但這可把一個北邙千面書生廖公候給弄糊塗了。北邙一地山窮水惡，根本不具釀酒條件，這老叫化開什麼玩笑？

正當這位北邙掌門人想向十方羅漢追問這個消息是從哪裏聽來時，十方羅漢忽然飛來一道眼色，似乎示意他不要加以分辯。

北邙千面書生廖公候這才知道十方羅漢這樣說原來另有用意。

至於這叫化的用意何在，他一時當然還無法明白。



好在這位北邙掌門平素一向好客，像辭翁這等人物，平日請他也不一定能請得到，如今對方既然自動要去北邙作客，他歡迎還來不及，自無拒絕之理。

所以這位北邙掌門人除改口表示了一番歡迎之意外，就沒有再說什麼。

接着辭行的是黃山掌門人，百媚仙子蕭妙姬。

這位黃山掌門人辭行時，劍王只畧畧客套了一下，並未認眞予以挽留。

再接着，武當三絕道人，少林百了大師，也告別而去。

這一僧一道離去時，劍王說了很多話，大意是在今後這三個月內，對緝拿天殺星一事，仍望兩派多多協助，語氣極爲懇摯，僧道兩人均甚感動，連稱義不容辭。

等這一僧一道走了，十方羅漢方才站起身來笑道：「要飯的也要走啦！」

劍王眼看着衆掌門人一個個起身告辭，只有這個老叫化始終坐在那裏一無表示，心裏正自暗暗着急，現在忽然聽得這老叫化也嚷着要走，心情這才爲之一寬。

不過碍着尙有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在座，儘管他在心底下巴不得這個臭化子早走早好，但是他以主人的身份，一番例有的客套，還是省不了的。

所以，他不等十方羅漢的話說完，立卽故意沉下面來道：「百里兄，不是我說，你這就不够意思了！」

他接着一指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又道：「你看！連張掌門人他們兩位都肯留下來多住幾天，你化子難道就不能賞我姓薛的一個面子？」

十方羅漢只是瞇着眼笑。

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因爲尙不知道劍王爲決心除去這位丐帮帮主，已在劍王宮外佈下天羅地網，就等這位丐帮帮主上鈎入伏，這時兩人也於一旁加以勸說，希望十方羅漢留下。

西嶽劍客道：「我說，百里兄，薛老這也是一番誠意，你如無急事待辦，就多住幾天再走，又有何妨。」

王屋奇幻手也道：「是啊！你化子喜歡喝酒，這裏有的是酒，像這種大寒天氣，有福不享，四處奔走，又是何苦，再說貴帮內有護法長老，外有各舵分舵主，又沒有一件事非你親自處理不可，你忙些什麼呢？」

十方羅漢仍然只是瞇着眼笑。

劍王忽然覺得氣氛似乎有點不對勁。

他發覺如果像這樣持續下去，這個老叫化很可能因爲經不起兩人之勸說，而改變主意留下來。

他不能弄巧成拙。

雖然他已下定決心要除去這個老叫化，但他絕不能在劍王宮內殺人。

活着走進劍王宮的人，只要被人看到了，這個人就必須活着走出去。

他要除去這個老叫化，是爲了保持他在武林中的聲望和地位，他並無意與成千上萬的丐帮弟子結怨。

所以他必須馬上設法打開僵局。

他必須在這位十方羅漢開口表明去留之前，使這位十方羅漢打定主意，覺得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還是早一點離去的好。

這當然不太容易辦到。

但他已無法另作選擇。

人手已經安排好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絕不能讓這化子留下來將來與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一同離去，因爲其他的幾名掌門人除了一個大頭和尙，餘者均在殺或不殺兩可之間，只有這化子則非立卽除去不可。

大頭和尙也被列在黑名單上，就因爲他跟這化子私交最好，水牢中的秘密，這化子可能已經偸偸告訴了那個和尙。同樣的原因，靑城的那個老尼姑，他也決定在必要時不予放過。這老尼姑雖然是個與世無爭的老好人，但她錯就錯在不該與大頭和尙走成一路。

不管是誰，只要跟水牢秘密搭上一點邊子，就得加以滅口！

他一邊忖着，一邊接口道：「化子，你聽着，咱們一句話說完，只要你化子說出一個非走不可的理由姓薛的馬上送客！咱們誰也不必勉强，勉强留客或勉强作客都不是味道，這個你我都淸楚。」

十方羅漢嘻嘻一笑道：「你們如以爲我化子眞的想走你們就錯了！」

劍王的心往下一沉，暗暗喊糟。

不意十方羅漢笑着又接道：「不過，不想走是一回事，不得不走又是一回事，儘管我化子心裏並不想走，但事實上却仍然非走不可。」

西嶽劍客忍不住插口道：「這就叫人想不通了，既說不想走，又說不得不走，你化子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十方羅漢笑道：「我化子不想走的理由，你們二位剛才已經說得很淸楚了，像這種天氣，只要是個稍爲懂得一點享受的人，將絕不會在主人盛情堅留之下，還肯離開這座賓館。」

他頓了一下，又笑了笑，接着道：「至於我化子不得不走的理由——」

西嶽劍客搶着道：「是啊，你倒說說看，看是什麼理由，逼得你化子非走不可。」

十方羅漢笑道：「這個理由說出來，實在使人難爲情得很。」

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不勝迷惑地互相望了一眼，兩人顯然都沒有能聽得懂十方羅漢這句話的含義。

劍王忽然笑着點了點道：「我知道了！」

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怔怔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皮不住眨動，似乎正在竭力搜思，爲什麼劍王已經知道這位丐帮帮主不得不走的理由，他們兩人却仍未能弄清楚這位丐帮帮主意何所指。

劍王輕咳了一聲又笑道：「不管二位意下如何，對於我們這位大帮主，薛某人已決定不再挽留，我薛某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兩人神色一動，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兩人同時輕輕一啊，跟着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原來十方羅漢雖然貴爲一帮之主，但在整個丐帮中，如果論起權力來，却不是最大的一個。

他雖然可以憑着一支紫玉如意向全帮成千上萬的弟子發號施令，但他却必須隨時隨地接受帮中另一個人的命令，這個人便是二十年前武林中的三大美人之一——黑觀音舒曼雲——現在的帮主夫人。

十方羅漢懼內的毛病，在武林中早已不成爲其秘密了。

武林中曾流傳過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次，十方羅漢正在議事廳與金杖七老舉行會議，這位黑觀音突然衝進來，揪着這位大帮主的耳朶往外便拖。事後一打聽，才知道什麼事也沒有。原來黑觀音有着一頭美麗的秀髮，每隔三天便由這位大帮主親自爲之梳理一次，那一天這位大帮主也許心中有事，一時大意竟給忘了這項常課。

這當然只是一個笑話。

如今那位黑觀音也是四十出頭的中年婦人了，這種閨房中的兒女趣事，自然不可能還會發生。

不過，任何一件事，就怕養成習慣，尤其是怕老婆。

這個習慣一旦養成，它將會一直伴你到老，而且越老越難改，甚至越老越怕。上了年紀的人比年輕人怕老婆怕得厲害，便是這個原因。

西嶽劍客笑了一陣，最後揉着眼睛，笑着連連揮手道：「好，好，請便，請便，薛公說得不錯，我們也不留你了！」

十方羅漢一咦道：「你們笑什麼？」

西嶽劍客再度大笑道：「你們瞧瞧，這化子問得妙不妙？他居然問我們笑什麼！」

十方羅漢道：「我的意思是說：那位天殺星剛從這裏逃出去，由於本宮正出動大批人手全力搜索，在這幾天之內，這小子可能不敢冒險露面，我們要想走，就得趁早走……像這種話，說起來雖然難爲情，但我化子說的，一字一句，全是實情……難道這也値得一笑不成？」

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閧言雙雙一楞，想笑也笑不出來了。

兩人顯然一直都沒有攷慮到這個問題。

這化子說得一點不錯，他們這些掌門人今天爲什麼來到劍王宮，那位天殺星不會不知道。

這位天殺星連和他無仇無怨的人都會下手，像他們這些掌門人，這位天殺星今後還會放過嗎？

兩人想到這裏，心中都很懊悔，他們現在才明白其他幾位掌門人不肯留下的原因，而只有他們兩個，一直懵懵懂懂，始終沒有想到這一方面去。

如依兩人此刻之心意，兩人眞巴不得能跟這位十方羅漢一起結伴離去，可是，糟就糟在話已給這位十方羅漢說破了，以兩人一派掌門之身份，當然丟不起這個人，說不得只有硬挺下去了。

劍王深怕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爲十方羅漢說動了心，連忙打着哈哈道：「算你化子會說話，不管你要走的理由是爲了担心天殺星那小子中途報復，還是限於家中那位大嫂的閫令森嚴，你都替我快走吧，別害我留客不成，反把我已經留下的客人，也被你撥弄走了。」

西嶽劍客和王屋奇幻手只有跟着打哈哈，一起陪着劍王將十方羅漢送出宮外。

× × ×

在山脚下，有座小鎭。

這座小鎭看上去雖跟一般小鎭沒有什麼分別，但如果認眞的說起來，它只能算劍王宮的一部份。

因爲出鎭西行，要走上十多里才是川陝官道。

這座小鎭和山那邊的福來村一樣，它們之所以能在這種荒涼的山區中生存，可說全是因爲山頂上有着一座劍王宮的關係。

劍王宮中的菜蔬和米粮，平日多半由福來村供應，而這座小鎭，則爲宮中一些劍士平日休閒的唯一的去處。

因爲劍王宮中有一條規律，除錦衣劍士享有特權之外，其餘紅衣以下的四級劍士，非遇有喜慶節日，不得在宮中聚飲。

他們若是想喝酒，只有在不當値的時候，到這座小鎭上來買醉。

所以這座小鎭儘管很少有外來之客商光顧，生

意却比一般小鎮還要來得興旺。

只要有銀子，就是好主顧。

劍王宮的劍士，當然都是好主顧。招待這些劍士們，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怕有人借酒滋事，只要喊一聲總管來了，一個個準會乖得像孫子一樣，丟下銀子就走路，哼也不敢多哼一聲。

有道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這座小鎮雖然只有幾十家店面，却差不多什麼行業都有，其中最多的兩種行業，當然還數酒肆和窰子。

× × ×

天空中彤雲密佈，像是快要下雪了。

十方羅漢的心情沉重如鉛，幾乎比眼前這種天氣，還要來得陰鬱惡劣。

他已在小鎮上徘徊了好一會兒。

在街尾倒數第三家，他指定的那爿酒肆中，他沒有看到峨嵋大頭和尚和青城淨雲師太。

這一僧一尼那裏去了呢？

難道那和尚不以他的警告為然，竟與那尼姑不等與他會合，就先上路走了？

他有點想不透。

在另外的九位掌門人之中，他只向這和尚一個人提出警告，就是因為這和尚與他私交最好，也許只有這和尚一個人會相信他的話。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到了最後的緊急關頭，竟連這和尚也將他的話當成了耳邊風。

他走出小鎮，眼望着前面那條蜿蜒起伏的山路，一時躑躅難決，不知如何是好。

這是通向宮道的必經之途，這條山路上的一木一石，他都很熟悉，因為他來劍王宮，這已不是第一次。

他心裏明白，只要不離開這座小鎮，將絕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但要如像往常那樣，他仍想經由這條山路轉上官道，他走這條山路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次！

他以武林第一大幫幫主的身份，闖蕩江湖數十年，什麼風浪都經歷過，他從沒有想到一個死字。

因為這數十年來，他還沒有遇到一個能使他想到這個字眼的人物。

現在他想到了。

他並不在乎死。

只要是為了一件值得的事，對手人物即使是那位劍王本人，他也不惜放手一拚。

但他絕不願不明不白的死於一羣小人的暗算。

× × ×

他終於轉過身子，又向小鎮上走來。

× × ×

他知道暗中很可能已有人在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所以他在轉身之際，故意先做了幾個小動作，就像他本已打算離去，又忽然想起一件什麼事，不得不重回小鎮一趟一般。

事實上他也的確想到了一件事。

大頭和尚和淨雲師太兩人的武功雖云不俗，但目前的形勢非一對一印證武學可比，如果這一僧一尼在半路上已經遭到狙擊，他如今就是趕去，也來不及加以援助了。

與這相反的，他還有個希望。

他塞給大頭和尚的那張紙條，是匆促間以炭筆所寫成的，上面的字跡十分潦草。

那和尚很可能看錯了上面的字。

只要看錯一個字，情形就不一樣了。那和尚會不會將「三」字看成了「五」字呢？

× × ×

十方羅漢的這個希望馬上宣告幻滅。

因為從街尾倒數過來的第五家並不是一爿酒肆，而是一家鶯語隱約，春色暗藏的窰子。

十方羅漢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雖不是書法名家，但他自信他那一手字，還相當過得去。

他寫的那個「三」字會不會被那和尚看成「五」字，這一點他不敢十分確定，因為「三」字與「五」字多多少少還有一點相似的地方，但他相信對方絕不致於將這個字看成「七」或「九」等其他的字。

所以，他覺得已沒有徒費力氣和時間，再向鎮上其他那些酒肆中去尋找這一僧一尼的必要。

站在道義的立場上，他可說已盡了他的力量。那和尚不聽他的話，是那和尚命該有此一劫。現在，他得開始為自己打算打算了。

× × ×

風愈刮愈緊，天空中的雲層也越來越厚，看樣子一場大雪是下定了。

兩邊的小舖子，都已關上店門。

不過，儘管那些舖子都關上了門，大街上也很少看到行人往來，但這景象並不使人產生蕭瑟之感，因為一陣陣酒菜的香氣，夾雜着男女笑語之聲，正不斷的從那些小舖子的門縫中傳送出來。

這正是一種使人想到酒和女人的天氣。

假如已經有了酒和女人，這種天氣只有使人興緻更高更好。

這一切當然與十方羅漢無份。

這位大幫幫主猶豫了一會兒，終於苦笑了一聲，再度向鎮外走去。

就在這時候，一陣馬蹄聲忽從遠處遙遙傳來。

十方羅漢微微一怔，一時之間竟未能分辨出這陣馬蹄聲究竟來自小鎮的那一頭。

不過一種本能上的反應，已使他閃身避去街旁一間店舖的屋簷下。

這時天色很暗，來人如果只是路過，將很少有機會發現他。

他不想讓人看到他，直到現在他還留在小鎮上未走。

等他退去店簷下站定，他才看清原來小鎮兩頭同時出現一騎，馬背上坐着的不但都是一名藍衣劍士，而且兩騎的速度和他立身之處的距離，也差不多完全一樣，怪不得他一時之間，未能分出蹄聲傳來的方向。

那兩名藍衣劍士果然都沒有看到他。

相反的，他却於這一刹那間，將馬上兩人的面貌，瞧得清清楚楚。

兩人之所以沒有留意到他，是因為兩人都沒有在街上停留。

十方羅漢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這兩名劍士的騎術都很高明，兩人所乘的馬，也是上等品種。

他注意的第二件事是，兩人面上的神情都很緊張。尤其是從鎮外奔回來的那名劍士，更於緊張之中，還帶着幾分惶恐和焦急，似乎嫌坐騎還不夠快，巴不得一口氣就能飛去宮中一樣。

兩騎交錯而過時，兩人在背上非但沒打招呼，甚至彼此連望也沒有望一眼。

十方羅漢精神來了。

他雖然猜不透這兩名劍宮信使所負之任務，但他已從兩人的神色上，獲得不少安慰。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只要對敵方不利，無疑就是自己這邊的好消息。

他飛快的在心中湧起一個念頭。

他得抓住機會，馬上採取行動。

這時候如果由他選擇，他一定會先攔下那個從鎮外奔回的藍衣劍士，因為他實在想知道鎮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以及發生事故的地點與人物，是不是跟他們這些掌門人或是跟天殺星有關。

但是，他知道他不能這樣做，同時也不應該這樣做。

兩名藍衣劍士雖然同樣的都是宮中之信差，但兩人刻下所負之使命，無疑大有分別。

從鎮外奔回的那名劍士，一望可知是因為鎮外某處發生事故，現在回宮的目的，不外是請示或求援，至於向鎮外奔去的這名劍士，則顯然是自他離開劍宮之後，劍王忽然另有決定，正準備前往鎮外某處，傳達一項新的命令。

目前不是滿足好奇心的時候。

處在目前這種危機四伏的環境之下，一點小小的差錯，都可能影響到很多人的性命，他當然不能放棄及時阻止一件尚未發生的陰謀，而僅為了一時的好奇心，去打聽一件已成過去的消息。

所以，他心意一定，立即提足眞氣，展開上乘輕功，拔足便向着飛馬出鎮的那名藍衣劍士跟踪追去！

因為山路崎嶇，馬出小鎮之後，那名藍衣劍士不得不減低奔馳的速度，十方羅漢本來可以很快的就追上這名劍士，但他知道再向前不遠，還有一個更好的去處。

馬上那名藍衣劍士機警異常，居然不等進入前面那片樹林，就發覺到身後有人跟踪。

但他不知道，這正是十方羅漢有心露出來的破綻。

因為後者已算定前面那片樹林雖是一處盤問口供的好地方，同時也是一處設伏的好處所。

他若是等進入林中再將這名劍士擒下，那時是他迫取口供，還是別人迫取他的口供，恐怕就難說得很了。

他預定下來的地方，是在樹林這邊的一道斜坡上。

如果他謹慎一點，就算那邊樹林中埋伏了人，也將難於發現這一邊斜坡下面所發生的事。

那名藍衣劍士在坡下勒住坐騎，同時於坐騎上掉轉身軀，一面伸手摸向腰間那口寶劍。

不過，他的一隻手很快的就縮回去了，因為他已認出來人原來是宮中貴賓之一的丐幫幫主。

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但它却告訴了十方羅漢一個很大的秘密。

這名劍士顯然還不知道他們主人已決定要向他這位丐幫幫主下毒手，至少這廝現在要傳送出去的命令，與他無份。

十方羅漢心念電轉，他覺得既然這廝還將他當着一位貴賓看待，他逼取口供的方式，就不得不加以修改了。

那劍士待他走近之後，於馬上一欠身道：「百里幫主好！」

十方羅漢面孔一沉道：「你是叫什麼名字？」

那劍士怔得一怔，趕緊回答道：「小人名叫唐士賢。」

丐幫幫主十方羅漢注目道：「你現在打算去什麼地方？」

那劍士顯得有點為難的樣子，囁嚅着道：「這……這……這個……」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旗鏢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夢秋前往廢廟，會晤病諸葛宇文敬，一席深談，鐵夢秋對宇文敬似頗折服，宇文敬邀約他一同混入紫天君府中，探查虛實，鐵夢秋因恐劉婉蓉、藍小月懸念，婉拒所請，最後約好在當晚三鼓在鐘鼓樓下見面，鐵夢秋返抵帥府，把此行經過說出，劉婉蓉大感興趣，乃與藍小月隨同鐵夢秋前往赴約，三人奔抵鐘鼓樓下，宇文敬早已到達，四人會面，宇文敬說願與鐵夢秋等合作，劉婉蓉對於宇文敬的觀感，似已好轉，唯是却突地向他提出試較武功的要求，這一舉措不特宇文敬愕然，就鐵夢秋也感意外——

義無反顧兵行險　胆大包天探龍潭

但宇文敬微微一呆之後，這時候恢復了鎮靜，笑道：「你準備和我試拳掌，還是比兵刃？」

劉婉蓉道：「這當然應該由你宇文老前輩來決定了。」

宇文敬道：「咱們就試試拳掌吧？！兵刃是凶險的。」

劉婉蓉道：「晚輩從命，不過只是限三招。」

宇文敬道：「好！姑娘先攻。」

劉婉蓉也不客氣，低聲的說道：「小心了。」右手一起，已到面前。

她動作快的出奇，話說出口，掌指已到，而且下手奇毒，五指分取雙目和人中要穴。

宇文敬側首避開，右手無聲無息的橫抄過來，扣拿劉婉蓉的右腕脈穴。

劉婉蓉右掌一收，以肘代攻，撞向宇文敬的「臂儒」穴。

掌收肘出，守中寓攻，當眞是變化萬端。

宇文敬一吸氣，身子後退半步，堪堪避過一記撞肘。

劉婉蓉不待宇文敬還手，這時欺身而上，左掌迫出一記「飛瀑流泉」。

宇文敬笑了笑，道：「姑娘好凌厲的掌法。」右手二指一屈彈出，指向劉婉蓉的左腕脈穴。雙方勢道，都快速無比，宇文敬說完一句話，

兩人已對拆數招。

劉婉蓉側躍五尺，道：「夠了，咱們已比過三招。」

宇文敬道：「金刀紫天君沒有誇獎姑娘，把妳視作勁敵，果然是不錯。」

劉婉蓉道：「老前輩也高明的很，可惜的是，晚輩未能引出前輩的眞實功夫。」

宇文敬笑了一笑，道：「姑娘想伸量區區一下，是否和諸位合作，是麼？」

劉婉蓉笑一笑，道：「老前輩言重了。」

宇文敬話題一轉，緩緩說道：「少林，丐幫，實際上已經有所行動，不過，現在還未到全力一搏的時間……。」

劉婉蓉道：「賤妾不敢斷言少林，丐幫別有用心，但他們不肯和我們聯手，定有顧忌，藍小月只不過用來作一個藉口罷了。」

宇文敬臉上閃掠過一抹驚異之色，笑一笑，道：「姑娘的意思呢？」

劉婉蓉道：「我作眼下最大的苦衷是徐大人被他們擄去，應該先設法救他出來。」

宇文敬說道：「姑娘，你有什麼高見？能夠救人？」

劉婉蓉道：「老前輩如肯幫忙，此事就大有成功之望。」

宇文敬微微一笑，道：「姑娘把區區估的太高了。」

劉婉蓉道：「晚輩早已佩服了老前輩的才智，適才也求證了老前輩的武功。」

宇文敬道：「姑娘要老朽如何効勞，先請說來聽聽，區區也好量力而爲。」

劉婉蓉道：「賤妾想請老前輩帶我混入紫天君的住宿之處。」

宇文敬道：「幹什麼？」

劉婉蓉道：「先救出徐督帥，我們才能放手對付紫天君。」

宇文敬輕輕啊了一聲，說道：「帶你們三個人去麼？」

劉婉蓉道：「不，帶晚輩一個人去，他們兩位在途中埋伏接應咱們。」

宇文敬道：「紫天君宿住之地，防守極是森嚴，就算區區能夠把妳帶去，也未必能夠救得出徐督帥。」

劉婉蓉道：「天下無完善之策，救人的事，多少總帶些危險。」

宇文敬道：「不錯，但要先算算咱們有幾成把握，十之八九，自可行動，至少，也該有個六成才成。」

劉婉蓉道：「老前輩不用費心，晚輩已經算過了。」

宇文敬道：「姑娘似早有成竹而來了。」

劉婉蓉道：「但如無你老前輩從中相助，這一切都成泡影——」

語聲一頓，接道：「徐督帥落在了他們的手中，我們變成了全部受制的局面，有力量，也用不出來。」

宇文敬道：「投鼠忌器。」

劉婉蓉道：「對！所以賤妾想改變這等形勢，先把徐大人救出來，我們才能放手捕鼠。」

宇文敬道：「姑娘這心念，是早已想好呢？還是臨時想到。」

劉婉蓉道：「想倒是早已想好了，但如沒有老前輩這樣的人，晚輩也無法行險。」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好！我想妳早已有很完美的想法了。」

劉婉蓉道：「老前輩過獎了，晚輩雖有此意，却沒有決定下手的辦法。」

宇文敬一怔，道：「妳是說——」

劉婉蓉接道：「晚輩相信老前輩的才慧，知曉了這件事，定可想出一個可行之策。」

宇文敬苦笑了一下，道：「姑娘，妳這等想法，未免是太過兒戲了！」

劉婉蓉道：「這本來就是隨機應變的事，沒有一定的可行之法。」

宇文敬道：「姑娘的意思，咱們走一步看一步了。」

劉婉蓉道：「也不是這樣悲觀，晚輩之意是，咱們觸景生情，隨機應變，只要紫天君不是親身攔阻，咱們合力施襲，我相信都不難一齊衝過，鐵大俠，藍姑娘，設伏接應，咱們成功的機會，會很大了。」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姑娘，不論咱們人手多寡，但你計議未妥，成功的機會不大，在下覺着太過冒險了。」

劉婉蓉道：「少林，丐幫和雲集在開封附近的武林同道，不肯和我們合作的事，只怕那紫天君已經早知道了。」

宇文敬道：「這等大事，那紫天君自然是早已經知道了。」

劉婉蓉道：「所以，那紫天君也認爲咱們不可能救人，所以，他們想到的漏洞，可能都會防備，但他們不會妨碍咱們救人，何況，他們認爲我中了毒刀，至少應該在休養之中，老前輩，這就叫攻其不備啊！」

宇文敬道：「你說的很有道理，不過，少說了一點。」

劉婉蓉笑一笑，道：「那一點？」

宇文敬道：「咱們要有一場惡戰，而且可能要鬧出很多的傷亡。」

劉婉蓉道：「這麼說來，老前輩也覺着賤妾救人的設計，成功的希望會很大了，只不過要傷幾個人！」

宇文敬道：「就算咱們救出了徐督帥，又如何保護於他呢？」

劉婉蓉道：「一萬名步騎精兵，已集駐城郊，兩千名弩箭手，設下了兩三里縱深的箭陣，紫天君雖然號稱黑道中第一高手，也不敢硬闖軍營的。」

宇文敬道：「你準備把督帥大人送入軍營。」

劉婉蓉道：「除此之外，晚輩實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口又道：「虎威鏢局的關總鏢頭，傷勢大好，也約請了幾位幫手，暫住在軍營之中——」

鐵夢秋輕輕嘆息一聲，道：「他們的傷勢怎麼樣了？」

劉婉蓉道：「林大立傷重死亡，沈百濤斷去一臂，其他的都還好，在善爲照顧之下，都已經慢慢復元之中。」

宇文敬長長吁一口氣，道：「徐督帥一代名臣，倒是應該救他……」

劉婉蓉一拜伏地，道：「多謝老前輩。」

宇文敬扶起了劉婉蓉，道：「妳起來，不用想法扣我，我如是不願答應妳，妳就算求我也是白搭，我答應了助你，你也不用扣我，不過，咱們研究個步驟出來。」

劉婉蓉道：「晚輩已經想好了個辦法，但不知是否妥當。」

蹲下身子，一面用手劃，一面用口說，很仔細的說完了一套計劃。

宇文敬點點頭，道：「地形，路線，都不錯，設伏的地方也對。」

劉婉蓉道：「但，救人的事，却要靠你老前輩了。」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我帶你去，但是否動手救人，咱們必需到那裏之後，再作決定的。」

劉婉蓉道：「審度敵勢，決定如何，悉由老前輩在場中決定，晚輩決不妄作主意。」

宇文敬道：「也許咱們只能遠遠的望了徐督帥一眼，也許咱們很容易的救出了徐督帥，這些事，無法料斷，需知那紫天君是一位極不容易對付的人物。」

劉婉蓉道：「晚輩一切從命。」

宇文敬道：「還有一件事！」

劉婉蓉道：「老前輩吩咐！」

宇文敬道：「我想修正一下咱們離開那裏的路線。」

劉婉蓉道：「晚輩不太熟悉開封府的形勢，還得老前輩指點。」

宇文敬道：「姑娘設計的路線，準確無比，不過，在下要修正的，別有用心！」

劉婉蓉略一沉吟，道：「好！一切聽從老前輩的指示。」

宇文敬蹲下身子，重新劃出了兩個人撤退的路線。

鐵夢秋，藍小月却覺着他劃出的路線不對，但劉婉蓉却連聲稱讚。

宇文敬哈哈一陣輕笑，又道：「還有最後一件事了！」

劉婉蓉道：「老前輩吩咐。」

宇文敬說道：「妳這個樣子，沒有法子混得進去。」

劉婉蓉道：「晚輩明白。」

宇文敬道：「好！咱們走吧！」

劉婉蓉回眸一笑，道：「師兄，你和小月及八卦教的人，記着那埋伏的地方。」

鐵夢秋道：「師妹幾時回來。」

劉婉蓉道：「今天五更不能回來，大約要明天晚上二更之後了。」

鐵夢秋道：「天亮之前，我們撤走，明晚二更之後，我們再行佈置妥當，等候師妹歸來？」

藍小月道：「姊姊要多加小心，萬一暴露了身份，不可和他們搏鬥下去。」

劉婉蓉道：「跟着他宇文前輩，姊姊相信安全的很。」

藍小月道：「姊姊多保重。」

劉婉蓉道：「不用爲我担憂，也絕不可輕舉妄動。」

宇文敬低聲說道：「咱們該走了。」

劉婉蓉點點頭，兩人聯袂而去。

鐵夢秋望着兩人遠去的背影，輕輕咳了一聲，道：「小月，這件事有些奇怪。」

藍小月道：「你是說，她太過於相信那宇文敬麼？」

鐵夢秋道：「不錯，他們只是初次見面啊！如若那宇文敬想害她，只不過舉手之勞了。」

藍小月道：「他拯救義父心切，是有些慌不擇路……」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蓉姊姊是聰慧絕倫的人物，如果她早上幾年能在江湖之上出現，此刻早已經成名江湖了。」

鐵夢秋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小月，我師妹的鋒芒，似乎是比我更加尖厲，當然，她人也聰明的很，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不論她想的多麼週到了，總有失策之處，咱們要想想法子，補她的不足。」

藍小月道：「對呀！咱們應該想出她留下的漏洞，以補她的不足，不過，我可不敢同意你的看法了。」

鐵夢秋笑一笑，道：「那一點？」

藍小月道：「蓉姊姊不是一位喜愛鋒芒畢露的人。」

鐵夢秋笑道：「看來，我那師妹做人的地方，比我強多了。」

藍小月嫣然一笑，道：「本來嘛！蓉姊姊就比你強。」

鐵夢秋笑一笑，道：「我師妹的才慧，胆識，老實說，我也很佩服她，不過，咱們不能太佩服她，就大意起來，妳先把人手分佈在她預定咱們的接應之處，然後，咱們兩個，易容改裝，盡量想法子接近紫天君的宿住之處，如是有了動靜，咱們就衝進去接應他們。」

藍小月道：「好！我們練成的陰陽合璧劍法，還未用過，有機會就施展一下。」

鐵夢秋道：「咱們說動就動，妳立時調派人手去。」

藍小月應了一聲，飛奔而去。

安排好埋伏暗樁，兩人立時改扮，鐵夢秋扮成一個面貌平庸的中年人。

藍小月的身材嬌小，改扮成了一個枯瘦的瘦老人。

眼下的開封府，正是龍蛇雜處的局面，兩人這等扮像，極爲普遍。

鐵夢秋輕車熟路，直逼到紫天君他們宿住的附近。

不遠處，一株高大的白楊樹，頗有獨出羣表的氣勢。

藍小月望着那高大的白楊樹，沉吟不語。

鐵夢秋低聲說道：「你在想什麼？」

藍小月道：「我在想那大白楊樹上，定然有很多人藏在上面。」

鐵夢秋道：「很多人？」

藍小月道：「不錯，有很多人，紫天君不會放過，丐帮．少林，只怕也派有人在上面。」

鐵夢秋道：「對！這棵樹够高，白天可以望見數百丈內景物，晚上，也可以監視着很遠地方的動靜。」

藍小月道：「最重要的是，它可以監視到紫天君那邊的情形，所以，咱們也得設法子爬上那株大樹上去。」

鐵夢秋道：「去湊熱鬧。」

藍小月道：「那大樹雖然有不少的人，但未必都互相能見，最先藏在樹上的人，可能藏的很好，使後上的無法見到，也許已經過了互相的火併，只留下一處的人手。」

鐵夢秋道：「如若咱們此刻上去，會不會觸發一次火併呢？」

藍小月道：「我上去。」

鐵夢秋道：「妳……」

藍小月接道：「不錯，我上去，八卦教中有很多障眼法，只要樹上隱的不是第一流人物，我自信能够對付得來。」

鐵夢秋道：「好吧！妳要多多小心，需我帮忙時，別忘了招呼我。」

藍小月臉上泛起了纏綿的情愛，低聲說道：「大哥，我快樂極了，劉姊姊對我如親妹子，大哥，你又對我這般惜憐。」

也不待鐵夢秋答話，縱身而起，撲向那棵高大的白楊樹。

鐵夢秋隱伏在屋面上，運足了目力，凝注着那株大樹。

夜色中，大樹巍峨，看不出任何變化。

鐵夢秋耐心的等待着，足足等了有一個時辰之久。

天色已快近四更。

劉婉蓉沒有消息，藍小月也不見動靜。

鐵夢秋望望天色，暗道：「到大樹上瞧瞧去，天色不早了。」

就在他心念初動之時，瞥見一條人影，疾快的從大樹上飛落而下。

那人在屋面上一接力，直向鐵夢秋停身之處撲來。

鐵夢秋凝目望去，只見來人正是藍小月。

藍小月似是有火急的事情，幾個飛躍，人已到鐵夢秋的身側，喘口氣，道：「紫天君的宿營之亘，似是發生了事情，燃起了數十個火把，在四下搜索。」

鐵夢秋急急問道：「是不是他們和劉姑娘衝突起來。」

藍小月道：「我看情形不太像，倒像是蓉姊姊已經得手，我居高臨下，看的十分清楚，那裏面雖

然很亂，但還未見到動手的跡象。」

鐵夢秋道：「那是諮他們得手了。」

藍小月道：「看樣子大概不錯，不過，現在紫天君發覺了。」

鐵夢秋道：「咱們得接應他們。」

藍小月道：「現在，不可亂撞，也許咱們會帮上倒忙。」

鐵夢秋還未來及答話，遙見一點火光，直撲過來。

火光漸近，瞧清楚那是一支火把。

那高舉火把的是一個四旬左右的大漢，一手執火，一手握刀。

緊隨在那大漢身後，正是紫天君最寵愛的三弟子。

對紫天君的弟子，鐵夢秋並不熟識，這人却是有着很深刻的記憶，那是葛玉郎。

鐵夢秋隱伏在暗處，只見葛玉郎帶人行到那一株高大的白楊樹下，突然舉手一抬，高聲說道：「有人麼？」

夜色中，不聞有回應之聲。

鐵夢秋低聲說道：「小月，那樹上有人麼？」

藍小月點點頭，也用極低微的聲音，道：「有，不過都死了。」

鐵夢秋道：「你殺的！」

藍小月搖搖頭，道：「不是，我上去是都已經氣絕多時了。」

鐵夢秋一皺眉頭，道：「有幾個？」

藍小月道：「一共四個。」

鐵夢秋道：「都是那方面的人？」

藍小月道：「四人的服色，都不相同，至少可以証明他們不是一方面的人，但也無法可分辨出他們來自何方，他們似乎是傷在一種極細小的暗器之下。」

鐵夢秋皺皺眉頭，道：「如若他們不是來自一處，怎麼全都死了呢？紫天君，少林，丐帮，必然是三方面人中，不論什麼人下手，也不會把四個全都殺了啊？」

藍小月道：「小妹也是這麼想，會不會中間有人打算坐收漁利，殺死白楊樹的暗樁，早些挑起雙方面的拚鬥。」

鐵夢秋道：「目下情勢，變化的太過奇詭，誰也無法預測，但分析起來，你說的十分有理，咱們先瞧瞧那葛玉郎如何應付，再作道理。」

藍小月還待問話，那假冒紫天君三弟子的葛玉郎，已經發動。縱身而起，直向樹上爬去。

鐵夢秋道：「那人就是葛玉郎的化身。」

藍小月道：「這人果然是厲害的很，進退之策，似乎是早已經有了安排，如若他們肯改過，日後，必然是黑道中第一號人物。」

鐵夢秋沉吟不語，顯然，心中亦在思索這件事情。

葛玉郎疾快的爬上樹去，但很快的又爬了下來，低聲向那執火把的大漢說道：「咱們再向左面搜去。」

轉過一個街口，葛玉郎突然一揮手中單刀，那手執火把的大漢，不及呼叫，已然人頭滾落。

葛玉郎一伸手，接過火把，高高舉起，搖動了三次。

鐵夢秋本想現身相見，但見他們動火把的情形，似乎是一種早約好的信號，立時又停了下來。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得薛園夫人之助，混入上陽宮，果獲與江采蘋會晤。時適安祿山造反，守衞上陽宮的禁衞首領等咸奉令撤退，英羽乘機，借江采蘋及侍兒南鈴趁亂走出上陽宮，途中遍地走難難民，英羽購得一輛馬車，親自驅策，一日正走間，爲鐵扇公子引領寒山雙樵攔截，要英羽放下毘盧寶劍，英羽與鬥不敵，江采蘋迫得現身，寒山雙樵知道找錯了人，更崇拜江采蘋丰儀，化敵爲友，要相隨伴送，英羽婉言拒絕。那晚在一村落農家投宿，農家只有老夫婦二人，英羽做夢也想不到寄宿農家竟會遭到暗算——

從來好事多磨難

最可怕的是這暗算來得極爲突然，他們落入別人的掌握之中，還朦朦然而毫無所覺。

問題是出在他們的歇息之處，據老婆婆說：「貧家小戶，餘屋無多，請三位貴客將就的歇着。」

那是一間僅可容身的狹隘陋室，小得簡直像一個船艙。流落江湖之人，就得隨遇而安，他們三人只好擠在一張木榻之上。

約莫一個更次之後，英羽疲乏之意盡除，精神已經恢復過來，他第一個感覺是遇到地震，身下的木榻在發着輕微的顫抖。

他向身側的江采蘋及南鈴瞥了一眼，見她們神色安詳，睡得極爲香甜，他不忍驚動她們，就獨自緩緩爬下木榻。

他正待開門出去瞧看一個究竟，門外忽然響來一聲輕哼，道：「不要妄動！小夥子，翻了船可不是好玩的。」

「你說什麼？」

顯然，這實在太過意外了，他們分明投宿農家，怎麼會睡在船艙之內？

儘管他滿腹疑雲，但是在感受上已獲得證實。櫓聲欸乃，船身輕搖，以及船頭破水的嘩啦之聲，都顯示那農家老者決非恫駭之言。

「爲什麼？」

他憤怒叱喝一聲，足尖輕點，便待打開艙門。

「不要白費氣力了，姓英的，這個船艙是特製的，你縱有寶刀寶劍，也對它無可奈何，何況船上地方狹仄，手脚施展不開，咱們如果無意中傷了你



那嬌滴滴的妻子，你就後悔不及了！」

英羽呆了一呆，道：「咱們有仇？」

農家老人道：「沒有。」

英羽道：「那你爲什麼暗中計算咱們？」

農家老人道：「老夫受了朋友之託，自然要忠人之事了。」

英羽道：「誰？」

農家老人道：「我的乾女兒。」

英羽一怔道：「你的乾女兒？」

農家老人道：「不錯，她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姑娘……」

英羽道：「她到底是誰？」

老婆婆接口道：「哼，小子！你忘恩背義，糟蹋了咱們乾女兒就一走了之！要不是我那乖女兒苦苦哀求，老婆子早就廢了你了！」

英羽一嘆道：「如此說來，兩位的乾女兒是敬珍珍了。」

老婆婆一哼道：「你還記得敬珍珍？難道你小子的良心叫狗吃了，竟毫無一絲愧疚之心？」

英羽長長一吁道：「晚輩對不起她，但錯不在晚輩……」

老婆婆濃哼一聲道：「你少跟老婆子花言巧語，你既然糟蹋了她，她又替你生了一個兒子，不管你有什麼理由，你非要她不可！」

他們爭論之時，江采蘋已經醒來，此時接口道：「羽哥哥，那位老人家說的對，不論誰是誰非，你都應該負起做丈夫做父親的責任。」

英羽吶吶道：「這個……」

江采蘋道：「羽哥哥，我不是醋娘子，你也不是負心人，爲什麼要這麼想不開呢？」

英羽嘆息一聲道：「蘋妹妹說的是，兩位老人家，珍珍現在什麼地方？」

農家老者哈哈一笑道：「只要你小子心回意轉，老夫自然會帶你去瞧她的。」

老婆子也高興的打了一個哈哈，道：「到底是娘娘，人大量大，我說小子，還有一點爲難之事，老婆子不能不先提醒於你……」

英羽道：「前輩有什麼指教？」

老婆婆道：「我那乾女兒說，你曾經對她說你終身不娶，現在你却娶了一個娘娘，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自圓其說！」

英羽道：「晚輩與采蘋本有婚嫁之約……」

老婆婆道：「那你就不該欺騙於她！」

英羽咳了一聲道：「那時采蘋被高力士送入皇宮，晚輩自份今生已無重逢之日……」

老婆婆輕喟一聲道：「據情度理，實在也怨你不得，好啦，這件事包在老婆子身上就是。」

英羽道：「謝謝前輩，但不知兩位老人家怎樣稱呼？」

老婆婆笑了笑，道：「拙夫商陵，老婆子名叫宣大家。」

英羽道：「原來是關西大豪商宣兩位前輩，晚輩眞箇失禮了。」

宣大家道：「得罪了咱們不要緊，只要你好好的待咱們乾女兒就行。」

商陵道：「打開艙門吧，老太婆，咱們老是關着他，乾女兒會心痛的。」

宣大家道：「好的，我這就去。」

打開艙門，英羽迎着宣大家一揖道：「見過前輩。」

宣大家道：「咱們已是一家人，不必多禮。」

語音一頓，回頭對江采蘋道：「適才多有得罪，請姑娘不要見怪！」

江采蘋襝衽一禮道：「那是拙夫的不是，愚夫婦怎敢怪你老人家！」

宣大家微微一笑，道：「此時夜景十分美麗，咱們到外面去瞧瞧。」

英羽應了一聲好，由南鈴扶着江采蘋，隨宣大家來到艙面之上。

此時月掛中天，清輝無限，雖然寒風淒厲，夜色仍無比的美麗。

當英羽收回目光，向船身打量之時，才發覺關西大豪果然名不虛傳，這艘單桅帆船可說豪華得驚人，縱然一物之微，都經過巧匠雕琢。

商陵左手握着舵柄，右手執着一隻金光閃閃的旱烟鍋，神態悠閑的吐出一口輕烟，道：「羽哥兒，這條船還過得去麼？」

英羽道：「好是好，只是對客人有點偏心。」

商陵哈哈一笑道：「小子你別挑眼，要不是那樣你怎會上咱們的當！」

英羽道：「晚輩至今還不明白，農家借宿，怎會踫到船艙之內。」

商陵哈哈一笑道：「那兒原本就是一個河汊，不過稍經佈置罷了。」

英羽道：「對河汊及船隻僞裝成爲農舍，在關西大豪來說，自然算不了甚麼，只是如果晚輩到鎭上投宿呢，前輩的一番心血不是白費了！」

商陵一哼道：「老夫縱然不敢稱算無遺策，還不致做出那冒失之事，索性告訴你吧，寒山雙樵那一夥向你找碴，以及鎭民圍觀梅妃之事，都是老夫暗中促成……」

英羽一嘆道：「原來晚輩的一切，都在前輩計算之中。」

商陵面色一整道：「老夫還要告訴你一件奇怪之事，除了習大先生在處心積慮要報一掌之仇，至少還有三批人在暗中追逐於你。」

英羽錯愕半晌道：「晚輩自問無愧於心，這般人如此注意晚輩，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江采蘋道：「老人家知道他們是誰麼？」

商陵道：「老夫只查出金槍楊門一夥，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宣大家一哼道：「我就不相信是誰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動關西大豪乾女婿的一根汗毛！」

商陵道：「話不是這麼說，江湖之上多的只見一利，不顧死活之人，不過，咱們只要小心一些，相信出不了什麼大錯的。」

英羽道：「前輩說的是，咱們小心一點也就是了。」

他們沿雙洎河順流而下，兩岸叢草之中，不時出現一些行跡可疑之人，他們行船三日，幾乎每天都有發現。

英羽心知事有蹊蹺，忍不住詢問商陵道：「前輩！咱們是不是被人綴上了？」

商陵微微一笑道：「關西大豪豈能沒有跟班之人，你放心吧。」

英羽見商陵如此說法，縱然心有所疑，也不便再行追問，但自第四日起，那些跟班之人，竟然不再出現。

宣大家忽地壽眉一揚道：「老頭子，我看不大對勁，只怕被他們找到咱們的窩了！」

商陵道：「那般兔崽子忽然不見，的確不是什麼好兆頭，不過，他們縱找到咱們的窩，還不是老鼠下油鍋，不知死活！」

宣大家道：「我可不是這般想法……」

商陵道：「妳認爲珍珍她們會有危險？」

宣大家道：「那些兔崽子既然敢綴上關西大豪，其中必有大有來歷之人，這樣吧，你慢慢的來，我先走一步。」

商陵道：「好吧，妳先走，咱們會儘快的趕到的。」

英羽說道：「宣前輩！要不要晚輩跟妳作個伴兒？」

宣大家道：「不必，你還是留下來照顧江姑娘吧。」

老婆婆語音未落，便已彈身而起，在空中微一擰腰，逕向右岸叢林投了進去。

此時河面已較寬敞，商陵昇起一張大帆，在勁風吹送之下，船身如同激箭一般的快速。

當落日含山之時，他們到達了大槐鎭。

在雙洎河的北岸，距鎭集約莫兩里，那兒古槐參天，濃蔭瀉地，一道清溪繞過一幢精美玲瓏的莊院，向雙洎河潺潺流去。

這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所在，但却殺氣衝天，人聲震耳，那優美的情調，已被恐怖的聲浪破壞無遺。

商陵一躍上岸，匆匆將船繫好，回頭說道：「沿岸上行，可以繞到莊後，那裏有一個頗爲隱秘的山洞……」

這位關西大豪，擔心他的老伴及乾女兒的安危，匆匆交待幾句，便向莊院急急撲去。

英羽神色一呆，目光嚮向江采蘋主婢，有着舉棋不定的感覺。

關西大豪語意未竟却暗示得十分明白，他告訴英羽莊後有一個秘洞，是要英羽將江采蘋主婢安置洞中，再到莊院協助却敵。

但那秘洞不見得就絕對安全，一旦被敵人發現，後果就難以設想，如果他帶着她們主婢，又害怕遇到強敵，那時，自顧尚且不暇，又怎能够保護她們主婢。

江采蘋已然知道英羽的心意，她微微一笑道：「生死禍福，數由前定，走吧，羽哥哥！咱們到莊中去瞧瞧。」

英羽愕然道：「妳也要去？」

江采蘋道：「盜亦有道，我想他們不會對無拳無勇的弱女子下手的。」

英羽道：「這個……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咱們不能做毫無把握之事！」

江采蘋微嗔道：「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別忘了我是你的妻子，你能冒險殺敵，我却變作不垂堂的千金子之了！」不待英羽有什麼表示，她已蓮步姍姍，帶着南鈴逕向莊院走去。

英羽無可奈何，只得快步追上，與她併肩而行，道：「蘋妹妹，妳不要怪我，我只是……」

江采蘋淡淡一笑道：「我明白，你是太關心我了，不過，咱們既已置身江湖，就難免會碰到一些凶險之事，你如果因爲我而如此顧慮，咱們今後就會寸步難行了！」

英羽見江采蘋雖然不會武功，豪勇却不讓鬚眉，因而仰天一陣豪笑道：「有妻如此，雖死無憾，謝謝妳，采蘋，妳給了我不少勇氣。」

他們說話之際，已來到古槐之前，英羽腳下一窒，對槐林冷冷一哼道：「下來吧，朋友，坐得太高，傷了風可有點不太劃算！」

英羽話音甫落，兩名勁裝疾服的大漢，刷刷兩聲由樹枝上躍了下來，其中一人嘿嘿一笑道：「好眼力，尊駕是誰？」

英羽道：「在下英羽，閣下是那一條道上的高人？」

那人說道：「原來是英少俠，那當是眞幸會得很。」

一頓接道：「咱們盟主十分想念少俠，曾發出飛虎令箭，尋覓少俠的俠蹤……」

英羽道：「貴盟主是誰？」

那人道：「自然是習大先生了，除了他，誰配當咱們兄弟的盟主？」

英羽冷冷道：「那麼閣下就動手吧，還等些什麼？」

那人哈哈一笑道：「英少俠快人快語，咱們兄弟得罪了。」

兩柄長刀快如閃電，一左一右，分向英羽的雙肩劈來。

英羽哼了一聲，翹首雲天，身形像山岳般的凝立，直待刀光迫體，他才脚下一跨，像遊魚般由刀光之中滑了出去。

「好功夫，再接這個試試。」

這兩人一身功力，確也夠得上高明二字，一招走空，同時左手齊揚，六點寒星，分襲英羽的三焦大穴。

英羽估不到這兩人出手竟是如此的狠毒，以二搏一，已是不該，居然兵刃與暗器一齊出籠，存心要將他置於死地！

對付兇狠之人，不得不使用霹靂手段，因而他身形向後一仰，以脚尖及雙手撓着地面，不待對方的暗器飛過，雙臂猛的一點，身軀像一枝離弦强弩，貼地向前飛去。

他這一手不僅乾淨俐落，也大出那兩人的意外，他們剛剛喊出一聲「不好」，兩記無堅不摧的掌力，已印上了他們的胸口。

噗噗兩聲巨响，兩具洒着血雨的屍體已摔出一丈之外。英羽拍了一下衣衫上的灰塵，回頭向江采蘋苦澀的一笑道：「素昧平生之人，一見面就動傢伙，咳，這就是江湖……」

江采蘋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江湖之上，不一定全是這等冥頑不化之人。」

英羽道：「但願如此，咱們走吧。」

他抬起一把長刀，小心翼翼的穿過了槐林，在出林之前，他停下脚步道：「采蘋，我想起了一個主意……」

江采蘋道：「什麼主意？」

英羽道：「妳與南鈴藏身於槐樹之上，既可觀看鬥場，也可萬無一失。」

江采蘋道：「適才被你擊斃之人，不也是藏在樹上的麼？」

英羽道：「那是因爲我已有戒心，敵人決不會想到妳們藏身樹上的，只是妳們要記着，如果有人經過樹下，千萬要摒住呼吸。」

江采蘋道：「好是好，可是咱們爬不上去。」

英羽微微一笑，伸手攬着她們的纖腰，躍上一顆枝葉茂密的槐樹，他找到一個視綫廣闊，而十分安穩的所在，將江采蘋主婢安置下來，然後躍下槐樹，向打鬥之處撲去。

鬥場之上，正在進行一場觸目驚心的搏鬥，只見橫屍處處，血漬斑斑，打得慘烈已極。

來敵之中，除了鐵扇公子吾衍，八荒劍客苗公輔，及天宇四狂宇文兄弟，還有一個髮如青絲，媚態撩人的半老徐娘，她以一雙纖纖玉手，力敵關西大豪夫婦的金烟鍋及如意鈎，依然有攻有守，打得輕鬆已極。

鐵扇公子吾衍，與敬珍珍在捉對廝打，敬珍珍的功力不下於鐵扇公子，加上掌中使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昆盧神劍，自然會佔到上風，但她揹着一個小娃兒，搏鬥之時，難免要分心顧慮，因而一時之間，很難分出勝負。

最激烈的一對是副總管項飛燕，惡鬥八荒劍客苗公輔，這位姑嫂莊的副總管，不僅性如烈火，生性也極爲冷酷，她雙戟翻飛，使的全是奮不顧身的進手招式，苗公輔的劍術雖然高明，碰到了她却也無可奈何。

天宇四狂的對手，是一對三十上下的青年，及月媚花嬌兩名婢女，那對青年是關西大豪的弟子段茂才及季典國，他們分鬥宇文犴宇文狴，雙方功力相差無幾，一時半時，還不致發生什麼變化。

最危急的要算月媚花嬌了，她們力敵宇文狻宇文猊兩名狂人，當眞是險象環生。

英羽瞧明白鬥場的全般形勢，口中一聲長嘯，揮刀便向宇文狻撲去。

飛將軍從天而降，這位狂人也吃了一驚，他一招震退月媚，招變橫斷雲山，向英羽攔腰疾劈。

英羽冷哼一聲，脚下斜踏，左掌出手如電，一記擒龍手扣着宇文狻的腕脈，右手長刀斜劃，立即响起一聲哀嚎，宇文狻跌了出去，一條右臂已齊肩斬落。

英羽一招傷敵，精神爲之一振，回顧月媚道：「快去幫助珍珍。」同時一幌身形，向宇文猊撲了過去。

宇文狻負傷斷臂，使來犯之敵受到無比的震駭，當英羽撲向宇文猊之時，這狂人竟逼退花嬌，一把抓起宇文狻，返身狂馳而去。

如此一來，鬥場形勢大爲改觀，原來不利的局

面，已然扭轉過來。

英羽任由宇文猊逃走，擰身奔向敬珍珍道：「珍珍！妳先歇息一下，姓吾的交給我吧。」

鐵扇公子哈哈一笑，趁敬珍珍微一分神之時，向後躍退數尺道：「對不起，少俠！在下沒敢傷尊夫人半根毫髮，現在咱們就此罷手如何？」

英羽道：「只要你們立即退走，在下也不爲已甚。」

鐵扇公子道：「謝謝少俠，不過，退走之事，在下做不了主，請少俠稍待，讓在下去請示一下咱們的頭兒。」

他話音一落，迅即轉身奔向那半老徐娘，道：「前輩請歇一歇，晚輩有事稟告。」

半老徐娘雙手疾拍，兩股剛猛無比的暗勁，將關西大豪夫婦一起震退，然後扭頭一哼道：「什麼事？」

鐵扇公子傳音說道：「前輩當眞想要昆盧神劍麼？」

半老徐娘冷冷一哼，道：「廢話，你幾時見我使過兵刃？」

鐵扇公子道：「那麼，前輩就不必淌這趟混水了！」

半老徐娘道：「我已答允了習孝侯，豈能做言而無信之人！」

鐵扇公子道：「習大先生雖是主盟黑道，但前輩何等人物，怎能接受他的指使！」

半老徐娘怒道：「誰說他指使我了？你難道不知道我是被他禮聘而來？」

鐵扇公子道：「晚輩自然知道，但誰能擔保別人是怎樣的想法！再說前輩一身絕藝，不是想找一個衣鉢傳人麼？這兒就有一個百年罕見的奇才，要是放過了豈不可惜！」

半老徐娘向英羽瞥了一眼，道：「此子果然不錯，可是本門不准收取男徒。」

鐵扇公子道：「這個晚輩知道，晚輩說的並不是他。」

半老徐娘移目敬珍珍道：「這女娃兒還可以，但仍不足接受我的衣鉢。」

鐵扇公子道：「前輩說的是，但晚輩指的並不是敬姑娘！」

半老徐娘一哼，冷冷道：「難道是那兩個丫頭不成？」

鐵扇公子道：「自然更不是了，前輩曾經聽過梅妃江采蘋的故事麼？」

半老徐娘道：「此事天下皆知，我自然是知道了。」

鐵扇公子道：「江采蘋不僅美絕塵俗，世無其四，骨格之秀，也算得塵寰罕見……」

半老徐娘道：「那有什麼用？她是當今皇上的妃子，怎肯做我的徒兒！」

鐵扇公子道：「這個前輩就不知道了……」

半老徐娘道：「不要賣關子，快說！」

鐵扇公子道：「她與英少俠，原是一對未婚夫妻，現在英少俠已將她由上陽宮救出來了。」

半老徐娘心中一動道：「人呢？」

鐵扇公子道：「英少俠帶她與關西大豪夫婦同船來此，依晚輩推測，八成就在附近。」

半老徐娘雙目一閤，運起天視地聽之術，良久，眉峯一揚，仰天一陣哈哈道：「謝謝你，本門如能發揚光大，將來對你必有一報。」

話音甫落，彈身急起，以天馬行空之勢，向江采蘋隱身的槐樹撲去。

她此舉大出一般意外，除了英羽飛身撲救，沒有人知道她這是爲了甚麼。

待關西大豪等意味着決非平常，不僅江采蘋主婢已被劫走，鐵扇公子等一般黑道高手，也趁機逃得一個不存。

劫走江采蘋，如同挖去了英羽的心肝，不管前途是如何的渺茫，他還是一直追趕下去。

沿雙洎河到新鄭，他緊緊追躡着前面的人影，那位半老徐娘實在功力過人，她挾着江采蘋及南鈴，英羽仍無法將距離拉近半步。

當天色黎明之時，他反而將人追丟了，搜遍附近的山林田野，連半點人踪也尋找不到。

在徬徨，懊傷的情緒下，他走到新鄭縣城……

新鄭是一個南通北達，十分繁榮的所在，此時却景物蕭條，一片悽慘的景象。

英羽找到一個賣饅頭的老者，買了幾個饅頭，藉便詢問道：「老伯伯，這兒似乎有什麼不對！」

賣饅頭的老者一嘆道：「有錢的都逃命去了，自然會一片荒凉……」

英羽長長一嘆道：「是爲了安祿山的造反？」

賣饅頭的老者道：「正是，據傳來的消息，安祿山已經渡過黃河，正沿鄭州直奔洛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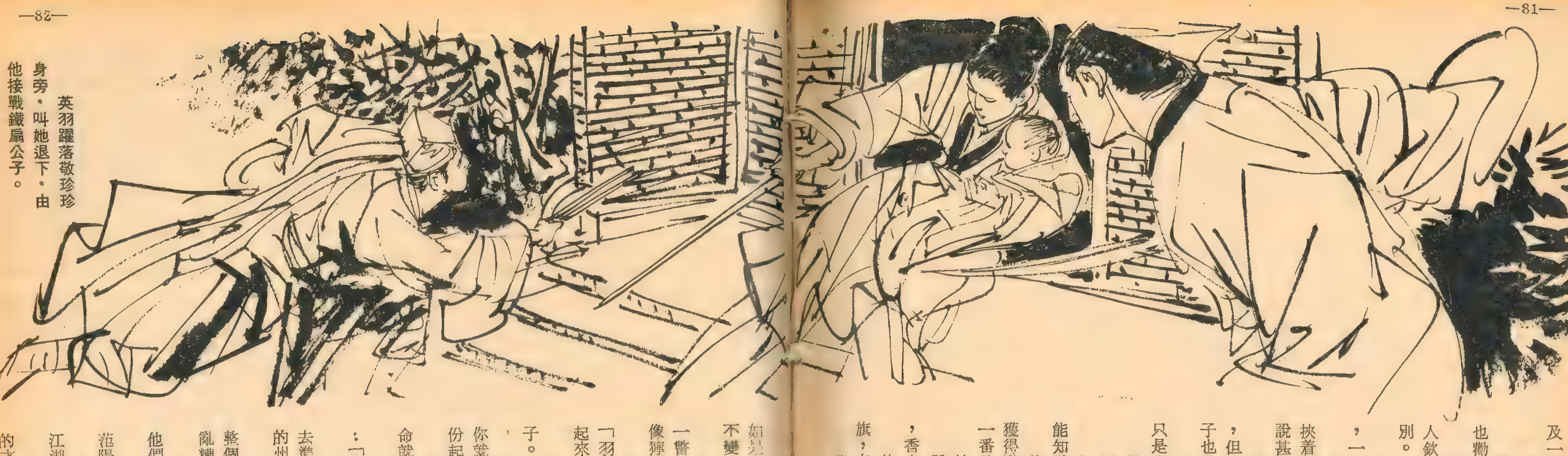
英羽啊了一聲，暗忖：「自己被兒女情仇，弄得連如此重大之事也忘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捫心自問，不能說不無愧疚。」

不過，江采蘋被擄，他已了無生趣，好只遙望長安，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嘆息。

賣饅頭的老者又道：「公子是要赴鄭州麼？依老漢相勸，公子最好不要前去。」

英羽道：「謝謝老伯，我會小心的。」

一頓道：「老伯有沒有見到三個女子經過？」



英羽躍落敬珍珍身旁，叫她退下，由他接戰鐵扇公子。

賣饅頭的老者道：「是一個中年，一個少婦，及一個少女麼?」

英羽道：「不錯。」

賣饅頭的老者道：「過去一個多時辰了，老漢也勸她們別去鄭州，她們都不理睬。」

英羽抱拳一拱，道：「老伯古道熱腸，實在令人欽佩，在下正要阻止她們前往鄭州，咱們就此作別。」

他來不及塡飽肚皮，便向鄭州的官道發足狂奔，一口氣馳出數十里，依然沒有她們的踪跡。

按說，那中年女人武功雖高，大白天她總不能挾着她們在官道上狂奔，以江采蘋那雙纖纖玉足，說甚麼也不可能比英羽還要快捷。

現在他走了一個時辰，却比常人快了不止一倍，但除了迎面而來的逃亂之人，到鄭州去的連鬼影子也找不到一個。

由晨至午，由午至暮，他跑得遍體生津，得來只是失望二字，最後鄭州在望，他不由遲疑起來。

她們是去了鄭州?還是由岔路去了別處?這兩種猜忖都有可能，而以第二項成份最大。但由新鄭至鄭州岔路何止千百，除了神仙，誰能知道她們何去何從!

他曾經問過不少迎面而來之人，沒有一個使他獲得滿意的答覆，旣然鄭州在望，還是應該進去作一番訪察。

於是，他整理一下衣衫，向南門緩緩走去。

鄭州地當要衝，商業極爲繁榮，除了盛產大米，香水梨及鵝梨，是馳譽全國的名產。

此時雉堞之上，兵備森嚴，幾面綉着飛龍的大旗，在迎風招展着。

英羽還未走近城門，一隊勁裝騎士，忽由城內狂馳而來。只見萬馬奔騰，聲如雷震，馬蹄揚起的塵土，遮日光也爲之黯然失色。

這般騎士，自然是安祿山的部衆了，論驃悍，每一個都堪稱爲百人之選，但他們像一窩出巢的黃蜂，令人無法相信他們是披堅持銳，軍令如山的部隊。

落一葉而知秋，由這般騎士的軍容觀察，安祿山目無君父，不過自趨滅亡而已。

忽地，一名頂盔貫甲，神態威猛的將軍，一帶馬韁，竟向英羽衝了過來。

英羽心頭一懍，立卽暗凝功力，對來騎作嚴密戒備，面頰之上，仍是一片冷肅之色。

在身前八尺之處，來騎倏地一窒，硬生生停了下來，馬上將軍揚聲高呼道：「是英公子麼?咱們小王爺想死你了。」

英羽向來人仔細打量一眼，才知道他是在長安城中曾有一面之緣的孫孝哲，立卽抱拳一拱道：「原來是孫將軍，當眞幸會得很。」

孫孝哲道：「小將奉命攻打虎牢關，軍令在身，望公子多多原諒。」

英羽道：「好說，將軍請。」

孫孝哲將守城的校尉召來，命他護送英羽往見安慶緒，然後行了一個軍禮便率隊向虎牢關馳去。

英羽隨着那名校尉來到安慶緒的臨時府邸「郡守衙門」，此處距南門並不算遠，沿途見到搶劫擄掠之事，已有三起之多。

安祿山以胡人封王，兼領范陽，河東，平盧節度使，開空前未有之殊榮，他不思感恩圖報，竟憑藉他的狡黠，私通楊貴妃，還公然以「嫩如新剝鷄頭肉，軟滑猶如塞上酥。」來形容楊玉環的菽乳；其狼子野心，無君無父的醜惡罪行，已昭然若揭，

如果當眞讓此等之人據有天下，那麼萬里神州，豈不變作禽獸世界了。

他暗暗感嘆之際，已來到郡衙後堂，他向堂內一瞥，只見安慶緒高倨上位，身側侍立着十幾名生像獰惡的將士。

他似乎爲安慶緒帶來無比的驚喜，一聲歡呼：「羽兄弟，是你……」這位王世子已由座位上跳了起來。

英羽疾趨兩步，抱拳一揖，道：「小弟參見世子。」

安慶緒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搖撼着道：「兄弟，你就不能叫一聲大哥麼?故舊重逢，你怎麼反而生份起來了!」

英羽微微一笑，道：「大哥旣如此說，小弟遵命就是。」

安慶緒與英羽併肩進入後堂，並向一名侍姬道：「快擺酒，我要爲羽兄弟接風。」

侍姬應聲退去，他再向那些將士道：「各位回去準備一下，咱們必須於兩月之內，拿下黃河以南的州郡。」

那些將士轟然一聲暴諾，然後一齊退了下去，整個後堂只剩下兩名家將，四名婢女，總算不再是亂糟糟的局面了。

酒席送上來了，主客只有安慶緒及英羽兩人，他們乾了一杯，英羽道：「大哥是幾時離京的?」

安慶緒道：「在與兄弟分別後的第二天就返回范陽了，兄弟還是在流浪江湖麼?」

英羽一嘆道：「小弟是流浪命，只怕難以離開江湖。」

安慶緒道：「兄弟不是有意置身廟堂，一顯你的才華麼?」

英羽微微一笑道：「小弟那有那等福份，弄一個散官，只是爲了易於救人罷了。」

安慶緒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救出來了麼?」

英羽道：「謝謝大哥關懷，已經救出來了。」

安慶緒道：「兄弟，江湖流浪，終非長久之計，大哥希望你能安定下來……」

英羽淡淡一笑道：「小弟也希望能夠安定，但事實却難以如願。」

安慶緒面容一正，說道：「兄弟，大哥有幾句肺腹之言……」

英羽道：「大哥有話但請吩咐。」

安慶緒咳了一聲道：「家父撑起的這點局面，說成功麼，似乎言之過早，不過唐室政治腐敗，賄賂公行，這是兄弟你親目所見，而且兵備廢弛，民不習戰，由我軍進展的情形看來，前途似是大有可爲……」

英羽道：「這個……咳，小弟一個江湖流浪漢罷了，此等重大之事，實在不敢置喙。」

安慶緒微微一笑道：「兄弟太客氣了，對大哥還要如此的保留?」

英羽道：「小弟說的是實話……」

安慶緒面色一肅道：「兄弟，告訴大哥，你願不願與大哥共禍福，同甘苦?」

英羽慨然道：「大哥如此錯愛，小弟焉敢不竭盡愚誠以報大哥的知遇，但以老父失踪，拙荊被擄，小弟心意已亂，只怕要辜負大哥的美意了。」

安慶緒道：「說給大哥聽聽，也許咱們能想出一個對策。」

英羽就將英昂霄追鏢失踪，以及江采蘋被擄之事說出，道：「家父失踪，小弟被迫流落江湖，一

晃數年，他老人家竟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再加上禍不單行……唉……」

安慶緒道：「兄弟放心，這兩件事看似複雜，還不致叫咱們束手無策，你在這兒歇息幾天，待大哥替你辦一下試試。」

語音一頓，回顧侍立的家將道：「去請弓先生來。」

家將應聲奔出，片刻之後，領來一名身着文士裝束，約莫四十出頭的中年漢子，此人面目清癯，神態沉穩，令人一目之下，就瞧出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中年漢子先瞥了英羽一眼，才向安慶緒一揖到地，道：「參見少主。」

安慶緒擺擺手道：「方先生不必多禮，先見過我這位英兄弟咱們還有話說。」

安慶緒爲他們雙方介紹，才知道這位弓先生確是一個大大有名之人。

北豪弓策，是武林中三大豪門之一。他除了一身驚人的功力，最令人憚忌外，他還有一股十分强大的潛在勢力，無論武林黑白兩道，以及一般江湖組織，都有他的徒衆參與，江湖中任何一件事故發生，都難以逃過他的耳目。

安慶緒爲他們介紹之後續道：「弓先生請坐，我這位兄弟要爲先生增加一點麻煩。」

北豪弓策微微一笑道：「是有關英雄鏢局之事吧！屬下知道一點，但所知並不太多。」

安慶緒道：「弓先生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吧。」

弓策道：「英昂霄局主慷慨好義，武功過人，在當代鏢局之中，是一個頗够份量的人物。他惟一的缺點，是生性耿直，寧折不彎，因此，太原英雄鏢局，雖是暢行黃河兩岸，威震大江南北，但也有對英局主不滿及暗中圖謀之人，據屬下所知，那次劫鏢，包括黑白兩道成名露臉的人物，他們不僅使四名鏢師及二十餘名押鏢之人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並誘使英局主入伏，使這個名噪江湖的鏢局，受到澈底的摧毀……」

英羽道：「弓大俠必然知道劫鏢者是何等之人了！」

弓策咳了一聲道：「江湖之中，事無巨細，在下不敢說全部知曉，但想瞞過在下，却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只有英雄鏢局的毀滅，使在下受到一項意外的難堪……」

英羽道：「請弓大俠說下去。」

弓策道：「最初我只知道是一股組織嚴密的蒙面人所爲，後經深入調查，終於發覺那蒙面人中，竟有幾位知名之士……」

英羽急道：「是誰？」

弓策道：「夜遊神鄧邦，雖是列名黑道，但平生所爲，均未出道德規範，其黑道君子之譽，較他那夜遊神的渾號更爲出名……」

英羽道：「他是參與劫鏢者之一，還有誰？」

弓策點點頭道：「蒙山神尼，莫愁漁隱，在當代武林之中，被公認是兩位素行清高，操守嚴謹的高人……」

安慶緒愕然道：「他們也參加劫鏢之事？」

弓策道：「是的。」

安慶緒道：「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弓策道：「屬下曾親訪莫愁漁隱，他除了絕口不提劫鏢之事，但對參與劫鏢則坦然自承……」

安慶緒道：「不管怎樣，咱們還得找到他們以便追尋！」

弓策一嘆道：「找不到他們了……」

英羽道：「爲甚麼？」

弓策道：「在我訪問莫愁漁隱的一月之後，這三位黑白兩道的高人，同時遭到了滅門之禍……」

英羽驚得跳了起來道：「有這等事？」

弓策道：「不僅如此，連我派出的幾位門下，也遭到無情的屠殺，英雄鏢局的毀滅，遂成爲一項武林懸案了！」

由弓策的敍述推想，英雄鏢局的失鏢，可能牽涉到一樁極端複雜，而駭人聽聞的陰謀，局主英昂霄，只怕早已遭到陰謀者的毒手。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英羽却連仇人是誰也無從得知，這是何等悲哀之事！

他們沉默良久，安慶緒才長長一吁道：「振作一點，兄弟，只要咱們留心訪查，我相信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的。」

弓策道：「少主說的是，咱們再派人由夜遊神等滅門慘案之中追查，也許可能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來。」

英羽道：「謝謝弓大俠！」

安慶緒道：「還有，英兄弟的妻子被人擄走，一客不煩二主，也請弓先生勞神一下。」

弓策問明了江采蘋的年貌，道：「屬下先行告退，三日之內，必有回音。」

安慶緒道：「弓先生請。」

送走弓策，安慶緒微微一笑道：「由弓先生去辦，包管萬無一失，來，兄弟，咱們再乾一杯。」

英羽道：「小弟已不勝酒力了，大哥，咱們還是以茶代酒吧。」

安慶緒道：「好的，但不要着急，只待弓先生找出那擄刦弟婦之人，大哥撥給你五個鐵騎去捉賊人就是。」

英羽道：「多謝大哥。」

他們剛剛撤去酒席，一名守門校尉奔入後堂稟報道：「稟少主，有一位姓商的求見英公子。」

安慶緒回顧英羽道：「姓商的是誰？」

英羽道：「可能是關西大豪商陵前輩。」

安慶緒向那名校尉吩咐道：「請商大俠到後堂相見。」

校尉應聲奔出，片刻之後，果然將商陵引入後堂。

這位古道熱腸的老人，可不管這是什麼所在，一見英羽就拉開嗓門高叫道：「小子，你又想丟下老夫乾女兒溜之乎也！當着安世子，你必須對老夫交待一個明白！」

安慶緒一呆道：「兄弟，這究竟怎麼回事？」

英羽尷尬的一笑道：「說來話長，咱們先安頓下這位老人家小弟再慢慢的告訴你。」

商陵一哼道：「老夫用不着你管，你還是安頓下你的老婆兒子再說！」

安慶緒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商大俠請坐，我這就派人去接弟婦及侄兒。」

語音一頓，回頭向一名家將道：「去叫田姬帶人迎接英夫人及小公子來府。」

商陵道：「不敢勞駕，還是由咱們爺兒兩個去吧。」

安慶緒道：「我與英兄弟情同手足，商大俠千萬不要客套。」

商陵道：「這倒不是老朽故作矯情，他要是不去……咳，我那乾女兒只怕……」

安慶緒道：「那是他們小兩口鬧彆扭了！好，咱們一道去。」

英羽道：「不敢當，大哥，些須小事，怎能勞動你這一軍之主！」

安慶緒見英羽辭意甚堅，遂笑笑道：「好吧，大哥就在此地恭候了。」

英羽隨着商陵直奔城外，在一戶農家見到了宣大家及敬珍珍等。

不待英羽開口，宣大家就給了他一頓排頭。

「姓英的，你到底安的是什麼心腸？今日非給老婆子說個明白不可！」

「這個……」

「少跟老婆子這個那個的，我乾女兒那一點配不上你？說……」

「咳，前輩誤會了……」

「哦，聽你的口氣，倒像是咱們在無理取鬧是的，哼，別看你與安慶緒攀上了交情，欺負了我的乾女兒，老婆子可是六親不認！」

敬珍珍幽幽道：「乾娘，咱們不能勉强別人，讓他去吧！」

宣大家雙目一瞪道：「怎麼，到了這個節骨眼，妳倒大方起來了！」

商陵道：「老太婆，這妳就不懂了，不要在這兒當蠟燭，走，咱們出去凉快凉快。」

宣大家呆了一呆，立即哈哈一笑道：「走吧，老頭子，咱們也應該去凉快一下了。」

這雙老夫婦笑嘻嘻的走了，段茂才，季典國，項飛燕，以及月媚花嬌二婢也悄悄的退了出去。自然，他們是不想當蠟燭，讓這對小夫妻能够談談體己的話兒。

但敬珍珍却神色一肅，將懷中小娃兒向英羽一遞道：「這是你的兒子，抱去吧！」

英羽連忙搖手道：「妳聽我說，珍珍……」

敬珍珍冷冷道：「不必，你說的我都知道。」

英羽長長一嘆道：「我知道妳不會諒解我的，唉……」

敬珍珍一哼道：「不錯，但你諒解我了麼？」

英羽道：「珍珍，妳應該看得出，我當時的心情……」

敬珍珍猛一抬頭，道：「現在你的心情好了，是麼？」

英羽微帶怒意的道：「珍珍，我要請教妳一個問題。」

敬珍珍道：「什麼問題？」

英羽道：「妳究竟承不承認是我的妻子？」

敬珍珍冷冷一哼，道：「你爲什麼不先問問你自己？」

英羽道：「我當然承認，妳呢？」

敬珍珍螓首一垂道：「兒子都出世了，我不承認行麼？」

英羽道：「那妳就得聽我的，難道妳想違背丈夫，做一個不守婦道之人？」

敬珍珍神色一楞，忽地一頭撞到英羽的懷中，道：「你好狠，欺負了我還要用大帽子壓人！」

英羽抱着她的纖腰，道：「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珍珍，咱們的前途還擺着難以數計的艱險，我需要妳的幫助……」

敬珍珍道：「我會幫助你的，因爲我不敢違背丈夫，怕別人罵我不守婦道。」

英羽哈哈一笑，接過她懷中的娃兒，道：「這小東西眞像妳，他叫甚麼？」

敬珍珍道：「大哥說他像一塊未經彫琢的美玉，就叫他英璞，你看可好？」

英羽道：「很好，珍珍，咱們進城再作詳談吧，安世子還在等待咱們呢。」（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飛燕趙玉倩心忿拾三郎為人冷傲，拒為西席，一怒追蹤至城西亂塚崗，果見拾三郎正平躺在一座巨墳之上，俯視着青年俠客文仁傑與花花太歲鄧景瑞在激鬥，未幾，突聽一聲朗叱與一聲冷哼，寒光劍氣倏斂，鬥場中已分出勝負，文仁傑一劍傷了鄧景瑞左臂後，偕方瑤玲雙雙離去。趙玉倩俟爭鬥雙方離去後，也偕拾三郎朝開封城走回，一路上趙玉倩重提要請拾三郎為其弟之西席；拾三郎仍然婉拒，說是姑娘雖然不以他來歷不明見嫌，但是，她父親方面，可會同意她這樣做麼——

落花雖有意　流水似無情

趙玉倩道：「這種事情，只要我作了主，我爹他老人家決不會反對！」

拾三郎道：「令堂呢？」

趙玉倩道：「家母已經去世多年了。」

拾三郎道：「令尊未再續弦？」

趙玉倩螓首輕搖地道：「沒有。」

語聲微微一頓，誠懇地接着說道：「我至誠的希望相公答應我此請！」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剎那，道：「此事姑娘雖然能夠完全做主，但是我仍希望姑娘先徵求得令尊的同意許可比較妥當！」

趙玉倩美目深望了拾三郎一眼，改變了話題地問道：「相公今晚將息宿何處？」

拾三郎道：「沒有一定。」

趙玉倩美目眨動地道：「那麼我爹同意許可了，我又到何處找到相公呢？」

拾三郎道：「就到那家大酒棚好了。」

趙玉倩美目凝注地問道：「相公明天會在那裏麼？」

拾三郎點頭道：「從今晚起，我將會在那裏暢賭到明夜子時。」

趙玉倩黛眉微微一皺道：「相公很好賭麼？」

「嗯。」拾三郎道：「我無家無業，流浪江湖，不賭，那來的銀子化用。」

趙玉倩的嬌靨上掠過一絲難以言喩異樣神情，道：「這麼說，你是穩賭必贏了！」

拾三郎道：「不錯，事實上我是贏得起輸不起

，非贏不可！」

趙玉倩眨眨美目道：「萬一不贏呢？」

拾三郎道：「這絕不會有『萬一』之說，也從未發生過『萬一』！」

趙玉倩美目凝注地道：「如此說來，你對賭的門檻一定很精，并且有着絕對的把握了！」

拾三郎淡淡地道：「說不上很精，只是自從玩賭以來，我還從未輸過！」

「哦……」趙玉倩沉思地甜甜笑了笑，道：「你不會是在賭時玩什麼手法吧？」

拾三郎道：「很難說，這得看情形而定。」

語鋒微頓，話題一變，接道：「時辰已過子夜，姑娘應該回家休息了。」

話落，脚下突然加快，步履如飛地朝前行去。

趙玉倩連忙揚聲嬌喊道：「拾三郎……」

可是拾三郎脚下却未稍停，連頭也不回的反手揮了揮，說道：「姑娘請回去吧，有話明天再說好了。」

說話間，人已遠去五十丈以外。

趙玉倩美目凝望着拾三郎那有若行雲流水般遠去的背影，芳心不禁有點莫可奈何地暗忖道：「他的性情好冷傲，好絕情……」

倏地，她一頓蓮足，擰嬌軀，電射騰起，有如一隻黑燕飛掠……

× × ×

第二天的未牌時分，「黑飛燕」趙玉倩與緻冲冲地走進了大酒棚。

她剛一掀開門帘跨進棚內，坐在櫃枱裏鼻樑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鏡，那個活像老冬烘的賬房先生立刻站了起來，陪笑地說道：「倩姑娘您來了，這兒有您一封信，是那位名叫三郎的黑衣少年，留給您的。」

說着，雙手捧着一封信，隔着櫃枱遞給趙玉倩姑娘。

趙玉倩神情不禁楞然一怔！急急問道：「他走了？」

賬房先生點頭道：「是的，姑娘。」

趙玉倩黛眉微微一皺，一面伸手接過信，一面接問道：「他什麼時候走的？」

賬房先生道：「今早上天剛亮時分。」

趙玉倩拆開封口，食中兩隻玉指挾出了信箋。

趙姑娘：很抱歉，臨時發生了一點事情，只好失約不等妳了，請原諒。

拾三郎草留。

字，是一手十分瀟洒漂亮的行書，風格別具，力透紙背，單以這一手字而言，就不知比那些十年寒窗苦讀的秀才，進士要高明了多少。

趙玉倩看完信箋，黛眉不由再次微皺了皺，旋忽美目眨動地又問道：「他什麼時候回來，他沒有說麼？」

賬房先生搖頭道：「他沒有說。」

趙玉倩道：「這麼說，他還回來不回來，你也不知道了。」

賬房先生答道：「是的，不過，依小老兒猜料，他多半還會回來。」

「哦！……」趙玉倩眨了眨美目，道：「有道理麼？」

賬房先生意含神秘地一笑，道：「道理雖有，但是倩姑娘并無知道的必要。」

趙玉倩道：「爲什麼？」

賬房先生道：「因爲只是小老兒的猜想，所以那『道理』并不能作準。」

趙玉倩黛眉微皺地略一沉思，又問道：「你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知道。」賬房先生點了點頭，說道：「昨兒晚上有人在場子裏玩假賭詐，一位齊姓客人半夜之間輸掉了八千兩銀子，輸得投了河，恰巧遇上三郎由河岸經過救了他，問明原委之後，便帶着姓齊的找上了那三個玩假賭詐的江湖朋友，要他們把銀子吐出來，那三個江湖朋友不肯，三郎便和那三個江湖朋友也賭了一場，結果是三郎技高一籌，贏回了那姓齊的輸去的八千兩，還加了兩千兩的利息。」

趙玉倩接口問道：「他們賭的什麼？」

賬房先生道：「是那三個江湖朋友自己選擇的自認技術最精，萬無一失的『骰子』。」

趙玉倩眨眨美目道：「如此說來，三郎他該是個玩假賭詐高手中的高手了！」

賭房先生搖頭道：「倩姑娘，三郎他既沒有玩假也沒有賭詐。」

趙玉倩美目奇彩一閃，道：「他既沒有玩假賭詐，又怎能贏那三個……」

賬房先生微微一笑，接口道：「他雖然沒有玩假賭詐，但却使用了武功。」

趙玉倩神情不禁一楞，詫異地道：「什麼？用武功？」

賬房先生含笑點頭道：「是的，倩姑娘，他以內家功力不着痕迹的操縱了骰子。」

趙玉倩明白了，怪不得拾三郎昨晚會說那「自從玩賭以來，我還從未輸過」之言，原來是以內功操縱賭具，如此，則當然每賭必贏，絕無輸的「萬一」了！

不過，這雖然不算是玩假賭詐，但事實上却與玩假賭詐無異，祇是在技術上比較高低，不落下流

之名而已。」

趙玉倩美目眨了眨，問道：「可是那三個輸惱了，把拾三郎約了出去？」

賬房先生抬手扶了扶鼻樑上的老花眼睛，說道：「那三個都是江湖惡漢，本來已經贏進了八千，不料竟栽在拾三郎手裏，并且倒貼了兩千，他們心中自是不服，不肯善罷干休，便强迫三郎繼續再賭，可是三郎却推說累了，不願再賭了。」

趙玉倩接口道：「於是那三個惡漢就惱羞成了怒，發了惡性，是不是？」

賬房先生點頭道：「那三個惡漢說了狠話，要三郎把一萬兩銀子全都吐出來，要不然他們便要三郎的兩隻手！」

趙玉倩黛眉陡地一揚，道：「孟賬房，那三個如此要狠要惡，你爲何不管？」

孟賬房「鐵算盤」孟博才陪笑說道：「倩姑娘，小老兒本來是要管的，可是三郎他却阻止小老兒不要小老兒管，小老兒只好在旁袖手靜以觀變！」

趙玉倩嬌靨神色稍霽地又問道：「後來怎麼樣了？」

孟博才道：「拾三郎沒有理他們三個，將八千兩銀子交給了那位齊姓客人，要小虎兒趕車送姓齊的連夜動身回家。」

趙玉倩黛眉不由一蹙，道：「如此一來，豈不害了小虎兒和那個姓齊的性命！」

孟博才笑道：「倩姑娘放心，拾三郎他早已成竹在胸地，替小虎兒和姓齊的作了妥善的安排！」

趙玉倩道：「他是怎樣安排的？」

孟博才道：「他把那多餘的二千兩銀子交給小虎兒，要小虎兒僱了四名好手，兩名護車，兩名隨後，保護小虎兒和姓齊的。」

「哦……」趙玉倩美目異采飛閃地道：「如此看來，拾三郎他該是位隱於黑道污垢中的仗義輕財的俠士了！」

孟博才含笑點頭道：「似是這樣的一個人。」

趙玉倩眨眨美目，又問道：「那三個惡奴呢？他們絕不會就此作罷吧！」

「當然不會。」孟博才搖頭道：「那三個惡漢本想立刻去追截姓齊的先奪取那八千兩銀子，而後再回來和三郎算賬的，可是三郎却搶先一步的堵住了門，他三個無可奈何，只好向三郎挑戰，於是三郎便於天亮時分和他們在一起離去。」

趙玉倩眸珠轉動地微一沉思，道：「你知道他們三個的姓名來歷麼？」

「不知道。」孟博才乾咳了一聲，道：「那三個年紀都在三十以內，看樣子大概是出道沒有幾年，沒有什麼大來歷之輩。」

趙玉倩黛眉微蹙了蹙，道：「當時你沒有派人跟下去看看麼？」

「沒有。」孟博才搖頭道：「這種事，小老兒怎好派人跟下去。」

趙玉倩美目倏然一睜，道：「爲什麼不好派人跟下去，拾三郎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他們却有三個人六隻手，俗話有云『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這種情形，你竟然不管，任由那三個惡徒三對一，以多欺寡……」

孟博才陪笑接口說道：「倩姑娘說的是，這種情形，小老兒是應該派人跟下去看看，可是……」

語鋒微微一頓，接道：「姑娘你明鑒，小老兒要眞是這麼做了，那不僅是犯了江湖的忌諱，也破壞了這兒的規矩！」

這話有道理，也是事實；江湖忌諱，這座大酒棚的規矩，他怎能不顧不遵守。

趙玉倩不是一個不講理的姑娘，「鐵算盤」孟博才這麼一說，她自然是不好再責怪孟博才什麼。

因此，她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剎那，說道：「那就這樣好了，他回來時你立刻派人去告訴我，同時也告訴他，我已經來過了，請他在這兒等我不要走開，我馬上就來。」

孟博才連忙點頭笑說道：「是，倩姑娘你放心好了，三郎他一回來這兒，小老兒就立刻派人去稟告你。」

趙玉倩微點了點螓首道：「我回去了，一切就拜托你了。」

語落，嬌軀一擰，轉身往外走去。

姑娘她這裏玉手剛伸，待要掀開門帘兒時，恰巧有人先一步的由外面掀了開來。

一見外面之人，她美目不由陡地一亮，嬌靨上掠現一片喜色地道：「你回來了。」

敢情由外面掀起門帘兒之人，正是那一身黑衣神色冷傲的拾三郎。

拾三郎跨步進入門內，臉容神色不帶任何表情地朝趙姑娘淡然點點頭，道：「姑娘要回去了？」

趙玉倩語音甜美地道：「我是來找你的，你回來了，我自然就不急着回去了。」

拾三郎淡漠地笑了笑，抬手向一名企堂的伙計一招，道：「替我來一壺酒。」

目光隨即轉向趙玉倩姑娘微一舉手，道：「姑娘請坐。」

語落，當先移步在一張空桌位上坐了下去。

趙玉倩跟過去在對面落了座，美目凝光地柔聲道：「那三個惡徒怎樣了？」

拾三郎神色平靜而淡漠地淡淡道：「他三個很

好。」

語聲一頓卽起，道：「姑娘，別問他三個的事情了，請談妳自己的事情吧！」

趙玉倩嫣然一笑，道：「我爹已經同意了，現在就只等點個頭作千金一諾了！」

適時，伙計送上來一壺酒，陪笑問道：「你要點什麼下酒滷菜不要？」

拾三郎微一擺手，道：「不用。」

伸手拿起酒壺斟滿一杯一口喝乾之後，這才望着「黑飛燕」淡笑了笑，說道：「姑娘……」

趙玉倩接口道：「我名叫玉倩，你叫我的名字好了。」

拾三郎冷然一搖頭道：「那不大適合，我還是稱呼妳『姑娘』的好。」

語鋒微頓，話題一變地道：「姑娘，妳對我的這份抬愛，我只有衷心感激！」

趙玉倩黛眉微微一揚，說道：「你仍然不肯答應？」

拾三郎道：「是的，姑娘原諒，我是不能也不敢答應！」

趙玉倩美目微睜地道：「為什麼？你可是有什麼隱衷？」

拾三郎道：「是我不配，不適合那職位。」

趙玉倩眉鋒輕蹙地道：「我真不懂，你明明是個胸羅淵博，文才武功，兩皆十分高明之人，卻偏要說那什麼『不配』的自卑的話，實在令人不了解你。」

拾三郎淡淡地道：「姑娘，並不是我自卑，事實上我不但是個江湖流浪漢，是個賭徒，而且還是個……」

語聲倏然一頓，自嘲地笑了笑，沒有說下去。

趙玉倩一時未作深思地接口問道：「還是個什麼？為何不說下去了？」

拾三郎沒有立刻接話，臉上卻突然掠過一絲怪異的笑意，轉朝一名伙計招招手道：「伙計大哥，你過來一下。」

那伙計連忙疾步走了過來，哈腰陪笑地道：「你有什麼吩咐？」

拾三郎道：「麻煩你去後院請艷艷姑娘。」

伙計微微一怔！道：「這……」

拾三郎神色一冷，道：「這怎樣？你可是怕不方便？」

伙計陪笑點頭道：「是的，你請多包涵，這兒的規矩……」

拾三郎倏然擺手打斷了伙計的話，說道：「別多說了，那就移到雅座裏去好了。」

話落，立卽長身離座站了起來。

這兒的規矩是這，喝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你愛在那兒都行，但是賭與色却有一定的地方，賭，必須到那只有板櫈桌子，為賭專設的房間裏，至於玩女人，後院另有雙人床，羅帳，鴛鴦被，整齊乾淨的房間，如是要叫姑娘侍酒，就得到雅座裏去，絕對不許在這座大酒棚的敞座間。

所謂「雅座」，就在敞座的兩廂，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門口掛着塊青布門帘兒而已。

這種場合，凡是老於此道的人全都知道，門帘兒掀開着的就表示裏面空着沒有客人，門帘兒垂着的就千萬別去掀動它，那會犯人忌諱，也等於覷人隱私，說不定會挨上一頓揍，讓你吃不完兜着走！

這種事，卽連跑堂的伙計也不例外，未得客人的招呼，也不得隨便去掀動門帘向裏便探望一眼。

拾三郎他雖然不是此道老手，但却知道這兒的規矩，因此，伙計一提到「規矩」兩字，他就立刻擺手打斷了伙計的話。

他既已說了「移到雅座裏去」，伙計自是不便多說什麼，只好哈腰點頭應聲說了聲「是。」

「鐵算盤」孟博才一直站立在櫃枱裏凝神靜聽着拾三郎和趙玉倩姑娘的談話，拾三郎話至最後留下了個尾巴不說，突然要伙計去後院叫「艷艷」姑娘出來，他是個老江湖了，怎會得不明白拾三郎的心念電閃間連忙朝那將要轉身去往後院的伙計，抬手攔阻地揚聲說道：「大元，等一等！」

賬房先生開了口，伙計大元只好站着不動。

孟博才邁步走出櫃枱，口中輕咳了一聲，望着拾三郎微一拱手，道：「小兄弟，小老兒可以插嘴說句話麼？」

拾三郎冷冷地說道：「老先生已經插嘴攔住了伙計大哥，又何必還要要虛套假客氣，有話，就請說吧！」

孟博才老臉不由微微一紅，道：「小兄弟好厲害的一張嘴！」

拾三郎冷聲一哼，道：「老先生，我說的難道不是實話！」

孟博才尷尬地笑了笑，臉容隨卽倏然一正，道：「小兄弟，此時此刻，當着趙姑娘的面，你叫艷艷姑娘出來，不覺有些兒失禮麼？」

拾三郎淡淡地道：「這只是老先生你的看法，在我不僅毫無失禮之感，而且還是一番好意。」

孟博才淡然輕聲一「哦」，眨了眨老花眼道：「小老兒願意洗耳恭聽小兄弟的『好意』高論，不知有此榮幸不？」

拾三郎神情冷漠地一笑道：「老先生是聰明智者，應該明白我此舉之意，完全是為趙姑娘好。」

語聲一頓，目光瞥視了趙玉倩一眼，接道：「因為趙姑娘她不了解我，我這是說明讓趙姑娘了解我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我實在是個一無可取的酒徒，色徒，實在不配那『教讀』的職位！」

孟博才兩隻老花眼中突然射出一種令人難以言喻，也令人難以意會的異樣光芒，深深地望了拾三郎一眼，隨卽轉望向趙玉倩輕咳了一聲，道：「倩姑娘，拾小兄弟既然如此……」

趙玉倩倏然抬手一搖，嬌靨神色一片平靜地截口道：「孟賬房，你不必多說什麼了。」

語音一落卽起，目光轉向那伙計大元說道：「你去請艷艷姑娘出來吧。」

大元是開封土生土長的人，在這座大酒棚裏當伙計已經有六七年了，自然認識「黑飛燕」是「雙龍」鏢局大局主趙正陽的掌珠，同時也知道趙正陽和大酒棚主人梁大豪的交情是過命交情。

因此，趙玉倩這一開口，他那敢猶疑怠慢，連忙哈腰點頭不迭的應「是」，邁動腳步往後院走了進去。

× × ×

「鐵算盤」孟博才回身緩步走進了櫃枱，拾三郎則舉步走向那門帘兒高掛着的三號雅座。

「黑燕飛」趙玉倩雖然出身武林之家，不比世俗兒女，但總是個大閨女，姑娘家，拾三郎既已說明叫艷艷姑娘出來的用意，按說，她就該立刻拂袖離去，放棄那聘請拾三郎為乃弟教讀的意念才是。

可是，趙玉倩她連眉毛也未稍皺一下，毫不猶豫地跟着走進了三號雅座，顯然，她這是鐵定了心，她存心要看看拾三郎當着她的面能要出什麼名堂來。

另一名伙計走進來，拾三郎點了滷菜，伙計哈腰退出，並隨手放下了布帘兒。

雅座裏，拾三郎和趙玉倩面對地靜坐着，空氣有着剎那的沉默！

倏然，趙玉倩美目一抬，開了口，道：「拾三郎，你這是何苦！」

拾三郎臉容神色依舊淡漠平靜地道：「何苦的應該是姑娘妳自己，我事實上就是這麼個人。」

趙玉倩黛眉揚了揚，淡然一笑道：「你以為你這一着很高明麼？」

「高明？」拾三郎眨眨星目道：「趙姑娘，妳這話的意思是？……」

趙玉倩道：「你不懂？」

拾三郎搖頭道：「是的，姑娘，我不懂！」

他真不懂麼，當然不是，他是有心裝糊塗，裝不懂！

趙玉倩黛眉再次微揚，檀口啟動，但是話尚未出口，外面適時響起了一聲輕咳，道：「公子爺，酒菜來了。」

門布帘兒掀起處，一名伙計雙手捧着大木盤走了進來。

伙計擺好酒菜，剛哈腰退了出去，布帘兒突又被掀了起來，是一位年約十八九歲，身着粉紅衣裙的姑娘。

這姑娘，容貌長得並不算美，但却很文靜，細皮白肉，模樣兒很嬌柔，很甜，一雙眼睛水汪汪的，黑白分明，很動人。

她正是艷艷姑娘。

艷艷姑娘一隻纖纖玉手掀着門布帘兒，怯生生地站立在雅座門口，兩隻水汪汪的眼眸轉動地望了望趙玉倩，含情脈脈地望着拾三郎笑說道：「公子，是您叫奴家麼？」

「嗯。」拾三郎微一點頭，道：「艷艷，妳進來吧。」

艷艷蓮步輕移，體態婀娜地走進了雅座，趙玉倩的身份那伙計大元往後院裏叫她時就已經告訴了她，因此，她進入雅座，首先朝趙玉倩挽首一福，說道：「小女子艷艷見過姑娘。」

趙玉倩落落大方地一抬手，含笑說道：「不敢當，姑娘請坐。」

艷艷嫣然一笑道：「謝謝姑娘。」

說着伸出一雙賽雪欺霜的纖纖玉手，雙手捧起酒壺替趙玉倩和拾三郎斟滿了一杯酒，放下酒壺，在二人的横頭緩緩坐下。

拾三郎抬手端起面前的酒杯，朝趙玉倩微微一舉，道：「趙姑娘，在下敬妳一杯。」

話落，也不管趙玉倩的反應如何，引杯就唇先乾了一杯。

趙玉倩雖然是個姑娘家，但她生長武林之家，對於酒，雖不善飲，卻絕非不能飲。

是以拾三郎酒杯尚未放落，姑娘她已經毫不遲疑地抬手舉杯跟着喝了個滿杯，同時嬌聲甜笑嫣然的說了聲：「謝謝。」

拾三郎淡然一笑，艷艷姑娘忙又伸手執壺替二人斟滿酒杯，拾三郎則又舉杯望着艷艷姑娘說道：「艷艷，來，我也敬妳一杯。」

艷艷姑娘淺淺一笑，纖纖玉指輕拈起酒杯，嬌聲道：「公子，您敬奴家可不敢當，這一杯還是算奴家敬您的好了。」

說罷，明眸流波的望着拾三郎舉了舉酒杯，就唇輕啜了一口。

拾三郎哈哈一笑，却是喝了個點滴不賸。接着探臂伸手一摟艷艷姑娘的柳腰，神態輕狂的說道：

「艷艷，來，讓我……」

話未說完，「嘖」的一聲，已在艷艷姑娘的頰上親了一下，同時摟了個「軟玉温香抱滿懷」！

神態輕狂，帶着股流裏流氣的味兒，一副江湖混混，登徒子的樣子。

趙玉倩看得黛眉不由微微一皺，但是心念電閃間，倏而暗暗地笑了，兩隻美目中同時掠過一種令人難以意會不解的異采，一閃而逝！

可惜拾三郎沒有留意，否則以拾三郎的聰智，他會立刻明白他是白費了心機！

拾三郎一隻手摟抱着艷艷姑娘的纖腰，一隻手端起面前的酒杯，朝着趙玉倩舉舉道：「趙姑娘，請。」

趙玉倩蟓首輕搖地道：「謝謝，一杯已經甚多，我不能再喝了！」

拾三郎道：「那就請用菜。」

趙玉倩輕搖着蟓首道：「我不想吃，我想回去了。」

說着，緩緩站起了嬌軀。

拾三郎倏然一抬眼，放落手裏的酒杯，道：「姑娘生氣了？」

趙玉倩道：「沒有。」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那麼姑娘爲何不多坐一會兒……」

趙玉倩道：「我不想打擾了你的興緻，免得讓你說我不知趣，不識相。」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姑娘如今已經明白了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了嗎？」

趙玉倩點着蟓首道：「我明白了，你很有表演的天才。」

語聲一頓，笑了笑，接着又道：「我回去了，明天我再來找你！」

話落，移步轉身向外走去。

拾三郎連忙一抬手，道：「姑娘且請留步！」

趙玉倩停步回過嬌軀，美目深望着拾三郎道：「相公還有何教言？」

拾三郎星目凝望着趙玉倩美麗的嬌靨，問道：「姑娘，我這證明難道還不够麼？」

趙玉倩微微一笑，道：「這問題，留待明天我再告訴你好了。」

伸手一掀門簾，跨步走了出去。

拾三郎劍眉不由微微一皺，鬆開艷艷姑娘柳腰，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喝乾，長身離座站起，說道：「艷艷，妳回後院去吧。」

艷艷姑娘嬌軀跟着站起，明眸眨動地道：「相公不吃酒了麼？」

「不吃了。」拾三郎搖了搖頭，探手懷內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說道：「這錠銀子除了酒菜賬外，多下的都給妳了。」

語落，提起蛟皮長袋，掀起門簾，大踏步的向外走去。

他剛走出雅座，迎面走過來了賬房先生孟博才，拱手說道：「拾兄弟，我們『棚主』有請你。」

「哦！」拾三郎脚步一停，道：「有事麼？」

孟博才道：「棚主想見見拾兄弟，和拾兄弟談談。」

拾三郎道：「貴棚主現在何處？」

孟博才道：「正在後院花廳中相候。」

拾三郎微一沉吟，道：「如此，請你帶路。」

孟博才微一點頭，轉身在前帶路，拾三郎邁步相隨往後院走了進去。

× × ×

梁大豪，外號人稱「九環刀」，以一身深厚的內力和掌中一柄九環大刀十八招氣勢雄渾，火候精湛，有撼山動岳之威的「破風刀法」成名江湖，也是開封地面威聲赫赫，無人不知的一條「鐵漢」！

梁鐵漢，身高七尺，肩闊腰粗，黑面虬髯，兩太陽穴高凸，一望即知是位內外兼修的武林好手。雙目如炬，精光灼灼懾人，貌相威武，氣勢凜凜，不怒而威，確實不愧那「鐵漢」的美號！

拾三郎跟在「鐵算盤」孟博才身後，剛一跨進花廳，梁鐵漢已站起他那有如半截鐵塔般的身軀，朝拾三郎抱拳相迎地宏聲說道：「梁某冒昧奉邀，尚請拾兄弟原諒！」

拾三郎瀟洒地一拱手，淡淡地道：「棚主客氣，在下不敢當！」

梁大豪一擺手，道：「拾兄弟請坐。」

拾三郎沒有說話，也不客套地跨身在一張椅子上落了座。

坐定，星目一凝，望着梁大豪問道：「棚主寵召有何見教？」

梁大豪豪聲一笑道：「不敢當『寵召』二字，梁某奉請拾兄弟來此是有事要和拾兄弟商談。」

拾三郎沒有開口接話，神情冷漠地望着梁大豪，靜靜地坐着。

梁大豪語音一頓又起，道：「拾兄弟，聽說趙姑娘有意聘請拾兄弟爲敎讀西席，是麼？」

拾三郎道：「不錯，有這回事。」

梁大豪道：「拾兄弟答應了沒有？」

拾三郎道：「沒有。」

梁大豪虎目微睜，問道：「拾兄弟，你爲何不答應？」

拾三郎道：「在下自知才疏學淺，不配那等職

位！」

梁大豪目光凝注地問道：「拾兄弟這番是眞心實話？」

拾三郎劍眉微微一揚，淡淡地道：「棚主不信，那就由棚主了。」

語音一落又起，接道：「棚主若無其他見敎，在下想告辭了。」

說罷，便即長身站起了身子。

梁大豪連忙一抬手，道：「拾兄弟且請坐，梁某還有事情請敎呢！」

拾三郎站着未動，也未坐下。

梁大豪臉容倏然一肅，目光凝注地問道：「拾兄弟對梁某的看法如何？」

拾三郎微微一怔道：「棚主此問之意是……」

梁大豪道：「梁某的爲人怎樣？」

拾三郎略一默神，道：「江湖傳說不謬，棚主確實是位當代豪雄，是條鐵漢！」

梁大豪目光深注地道：「拾兄弟，你這是由衷之言？」

拾三郎正容說道：「在下句句由衷，字字發自肺腑！」

梁大豪話題倏然一變，道：「拾兄弟，你願意交梁某這個朋友麼？」

拾三郎星目異采一閃即逝，道：「承蒙棚主看得起，這該是在下的榮寵！」

梁大豪哈哈笑道：「拾兄弟請別謙虛客套了，如果認爲這眞是『榮寵』的話，即請改去那『棚主，在下』的稱呼，若不嫌棄，咱們以兄弟相稱，咱痴長幾歲就托個大，你就叫咱一聲梁大哥好了。」

拾三郎心念暗暗一轉，道：「梁大哥既然如此垂愛，小弟敢不從命！」

語音一頓，拱手躬身一揖，道：「大哥請受小弟一禮。」

梁大豪豪興遄飛地哈哈一聲豪笑，巨靈掌疾伸，一把挽着拾三郎的胳膊，道：「賢弟勿多禮。」

一頓，揚聲朝花廳外說道：「快到前面去吩咐一聲，立刻配幾樣好菜送兩壺好酒來！」

花廳門外垂手靜立着兩名黑衣壯漢，左邊的一個剛應了聲「是」，正要舉步走去，拾三郎連忙一抬手，攔阻地說道：「這位，你別去了！」

那名黑衣壯漢只得停步站住，目光遲疑地望着梁大豪。

拾三郎不待梁大豪開口，接着說道：「梁大哥，小弟要告辭了。」

梁大豪目光一凝，道：「賢弟要去那裏？」

拾三郎道：「到外面去走走。」

梁大豪道：「有事麼？」

拾三郎道：「沒有什麼事，小弟只是想出去走走，散散心去。」

梁大豪道：「賢弟既然沒有什麼事，何不先喝上兩杯再出去。」

拾三郎搖頭道：「酒入愁腸愁更愁，喝上兩杯不如不喝的好。」

梁大豪目光一凝道：「賢弟心裏愁的什麼？」

拾三郎道：「沒有什麼，心裏只是覺得有些兒悶氣。」

梁大豪臉容倏然一正，道：「拾賢弟，你如果眞看得起咱這個大哥，認爲咱這個大哥值得一交的話，心裏有什麼煩惱，便直說了出來，不要儘自悶着！」

拾三郎正容搖頭說道：「多謝大哥的關愛，小弟心裏實在沒有什麼煩惱！」

梁大豪深望了拾三郎一眼，道：「賢弟既是這麼說，咱就不勉強賢弟了，這頓酒就留待賢弟回來之後，咱們哥兒倆再喝個痛快吧！」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謝謝大哥。」

抱拳一拱，轉身舉步瀟洒地出了花廳，往前面飄然走了出去。

× × ×

這是一條小溪，溪水是一溪渾濁的死水，地點在「琉璃塔」之東。

奇怪，這條向來不爲人注意的渾濁死水的小溪，今晚竟然出現了奇怪事兒，有兩位白衣少女坐在溪邊上放桿垂釣。

她們是何許人？在釣什麼？

釣魚？這種死水濁溪中能有什麼好魚可釣，除了泥鰍之外大概就只有烏龜了。

可是，泥鰍形狀似蛇，女人大都怕蛇，怎會釣那種噁心東西，如說是釣龜，釣龜又有什麼用呢？

二更時分左右，拾三郎步履從容瀟洒地到了「琉璃塔」前，當他一眼看到那兩名垂釣的白衣少女時，心裏不由微微一怔！詫異地暗忖。

暗忖中，同時頓然意識到這事有點不平凡，其中定有文章，蹊蹺！

他心中這種意識一生，脚下立即輕點，斜飄數丈，不帶絲毫聲息的繞行到兩名白衣少女身後三丈左右，在一株巨松之後隱起身形。

兩名白衣少女靜靜地凝神垂釣，過了約莫一刻辰光，右邊少女似乎有點不耐地說道：「紅姊，我們什麼時候才能釣到那隻龜？」

左邊的白衣少女輕聲一笑道：「翠妹，妳可是不耐了，只要眞有那麼一隻龜，我們總會釣着牠的，妳急什麼！」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文·古龍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鳳鳳說服了老伯，放她走出井底密室，去阻止老伯手下最後的一組殺手前往進攻飛鵬堡。鳳鳳出得井後，驀地仰天大笑，她笑沒有人能比老伯聰明，沒有人能令老伯上當，可是，她笑得好像太早了些，驀地她發覺一條人影在夜暗中靜靜的看着她，她以為她是律香川的人，她出言喝問後正欲說出心中的話，却驀地覺得不對而住口，旋即爲那人捉住，他冷傲的眼神和他加鎖定的行動，她悟出了那人是孟星魂，她隨卽說穿了他的名字，並把她和老伯的關係說出。孟星魂實在不懂老伯怎會要這樣一個從高老大處出來的女人——

絲絲情感叩心扉

繁星滿天，是星，不是流星。

流星的光芒雖燦爛，但在一瞬間就會消失。

只有星才是永恆的，光芒越黯淡的星，往往也越安定。

雖然它並不能引起人們的讚美和注意，但却永遠不變，永遠存在。

做人的道理，是不是也一樣？

孟星魂抬起頭，凝視着滿天繁星，心情終於漸漸平靜。

這一年來他剛漸漸學會忍受一些以前所不能忍受的事。

直等他心情完全平靜後，他才敢看她。

因爲他本已動了殺機，已準備爲老伯殺了這女人。

但他已不是老伯，怎麼能爲老伯作主。

沒有人能替別人作主——沒有人能將自己當作主宰，當做神。

孟星魂在心裏嘆息了一聲，緩緩道：「你的意思我已完全懂得，現在你能帶我去見老伯！」

鳳鳳眼波流動，說道：「你是不是一定要去見他？」

孟星魂道：「是。」

鳳鳳嘆了口氣，說道：「其實，你不見他反而好些。」

孟星魂道：「爲什麼？」

鳳鳳悠悠地道：「也許你還不知道，他現在已沒有什麼東西能給你的了，除了麻煩外，什麼都沒

有。」

她咬着嘴唇輕輕道：「但是我却能給你……」

孟星魂不想再聽她說下去，他生怕自己無法再控制自己，所以很快的打斷了她的話，道：「我去找他，並不想要他給我什麼。」

鳳鳳眨眨眼，道：「難道你還能給他什麼？」

孟星魂一字字道：「只要是我有的，我全都能給他。」

鳳鳳道：「我實在沒想到你是個這樣的人。」

孟星魂道：「你以爲我是個怎麼樣的人？」

鳳鳳道：「一個聰明人。」

孟星魂道：「我不聰明。」

鳳鳳盯着他，突又笑了，哈哈的笑着道：「我剛才不過在試你，看你是不是眞的可靠，否則我又怎能敢帶你去呢？」

孟星魂冷冷道：「現在你已試過了。」

鳳鳳笑道：「所以現在我也放心了，你跟我來吧。」

她轉過身，面上雖仍帶着笑容，但目中却已露出了怨毒之色。

她本已如飛鳥般自由，想不到現在又要被人逼回籠子裏去。

爲了換取這自由，她已付出過代價●

現在她發誓，要讓孟星魂付出更大的代價來還給她。

× × ×

這密室的確就像是個籠子。

老伯盤膝坐在那裏，他本想睡一下的，却睡不着。

只有失眠的人，才知道躺在床上睡不着，是件多麼痛苦的事。

所以他索性坐起來，看着面前的水池。

水池很平靜。

鳳鳳走時所激起的漣漪，現在已完全平靜。

可是她在老伯心裏激起的漣漪，却未平靜——

老伯心裏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空虛寂寞，就彷彿突然失去了精神的寄託。

「難道我已將全心全意都寄託在她身上？」

老伯實在不願相信這是眞的，也不敢相信，因爲他深知這是件多麼危險的事。

但他又不能不承認。

因爲他現在一心只想着，希望她能快點回來。

除了這件事外，他已幾乎完全不能思索。

他忽然發現他並沒有別人想像中那麼聰明，也沒有他自己想像中聰明。

多年前他就已判斷錯誤過一次。

那次他要對付的人是漢陽大豪，周大鬍子，他一直認爲周大鬍子是個很容易對付的人，因爲周大鬍子不但好酒，好色，而且貪財。

一個人只要有弱點，就容易對付。

所以他先送了個很美麗的女人給周大鬍子，而且還在這美人身上掛滿了珍貴的寶石和珠翠。

他以爲周大鬍子一定已將他當做朋友，對他絕不會再有防備。

所以他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漢陽，却不知周大鬍子早已準備好埋伏在等着他。

他帶着十二個人衝入周大鬍子的埋伏，回來時只剩下兩個。

那次的錯誤，給了他個極慘痛的教訓，他本已發誓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誰知他又錯了，而且錯得更慘了。

「就算神也有錯誤的時候，何況人？」

老伯一生所作的判斷和決定，不下千百次，只錯了兩次並不算多。

但除這兩次外，他是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很對？

他的屬下對他的命令雖然絕對尊敬服從，但他們究竟是不是眞正同意他似的事呢？抑或只不過因爲對他有所畏懼？

想到這裏，他忽然覺得全身都是冷汗。

在這一刻之間，他這一生中的胡作非爲，突然全都又在他眼前出現，就好像一幅幅可以活動的圖畫，雖已褪色，却未消失。

他忽然發現這些事做得並非完全正確，有些事假如他還能重新去做一遍，就絕不會像以前那麼樣做了。

他只記得那兩次錯誤，因爲只有那兩次錯誤是對他不利的。

還有些錯誤對他自己雖沒有損害，却損害了別人，而且損害得很嚴重。

這些錯誤他不但久已忘懷，而且忘得很快。

「爲什麼一個人總要等到了窮途末路時，才會想到自己的錯呢？」

林秀、武老刀，還有他女兒，還有其他很多人，豈非都已作了他錯誤判斷的犧牲？

他爲什麼一直要等到現在才想到這些人，一直到現在才覺得歉疚悔恨？

爲什麼別人對不起他的，他就一直記恨在心；他對不起別人的，却很快就會忘記？

老伯捏緊雙手，掌心也滿是冷汗。

他幾乎已不敢想下去，不敢想得太深。

幸好這裏有酒，他掙扎着下床，找到了一罎，正想拍碎泥封，突然聽到水聲「嘩啦啦」一響。

他轉身，就看到了孟星魂！

（二）

孟星魂是個很妙的人。

他無論於什麼地方出現，看來都是那個樣子——就好像你一個人走到厠所裏去的樣子一樣。

平常他看來並不顯得十分冷靜，因爲太冷靜的人也會引人注意。

只不過他無論心裏有多激動，臉上也不會露出來，更不會大哭大笑，大喊大叫，但他也絕不是痲木。

他的感情也許比任何人都豐富，只不過他一向總隱藏得很好而已。

他看着老伯時，老伯也正在看着他。

他們就這樣靜靜的看着對方，旣沒有驚喜的表情，也沒有熱烈的招呼。

誰也看不出他們心裏多麼激動，但他們自己却已感覺得到，甚至於已感覺到連血都比平時流得快些。

你只有在見到自己久別的親人時，才會有這種感覺。

這種感情絕不是「激動」兩個字所能形容。

他們本沒有這種感情。

嚴格說來，他們只不過還是陌生人，彼此都還沒有瞭解對方，連見面的時候都很少。

但在這一刹那間，他們却突然有了這種感情。

「因爲他是我女兒的丈夫！」

「因爲他是我妻子的父親！」

這句話他們並沒有說出來，甚至連想都沒有眞正的想到過，他們只隱約覺得自己和對方，已有了種奇異和神秘的聯繫，分也分不開，切也切不斷。

因爲他們在這世上最親近的人，都已只剩下一個。

那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女兒。

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能瞭解這件事的意義有多麼重要，多麼深切。

老伯突然道：「你來了？」

孟星魂點點頭，道：「我來了。」

這句話並沒有什麼意義，他們要說這麼樣一句話。只不過因爲生怕自己若再不說話，熱淚就已將奪眶而出。

老伯道：「你坐下。」

孟星魂就坐下。

老伯凝視着他，又過了很久很久，忽然笑了笑，道：「我也曾想到過，世上假如還有一個人能找到這裏來，這人就一定是你。」

孟星魂也笑了笑，道：「除了你之外，也沒有別人能造出這麼樣一個地方。」

老伯道：「這地方還不够好。」

孟星魂道：「還不够？」

老伯道：「不够，因爲你還是找來了。」

孟星魂沉默了半晌，緩緩道：「我本來也未必能找得到的。」

他雖然並沒有提起鳳鳳，也沒有去看她一眼，但他的意思老伯當然懂得。

鳳鳳就在旁邊，他們誰都沒有去看她一眼。

老伯只笑了笑，道：「你怎麼會等在這裏的呢，難道沒有去追那輛馬車？」

孟星魂道：「我去追過。」

老伯道：「你追得並不遠。」

孟星魂道：「不遠。」

老伯道：「什麼事讓你回頭的？」

孟星魂道：「兩件事。」

老伯道：「有兩件事？」

孟星魂點點頭，緩緩道：「有人看見那輛馬車往那條路上走的。」

老伯道：「有幾個人。」

孟星魂道：「我見過其中一個。」

老伯道：「哦。」

孟星魂說道：「他並不是個守口如瓶的人，所以……」

老伯道：「所以怎麼樣？」

孟星魂又笑了笑，淡淡道：「我若是你，在那種情況下，就一定會叫那個人的嘴永遠閉上。」

老伯微笑道：「你我都知道，在那種情況下，叫人閉嘴的方法只有一種。」

孟星魂道：「不錯，我本不該見到那個人的，却見到了他，這其中當然有原因。」

老伯道：「你想是什麼原因？」

孟星魂道：「我想到了兩種可能。」

老伯道：「那兩種？」

孟星魂道：「若非你走的根本不是那條路，就是你根本不在那輛馬車上。」

老伯目光閃動，說道：「難道就沒有第三種可能？」

孟星魂道：「沒有！」

老伯道：「你難道沒有想到過，也許那只不過是我的疏忽。」

孟星魂道：「在那種情況下，你絕不可能有這種疏忽。」

老伯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你若是這樣的人，三十年前就已經死了。」

老伯凝視着他，目中帶着笑意，緩緩道：「想不到你居然很瞭解我。」

孟星魂道：「我應當瞭解。」

老伯道：「我們見面的時候並不多。」

孟星魂道：「你是否能瞭解一個人，並不在見面的時候多少，有時就算是已追隨你一生的人，你也未必能瞭解他。」

老伯沉思着，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的意思我懂。」

他不但懂，而且同意。

因爲這兩天來，他對很多事的觀念，都有了很大的改變。

若是在三天前，他一定會覺得孟星魂這句話很荒謬。

那時他絕不承認自己居然會看錯律香川，現在他才知道，他非但沒有完全瞭解律香川，連他自己的女兒，他瞭解得都不多。

孟星魂也在沉思着，慢慢的接着道：「但還有些人你只要見過他一次，就會覺得他已瞭解你，你也已很瞭解他，就好像你們本就是多年的朋友。」

老伯道：「是否因爲他們本就是同一種人？」

孟星魂目光似在遠方，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爲如此，我只知道人與人之間，往往會有種很奇妙的情感，無論誰都無法解釋。」

老伯的目光忽也變得很遙遠，緩緩道：「譬如說——你和小蝶？」

孟星魂笑了笑，笑音中帶着種說不出的味道，因爲他只要一想起小蝶，心裏就充滿了甜蜜的幸福，但却又有種纏綿入骨的相思和掛念。

「這幾天來，她日子過得好麼？吃不吃得下，睡不睡得着？」

他知道小蝶一定也在思念着他，也許比他思念得更深，更多。

因爲他還有許多別的事要去做，要去思索。

她却只有思念他，尤其是在晚上，星光照在床前，濤聲傳入窗戶的時候。

「這幾天來，她一定又瘦了很多。」

老伯一直在看着他的眼睛，也看出了他眼睛裏的思念。

知道有人對自己的女兒如此關懷摯愛，做父親的自然也同樣感動。

老伯心裏突然有種說不出的激動，幾乎忍不住要將這少年擁在懷裏。

但老伯並不是個善於表露自己情感的人，所以他只淡淡的問了句：

「她知不知道你這次出來，是爲了找我的？」

孟星魂道：「她不但知道，而且就是她要我來的，因爲她一直都在記掛着你！」

老伯笑得很凄涼，又忍不住問道：「她沒有埋怨過我？」

孟星魂道：「沒有，因爲她不但瞭解你，而且崇拜你，她從小就崇拜你，現在還是和小時同樣崇拜你，以後也絕不會改變。」

老伯心裏突又一陣激動，熱淚幾乎已忍不住要奪眶而出，嗄聲道：「但我却一直錯怪了她——」

孟星魂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也用不着爲這件事難受，因爲現在她已活得很好，無論如何，以前的事都已過去，最好誰也莫要再提起。」

提起這件事，他心裏也同樣難受。

他知道現在已不是自艾自怨的時候，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樣創造將來，絕不能再悲悼往事。

所以他立刻改變話題，道：「我知道你絕不可能會有那麼的疏忽，所以立刻回頭，但這還不是讓我回頭的唯一原因。」

老伯胸膛起伏，長長吐出口氣，道：「是有什麼原因？」

孟星魂道：「馬方中一家人的死因，也很令我懷疑。」

老伯黯然道：「你看見了他們的屍體？」

孟星魂點點頭，道：「他們本是自己服毒而死的，但却故意要使人認爲他們是死在別人的刀下，這其中當然也有原因。」

老伯神情更慘黯，道：「你已想到他們是爲我而死的。」

孟星魂道：「因爲他們當然也知道，只有死人才能眞正的保守秘密。」

老伯長嘆道：「但他們的秘密，還是被你發現了！」

孟星魂道：「我並沒有發現什麼，只不過在懷疑而已。」

老伯道：「所以你才到這裏來。」

孟星魂道：「我本已準備往另一條路去追了，因爲我也看不出這裏還有可以藏得住人的地方。」

老伯沉吟着，道：「你眞的已準備往另一條路上去追了？」

孟星魂點點頭。

老伯道：「若是追不出什麼來呢，你是不是還會回到這裏來等。」

孟星魂道：「也許會。」

老伯道：「你爲什麼不再到原來那條路上去追呢？」

孟星魂道：「最主要的原因是，那輛馬車到了八百里外，就忽然變得毫無消息。」

老伯失聲道：「爲甚麼？」

孟星魂道：「那輛馬車本來很刺眼，趕車的人

也很引人注意，所以一路上都有人看到，我一路打聽，都有人記得那輛馬車經過。」

老伯道：「後來呢？」

孟星魂：「但一過了黃石鎭後，就再也沒有人看到過那樣一輛馬車。」

老伯道：「趕車的人呢？」

孟星魂道：「也沒有人再見到過，車馬和人都好像已突然憑空消失。」

老伯的瞳孔在收縮。

這件事是他多年前就已計劃好的，他一直都認爲絕不會再有差錯。

現在他才發現，無論計劃得多麼好的事，在實際行動時往往也會有令人完全出乎意外變化發生。

就因爲這種變化是誰也無法事先預料得到的，所以誰也無法預先防止。

因爲人畢竟不是神，並不能主宰一切。

就連神也不能！

神的意旨，也不是人人都遵守的。

一個人若能想到這一點，他對一件事的得失，就不看得太嚴重了。

一個人的得失之心若淡些，活得也就會愉快得多。

過了很久，老伯才緩緩道：「你若會回到這裏來等，律香川當然也一樣。」

孟星魂道：「他絕不會自己來。」

老伯道：「爲甚麼？」

孟星魂道：「第一，因爲他還有很多別的事要做，他現在很得意。」

「得意」這兩個字很妙。

有時那是種恭維，有時是種諷刺，有時還包含着另外一些意思。

得意的人往往就會做出一些不該做的事。

因爲一個人若是太得意，頭腦就會變得不太清楚了。

這點老伯當然也懂得。

孟星魂道：「何況他最多也只不過覺得懷疑而已，絕不會想到井底下還有秘密，就算派人守候在這裏，也絕不會派出主力。」

老伯道：「這一點我也已想到。」

孟星魂道：「還有第二點。」

老伯道：「哦。」

孟星魂道：「我敢斷定他絕不會自己來找你，因爲他已不必自己來。」

老伯道：「爲甚麼？」

孟星魂笑了笑，道：「因爲他相信有個人會替他找到你。」

老伯動容道：「誰？那個人是誰？」

孟星魂道：「我！」

他說出這個字，的確使一個人吃了一驚，但吃驚的人並不是老伯，而是鳳鳳。

老伯眼睛裏神色還是很平靜，非但沒有露出驚訝懷疑之色，甚至還彷彿有了一絲笑意。

鳳鳳忽然發現這兩人之間有一種很奇妙的感情，所以他們不但能互相瞭解，也能互相信任。

她本來很不甘心就這樣安安份份的坐在旁邊的，可是她忽然覺得很疲倦，彷彿有種神秘的睡意正慢慢的往她脊椎裏往上爬，已漸漸爬上了她的頭。

老伯和孟星魂的人影似已漸漸模糊，聲音也似已漸漸遙遠……

她拚命地想睜大眼睛，但，眼皮却重得像是鉛鐵……

老伯道：「你到花園去過？」

孟星魂道：「在我去的時候，那裏一個人都沒有。」

老伯道：「所以你很快就找到了那條地道。」

孟星魂道：「地道下還早已替我準備好了一條船。」

老伯道：「所以你就認爲是他們故意讓你來追踪我的。」

孟星魂道：「不錯。」

老伯道：「他們沒有在暗中追踪你？」

孟星魂道：「沒有人能在暗中追踪我。」

老伯道：「有沒有人能令你說實話？」

孟星魂道：「有……」

這就是鳳鳳聽到他說的最後一個字。

然後她就忽然睡着。

老伯這才回過頭，看了她一眼，喃喃道：「她睡得眞像是個孩子。」

孟星魂道：「她已不是孩子。」

老伯沉吟着，道：「是你想要她睡着的？」

孟星魂點點頭。

在井水中，他用最輕的手法點了她背椎下的「睡穴」。

老伯目中帶着沉思的表情，深深道：「看來你並不信任她。」

孟星魂道：「你認爲我應該信任她？」

老伯沉思着，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等你到了我這樣的年紀，我這樣的處境，你也會信任她的。」他慢慢的，一字字接着道：「因爲你已沒有第二個可以信任的人。」

孟星魂道：「可是你——」

老伯打斷了他的話道：「等你到了沒人可信任時，才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麼可怕。」（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旋風十八騎在黃河渡口，買通舟子，以一艘特製船隻，裝載雙龍鏢局的鏢車渡河，在艙中，用偷龍轉鳳的手法，偷去了雙龍鏢局押運的一箱珠寶，而以一箱石頭放回鏢車上，這一着，不特總鏢頭龍伯濤意料不到，就是素以智計聞名江湖的神算子柳元，也絕未想到。旋風十八騎的老二和老九奪得鏢貨後，返回總壇，路上碰到百變書生羅永湘相迎，老二遂獨自返回黃河渡口以接應老七等，老九鐵蓮姑乃偕羅同返秘谷，紙刀霍宇寰與羅永湘商量如何把這批古董珠寶脫手的問題，鑑於茲事體大，要等大夥回來後再議——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英名千里播　禍從天上來

霍宇寰和羅永湘在石屋中署喝了幾杯酒，鐵蓮姑已浴罷更衣尋來。只見她換了一件猩紅底帶黃花的衫裙，外罩藍色小坎肩，頭上鬆鬆挽了個髻，面如滿月，未施脂粉，雖是近三十歲的少婦，却別有一股迷人的風韻。

她一進石屋，便奪了霍宇寰的酒杯，嗔道：「大哥也眞是的，只要有機會，便拚命喝酒，不知說過多少次了，總不肯聽人勸。」

霍宇寰笑道：「瞧你這嘮叨勁兒，今天是什麼日子，你還不讓大哥喝酒？」

鐵蓮姑道：「等會慶功宴上，有得喝的，現在就該少喝點，留點量。」

霍宇寰道：「我總共才喝了不到五小杯，不信你問老四。」

鐵蓮姑道：「我不管，五杯已經太多，反正不能再喝了。」

霍宇寰無可奈何的搖搖頭，笑道：「眞沒有這樣兒的妹妹，你別弄錯了，大哥今年四十歲，並不是十四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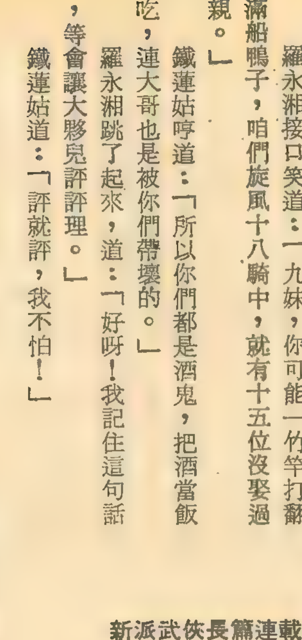
鐵蓮姑道：「男人沒娶親，八十歲也是小孩子，也得人管着才行。」

羅永湘接口笑道：「九妹，你可能一竹竿打翻滿船鴨子，咱們旋風十八騎中，就有十五位沒娶過親。」

鐵蓮姑哼道：「所以你們都是酒鬼，把酒當飯吃，連大哥也是被你們帶壞的。」

羅永湘跳了起來，道：「好呀！我記住這句話，等會讓大夥兒評評理。」

鐵蓮姑道：「評就評，我不怕！」


霍宇寰大笑道：「你根本就是不講理，還怕什麼？」

鐵蓮姑嬌嗔道：「大哥——」

谷口忽然又响起號角聲音。

霍宇寰笑着站起身子，道：「兄弟們回來了，要評理，要喝酒，都是時候了。」

宏笑聲中，大步迎了出去。

× × ×

夜已深，思親堂內却燈火通明，慶功宴正在熱鬧進行着。

石壁上的燈光，映着酒宴席上的紅桌巾，顯得滿室通紅，喜氣洋洋。

座中每一張臉都泛着紅馥馥的喜色，大塊肉，大碗酒，不停地往嘴裏送，喧笑之聲，不絕於耳。

廳內未設座椅，只用十八張矮几，繞成一個圓圈，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氈，每人各據一案，席地而坐，另由十餘名壯漢侍候添酒上菜，大夥兒任意吃喝，絲毫不受拘束。

霍宇寰坐在上首主位，左邊第三席，是老二「無爲眞人」——也就是送葬行列中那位法師。

第四席是百變書生羅永湘，再往下數，便是在黃河渡口那位駕車接鏢的瘦老頭，名叫「賽魯班」韓文生。

其餘衆家兄弟，俱都依排行順序而坐——只有兩個人例外。

一個是「九妹」鐵蓮姑，坐在霍宇寰右首。

另一個是「老七」陳朋，坐在左首第二席位。

鐵蓮姑是幫中唯一女性，一向不離霍宇寰左右，早已成了慣例；陳朋却是因爲奪鏢論功居首，才獲得破格移座的殊榮。

那隻貼滿封條的大木箱，就放在大廳正中一張方桌子上。

木箱還沒有啓開，大夥兒雖然早知道箱中載的，全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終因未曾親眼目覩，仍舊懷着强烈的好奇心，談論話題，十九在揣測箱中之物。

酒至半酣，霍宇寰舉手約止喧嘩聲，含笑站起身來，說道：「時候已經不早了，既然大家都急於想知道箱子裏究竟是什麼珍寶，咱們就仍按往例，開始當衆啓箱吧！」

大夥兒轟然歡呼道：「請大哥啓箱！」

霍宇寰舉手虛按了兩下，道：「這一次所得鏢貨，可能是咱們旋風兄弟結盟以來，最大一筆收穫。按照幫中規矩，除了九成歸公，一成分攤之外，開箱的人有權先取一份財物，作爲特別獎金……」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了一會，見無人接口，方才繼續道：「但這次情形畧有不同，據悉箱中並非金銀，而是大批珍奇古玩，這些東西必須另作處置，不能分散，以免洩漏了形迹，要等到變賣脫手以後，才可以提成分攤，至于特別獎金，也須由幫中折價收購，不得私自携走。各位兄弟可有異議？」

無爲眞人笑道：「我當是什麼大事，原來爲了這個，咱們結盟之初，早已立下宏願，但求撫孤賑貧，替天行道，並不是爲了貪圖財帛享受，縱然不提成分攤，兄弟們也是心悅誠服的。」

衆人紛紛道：「對！但憑大哥吩咐，我等絕無異議。」

百變書生羅永湘接口道：「依我之見，這次鏢貨索性不必啓箱，交由大哥全權處置，兄弟們以爲如何？」

衆人齊聲道：「好——」

霍宇寰却搖手說道：「不行！鏢貨是兄弟們辛苦截獲的，提成分攤，理所應當，何况這也是幫規明定，不容違背，再說，這次截獲的東西，莫不是罕世奇珍，兄弟們難得開開眼界，怎麼能够不啓箱呢。」

說着，在陳朋肩上輕輕拍了一掌，道：「老七，去把箱子打開。」

陳朋惶恐地道：「大哥爲什麼叫我去？」

霍宇寰微微一笑道：「論功是你第一，你不去誰去？」

陳朋連忙說道：「我只是機會碰巧而已，怎麼敢居功……」

霍宇寰道：「別這樣婆婆媽媽的，叫你去開箱子，又不是叫你去娶媳婦，害的什麼臊。」

大夥兒都笑了起來。有人道：「七哥，大方點嘛，別這樣忸怩，像個大姑娘似的。」

又有人道：「你們不要催他，讓他仔細想一想，說不定箱子裏眞鑽出個大姑娘來哩！」

衆人越取笑，陳朋就越發慌。別看他在苗飛虎面前鎭定從容，面不改色，這會兒可眞有些怯生生的。

兄弟夥笑鬧慣了。他一步步走到木箱旁邊，手指剛摸到箱蓋，就有人尖聲叫道：「當心呀！別把古董打碎了。」

陳朋忙又縮回手，苦笑道：「大哥，求你可憐可憐我，饒了我這趟差使好麼？」

霍宇寰笑叱道：「你就這麼沒胆量，被他們嚇唬住了？」

陳朋搖頭道：「不瞞大哥說，我平生沒見過希奇古董，箱子打開，說不定會當場暈倒。」

霍宇寰道：「胡說，古董又不會咬人，怕什麼？兄弟們正等着見識，還不快些動手！」

陳朋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只得伸手緩緩撕去箱外的封條……

喧嚷的大廳，忽然肅靜下來，大夥兒都暫時忘記了笑鬧，數十道目光，瞬也不瞬望着那大木箱，都想看看箱子裏究竟是些什麼罕世奇珍？

就在這時候，谷口方向，突然傳來一陣低沉而急迫的鼓聲。

霍宇寰倏然變色，道：「這是發現有可疑外人窺探谷口的信號，難道咱們的形跡洩漏了麼？」

百變書生羅永湘長身而起，道：「小弟去查看一下。」

霍宇寰點點頭，道：「或許是無意闖來的閒人，教他們留神監視着，人未進谷，不可出手。」

羅永湘答應了一聲，飛步出廳而去。

霍宇寰回過頭來，臉上又恢復了鎭定的笑容，催促道：「老七，開箱呀！發什麼呆？」

陳朋道：「不等四哥回來麼？」

霍宇寰笑道：「不用等他了，早些開箱，我還有話要跟兄弟們商議。」

陳朋欠身應諾，吸一口眞氣，雙手握着箱口鐵鎖，「尅察」一聲，扭了下來。

然後，曲腿蹲襠，兩隻手托着木箱蓋子，吐氣開聲，猛然掀起……

箱蓋開處，未見珠光寶氣，却見陳朋面如死灰，「蓬」地一聲，仰面栽倒地上。

大夥兒都不禁嘩然驚呼失聲。

木箱中緩緩站起一條纖巧的人影——可不眞是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滿屋子江湖豪客，都被這突然的變化驚呆了。連霍宇寰也目瞪口呆，說不出一句話來。

誰也想不到，千辛萬苦奪來的鏢貨，竟是個活人。

不僅是活人，更是個活美人！

瞧那模樣，頂多十八九歲；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彎彎的眉，紅紅的嘴，穿一襲白衣孝服，襯托得肌膚似雪玉潔冰清，宛如一朶出水白蓮花。

大夥兒瞪眼望着她，她也泰然的打量着每個人，接着，她便輕提裙裾，從木箱中盈盈跨了出來。

陳朋如見鬼魅，大叫一聲，爬起來就跑。

白衣少女眼波流轉，嫣然一笑，緩步向着霍宇寰走去。

「嗆」！一聲龍吟。

鐵蓮姑突然拔劍出鞘，閃身擋在霍宇寰身前，沉聲道：「站住！」

白衣少女及時停步，微笑道：「姐姐不用緊張，我沒有惡意……」

鐵蓮姑喝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會藏在箱子裏？這是誰安排的陰謀圈套？」

白衣少女搖頭道：「這並非圈套，也絕無陰謀，只因旋風十八騎行踪飄忽難覓，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如有冒昧之處，還要請霍大俠和諸位英雄多多原諒。」

說着，柳腰輕折，深深一福。

霍宇寰詫異的問道：「原來姑娘藏身箱中，竟是爲了要面見旋風十八騎？」

白衣少女道：「正是。」

霍宇寰道：「這麼說，太原秦府托鏢，故意洩漏風聲，以及雙龍鏢局發出武林帖，邀約高手護鏢……這些安排，都是姑娘事先定下的計謀了？」

白衣少女笑道：「箱中藏人，確是預謀，不過，這件事連雙龍鏢局也毫不知情。」

霍宇寰怫然說道：「姑娘年紀輕輕，竟行此詭計，將黑白兩道高人玩弄於股掌之上，這份心機，也太深沉了吧？」

白衣少女道：「我說過了，這是迫不得已，因爲不這樣，就無法見到霍大俠和旋風十八騎。」

霍宇寰正色道：「姑娘可曾想到，萬一在奪鏢之際，引起殺戳，那後果有多嚴重？」

白衣少女笑道：「我事先早已打聽清楚，旋風十八騎向來只取鏢貨，從不傷人。霍大俠以紙刀爲號，便是明證。」

霍宇寰道：「倘若鏢貨沒有落在咱們手中，或者被其他黑道人物搶先奪去，那時又怎麼辦？」

白衣少女仍然含笑道：「這更可放心，賍官貪墨的財貨，旋風十八騎絕不會放過，只要霍大俠參與，就沒有失過手。」

霍宇寰臉上閃過一抹驚色，緩緩道：「姑娘好像對咱們的事，知道得不少？」

白衣少女點了點頭，道：「如果不是知道很多，我也不會費這麼大的心血，尋到此地來了。」

霍宇寰矍然道：「姑娘貴姓芳名？」

白衣少女道：「我姓林，名叫林雪貞。」

霍寰宇喃喃將這名字唸了幾遍，眉頭微皺，又問道：「林姑娘要見旋風十八騎，不知爲何事？」

白衣少女林雪貞忽然收斂了笑容，肅穆的道：「說來話長——我是特來懇求幫助的。」

霍宇寰訝道：「求助？」

鐵蓮姑接口說道：「素不相識，你來求什麼帮助？」

林雪貞幽幽嘆道：「是的，我與諸位素昧平生，似乎不應該冒昧相求，但是，這件事與霍大俠畧有些關聯，所以我才千方百計尋到這兒來……」

霍宇寰驚詫的道：「與我有關？」

林雪貞點點頭，由懷裏取出一個狹長形的小包裹，托在手上，說道：「這裏有件東西，請霍大俠過目。」

霍宇寰剛要伸手接取，已被鐵蓮姑搶先一把，奪了過去。

但她並沒有立卽解開包裹查看，却把長劍順手交給隣桌一位矮壯漢子，低聲道：「小心看守住她，包裹內如有什麼花樣，你就先砍下她的腦袋。」

那矮壯漢子應聲上前，用劍尖指着林雪貞的咽喉，喝道：「閉上眼睛，不許亂動。」

林雪貞絲毫沒有分辯，默默闔上了眼瞼。

鐵蓮姑這才開始一層層解開那隻包裹。除去外層布包，裏面是個長方形的木盒。

鐵蓮姑小心翼翼打開盒蓋，神情突然一呆——木盒中，赫然是一柄用紙剪成的「紙刀」。

那紙刀無論紙質或形狀，都和霍宇寰的獨門標誌十分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刀柄部份多了五個血紅色的小字，寫着——

「天下第一刀」。

鐵蓮姑抬頭望了林雪貞一眼，眉頭皺皺，雙手將木盒遞給了霍宇寰。

霍宇寰一看，兩道濃眉也立刻皺了起來。畧一沉吟，便向那矮壯漢揮揮手，道：「鐵牛，退下去。」

矮壯漢子應聲收劍，退回座位。

林雪貞才輕吁了一口氣慢慢睜開眼睛。

霍宇寰的目光，像兩道冷電般投射在她的臉上，問道：「林姑娘，你這東西，你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

林雪貞徐徐答道：「先師的衣襟上。」

「令師稱謂是——」

「金刀許武。」

「莫非就是河間名家，人稱『一刀鎮河朔』的許老英雄？」

「正是。」

「他已經故世了麼？」

「是的。一月之前，先師突然遭人暗算。兇手臨去時，留下了這柄紙刀……」

「哦——」

霍宇寰臉上頓時泛起一片驚容，沉聲道：「請說下去。」

林雪貞接道：「先師遇害之後，混身不見外傷，搜遍全室，也找不到兇器，但他老人家胸前內外三層衣衫，都被利刃洞穿，這柄紙刀，就插在衣襟破裂處。」

在座衆人都不禁駭然變色，彼此面面相覷道：「會有這種事？」

鐵蓮姑怒目道：「難不成你竟懷疑是我大哥殺了你的師父？」

林雪貞搖搖頭道：「我沒有這麼說。」

鐵蓮姑道：「那你爲什麼尋到這兒來？」

林雪貞道：「我不能不來拜見霍大俠，因爲『紙刀』是霍大俠的獨門標誌……」

鐵蓮姑叱道：「胡說！我大哥以紙刀爲記，從不妄殺無辜，世人皆知『紙刀』是正義的標誌，難道你不知道嗎？」

林雪貞平靜地答道：「我知道。但如今紙刀出現，先師却慘被殺害，正義的標誌，豈非變成了殺人的兇器？」

鐵蓮姑大聲道：「如果你師父眞的是咱們殺的，咱們也用不着否認，但，這事分明是有人嫁禍栽贓……」

林雪貞接口道：「我也深信是有人企圖嫁禍，但先師平生淡薄名利，與人無爭，那嫁禍的人旣和先師無仇無怨，想必定是霍大俠的仇家，所以才不揣冒昧，特來求見。」

鐵蓮姑道：「你要見我大哥，就該正大光明求見，爲什麼用這種狡計來戲弄咱們？」

林雪貞輕嘆了一口氣，道：「旋風十八騎行踪難測，不用這條計，怎能見得到諸位？事出無奈，情非得已，如有冒昧失禮的地方，我在這兒向諸位賠禮請罪了。」

說着，果然盈盈轉身，便分向四週合施一禮。

鐵蓮姑倒不好意思再扳着臉孔了，苦笑道：「你這條計不打緊，却把咱們害苦了。」

林雪貞詫道：「爲什麼？」

鐵蓮姑道：「現在人人都知道咱們得了一票重鏢，誰不想分一杯羹？如今珠寶沒見着，倒抬回來一個活人，這只黑鍋，豈不背得寃枉。」

衆人聽了這話，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霍宇寰也不禁莞爾失笑，向那矮壯漢子擺擺手，道：「大牛，替林姑娘添個座位，無論如何，她總是咱們旋風十八騎第一位客人。」

矮壯漢子應聲收劍退後，就在石室正中，添了一張桌子，擺上杯箸和酒菜。

林雪貞稱謝坐下，拿起一隻鷄腿，便埋頭大嚼起來。看情形，她在箱子裏藏了兩天一夜，早已餓極了。

霍宇寰沒有打擾她，自顧端詳着木盒中那柄紙刀，直等她把一隻鷄腿吃完，才徐徐問道：「林姑娘和雙龍鏢局是什麼關係？」

林雪貞道：「並無關係。」

霍宇寰又問：「和神算子柳元呢？」

林雪貞搖頭道：「也不認識。」

霍宇寰訝道：「這麼說，連他們也被矇在鼓裏了？」

林雪貞道：「不瞞霍大俠，這次箱中藏人的秘密，只有兩個人知道……一個是我，另一個是我師兄。」

霍宇寰注目道：「令師兄是誰？」

林雪貞道：「他姓孟，名叫孟宗玉。自從師父遇害，咱們發誓要替他老人家報仇，却苦于無從着手，要想求見霍大俠，也無門徑可循，最後才想到這條計謀。」

霍宇寰道：「原來那假冒秦府管家，出面跟雙龍鏢局接洽的人，就是令師兄了？」

林雪貞道：「正是他。」

霍宇寰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林雪貞道：「他一路尾隨着鏢車，此刻應該也到谷外了。」

霍宇寰輕哦了一聲，面色微變，回頭轉對鐵蓮姑吩咐道：「快去告訴你三哥，在谷外徘徊的人，一定就是林姑娘的師兄了，替我請他進來，不許失禮。」

鐵蓮姑點點頭，起身而去。

霍宇寰又好奇的問道：「這座山谷，入口頗爲隱密難覓，令師兄怎能尋到這兒來呢？」

林雪貞道：「他是跟踪馬車尋來的。」

霍宇寰搖頭道：「不可能。這一路上，咱們曾經換了三次人手，用盡各種不同的方法擺脫追踪，甚至在馬車後面，加裝了掃滅輪跡的工具，沒有軌跡輪印，他怎麼能跟踪馬車？」

林雪貞微笑道：「我和師兄事先已經約好了追踪的方法。」

霍宇寰忙問道：「什麼方法？」

林雪貞道：「咱們在箱底鑿了氣孔，並且準備了許多琉璃碎片，沿途洒落，作爲暗記，師兄只須跟踪那些琉璃碎片，便能尋到這兒來了。」

霍宇寰「呀」了一聲，吃驚的道：「這是誰教你們的主意？」

林雪貞道：「是師兄想出來的辦法，據他說：這叫做『串珠成橋，琉璃指路』……」

正說着，門口人影閃現，一位少年書生，已在羅永湘和鐵蓮姑引導下，緩步走了進來。

滿屋子的目光，全都不約而同投落在那書生身上。

少年書生臉上帶着微笑，先在門口遙遙抱拳拱手，向衆人深施了一禮，然後從容舉步，走近霍宇寰座前，欠身道：「在下孟宗玉，久仰霍大俠虎威，今日幸獲一晤，足慰平生渴慕。」

霍宇寰也拱拱手道：「咱們正在談到閣下『琉璃指路』的妙計，孟老弟，智計高明，着實令人佩服。」

孟宗玉忙道：「愚兄妹師仇在身，情急無奈，才不得不出此下策，還望霍大俠多多諒宥。」

霍宇寰四顧一眼，笑道：「咱們是草莽粗人，不會客套。說句不怕孟老弟見笑的話，幸虧你是爲了師仇而來，你若是鏢局的人，咱們就得趕快找房子搬家。」

衆人聽了，盡皆大笑。

霍宇寰又吩咐替孟宗玉添了座席，含笑舉杯道：「谷中難得貴客光臨，今日的慶功宴，就改爲接風酒吧！」

在座羣雄，欣然舉杯。大夥兒雖然白白辛苦了一場，却並無絲毫抱怨，仍舊吃得杯觥交錯，興高采烈。

酒過數巡，霍宇寰回顧鐵蓮姑道：「咱們別在這兒減了兄弟們的酒興，你去把我房裏清理一下，預備些茶水點心，我要跟孟老弟和林姑娘清靜的談談。」

鐵蓮姑低聲笑道：「還等你吩咐麼？我已經交待他們，一切早就齊備了。」

霍宇寰站起身來，舉手肅容，同時向「魔法師」無爲道長和「百變書生」羅永湘點了點頭，說道：「你們也一起去坐坐。」

鐵蓮姑在前面帶路，一行六人，都到了霍宇寰的臥室，重新叙禮，分賓主落座。

霍宇寰將木盒及紙刀放在桌子上，然後肅容說道：「我霍某人雖然寄身綠林，自問平生行事，尙無愧於『仁義』二字。我和金刀許老英雄並無一面之識，但兇手既留下這柄紙刀，二位又不避難危，尋到此地，這件事，我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不過，我對許老英雄遇害的經過，還有幾點不甚明瞭，希望二位據實相告。」

孟宗玉道：「霍大俠儘請查問，咱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霍宇寰頷首道：「很好。首先我想請問，令師遇害的時間，是在白晝？還是夜晚？」

孟宗玉道：「是深夜時分。」

「那時令師已經安歇了麼？」

「沒有。師父有遲睡的習慣，每晚都要親自巡視各處門戶，然後回房打坐行功，直到午夜以後才解衣安歇。」

「這麼說，令師是在打坐行功的時候，被人暗下毒手？」

孟宗玉道：「正是如此。」（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俠怒塵風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幫幫主隻手撐天陳鎮和招來姜天宏，然後着橫山進士解元如現出眞正面目與彼相見，姜文宏一見解九如未死，心知身份已被拆穿，便欲逞強離去，詎爲呂柏年現身擋路，只一招便把他手中短劍及緬刀奪下，正於此時，趙凱闖將進來，姜文宏趁機一竄而出，電射逃去。即來呂柏年被關進鐵牢後，假作瘋顚，竟騙過了呂鴻飛、鍾大光及魔方派來臥底的老冬烘和一指回天胡神醫，他叫老張找來一個替身，他便逕自離牢而去。那晚，鍾大光爲呂鴻飛引領至山谷下一秘洞，向他訴說衷心——

一席鴻門宴　正邪生死關

鐵掌神拳鍾大光聽到這裏，才冷嘲的笑道：「改變得叫人再也看不出，龍鳳山莊與人寰五絕是兩位一體。」

神龍劍客呂鴻飛臉上迸裂着苦味的笑紋，道：「因此賢弟心中大是氣惱……。」

鐵掌神拳鍾大光扳着面孔道：「你姓你的呂，我姓我的鍾，你還値不得我氣惱。」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那你爲什麼又發脾氣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哼！」的一聲，道：「誰發你的脾氣了，我是恨我自己，害了柏年。」

神龍劍客呂鴻飛點頭道：「難道小兄就不難過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笑了笑道：「你還曉得難過？」

神龍劍客呂鴻飛長嘆一聲道：「看來我是無法叫你相信我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你本來不必多費唇舌，一個人再笨，也不會再上同樣的第二次當。」

神龍劍客呂鴻飛沉默了一陣，道：「我現在請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答應我。」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你說了再看。」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請你就離開龍山鳳莊，回到你自己家中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笑道：「不用下逐客令，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對神龍劍客的感情，是由無比的尊敬變到極端的厭惡，所以，任你神龍劍客呂鴻飛怎樣說，他就是不爲所動。

神龍劍客呂鴻飛本來想向他傾吐一切，到這時候也就死了心了，以萬般無奈的語氣，道：「賢弟，那小兄現在就送你過湖去吧。」

現在就要送他去，這倒出乎鐵掌神拳意料之外，鐵掌神拳鍾大光怔了一怔，道：「你現在就要趕我走？」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你現在不走，只怕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冷冷一笑道：「你帶得有刀劍在手，爲什麼不現在就殺了我，以免後顧之憂。」

話聲停了一停，猶豫了一下，才接道：「因爲直到最近，在下的一綫希望，才完全幻滅，所以在下才不得不挺而走險，寧爲玉碎。」

那黑衣人道：「大俠所謂一絲希望，能說明白點麼？」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揚頭，道：「有何不可，不瞞尊駕說，在下的希望全寄托在小兒柏年身上！」

那黑袍人微微一點頭道：「不錯，在下聽說過令郞，難道他中途變節了麼？」

神龍劍客呂鴻飛慘然一笑，道：「他不會變節，但却被他人毁掉了。」

那黑袍人一震道：「此話當眞？」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他人就在『龍鳳山莊』地牢之內，還假得了麼？」

那黑袍人道：「他是怎樣被毁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於是把他所知的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那黑袍人，那黑袍人射出一道懾人的精光，注向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呂大俠，在下這就不懂了，你爲什麼要把他關在地牢之內？以致被人所暗算。」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嘆道：「那只能說是小兒命該如此吧！在下的本意只是想掩住他們耳目，到必要關頭自會放他出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其實那地牢只是防外人進入，柏年如自己想出來，那是毫不受阻。」

那黑袍人滿意的一點頭，道：「這樣說來，呂少俠也實是命該如此。」

話聲一頓，忽然問道：「但不知你呂大俠準備用什麼方法與人寰五絕一拚？」

這話突然問來，叫人心中毫無思量餘地，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向他們五個人下毒！」

那黑袍人道：「你有把握麼？」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除此之外，在下想不出更有機會的辦法，就沒有把握，也非冒險而行不可了。」

那黑袍人點點頭道：「在你的環境來說，確也只能用這方法對付他，但依在下的看法，絕無成功希望。」

神龍劍客呂鴻飛脫口道：「難道尊駕還有更好的辦法？」

那黑袍人道：「在下先問兩位一句話……。」

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同聲道：「什麼話？」

那黑袍人道：「兩位可願聽在下之命行事？」

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相顧一愕，覺得這個問題太嚴重了，他們可都是一諾千金的人，如果所交非人，那就錯上加錯，永無面目以見人了。

黑袍人見他們兩人猶豫難決，聳聳肩頭又道：「兩位如此不相信在下，在下……。」

一語未了，忽然轉過頭去，只見又有一個懞面人突然現身出來，那黑袍人冷冷一哼，道：「朋友，你來有多久了？」

那懞面人也是冷冷的道：「和你來的時間差不多。」

黑袍人暗中一驚，忖道：「以老夫今日功力，百步之內虫飛蟻走，皆逃不過我耳目，此人如所言不假，那就不好對付了。」

那懞面人見他沉吟不語，不及待的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叫人家相信你，總得給人家一個相信的理由，像你這個樣子，豈非强人所難。」

那黑袍人沉聲道：「你是什麼人，敢來管在下的事。」

懞面人道：「路不平人人踩，事不平人人管，你管我是什麼人。」

那黑袍人冷「哼！」一聲，道：「老子的事就不許人管。」

懞面人淡淡一笑道：「在下向不信邪，現在是管定了！」一步就逼到了黑袍人面前。

那黑袍人陰森森一笑道：「那你是活得不耐了。」

掄手而起，撒出一片指影，疾向懞面人抓去。

這一招十分厲害，旋飛的指影，罩住了懞面人胸前所有的大穴，指力發出絲絲之聲，令人心胆生寒。

神龍劍客呂鴻飛可知道那黑袍人的厲害，一拉鐵掌神拳鍾大光退到一旁而去。

這裏極是狹窄，那懞面人想閃開這招厲害手法，應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神龍劍客呂鴻飛眞替那懞面人揑了一把冷汗。

但那懞面人輕笑了一聲，身子微微一側，滑溜無比的一矮身，轉到了那黑袍人身後。

這一側的身法，奇奧無倫，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眼睛一花，竟未看出他是怎樣轉到那黑袍人身後去的。

那黑袍人也是大感意外的楞了一楞，接着身形一轉，這次是雙手齊出，罩住了大半邊。

那懞面人也不正式和那黑袍人動手，只利用捉摸不定的身法，閃身相讓，繞身而走。

那黑袍人連連出手，竟連那懞面人的衣角都未沾到，不由怒從心起，展開身手，指影如輪，像雨點向那懞面人身上落下。

四週突然間起了一陣狂風，勁力激動，四外排

神龍劍客呂鴻飛笑了笑，道：「小兄現在是什麼也在乎了。但却還看重你這份兄弟之情，我送你去吧！」

說着，站起身來，走到崖邊，長身而起，翻上了斷崖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剛才是一個勁的和神龍劍客呂鴻飛鬥氣唱反調，這時神龍劍客呂鴻飛一走，他又有點後悔了，覺得不該拒人於千里之外，只要自己心裏有數，就聽聽他的連遍鬼話，又有何妨，說不定眞還能從他口中，得到些有價値的聽聞。

可是，事已至此，他也不好意思改口了。

當他正要跟身而上時，只見頂上風聲一响，神龍劍客呂鴻飛又已飛身而下，回到斷崖之下。

他方一楞，只見又有一道黑影掠身而來，歛去身形，是一個不見面目的黑袍之人。

這時，再看神龍劍客呂鴻飛，只見他手中握着一把斷劍，顯然，已和那黑袍人動過手了。

而且，連劍都被那人震斷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這時腦中再也沒有自己的想法，不自覺的向神龍劍客呂鴻飛身邊一站，雙掌一領，龍視眈眈的望着來人。

神龍劍客呂鴻飛臉上掠過一道微笑道：「來人功力太高，小兄一招不到，就斷劍落敗，賢弟不可造次。」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昂頭道：「咱們情同手足，義共生死，今日能死在一起，何憾之有。」

多够朋友，這時生死與共，剛才的不滿與氣憤，完全化爲烏有了。

那黑袍人點了一點頭，表示無限的欣賞，沙啞着聲音，道：「兩位放心，在下目前，無意傷害兩位。」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你要幹什麼？」

那黑袍人道：「兩位剛才的談話，在下都聽到了，在下覺得很有意思，遺憾的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所以在下强出頭，想管管這件閑事，聽聽這段武林公案。」

神龍劍客呂鴻飛喝道：「尊駕是什麼人？」

那黑袍人道：「在下是什麼人，恕難奉告，但在下可以告訴兩位，絕與人寰五絕無關。」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誰知道你說的話，可不可靠？」

那黑袍人道：「可不可靠，得請兩位自己判斷了。」

神龍劍客呂鴻飛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們可以談談！」

那黑袍人道：「神龍劍客人如其名，智勇雙全，由此一決定，在下佩服之至。」

神龍劍客呂鴻飛微微一笑道：「尊駕太抬舉我呂某人了，我呂某人如眞有如尊駕所言，也不會落得今日這般光景了……。」

話聲頓一頓，接道：「尊駕想知道些什麼？」

那黑袍人道：「在下想你呂大俠，也是當世中一代人傑，心中自有浩然之氣，但不知何以甘爲人寰五絕鷹犬？」

神龍劍客呂鴻飛訕訕的一笑道：「這個麼……在下有難言之苦。」

那黑袍人笑了一笑道：「在下如沒有猜錯的話，你呂大俠好像已經有了玉碎的決心？……」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震道：「尊駕如非人寰五絕之人千萬不要誤了在下大事！」

就這兩句話，已聽得鐵掌神拳鍾大光恍然而悟，愧悔交加的大叫一聲，悲聲道：「大哥，小弟眞愚昧……。」

神龍劍客呂鴻飛輕嘆一聲，道：「賢弟，快不要說了，小兄確有難以使人相信的言行。」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大哥，你現在要小弟怎樣辦，火裏火去，水裏水出，小弟決不皺眉頭。」

那黑袍人一笑道：「鍾大俠是不準備離開『龍鳳山莊』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雙目圓睜，精光四射，道：「除非是我的屍體，只要我活着，誓不離開『龍鳳山莊』一步。」

那黑袍人抱拳肅容道：「鍾大俠義氣干雲，在下不勝敬仰之至。」

頭一回，接着又向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在下還請呂大俠說明一事。」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在下現在是豁開了，尊駕有話，儘管發問，在下一定知無不言。」

那黑袍人道：「呂大俠爲什麼忽然決定冒險從事，寧爲玉碎？」

神龍劍客呂鴻飛忽然凝目望着那黑袍人籠罩在頭上的頭罩道：「尊駕可願以眞面目相見？」

那黑袍人有力的一搖頭道：「不能！」

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尊駕如此不相信在下，這叫在下何以心服。」

那黑袍人說道：「禍福的抉擇，可不是意氣之事。」

神龍劍客呂鴻飛腦念電閃，暗暗忖道：「莫非此人起了相助之念？以他一身高深莫測的功力，那眞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不過……唉！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還有什麼可攷慮的。」

此念一決，點了點頭：「也吧！在下只有聽諸天命了。」

衝，逼得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背脊貼在石壁上，才穩住身子。

突然，勁氣一斂，只見那二條人影已是一分而開，黑袍人頭上的面罩到了幪面人手中，現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頭。

那老人固是一楞在當地，而那幪面人也是一驚，脫口道：「原來是你！……。」

那黑袍人做夢也沒想到，會陰溝裏翻船，失手被打開了眞面目，心情已是大爲震驚，正一楞之際，那幪面人發話的語氣叫他更是一驚，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如何識得老夫？」

那幪面人一笑道：「你猜猜吧！……。」

那白髮老人一皺眉頭，正要猜測那幪面人身份來歷時，不料那幪面人抖手將那取自白髮老人頭上的頭罩，向白髮老人打去。

那頭罩帶起一陣激盪的勁力，排山倒海般向白髮老人壓去，白髮老人不敢怠忽，暗提功勁，去接那頭罩時，那幪面人却身形一閃，疾如流星般，倒飛而去。

那白髮老人接得頭罩來，已是追之不及。

這時，那白髮老人不但臉無懊喪之色，反而微微一笑，覆回了頭罩。

神龍劍客呂鴻飛眞担心那白髮老人會惱羞成怒，回過頭來找他們麻煩，暗提功勁，蓄勢以待。

白髮老人更出乎意料之外，不但沒有找他們的麻煩，而且語氣也變得和緩下來，道：「兩位可認出了老夫？」

那白髮老人雖然在江湖上大大的有名，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却是聞名未見過面，兩人都不認得他，一時答不出話來。

那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張百機，兩位可曾聽說過？」

假道士張百機的大名，可說無人不知，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相顧一震，都暗叫了一聲：「原來是他呀！」

接着帶着驚容，雙雙一抱拳，同聲道：「原來是張老前輩，失敬了！」

假道士張百機道：「老夫與令郞呂柏年忘年論交，兩位可以相信得過老夫了吧！」

神龍劍客呂鴻飛還在猶豫，鐵掌神拳鍾大光已是抱拳回話道：「晚輩願聽命行事。」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轉向神龍劍客呂鴻飛道：「呂大俠呢？」

神龍劍客呂鴻飛知道鐵掌神拳鍾大光爲人謹愼，他能一口答應，自有道理，當下也就點頭道：「鴻飛但憑吩咐！」

假道士張百機道：「今晚時間已不早，兩位請回，明晚我們再約地詳談，此刻老夫另有要事，不克多談了。」身形一閃，消失不見。

假道士張百機別過神龍劍客呂鴻飛與鐵掌神拳鍾大光，並未去遠，就守在附近，暗護着他們安全回去，忽又折身而回，飄落斷崖之下。

這時，斷崖之下，那幪面人已先行來到，在等着他了，兩人同時顯出本來面目，欣喜中，都有着說不出的激動。

敢情，那幪面人就是潛身而出的呂柏年。

假道士張百機笑道：「老夫就知道你死不了，果然一點沒看錯。」

呂柏年也是笑道：「小弟却懷疑，這些日子你到那裏去，叫小弟一個首尾難顧，疲於奔命呢。」

假道士張百機道：「說來，只怕老夫要比你更忙。」

呂柏年道：「江湖上沒有你老半點消息，不知你老在忙些什麼？」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笑道：「只怕你做夢也想不到。」

呂柏年道：「所以小弟懶得想，你老自己說了出來吧！」

假道士張百機聲音一低道：「老夫在準備一件令天下耳目皆新的大事。」

呂柏年道：「什麼大事？」

假道士張百機笑了笑道：「老夫組織了一個三光門……」

一語未了，呂柏年一嘆道：「你老眞是……」

假道士張百機也不讓他把話說完，一笑道：「老弟，你先別把人看扁了好不好，你可知道老夫組織三光門的目的何在？」

呂柏年道：「小弟正要請教。」

假道士張百機道：「目的就是要和『人寰五絕』別一別苗頭。」

呂柏年道：「現在誰不在和人寰五絕作戰！」

言下之意，自是認爲假道士張百機多此一舉。

假道士張百機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要對付人寰五絕，除了三光門，只怕誰也不成。」

呂柏年暗道：「現在各大門派已團結一致，正是羣策羣力的時候，你三光門能有多大力量，可以和各大門派相比。」不以爲然的淡然一笑，道：「老哥哥不是自尊自貴吧！」

假道士張百機張目揚眉道：「你不信是不是，老夫說出道理來，你就要刮目相看了。」

呂柏年見他一本正經，不由微微一動容，道：「眞的麼？小弟洗耳恭聽。」

假道士張百機道：「我們先不說各大門派的眞正實力如何，能否與人寰五絕一戰，就作戰意志來說，各大門派已是隱憂重重，形同散沙，人寰五絕只要隨便放出一個分襲各派根據重地的風聲，老夫可以說，各大門派怕不不戰自亂，予人寰五絕以可乘之機。」

呂柏年暗暗心驚，忖道：「這點倒確實堪虞，心分二地，實在乃犯了意志不能集中的大忌。」不由點頭道：「這一點，老哥哥說得有理。」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道：「目前各大門派團結重心，雖以少林，武當，丐幫三派爲主，但少林，武當，丐幫三派，立言立德，敎化武林之力有餘，而格於傳統習慣，用謀變化則遠非人寰五絕對手，處處被動，先機盡失，其敗也必然，如若不敗，那就不是正常的現象了。」

呂柏年越聽假道士張百機的話，越覺有理，不住的點頭道：「老哥哥，說得倒也有理，但你三光門，新起的爐灶，就担當得起這大任麼？」

假道士張百機道：「這個老夫不敢自恃，但老夫却可毫無顧忌的放開手來和人寰五絕週旋，老夫的三光門是水上浮萍，無根無本，人寰五絕的那一套連鎖箝制的挾持手段，對我們是毫無作用，他們詭，我們更詭，他們毒，我們更毒，現在，他們對我們還是一無所知，而我們對他們却是瞭如指掌了，我們的對他們，正如他們對各大門派，主客易勢，也叫他們頭痛頭痛了。」

呂柏年一笑道：「老哥哥，你這一招倒還眞絕，可說是以毒攻毒的妙方了。」

假道士張百機詭異的一笑道：「方子雖妙，只是還缺了一位主藥。」

呂柏年道：「什麼主藥，小弟負責去找。」

假道士張百機一笑道：「你眞願意負責？」

呂柏年道：「當然。」

假道士張百機正色道：「我們還沒有門主，你願負責，你就是三光門的門主了。」

呂柏年搖手道：「這個可使不得，小弟如何敢當。」

假道士張百機道：「這門主可比不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可以威風八面，前呼後擁，相反的却是最苦的差事，有事要站在最危險的前端，說不定第一個送命的就是你門主……。」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那麼小弟是義不容辭了，但不知本門除了小弟這門主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假道士張百機指着自己鼻尖道：「老夫就是本門的總護法，此外，除了十二護法，二十四勇士外，再沒別人了。」

呂柏年笑了一笑道：「就這幾個人麼？」

假道士張百機道：「我們三光門，是兵在精不在多，你可知道老哥哥爲了這三十六人費了多少心力？」

呂柏年道：「這個小弟想像得出來。」

話聲頓了一頓，話題一轉，道：「還有一點，小弟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

假道士張百機道：「這個當然，老夫這身打扮，也就是不能讓人寰五絕他們知道我們是什麼來頭，我們越神秘，他們就越拿我們沒辦法。」

呂柏年道：「那麼我們以後都穿黑袍吧！」

假道士張百機道：「門主的黑袍，早就替你準備好了。」

呂柏年「哦！」了一聲，不由笑了起來。

兩條人影，像兩股輕烟翻上斷崖，消失不見。

假道士張百機年老成精，一肚子壞水，這時用來對付人寰五絕，頓時弄得人寰五絕昏頭轉向，手足無措。

× × ×

呂柏年的頭罩被趙凱劃開，現出了本來面目，姜文宏可知道呂柏年的厲害，嚇得魂飛天外，向外就走。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你還逃得了麼？」只見他左手輕輕一揮，把臂伸向他抱來的趙凱拂退五步，大家只見他身形一幌，竟後發先至的擋住了門口。

姜文宏收勢不住，直向呂柏年身上撞去。

呂柏年一側身，讓開正面，右手一抬，撈住姜文宏一條手臂，一抖一揮，姜文宏便倒飛了回來，在地上一動不能動了。

照說，姜文宏再不能和呂柏年相比，也不至差勁到這地步，只因，他心忌呂柏年毒功，心胆一寒，鬥志早消，所以不堪一擊。

趙凱可一點不知姜文宏的眞面目，怔了一怔，閃身在姜文宏身前，喝道：「老三，你怎樣對待大哥？有話不能好好說麼？」

呂柏年正容道：「二哥，你知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趙凱道：「什麼人？難道他不是我們大哥？」

他完全會錯了呂柏年的話意，以爲有人取代了姜文宏。

呂柏年搖頭一嘆道：「你可知道，他就是人寰五絕派來臥底的奸細。」

趙凱一震，回頭望着姜文宏道：「大哥，此話當眞？」

姜文宏腦念一轉，正要隨話答話，利用一下趙

凱，這時呂柏年却冷冷的「哼！」了一聲。

姜文宏抬目向呂柏年望去，只見呂柏年雙目之中，殺氣騰騰，大有一言不合，就要置他於死地之勢，不由打了一個冷噤，那敢妄動心機，老老實實的點了一點頭。

大凡窮兇極惡，爲非作歹之徒，其內心之中，也最爲脆弱，最是貪生怕死，姜文宏口中雖沒有說什麼，但眼色之中却充滿了哀告懇求之色。

趙凱看了，不由大是不忍，長嘆一聲，道：「三弟，人熟無過，你就給他一個回頭的機會吧！」

呂柏年一皺眉頭，姜文宏借着這機會，發話道：「呂大俠，只要你能饒過在下，在下一定改過向善，以謝各位大恩大德。」

呂柏年道：「你放心，我們不會像你一樣心黑手辣，只要你能安份守己的留在這裏，自有你的機會。」

姜文宏裝出馴服無比的態度道：「呂大俠既然如此說，在下聽候吩咐。」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道：「現在，把你的外衣脫下來。」

姜文宏怔了一怔，欲言又止的，依言把自己外衣脫了下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走到他身前，出手如風，點了他數處穴道，制住了他全身功力。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一言不發，伸手提起姜文宏，放到裏面房中去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換了姜文宏的衣服，取出一張人皮面具戴在臉上，又着意修飾了一番，立時就成了另一位維妙維肖的姜文宏。

諸事準備停當，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帶着趙凱和丐帮中幾位長老，便向龍鳳山莊而去。

呂柏年另有計劃，未和他們走在一起，幌身自去。

「龍鳳山莊」的大廳極大，這時只擺了十來席酒席，顯得空空蕩蕩的。

酒席的排列成品字形，正中上首擺了三席，左右兩邊，各擺了六席，一共是一十五席。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入得大廳，只見獨眼瘟神簡捷已帶了十幾個人，先佔據了左邊的席位。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也算是各大門派的先行，較各掌門人都到得早，與獨眼瘟神簡捷禮貌上打過招呼，就在右邊席次上落了座。

不久，「龍鳳山莊」莊主神龍劍客呂鴻飛陪同八九位有頭有臉的武林耆宿出來，就中間席位上落了座。

接着，各大掌門人也帶領主要得力人手，次第到來。

對方也分三次來到，坐滿了六席。

但對方六席中，坐首席的不是獨眼瘟神簡捷，而是一位身穿葛布長衫，手搖摺扇，足登福履的老人。

那人大約就是獨眼瘟神簡捷口中透露出來的總護法了，大家都不由得對那人特別注意的打量了又打量。

但是沒有一個人腦中對那人有印象，那人能當上人寰五絕的總護法，自不是無名之輩，大家心中不由甚是納悶。

雙方該到的，都已到齊了，不够身份不該來的，也有他們各自的安排。

這時，神龍劍客呂鴻飛舉起手來一揮道：「上菜！」

鐵掌神拳鍾大光他是龍鳳山莊的總管，職司總招待，席次上却沒有他的座位，就站在廳中適當的位置。

神龍劍客呂鴻飛「上菜」之命一下，鐵掌神拳鍾大光立時舉手向站在大廳側門旁的一漢子做了一個手式。

那漢子立時轉身，向廳外走去，不久，只見十五個青衣童子，手捧佳肴，從那門魚貫而入，將手中佳肴分送各席，轉身又退了出去。

神龍劍客呂鴻飛以主人身份，舉杯爲雙方貴賓敬了酒，正要表示一番心意……。

只聽大廳之外，傳來一陣起哄喧嘩之聲。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了一聲：「在下出去看一看，是什麼人在撒野。」出廳而去。

鐵掌神拳鍾大光出去不久，橫山進士解九如取代的姜文宏也站起來，道：「在下也出去看看。」

他身份不同，出廳之前，正式向神龍劍客呂鴻飛打了個招呼，轉身之際，也向對方總護法投出一瞥。

這時，他耳中忽然傳來一絲細語道：「文宏，外面就是你的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心領神會的微一點頭，舉步出了大廳。

接着，先出去的鐵掌神拳鍾大光走了回來，神龍劍客呂鴻飛急急問道：「賢弟，外面是什麼人在喧鬧？」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是一些武林朋友，都想進來看看這次不平凡的和平檄宴，與外面勸阻的人，起了一點小小的衝突。」

神龍劍客呂鴻飛雙眉一蹙道：「不會擴大！」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小弟已傳大哥之命，莊外大擺筵席，爲今天這和平的日子，共慶一杯，大家有得酒喝，又因大哥的情面，大家還有什麼好話說。」

神龍劍客呂鴻飛一笑道：「朋友們眞還看得起我呂某人，賢弟再吩咐下去，今日筵開不夜，酒不空，讓朋友們樂個盡歡而散。」

鐵掌神拳鍾大光微一沉吟道：「小弟想，廳中之事，還是叫副總管來接替比較好，小弟就專心接待外面的各方朋友，不知大哥以爲如何？」

龍鳳山莊莊主神龍劍客呂鴻飛完全同意鐵掌神拳鍾大光的建議，鐵掌神拳鍾大光轉身而去。

副總管馬天華，更合獨眼瘟神他們心意，看情形，似是完全照着他們的計劃，逐漸進行。

他們的總護法頗爲滿意的，向神龍劍客呂鴻飛遙遙點頭示意，表示稱許。

接着，只見他端着一杯酒，從座中緩緩站了起來，先乾咳了一聲，道：「在下風鋒，只怕各位掌門人早已忘記兄弟這個人了……。」

風鋒這個名字，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血手印三個字，凡是五十歲以上的人，無不驚心動魄，兇名之著，不在人寰五絕之下。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猛然一震，道：「尊駕敢情就是昔年總領大江南北，水陸兩道英雄好漢的血手印，風老英雄！」

血手印風鋒微笑道：「慚愧！正是老朽。」

接着，又舉杯道：「今日有幸，得當今武林之中的各位大俠，杯酒共歡，老朽是高興已極，因此，借花獻佛，先敬各位一杯。」舉杯一飲而盡。

這邊大家也離座而起，舉杯互敬。

酒過三巡，酬酢已畢。

血手印風鋒忽然向身旁的獨眼獨瘟神簡捷微一點頭，獨眼瘟神簡捷站起了身來，一招手，便有四個揹劍少年，手端錦盤，到了他身後，他緩步帶着他們走了過來。

獨眼瘟神簡捷近前抱拳一禮道：「敝尊者，爲酬答各位共建和平，功在武林，特備厚禮相贈，尚請各位笑納。」

接着，不容分說，把托盤之中的禮物，一包一包分送到各人面前。

大家看那禮物，外套紅紙封套，裏面包包鼓鼓，約有一寸多厚，也看不出裏面是什麼東西。

獨眼瘟神簡捷放好禮封，微微一笑，已轉身退了回去。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大叫一聲，道：「簡兄，請慢去……。」

獨眼瘟神簡捷回轉身來，問道：「陳帮主有何吩咐呢？」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獨眼瘟神簡捷一笑，說道：「帮主難道沒有聽清楚在下的話，這是敝尊者送給各位的一份小小薄禮。」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道：「這是什麼？」

獨眼瘟神簡捷道：「這個……有煩你帮主打開一看就知道了。」

轉身走回自己座位，不再答理他們。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哈哈一笑，道：「我老花子可不講究這些……。」說着，一提紅紙封套，倒出兩件東西來。

一件是一隻小巧精緻的錦盒，一件是一張大紅拜帖。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兩指一搭，打開錦盒，只見一道霞光中天而起，耀眼生花，逼得眼睛都睜不開。

仔細凝神看去，原來是四顆盈寸的大明珠。

明珠盈寸，已是稀世之珍，價値連城，這一下子，四顆盈寸的明珠，其値多少，那就無法可估計了。

當時驚嘆之聲，就像平地起了一聲春雷，嗡！嗡！嗡！不絕於耳。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朗聲大笑道：「你們尊者眞大方得很啊，看來我老花子發了大財了。」

血手印風鋒接口道：「陳帮主何妨再看看那聘書。」

聘書！原來那不是拜帖。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舉起拜帖似的聘書，大聲念道：「茲禮聘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爲本門天下總巡檢之職……。」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念到這裏，話聲一頓，面孔一板道：「這是什麼話？……」

血手印風鋒冷然道：「你老花子可是說話不算話，要反悔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跳起來道：「我老花子說了什麼話，倒要請教請教你老英雄。」

血手印風鋒轉臉望着獨眼瘟神簡捷道：「簡兄，老花子健忘得很，你提醒提醒他吧！」

獨眼瘟神簡捷這時皮笑肉不笑的道：「陳兄，你也不用裝腔作式了，在座的都有一份人情，誰也不會罵你出賣朋友，你就老實收下了吧！」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雙眼一翻，氣得笑都笑不出聲來了。……

老花子隻手撐天陳鎭和正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獨眼瘟神簡捷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各位朋友，也都可看看自己的禮物，當知我們尊者對各位非常器重。」

四顆盈寸明珠，確有無比神妙的威力，大家有無物慾之念，那是另一回事，但都想着自己收到的禮物，是些什麼東西，却是大家共同的心念。

因此，獨眼瘟神簡捷的話聲一落，大家的眼睛已是只看見自己的禮包了。

這時，大家一起動手，各人打開了各人的禮包，一片珠光寶色之中，却激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

有的是笑逐顏開……。

有的是仰天而嘆……。

有的是怒目圓睜……。

禮物有輕有重，視各人的身價而定。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在人寰五絕眼中，大概只資格够當一名分舵主，所以，他只能得到一張分舵主的派令和一塊普通的玉珮，那玉珮充其量值得五兩銀子。

一位掌門之尊的鐵劍先生難道就只得五兩銀子，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種侮辱，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再好的修養，也忍捺不住，當時雙目之中就射出兩道怒火。

但坐在華山掌門人身側的一位青城代表石磯子，所得的却是一雙價值萬金的貓兒眼，和一張壇主的委令，而且，正是華山掌門人的頂頭上司。

這種情形，不但受之者的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心裏難過，就別人見了，也覺得不是滋味。

諸如此類的情形，竟有七八件之多，弄得這鋼鐵般的陣營，疑雲密佈，不知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與人寰五絕之間，是否另有秘密協定？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與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雖未打開自己那份禮包，却已皺起雙眉，相對苦笑。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氣了一陣，也漸漸平息下來，他定了一定心神，冷笑一聲，道：「簡捷，你不要自以爲得計，用這種不值一笑的手法，就可分化我們。」

獨眼瘟神簡捷一笑道：「陳幫主，小弟是遵約行事，你說的這話，就太不够意思了，以後，誰還敢和你打交道，誰還敢相信你的話。」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只覺大家的目光，都向他身上集中射來，分明都因獨眼瘟神簡捷的話，懷疑他與獨眼瘟神簡捷另有個人之間的協定。

疑心生暗鬼，這一招，可說已有相當收穫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也一時之間，想不出有力的駁斥之言，因爲對方既然誠心製造事端，又豈是憑言語說得淸的。

這時，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高宣一聲佛號，說道：「各位別忘了我們原來的目的，可不是賣身投靠，金珠瓦礫，何別之有，就算人人都是四顆盈寸明珠，一紙總巡檢的聘書，難道各位就可因此改變初衷，厚顏事敵麼？」

武當掌門人微微一哂道：「我們都不是初履江湖之人，人人眼中雪亮，簡施主要用心機，也難挑撥離開我們的團結。」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輕轉揚掌一送，道：「原禮奉還，貧道心領了。」

他那份未開拆的禮物，便從桌上飛起，平平穩穩飛到獨眼瘟神簡捷桌上。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哈哈一笑道：「姓簡的，你未免太蔑視我們了，去你的！」

舉袖一揮，他的禮物，接着也向獨眼瘟神簡捷桌上飛去，不過他是含怒而發，去勢極爲疾猛。

一時之間，只見禮包紛飛，都堆到了獨眼瘟神簡捷案上，獨眼瘟神簡捷竟是沉住氣，含笑而坐，一動也不動。

待得桌上禮物，堆積如山，都已送回來之後，才緩緩站起道：「各位一介不取，那是表示各位投効五尊者座前，實出一片至誠之心，尊者聽了，自是更會高興，現在請各位，一同起立，請總護法領導宣誓，正式爲本門効忠盡力，共建從未有的武林大業。」

獨眼瘟神簡捷話聲一落，總護法血手印風鋒就自席上站了起來，接道：「各位起立！」

好像眞有那麼一回事，大家禮物雖送回去了，但疑念未息，不由又齊向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望來。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大喝一聲，道：「姓簡的，你到底在搗什麼鬼？玩什麼花樣？」

獨眼瘟神簡捷臉色一愠道：「老花子，人家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麼？」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口一張，剛道得一聲：「你……。」

獨眼瘟神簡捷截口道：「也罷，老夫就替你說了吧！……老花子因恐各位之中，有不願參加本門的，所以與老夫暗中商量，以雙方兩罷干戈，和平相處爲辭，設下和談巧計，誘使各位前來，如今各位已盡落我們套中，那就乖乖的宣誓入門罷！」

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怒吼道：「簡捷，你在說什麼鬼話……。」

獨眼瘟神簡捷那讓丐帮帮主隻手撐天陳鎭和說出完整的意思來，接着又截口道：「各位如不信，老夫還有更具體的事實爲證。」

這時，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插嘴道：「什麼事實？」

獨眼瘟神簡捷道：「就在今日黎明之前，貴掌門人可曾收到少林掌門人送來的另一種解藥？」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沉凝了片刻，點頭道：「不錯，老夫收到了，而且，已經服用過，證明那解藥確實有效。」

獨眼瘟神簡捷哈哈一笑，道：「貴掌門人，你也未免太老實了，你就眞的相信那解藥的藥力？」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一怔道：「難道那解藥又有問題？」

獨眼瘟神簡捷微微一笑道：「不錯，那解藥確實有問題，只是現在你知道遲了一點。想補救也來不及了。」

華山掌門人鐵劍先生轉向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請問禪師，他說的話當眞？」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老衲那解藥，經過高人試驗過，應該沒有問題，簡施主既然如此說來，何不請他當面證明。」

獨眼瘟神簡捷一笑道：「是那一位願意以身一試？」

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道：「此解藥乃是老衲得來，自應由老衲以身相試，簡施主有什麼手段，請使出來吧！」

獨眼瘟神簡捷轉向血手印風鋒躬身道：「老和尚內力深厚，請總護法給他一點厲害瞧瞧。」

血手印風鋒一招手，便有一個人遞給他一把小小的二胡，只見他調整音階，拉了幾下，大家都有心翻血湧，毛骨悚然之感。

但，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却暴出了一顆顆比黃豆還大的汗珠，而且，還盡其全力，在運功抵抗之中。

大家都聽到同樣的聲音，爲什麼少林掌門人悟眞禪師的感受更是厲害，難道血手印風鋒的內力修爲已達到了分音奪敵之能？

在座都是當今正大門派中的一流高手，無不駭然震驚，這血手印風鋒的一身修爲，顯然已在座中衆人之上。

正在這時，忽然一聲銳利尖嘯起自大廳一角，但見眼前黑影一閃，從一扇側門之內，走進五個連面目幪住的黑衣人來。

那五人入得廳來，向中央一站，其中一人哈哈笑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大家注意聽着。」

來人氣勢洶洶，一副予取予奪的姿態，根本沒有把大廳之中的百十個人放在眼裏。

血手印風鋒正要拿少林掌門人作榜樣，一鼓懾伏羣雄，他們的闖入，正是怒起心頭，再聽那黑袍人這樣一說，他身份攸關，再不答話，就面上無光了。

那黑袍人話聲一落，他也表現得更冷峭，向獨眼瘟神一揮手道：「他們擅入會場，罪當裂體分肢，你去把他們處置了。」

獨眼瘟神簡捷躬身領命，輕輕叫了四個名字，便有四個漢子離席而起，隨在他身後，走到那五個黑袍人面前，面對面一字排開。

當中那黑袍人不但不讓他開口，也不讓他有準備的機會，冷笑一聲道：「殺！」

只見他左邊一個黑袍人不聲不氣，飛掠而出，直向當中的獨眼瘟神簡捷撲去。

獨眼瘟神簡捷哈！哈！笑了一聲，下半聲便變成了一聲悶哼，但見兩人陡然分開，獨眼瘟神簡捷就地打了兩個翻滾，一直滾到血手印風鋒桌前，伏地死去。

血手印風鋒猛然大震，霍地而起，但剛站起半個身子，只見獨眼瘟神簡捷帶出去的四個漢子，在那黑袍人一個旋身掃腿之下，四個人成了十二件，向他們席上撞來。

所謂四個人成了十二件，原來，每一個人的雙脚，都被那黑袍人掃腿之下，齊膝兩斷，一加二成三，三四不是成了十二件。

獨眼瘟神簡捷乃是飛天九怪中人物，功力之高，除了血手印風鋒之外，當場不作第二人想，他帶出來的四人，也無一不是一流高手。

但五人齊去，便在人家舉手投足之下，齊皆落敗，這一下，只震驚得全廳鴉雀無聲，都目瞪口呆愕住了。

血手印風鋒神色數變，色厲內荏大喝一聲，道：「你們是什麼人，竟敢出手傷人。」

當中那黑袍人冷冷的道：「你可就是風鋒？」根本就不答他的話，反而問起他來。

血手印風鋒在平時，對方要是不答他的話，那還了得起，不是當場要了人的命，也得叫人當場脫一身皮。

但剛才黑袍人顯現的功力，使他不敢任性了，憑自己這樣多手下，豈會眞的怕了那區區黑袍人，但目前各大門派之間的事，尚未了結，要送死，也該讓他們先送死才是，自己檢現成的豈不更好。

血手印風鋒兇殘狡獪，所以捺住火氣，笑臉相迎道：「不錯，老夫就是風某人。」

黑袍人冷冷的道：「老夫給你一條生路，立時歸順老夫敎下，饒你們不死。」

血手印風鋒輕輕一皺眉頭道：「那各位是專門衝着我們來的了。」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雪嶺珠魂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蒲天河追踪丁大元，獲遇被江壽囚於密室的木尺子，兩人一見投緣，木尺子願收蒲天河爲徒，要他每夜子時到密室學習絕技。蒲天河退出密室，驀見丁大元把强自搶來的五嶺神珠從溪水中撈起，方欲撲身搶奪，忽爲跟踪他的江瑞琪所阻，着他不可莽撞，果然，丁大元方自把神珠撈到手中，江壽突然現身，丁大元機智絕倫，立卽編了一套謊言，騙信了江壽，並進讒數說柳川柳玉的不是，江壽聽信一面之詞，着丁大元往召柳氏兄弟，丁大元心存叵測，故意激怒柳氏兄弟，柳氏兄弟撒出兵刃要聯手鬥他——

合浦慶珠還　奇士喜脫困

就在這時，林內一聲長笑道：「大元，你退下，待我領教這兩個孽徒，有什麼驚人武功，胆敢如此橫行！」

話聲一完，那面似童子週身紅衣的雪山老魔，已自飄落場中。

柳氏兄弟，陡然看出來人是誰，不由嚇得口中「啊！」一聲，雙雙後退了幾步，一時都呆住了。

雪山老魔目射精光的望着二人，森森笑道：「柳玉，柳川，你們好大的胆子……爲師我一向是看錯了你們了！」

天山二柳素來雖是跋扈，可是在老魔面前，他二人那種驕橫之氣，却是一絲不存。

二人對看了一眼，全身抖成了一片，雙雙叫道：「師……父……」

老魔一聲狂笑道：「你們眼中，還會有我這個師父，眞正是難得了！」

柳氏兄弟，不由同時雙膝一彎跪了下來，罪實俱在，已不容他二人多辯。

柳玉半天才期期艾艾的道：「師父……我們寃枉！」

柳川望着一旁的丁大元，冷冷笑了一聲，說道：「師父如果只信大師兄一面之辭，我兄弟死不瞑目。」

雪山老魔一聲喝道：「住口！」

他桀桀怪笑了一聲，面上殺機驟現：「你二人還要狡辯，你們的話，我全都聽見了，我江壽門下，沒有你們這種徒弟，如非是大元卽時進言，你二

人只怕早已逃之夭夭了！」

說到此，厲吼一聲，道：「大元，你去把這兩孽徒兵刄收了，先押回刑堂，候爲師明晨發落！」

大元彎身答了一聲：「是！」

說着慢慢向着天山二柳走去，一面獰笑道：「二位師弟還不把兵刄交下。莫非眞要愚兄親自來拿不成？」

二柳對看了一眼，自忖着已無活路，不由俱都立下了歹意，就見柳川冷冷一笑道：「師兄，你好狠毒的心！」

說着他仍然跪在當地，道：「我兄弟未奉師命，怎能隨便起身，還是痲煩大師兄走一趟吧！」

丁大元冷笑了一聲道：「不必客氣！」

遂大步走了上來，柳川偸偸向柳玉遞了個眼色，二人各會意，丁大元走到了二人面前，嘻嘻一笑，道：「二位師弟，你們今日應該知道，大師兄對你們是如何關照了！」

說着彎下身來，伸手直向柳玉「流金鐺」上抓去。

柳玉猛地一聲叱道：「無恥之徒！」

就見他鳳翅流金鐺霍的猛起，竟直向着丁大元斬去，同時間，柳玉也怒叱了一聲，鳳翅流金鐺起了一道銀虹，驟然直向丁大元整個胸腹之上削去。

二人這種會心的舉動，配合得甚爲得體。

尤其是二人自忖必死心情之下，所施出的手法，俱是極厲害的招式！

丁大元怎麼也未曾料到，這兄弟二人，竟然敢當着師父面前，對自己驟然下如此毒手。

等他發覺出不妙的當兒，已是來不及了。

就聽他口中發出了一聲慘叫，身子踉蹌出四五步之外，鮮血狂噴而出。

二人兩桿鳳翅鐺，雖沒有全中要害，可是一上一下，全都照顧到了他身上。

丁大元右前胸，竟爲削開了尺許的大口子，肋骨也斷了一根，同時他右腿上，也爲柳川的鳳翅鐺足足削下了碗口大小的一片肉來。

丁大元就是鐵打的漢子，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是挺受不住，由不住慘叫了一聲，頓時就倒地昏死了過去。

天山二柳自知闖下了大禍，得手之後，各自向一邊騰身而去。

柳玉狂叫道：「師父，請恕我弟兄失陪了！」

他二人一左一右，雙雙騰開身子箭也似的竄了出去。

雪山老魔一時大意，想不到二柳竟當着自己面前，胆敢對師兄下如此毒手，一時又怒又驚，大吼了一聲道：「好一雙孽徒，我倒要看你二人怎麼逃開我掌下！」

言到此，右手一揮，他身子隨着手式，怒鷹也似的騰了起來，向下一落，已到了柳玉身後，這老魔頭口中怒叱了聲：「小子，你躺下來吧！」

言罷，這位匿居雪山的老魔，右掌向外一現，已按在了柳玉後心，他掌力只要一登，柳玉是萬無活理，必死無異。

這時候蒲天河聽得，身邊江瑞琪忽然發出一聲嬌呼道：「爸爸使不得！」

他口中這麼嬌呼了一聲，身子猛然的竄了起來，正正落在江壽身邊。

雪山老魔掌力本已發出，聞言吃了一驚，猛然把發出的掌力，霍地向後一收。

儘管如此，那柳玉仍然是吃不住勁，被老魔的內勁之力，直蕩出了丈許之外，一陝蹌倒地上，臉都破了。

江瑞琪先不向父親說什麼話，她猛地縱身過去，嬌叱道：「三師兄，你還想跑麼？快回來。」

柳川本已撲出十丈以外，聽得江瑞琪呼喚，使他停住了脚步，慢慢回過身來。

他自忖着也是逃不過江壽掌下，當時嘆了一聲，向江瑞琪哭喪着臉道：「師妹，請你在師父面前，說幾句話，我……兄弟感恩不盡！」

江瑞琪冷冷一笑。「還不快回來？」

柳川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罷！罷！」

這才返身而回，這時那倒在地上的柳玉也慢慢的爬了起來，他整個的一張臉，都被地上的泥沙蹭破了。

弟兄二人集在一起，不約而同的跪了下來，向着江壽磕頭如搗蒜一般，道：「師父饒命……師父請聽弟子……解釋！」

江壽這時那張童子臉，漲得赤紅，他冷冷一笑，獰厲的眸子，向着兩人掃了一眼，先不問二人什麼，却向江瑞琪冷冷的說道：「你爲什麼阻我？」

江瑞琪嘆了一聲，道：「二師兄三師兄雖是罪大不赦，可是其中難免沒有隱情，爸爸應該給他們一個申辯的機會才對！」

老魔獰笑了一聲道：「你知道什麼？」

江瑞琪苦笑道：「爸爸還怕他二人跑了不成？不如交由女兒把他兄弟帶往刑堂，以後再發落也是一樣！」

江壽冷哼了一聲，目射兇光道：「欺師殺兄，還寬容他們什麼？」

說着直向着兄弟二人前行去，只嚇得柳玉面色慘變，戰抖成了一片。

江瑞琪所以不願二人就死的原因，實則是早已

看出了丁大元之爲人，不願叫他如此稱心滿意。

這時見狀，她靈機一動，不由急道：「丁師兄傷勢嚴重，爸爸還不快快救他，否則，只怕來不及了！」

江壽本是向柳氏兄弟走去，聞言頓時吃了一驚，須知道丁大元如今在此老心目中，已是天之驕子，他自是不忍見其如此就死！

當時不由怔了一下，倏地轉身過去，直向丁大元處行去，柳川柳玉知道江瑞琪是有意袒護，俱不禁對她感入肺腑。

江瑞琪因此乘機冷冷叱道：「二位師兄還不隨小妹下去，莫非想死不成？」

二人聞言向着江壽磕了一個頭，急速站起，道：「謝謝師妹！」

江壽叱道：「站住。」

二人嚇得頓時又呆住了，江壽這時回頭陰森森的道：「丁大元要是有了三長兩短，你兩個……」

說着咬了咬牙，氣得身子戰抖了一下，遂向江瑞琪揮了一下手道：「你把他們先押下去，他二人要是走脫了，拿你是問，下去！」

江瑞琪含笑道：「是！」

說着面色一沉道：「你二人還不收起兵刄跟我下去！」

二人這時眞把江瑞琪感激得五體投地，聞言雙雙收起兵刄，江瑞琪遂率先轉身，柳氏兄弟跟着走了上來。

蒲天河心知江瑞琪所以救他們，必有用意，並不以爲怪，見此情形遂悄悄退了下去！

本來已將到手的「五嶺神珠」，竟然又成了泡影，自是悻悻不樂，他悄悄轉回白龍閣，這時天已激明，似乎是一天的工作又開始了。

江瑞琪押着柳氏兄弟，一直向刑堂行來。

其實，這所謂的刑堂，只不過是一個地下室，在這個地方，囚押着一些本門的叛徒，派有專人司管。

柳玉柳川都知道，來到了這個地方，即便是不死，終身也休想再出來了。

江瑞琪嘆了一聲道：「按說你二人如此行爲，我也是不願多管，只是丁大元此人過於陰險，令人氣不過就是了。」

說着已行到了刑堂，江瑞琪忽然轉過身來，含笑道：「二位師兄，此刻手上皆有兵刄，很可以殺了小妹逃跑，爲何不作呢？」

二人心中一動，各自不禁後退了一步。

柳玉冷冷一笑道：「師妹怎把我兄弟看作如此之人？慢說妳對我二人有救命之恩，即便是沒有，我兄弟又何忍平白殺害於你？」

柳川也嘆了一聲，道：「師妹這麼說來，眞令我弟兄羞辱不堪，師妹只要在師父面前對我二人善言幾句，愚兄等已感恩不盡了！」

江瑞琪想不到他二人竟然會如此義氣，當下由不住呆了一呆，道：「二位師兄，莫非不明白小妹的眞實意思麼。」

二柳呆呆的搖了搖頭，江瑞琪左右看了一眼道：「二位師兄，你們好傻！」

說着輕聲道：「二位如果眞要是押在了刑堂，就是不被判死，只怕終身也休想再出來，這種活罪豈不比死更難受？」

柳玉退後一步，直着眼睛道：「你……莫非師妹你……」

江瑞琪微微一笑，道：「小妹有意放二位師兄就此離開，只是……」

二人聞言不由對看一眼，幾乎不敢相信這句話是眞的，半天柳川才吶吶道：「師妹所言是眞？」

江瑞琪嘆了一聲道：「小妹何曾與二位師兄說過假話，只是二位離開山莊，入道中原後，更要洗心革面，本着俠義精神，作些有益於人羣之事，千萬不可聚衆爲匪，果眞那樣，只怕日後仍不會有好下場！」

她頓了頓，接下去道：「小妹言盡於此，二位去吧！」

二人不禁感激涕下，柳玉長嘆了一聲道：「我以爲白雪山莊內，沒有什麼好人，想不到師妹你：：我兄弟太感動了，師妹你放心，我二人從今以後，定當洗心革面，重新作人，以不負師妹你的一番好心！」

柳川雙手互搓着，道：「只是我兩人去後，師妹你又如何向師父交待？」

江瑞琪冷冷一笑道：「我只消說二位師兄，中途脫逃就是了，只是此去大門，出山莊，尚有極長一段時間，爸爸即時追趕，只怕你二人也是逃不出去！」

說着他低頭思忖了一下，道：「也罷，你二人只管去吧，等到天亮之後，我再告訴爸爸便了！」

柳川柳玉對望了一眼，猛地伏地道：「謝謝師妹！」

言罷，各自拜了一拜，霍地騰身而起，一路騰縱如飛而去，轉眼已自無踪。

江瑞琪一直待二人消失於視綫之外，才嘆息了一聲，轉身而回，她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慰。

其實，她也不明白，爲什麼會對他兩人如此加惠，不過，他只相信一句話，一個人好心，是必有好報的……

× × ×

日子過得那麼快，轉瞬間，已是雪山老魔江壽七十大壽的前夕了，白雪山莊內，變得異常的熱鬧，遠地來的賀賓，更是絡繹不絕，爲這平靜已久的山莊，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欣榮！

蒲天河在這一段日子裏，可說是相當的寂寞，白天他深居簡出，每晚則去木尺子那裏聊聊。

這一段日子裏，他和木尺子建立了奇妙的感情，當然他由這個怪老人身上所得到的收穫也是想像不到的。

他開始瞭解到，這個叫木尺子的老人，原來是一個身負奇技，高不可測的武林前輩。

可是這位老人家生性怪異，可以說是「幼稚」，這是令人所不能想像到的，和他交往，有時候，幾乎要把他像一個孩子也似的去對待他，這就莫怪木尺子如此大的一把子年歲，而得到「老少年」這樣一個外號。

「白龍閣」自從主人丁大元負傷之後，變得冷清多了。

丁大元的傷勢，還眞是不輕，如果不是雪山老魔親自細心的照顧，他這條命，很可能是保不住了，可是如今，他已能勉强的下床，作一些輕微的動作。

他是山莊內掌門大弟子，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親自出面，這就使得他很是爲難了。

可是儘管如此，他却要作出一副喜氣洋洋的樣子，其實內心眞是苦不堪言。

最初他痛心的是，自己費盡了苦心，千方百計，才弄到手的「五嶺神珠」竟自「弄巧成拙」的爲老魔得了去，雖然他不得不美其名爲「壽禮」，可是內心的悔恨，是不難想到的。

丁大元是一個慣用心機的人，他絕不甘心吃這個啞巴虧，因此他開始更進一步的計劃着，要由老魔手中把這顆珠子再盜回來。

這時蒲天河心更焦了，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急。

他幾乎用盡了心思，想要去盜珠，可是戒於老魔的武功了得，不敢造次，再者這顆珠子，究竟藏在那裏？他是一無所知，他只能等機會，等……等……等。

這一夜，他獨自倒在床上，內心想着心思。

他想着，自己來到這白雪山莊，也有不少日子，雖然說已打聽到神珠，却又不能下手，莫非自己還能在這裏住一輩子？還要住多久呢？

他由床上翻身起來，推開房門，信步來至院中，只見白龍閣佈置得一片彩氣，五顏六色的燈籠，把這附近照染成了一片奇彩。

老莊主七十大壽前夕，人人見面都笑容滿面，厨房裏喝五吆六的正猜着拳，亂成一氣。

他信步走出白龍閣，却見那個叫彩虹的丫環端着一盤子壽桃走過來，老遠就笑道：「我正給你送壽桃吃，你上那去呀！」

蒲天河搖頭笑道：「我吃過了，謝謝你！」

彩虹嫣然一笑道：「吃過了你也留下來，晚上餓了當點心吃多好，這是我親手包的，棗泥，荳沙都有！」

蒲天河微微一笑，平心而論，這丫環還是眞照顧自己，他實在不忍拂她的興頭，就由盤中拈了一點道：「我吃了一個總行了吧！」

彩虹一笑道：「這些我送到你房裏去——」

蒲天河忽然想起一事，就叫住她問道：「你可知，今天老莊主請些甚麼人？」

彩虹笑了笑，道：「人多着哪，現在大家夥，正在給他暖壽，我也說不出都有誰，除了丁大爺以外，大概人都到齊了！」

她還要多說，就見一邊走過來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的人，遠遠笑道：「喝，你們兄妹兩個聊什麼呀，彩虹，我正在找你呢。」

彩虹低罵了聲「討厭！」

可是她却不得不裝成笑臉，迎上去道：「蘇總管，找我有什麼事呀？」

蒲天河借機會笑了笑道：「你們有事先聊，我走了！」

彩虹還想叫住他，那位蘇總管已笑着走上來纏上了。

蒲天河悄悄來到了前院的「聚義廳」，只見裏面燈火一片輝煌，不時傳出嘹亮的笑聲。

在大廳兩側的邊門，不時的有人進出着，手中捧着熱騰騰的美味佳看。

就在這座「聚義廳」的四週，生有幾棵大楊樹，蒲天河找到其中靠近窗戶的一棵，縱身上去，借着樹身的枝葉遮體，他可以淸楚的看見廳內一切！

只見廳內共設有三桌酒席，滿座賓客，南面的一張紅漆大桌上，坐着老魔一家人。

最使得蒲天河驚奇的却是木尺子，竟然也在座中，這老頭兒，看來似乎是非常高興，大杯的喝酒，大口的吃菜。

他身上穿着狐皮袍子，足下是緞子鞋，不時的舉步的四下邀着飲酒，動作很是滑稽。

蒲天河不由暗自嘆息了一聲，他眞不明白，像木尺子如此一個老前輩，怎會甘心爲雪山老魔所戲耍，怪的是木尺子竟不以爲恥，實在令人不解！

由於距離過遠，他只能淸楚的看着每一個人的

動作，却是不能聽到他們說些什麼，心中方自覺得乏味，正要飄身而下。

就在這時，他却意外的發現身側附近，一個黑影子慢慢移過來。

他本來要飄身而下的身子，不由頓時止住，仔細一看，由不住心中陡然一動，暗自忖道：「原來是你……」

原來那個慢慢移來的黑影子，不是別人，却正是雪山老魔的掌門大弟子丁大元。

這時，只見他鬼鬼祟祟的來到了一棵樹下，勉强的縱身上樹，向着廳內望了一陣，似乎面上帶出一片喜色。

遙見他又跳上樹來，他此時的行動，較以前遲緩多了。

只見他肘腕上，都纏着厚厚的布條，顯然是前傷尚未痊癒！

他這種鬼鬼祟祟的樣子，立刻引起了蒲天河的懷疑，不由仔細觀查着一舉一動。

這時，就見他慌慌張張的向着後院快步轉去，蒲天河靈機一動，遂自樹上飄身而下，暗中綴着他走了下去。

丁大元穿過了一片花樹，眼前已來到了一座極爲精緻的閣樓，燈光把這座樓舍，映成了一片彩色世界。

就在這座佔地頗大的閣樓正前方，搭着一個極大的排樓，其上用紅色的燈籠排着一個極大的「壽」字。

由這座樓的佈置與建築等上看來，顯然是老魔江壽所居住的地方。

這座樓，是用淸一色的白色大理石築成，其上覆以碧綠色的琉璃瓦，遠遠望去，閃閃放着奇光，和天上的星月對映得十分有趣。

丁大元來到了樓前，就在一塊巨大的假山石後掩住了身子，似乎很是注意着樓內的動靜。

蒲天河這時心中甚是奇怪，他實在不明白丁大元這是做什麼？

這時見他在石後停了一段相當的時間，忽然站了起來，張口吹了聲哨。

蒲天河就看見樓內匆匆忙忙的跑過來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直跑到了丁大元面前，一面左右望着，神色極爲驚恐的道：「大爺，你怎麼才來呀，我可是嚇壞了，要是老莊主回來了，我這條命——」

丁大元匆匆的說道：「少胡說，鑰匙偷到了沒有？」

那童子點了點頭，有些害怕的由口袋裏掏出了一把鑰匙遞過去，瑟縮的道：「大爺，你可要快一點呀！」

丁大元接過去，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先下去，等一會我吹哨子叫你再來，要是莊主回來，你別忘了學貓頭鷹叫喚！」

接着以手在唇上，「嗚嚕！嗚嚕！」的叫了兩聲，那童子直翻着眼皮子，道：「大爺，我那裏會學呀，這可是要了我的命了！」

丁大元一翻眼皮冷冷一笑道：「大爺我平日待你不錯，怎麼你變了心啦？」

這個童子連連擺着手道：「沒有，沒有！我只是怕！」

丁大元冷哼了一聲，道：「沒出息的東西，怕什麼，我只要把東西偷到手，我帶着你一跑，到時候你有的是錢，再討上一個老婆，不比在這裏侍候這個老鬼子好得多？」

這童子似乎立刻活了心，不住的點着頭道：「大爺你快去吧，我到大門去把風就是，反正一有人，我就學鳥叫喚，可不一定是貓頭鷹！」

丁大元點了點頭道：「你要小心了！」

說着他就直向樓內行去，那童子還小聲道：「大爺，你最好走後面進去！」

丁大元口中答應了一聲，直向一片假山石後繞了過去。

蒲天河這時闇言，不由暗暗歡喜，這可是眞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了。

他眞想不到，居然還會有這種事，這丁大元眞所謂「胆大包天」了，他竟然買通了江壽身邊的書童，把老魔的鑰匙偷到了手中。

他尤其大胆的是，在如此急迫的時間裏，居然敢下手行竊，萬一這時候，要是江壽這時轉回，一個碰見，這丁大元焉有命在？

可是，無論如何，這件事正是蒲天河所希望發生的，他見那童子慌慌惶惶的向大門口奔走。

這時候，蒲天河就展開了身手，緊緊隨着丁大元身後一路綴下去！

在一座柵架之下，丁大元忽然停住了脚，他抬頭向上望了望，忽地騰起了身子。

雙足向藤架上一落，那架子發出了一片吱喳响聲，可見得他此刻體力尚未復元，否則以丁大元昔日功力，是可以做到「踏雪無痕」的，更何况落身於花架之上了。

他好似對於這些地方極爲熟悉，身子落在了架上之後，雙掌向外一推，已推開了窗子。

然後他回頭望了望，身子一翻，已進入室內。

蒲天河在他身子方進入的一刹那間，已騰身落在了柵架之上，以他的輕功，自然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這時，他借着架上的枝葉，把自己身子遮住，室內一切情形，已可清清楚楚的看見。

就見那丁大元，一隻手亮着火摺子，在烱烱的火光裏，他面色甚是沉着，那雙黑漆的眉毛，緊緊的皺着。

蒲天河就見他在室內東張西望的看着，這是一間設計很別緻的房子，整個房內，看起來顯得異常空洞，幾乎沒有什麼東西。

只是，四壁的石牆塊，却是用五顏六色的所砌成的，石塊的設計，更是有方有圓，長短不一。

燈光之下，這些五顏六色的石塊，構成了無數美麗的圖案，在火光照耀裏，很是美觀。

那丁大元，這時却用一隻手，在牆上挨個兒的推着摸着，似乎在找尋着一個暗門。

蒲天河心中不由甚是緊張，他知道丁大元所以如此，定是有所依據，果然，丁大元在摸一塊「星」形的紅色石塊時，就不再動了。

這時他臉上帶出一種極爲興奮的顏色，他把火摺子交到了左手，換出了右手，自身上摸出了一把薄薄的一把小刀狀的東西。

這東西，正是方才那童子交給他的。

丁大元就用這奇怪的東西，在那「星」形的石塊上，每一個尖出的地方劃了一下。

他這種動作，做作時甚是輕微，等到他把六個星角都劃完之後，才見他退後了一步。

蒲天河心中正是不解，耳中就聽到了極爲清脆「叮」地响了一聲。

就見那紅色的星石，忽地變成一扇門也似的跳了開來，立刻就在牆上，現出了一個星形的暗格。

丁大元此刻的情，簡直是興奮到了極點。

遂見他一伸手，自其中拿出了一個匣子，蒲天河一眼就認出了，那是五嶺神珠。

他不由心中動了一動，遂見丁大元匆匆把五嶺神珠，揹在背後，他一隻手，仍然伸在那星形暗格之中摸索着，不久之後，又拿出了一個寬有二指，長有半尺左右的綠色小匣子。

然後他把這個匣子，匆匆藏在了懷裏，把這個星形的石門關了起來。

於是，他又開始去弄一個圓形的石塊，正要設法弄開的當兒，當空忽然响起了「呼啦！呼啦！」兩聲叫喚。

丁大元聞聲一怔，匆匆返身而回，在關窗之時蒲天河已先他飄身而下！

就見丁大元匆匆自柵架上跳下來，順着一道花樹甬道直跑了下去。

蒲天河好容易等到了這個機會，自不會輕易放過，他一路緊緊隨着丁大元綴了下去。

只見前行的丁大元一路先行，甚是熟悉。

他所走的道路，全是些七扭八拐的小徑，雖然他身上不十分得勁兒，可是却是走得極快。

約有半盞熱茶的時間，他已來到了一彎溪水旁邊。

就在水邊，早已預備好了一葉小舟，舟上放着甚多東西，丁大元似乎早已有了準備，一待東西到手之後，立刻逃走。

可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蒲天河竟然跟在身後。

正當他要解舟上去當兒，蒲天河自身後閃了出來，他冷冷一笑道：「怎麼？丁大爺要走了？」

丁大元甫聞此語，不由嚇得大驚。

他猛地轉過身來，身子向一邊一閃，叱道：「誰？」

當他看清來人之後，不由寬心大放，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錢來旺！」

「丁大爺，你要上那裏？」

丁大元雙目一瞪道：「混蛋東西，你還管得了我的事？」

說着面色一沉道：「還不快滾？」

蒲天河嘻嘻一笑，伸出右手，道：「丁大元，把五嶺神珠乖乖的還給我，我是既往不究，否則，哼！」

丁大元大吃了一驚，道：「你……是誰？」

蒲天河一聲朗笑道：「在下姓蒲名天河，這五嶺神珠，乃是我世襲家傳之物，後爲鐵手丐賀天奎騙去，想不到輾轉竟會又落在了你的手上。」

說到此，他上前了幾步，怒道：「爲此珠，我費盡了苦心，今日始原璧歸趙，丁大元，莫非你還要我親自下手不成？」

丁大元面色一變，忽然大吼了一聲，道：「小子，你是在作夢！」

說着，猛地撲身而上，一幌右掌，劈臉直向着蒲天河面門之上打去。

蒲天河身子隨着他掌勢滴溜溜一個疾轉，已到了丁大元右側，猛地駢出三指，向着丁大元腋下點去。

指力一出，丁大元不由大吃一驚，他身子霍地向外一竄，似乎是觸及了傷處，喘聲如牛。

就見他一咬牙道：「好小子，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事，胆敢和丁大爺作對？」

口中說着，身子霍地向下一矮，已把背後的長劍抽了出來。

可是他的長劍方自到手，蒲天河已如同疾風也似的撲到了他身前。

只見他雙掌驀然向外一翻，施了一招「巧托天書」，但聽得「嗆啷！」一聲脆響，丁大元這口劍不及展出，已爲他掌上巨力震飛到一邊。

他口中「啊！」一聲，退後一步。

這傢伙雖是如此，仍不甘心把到手的東西拱手讓人，就聽他吐氣開聲，叱道：「嘿。」

就見他雙掌霍地向當中一合，竟然以「碎馬功」，一雙鐵掌，直向着蒲天河背脊上按去。

蒲天河自未把他一個受傷的人看在眼中，他朗笑了一聲，道：「丁大元，你是找死！」

就見他身形霍然向下一伏，向外一閃，如同一個影子也似的輕靈，丁大元雙掌就走了空招。

這時候，蒲天河已決心不再叫他逃開了手下，他雙掌緊貼着地面，向外一翻，十指一挑，口中叱了聲道：「着！躺下吧！」

聲隨掌出，十指跟着向上一挑，充沛的內家掌力，已隨之發了出去。

丁大元身子一幌，忽地慘叫了一聲，直滾出去丈許以外，倒地就不動了。

蒲天河不由飛身過去，低頭看了看，只見他這時口吐鮮血，已然是不動了。

他不由暗吃了一驚，眞沒有想到，自己如今功力，竟然如此高絕，看來這丁大元似乎是死了。

當下微微有些後悔，不該下手如此之重，不過丁大元素行不善，也是他的報應。

他微微傷感了一陣，就走了過去，自丁大元之背後，把那顆五嶺神珠解下來，自己揹好。

正要轉身而去，忽然發現了丁大元袋中，露出了一個細窄的翠色匣子，綠光閃閃甚是奇特。

他不由心中一動，想起了這東西，正是方才丁大元自老魔室內所竊得的！

當下，他匆匆打開了這個翠匣，見其中平平的放着一把長形的翠匙，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當下毫不考慮的，忙把這綠色玉匙收起來。

東西到手之後，自己似乎是應該離開了。

可是眼前怎麼一個走法呢？再者，自己似乎也應該向木尺子，江瑞琪等打一個招呼，然而，現在已來不及做這些了。

因爲他必須要儘快的離開白雪山莊，否則一爲雪山老魔發現，自己就很難再走脫了。

當下他猶豫了一陣子，就決心上船冒險一試。

因爲方才丁大元已有登舟之念，足見是一條水路可行了。

這麼想着，甚爲有理，他就解下了小船上的繩子，方要上去，就聽見身側林邊，一人冷冷笑道：「小輩，你是何人？」

蒲天河心中一驚，這可眞是應上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那句話了。

隨着這句話，他就覺得眼前人影一閃，面前已多了一個人，這人一出現，蒲天河不由嚇得後退了一步，心忖道：「此番休矣！」

來人正是白雪山主，雪山老魔江壽。

這時只他那滿月也似的面盤上，帶出了一種說不出的憤怒表情。

他似乎對於蒲天河這個人甚是陌生，事實上也眞是第一次見過這個人，他向前走了幾步，桀桀一笑道：「娃娃，你的胆子不小！」

說着用鄙夷的目光，向着一邊地上的丁大元看了一眼，冷冷一笑，手指着丁大元的屍身道：「如果僅僅是打死了這個孽徒，我倒應該向你致謝，可是……」

說着面頰上炸開了兩道怒容，遂伸出一手，道：「——你要把我的兩件東西還給我才行！」

蒲天河抱了抱拳道：「江老前輩，五嶺神珠乃是我家傳之寶，不便奉上，尚請你老海涵！」

江壽微微一驚，道：「這麼說，蒲大松是你一家人了？」

蒲天河悲傷的點頭道：「正是先父，在下乃蒲天河，我是不得已才會出此下策的！」

江壽冷冷一笑，點頭道：「蒲天河，不錯，我聽說過你們父子，這顆五嶺神珠在你們蒲氏門中，已有不少年代了，可是自來是靈物擇主，憑你蒲天河一個小輩，還不能估爲己有。」

說着狂笑一聲，道：「五嶺老人天山聚會，只是一廂情願的事，包括你父蒲大松在內，都未必能是老夫的對手，這顆五嶺神珠是非我莫屬了！」

他說到此，面上現出了一種無比的驕傲，冷冷一笑，打量着蒲天河道：「蒲天河，你說是不？」

蒲天河搖了搖頭道：「晚輩不敢苟同。」

江壽面色一沉，道：「蒲天河我看你武功倒不夠，因愛惜你這番勇氣，才破格對你好言相勸，還不把神珠及綠玉匙獻上，就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他微微抬手，自背後把長劍撤了出來，當下劍鋒一擧，冷冷的道：「老前輩如一再見逼，晚輩也只有一死相拚了！」說着劍身一側，面上毫沒有懼怕之色，儼然一副大俠風範！

雪山老魔怪笑了一聲，道：「好小輩，你果眞要與我動手不成？」說到這裏，他緩緩把一雙袖子捲了起來，露出一雙赤黑的腕子——鼻中哼道：「小輩，今天來到了我這白雪山莊，也叫你開開眼界，叫你見識見識我江壽是何許人也！」

說到這裏，目睹前方，一步步向着蒲天河身邊

行來。

蒲天河這時也只有和他一拚了，當下劍身向外一撤，冷然道：「老前輩一再相逼，晚輩只有開罪了，請撤出兵刄一分高下吧。」

江壽狂笑了一聲，舉了一下雙手道：「你還不配，只憑我這一雙肉掌，就够你應付的了，小子你接招吧！」

說着身子微微向上一伸，已到了蒲天河面前。

他上身向下一伏，雙掌分左右，直向蒲天河兩脅上拍過來！

蒲天河此刻對付這個老魔頭，心情十分謹愼！

這時見他掌式遞到，掌中劍向空一舉，右肘前後一動，這口劍上，耀出了一道奇光，直向着江壽胸上劃去！

雪山老魔不由吃了一驚，因爲蒲天河這口劍鋒之上，所逼出的寒光，凝而不散。

這種情形是大異於一般的，設非是具有極爲超人的內功，萬萬是不及於此。

這老魔頭不由向外驀地一個翻身，如同一隻白鷺飄了出去，身子向着地面一伏，就勢右足微彈，身子第二次向正中一偎，已到了蒲天河背後。

他口中厲吼了一聲：「打！」

只見他雙掌同時向外一現，一左一右，直向着蒲天河兩處後肋上直逼了過去。

他掌力一現，蒲天河由不住足向前一衝，雪山老魔所發出的掌力，直把他逼出三四步遠近，才爲他拿樁站穩！

這時候，他才知道厲害，雖說是自己手上有兵刄，可是如此看來，却不見得是他的對手。

蒲天河到了此時，也就再也顧不得什麼情面。

遂見他冷笑道：「前輩未免太逼人了！」

話一出口，他跟着已展開了一路劍法，一時之間寒光閃閃，人影飄飄，劍光影裏，間夾着一條紅影，時上時下，時左時右，緊湊處，可眞有「一羽不能加，蟲蠅不能落」之式。

蒲天河所施展的這路劍法，名喚「太虛慧劍」，乃係蒲大松生平絕學，家學淵源，畢竟不凡，也正因爲如此，他才能在這路劍法上，和這魔頭暫時保持了一段長時的均勢。

可是時間一久，蒲天河顯然是敵不住了。

只見這老魔頭身形進退，有如是蕊上狂蜂，時起時落，乍飄乍點，在如虹也似的劍光裏，進退自如，可是長時的不能取勝，已逗得他怪笑聲聲，滿頭的黑髮，一根根地都直立了起來。

忽聽他一聲狂笑道：「好小子！」

就見他身子驀然風車也似的轉到了蒲天河身後，使了一個「粘」字訣，整個身子向內一欺，已粘在了蒲天河背後。

蒲天河見他此時門戶大開，不由大喜。

這是他一招求勝的絕招，長劍向前一引，整個身子驀地向後一蹦。

就在他身子一蹦的同時，掌中劍把一摔，「唰！」地劃起了一道銀虹，有如是長鯨吸水一般，霍然向着老魔前胸上扎了下去。

任何人在如此情形下，也難逃開如此厲害的一招，可是老魔江壽，顯然是胸有成竹。

蒲天河劍勢一轉的同時之間，他口中一聲叱道：「來得好，着！」

只見他雙手向上一捧，「拍！」一聲脆響，蒲天河這口劍，已給他夾在了雙掌之間。

這是一招險到了極點的「收劍」招式！

老魔江壽一招得手，遂見他一聲狂笑道：「撤手！」

霍地右足飛起，用足尖直向着蒲天河的咽喉上踢去，蒲天河這時顧劍不能顧人，顧人不能顧劍。

急切之間，他只得忍痛割愛，雙足一個倒踹，已用「金鯉倒穿波」的輕功絕技反竄了出去。

他身子如同是脫弦之矢，只一閃，已竄出了三丈以外，身形不偏不倚的落在了一塊巨石之上。

可是在他退身的同時，他却把無比的勁力，貫注到了這口劍身之間。

隨着他身子一翻之勢，這口「五嶺神劍」，叮鈴鈴發出一片龍吟之聲，在老魔江壽雙掌之內，左右幌顫成了一片。

江壽想不到對方竟會有如此一手，當時也有些驚慌失措，雙掌一鬆，這口劍自行躍出丈許以外，「錚！」一聲，貫入樹身有半尺多深。

雪山老魔一聲怪笑道：「好小輩，你莫非還不服氣？」

蒲天河這時目含痛淚，天下最痛苦的事，莫過於一强者的伏輸，敗陣。

他冷冷笑了一聲：「江壽，你要想取我身上的神珠，先要取我項上人頭，否則是辦不到的！」

雪山老魔冷冷笑道：「好個倔强的小子，莫非你眞以爲我老人家是殺你不得麼？」

言到此，雙掌向前微一交錯，探身而進。

蒲天河痛心之下，不得不打起精神，以雙掌來和對方一較勝負了。

要說起來他兵刄上不能取勝，徒手要想取勝，實在是不可思議之事。

可是人到了退後無路之時，其能力往往較常時加大一倍不止，蒲天河無計可施之下，怒吼一聲。

這一次他不等老魔來攻擊自己，却率先把身子

騰了過去。

他此時眞力融合蒲大松畢生功力，自非等閑。

就在他一聲怒吼的同時，雙掌霍地向外一現，發出了兩股巨大的掌力。

那江壽甫一接觸之下，竟由不住通！通！一連退後了數步，他狂笑了一聲，道：「小輩，看你稱雄到幾時？」

這老魔頭上身向下一塌，十指箕張，驀地一抖，直向着蒲天河一雙肩頭上抓去。

蒲天河向後一坐，不知怎地右足一邁，飄出了丈許以外。

這是一個奇怪的招式，乃是蒲天河新近自木尺子處所學得的十六手怪招之一。

他一時情急，不知怎地施展了出來，就見雪山老魔面色霍地一變，向一旁飄身站定，嘿嘿笑道：「小輩，你這一手『風吹羽』是誰敎給你的？」

蒲天河不禁心中一動，這才憶起了木尺子所授的十六招功夫，不禁胆力一壯。

他冷笑一聲，道：「怎麼？你敵不過了麼？」

江壽呵呵一笑，道：「笑話了！」

他口中這麼說着，第二次把身子偎了過來，只見他雙手向下一伏，霍地向外一放，一左一右，同時向着蒲天河前胸小腰兩處地方拍來。

這是老魔成名「大九手」之一，名喚「兩處暗椿」，招式向外一吐，身如隻靈猴也似縮了下來。

就在他這一手「兩處暗椿」之下，不知曾經折服過多少英雄好漢。

他雙掌向外一吐，雙掌掌式如同鷄啄一般，看來似無奇，其中詭奧百出。

蒲天河身形一轉，施出了木尺子所授十六絕招之一的「大地奇花」，他身子向地上一倒，右掌當胸而樹，如同是一把欲劈出的兵刄。

雪山老魔身子本似狂風也似的撲到，可是當他看到了蒲天河這種情形，由不住面色一變，霍地向後一個急退，步法自亂，由不住跟蹌了一下，差一點摔倒在地。

他不由口中「噢」了一聲，道：「小輩，這一招叫什麼名字？你……你是自何處學來的？」

蒲天河尙未說話，就聽得當空一聲大笑道：「好！好！好，老夫我解脫的日子到了！」

就聽見大樹上枝葉嘩啦的一響，一條人影如風也似的自樹梢子上飄下來。

二人都吃了一驚，細一注視他二人更是一怔。

來者是一個頭戴緞帽，身着狐皮的老人，此老不是別人，乃是新自地窖放出來的那位老少年木尺子。

他一隻手上，兀自還拿着那支長長的煙鍋子，神情像是高興已極，落地之後一時手舞足蹈的樣子，大聲笑道：「江壽，這一次你還有什麼話說？」

雪山老魔不由眉頭一皺道：「你來此作甚？這裏沒有你的什麼事情，還不退下去！」

可是這個突梯滑稽的老少年，這一次却不似平常那麼聽他的話了。

他搖了一下頭，嘻嘻笑道：「老兒，我自由了，我要走了，看你還怎麼阻止我？」

說着嘻嘻哈哈的連聲怪笑不已，一面向着地上的蒲天河笑道：「小子還賴在地上幹什麼？還不快快收了你的劍，跟着我走，我們離開這鬼地方。」

說到此，得意之極，由不住又嘻嘻哈哈笑了起來。

雪山老魔面色一沉道：「原來這小子是你弄來的？木老兒，我倒是一直小看了你！」

木尺子搖了一下手道：「江壽，你少胡說八道，這小子是他自己來的，走也沒有跟我打一個招呼，與我有什麼相干？」

雪山老魔一怔道：「你莫非不遵守諾言？守滿十年之約了不成？」

木尺子怪笑了一聲道：「江壽，當初你我泰山比武之時，你曾說過一句什麼話，怎地忘了？」

江壽怔了一下冷冷道：「我說了什麼話來？」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可眞是貴人多忘事，這件事你居然會忘了，江壽你再想一想，我當初在你那一招『兩處暗椿』下落敗時的情形……你曾說過什麼來着？」

雪山老魔神色一變，他退了一步，冷然道：「不錯，我記起來了……莫非你如今已想出了破我這一招的招式了。」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對了，江壽、你算想通了！」

雪山老魔不由吃了一驚，喋喋怪笑道：「老兒，你是休想，我這招式，你是永遠抵不住的！」

木尺子雙眸一翻，嘻嘻笑着，向一旁的蒲天河身上指了一指，道：「你忘了，我這記名弟子已勝過你了。」

江壽忽然憶起蒲天河適才所施展的幾手怪招，不由得頓時呆住了。

他臉色這一剎那，變得赤紅，由不住獰笑了一聲，道：「我不信！」

說着雙手在胸前，驀地一交叉，騰身而來，陡然當胸一掌向着木尺子前心劈來。

木尺子一聲啞笑道：「你還要再試過麼？」

言罷，身子霍地向一邊猛然一偏，就在這時，猛然聽得江壽一聲斷喝道：「着！」

就見他身子向前一倒，施出了一招「猛虎伏林」，整個身子平平貼在了地面，緊跟着他身子向外一滾，已把他得意的那一招「兩處暗樁」施展了出來。

只見他雙手巧妙的一分，一上一下，作雞啄狀，直向着木尺子上下兩處大穴上打去。

木尺子一聲狂笑道：「見識了！」

他身子就和先前的蒲天河一樣的，就見他猛地向地上一倒，右手當空一舉，作獨掌劈空狀向外一伸。

雪山老魔往下一襲，大叱了一聲：「打！」

他雙掌齊出，可是急切之間，就見木尺子那隻舉在空中的手，霍然的向下一落，右手向外一挑，指尖就空一點，叱道：「去！」

說也奇怪，江壽那麼凌厲的來式，吃他這麼隨便的一指，竟然驀地倒彈了出去。

他的去式極猛，「碰！」的一聲，倒撞在一棵大樹上，枝葉落了一地都是。

江壽由不住雙目一睜，頓時望着木尺子呆住了，木尺子見狀，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得意的笑聲，道：「怎麼樣，江壽，你可服氣了？」

雪山老魔望着他良久之後，才搖頭嘆息一聲，道：「你打算如何？」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咱們是有言在先，我如是在這十年之內，想出了破你這一招的手法，隨時就可以離開，否則必須等到十年期滿才可以出去，現在，哈哈——」

他高興得跳了一下道：「江壽，過去八年的事，咱們一筆勾銷，我現在想走了，你也不必再攔阻我，反正那地牢我是沒有興趣再坐了。」

江壽冷冷一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自無反悔，你可以離開這裏，不過此去天山道上，我設有幾處埋伏，憑你二人不見得就能如意出去！」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你這白雪山莊，雖是自視高明，却還未曾放在我老人家眼內，這個你就不必操心了。」

雪山老魔望着二人陰森森一笑道：「好！」

說着身形一晃，已自無踪。

他這種捷出的輕功絕技，確實驚人。

他走之後，木尺子望着蒲天河，嘻嘻一笑，道：「小子，你作得好，拿來吧！」

說着向着蒲天河一伸手，蒲天河怔了一下道：「拿什麼？」

木尺子一笑，道：「怎麼，你跟我裝糊塗？我那絲玉匙，不是在你手上麼？」

蒲天河這才忽然記起來，當下掏出來送過去，木尺子接在了手中，由不住喜得咧口怪笑了起來，他用手重重的在蒲天河背上拍了一下道：「好小子，辦得好！」

說着他仰首打了一個哈哈道：「小蒲，我們走吧，這白雪山莊，可不是什麼好地方早離爲妙！」

蒲天河絕處逢生，不禁也甚爲興奮。

他含笑道：「師父，這幾招功夫，眞是高明極了。」

木尺子忽然左右看了一眼，小聲笑道：「那老魔頭上了當，我這招式只是程咬金的三斧頭，上來有勁，時候一長可就不行了！」

蒲天河心中一動：「這麼說，你老仍然不是江壽的對手了？」

木尺子白眉皺了皺道：「這就很難說了，這老兒是我生平一個大敵，確實厲害得緊，我們走！」

蒲天河劍眉一皺道：「照此情形看來，江壽絕不會如此放我們走的，他必定在天山道中，設有厲害的埋伏！」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只有走着瞧了，小伙子不要氣餒，我們兩個聯成一氣，兵來將擋，水來土塞。」

在那溪水裏，方才丁大元欲乘的那艘小船，依然無恙的停着，其上各物均備。

木尺子偏頭一看，笑道：「好極了，小伙子，你會划船不會？」

蒲天河點了點頭，道：「會！」

木尺子一笑道：「好，我們上船！」

說着他身子輕輕一飄，已飄到小船之上，遂笑向蒲天河招手道：「上來吧！」

就在他這句話尚未說完的當兒，忽見那小橋上燈光一亮，一人口音道：「射！」

只聽得嗖！嗖！一陣破空之聲，竟然有三四支弩箭，直向二人落身之處射來。

蒲天河一聲冷笑，只見他雙掌一分，已把最先的兩支打落水中，再跟着身子一翻，雙腿同時一張，又把另外的兩支踢落一邊。

木尺子一聲怪笑道：「好小子，眞有你的！」

他口中這麼說着，就見他一隻大手，霍地向着水面用力一擊，「哧！」一聲竄出去像一股水箭。

遂聽得小橋上一聲慘叫，跟着「噗通！」一聲，那個持燈的人，已連人帶燈一併翻落水中。

這片地方，頓時又趨於黑暗，木尺子催促道：「快走吧！」

說時又有幾支弩箭，落入水中，木尺子哈哈一笑道：「江壽老兒是黔驢技窮了，這些小手段又唬得了誰，小伙子，我們往前闖！」

蒲天河此刻已運動長篙，這條小船，一路順水

而下，向前飛快的行駛了下去！

這一路，倒是風平浪靜。

可是行了約有半盞茶時間，前行來到了一處岔口，只聽得溪水潺潺，很是急湍。

木尺子皺了一下眉，道：「慢着！」

蒲天河即刻定住了船，二人細看前路，見這條水道，竟是分成了三道叉口，每一條水路，都較原先窄細了許多，不過僅可容舟，水流甚是急湍，水聲嘩啦響成了一片。

木尺子摸了一下頭，道：「這可是糟糕了，咱們走那一條呢？」

蒲天河四顧了一下，只見兩岸全是莽榛的樹林子，風吹得樹冒子簌簌直響！

木尺子嘿嘿一笑道：「水路不認識，咱們上岸去！」

說着身形一縱已到了岸邊，蒲天河騰身上岸，那葉小舟，一任它隨水飄流而去！

岸上生着半人高的野草，空氣中傳出很濃重的草木氣味，木尺子在前，蒲天河在後。

他二人展開了一身輕功，倏起倏落的向前飛縱着，果然發現，在兩邊山谷之間，形成了一窄窄山道，木尺子站定了脚步，用他一雙明亮的眸子，向前打量着，不時的白眉皺着。

蒲天河不由驚喜道：「這裏有路了我們走！」

說着要騰身過去，却爲木尺子一把抓住，這老頭兒啞聲嘻笑道：「小伙子不要忙，這裏面可有名堂！」

蒲天河怔了一下，道：「何以見得？」

木尺子「嘻！」一笑，用手向前路一指道：「小蒲，你的武功雖然不錯了，可是閱歷太差，你看，這條兩路旁的山峯，左高右低，已是青龍白虎之勢，這條路不向右開發，那邊地勢低平，豈不容易，怎地反而向山路發展，其中必有埋伏！」

蒲天河聞言，不由細一觀看，果是如此，不禁內心甚是佩服，木尺子在他背上拍了一下笑道：「如今勢成騎虎，也只有試一試了。」

說着身形霍地向下一塌，已如同一支箭也似的縱了出去，蒲天河緊隨其後。

二人一前一後，前行了約有里許遠近，只見地勢已轉爲平坦，只是四面高樹頗多。

忽然，木尺子微微一笑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小蒲，你看我破他這一陣！」

他口中說着，身子已撲到路邊的一排古松之前，只見他雙掌連連推動，一連五棵古松，都爲他推倒。

蒲天河忽覺眼前地勢開朗了許多，木尺子回過身來呵呵一笑道：「江壽這五棵松陣，騙一騙小娃娃尚可，何能用來對付我老頭子？」

說話之間，忽聽得一聲嬌叱道：「你二人死在目前，尚敢口出大言？打！」

這個「打！」字方一出口，當空「哧！哧！」一連飛來了兩口柳葉飛刀，直向着二人面門之上擲來。

蒲天河二指一分，「叮！」一聲，已把奔向面門的這口飛刀點落一邊，木尺子鼻中冷哼了一聲道：「無禮的丫頭！」

袍袖一捲，已把飛來的這口刀捲向半天空上。

這時候，蒲天河已發現左前方一顆古樹上，人影一幌蒲天河冷叱了聲道：「姑娘你慢走一步。」

說着猛一殺腰，身形已如同脫弦之箭也似的猛撲了過去，起落之間，已撲近到那條人影身後。

就聽前行少女一聲叱道：「小子再看這個！」

她口中如此叫着，驀地向後一個倒仰之式，左右手同時打出了一隻飛刀。

白光一閃，這兩口柳葉飛刀，直向着蒲天河一雙肩窩之上飛來。

蒲天河這時身手，確也了得。

就見他雙手向外交叉着一拂，冷道：「去！」

「叮噹！」一聲，兩口快速的飛刀，已被擊落在地上，火星冒起了老高。

那姑娘似乎微微一驚，騰身就跑。

可是蒲天河盛怒之下，已不打算叫他逃開自己掌下，耳聽得木尺子在後狂笑道：「小影子，你要是連個娘兒們也鬥不過，我老人家絕對不要你！」

蒲天河聞言眞是又氣又好笑，他身子向前一偎，再次到了姑娘背後，雙掌霍地向外一送，疾勁的掌風，直向姑娘腰上打去！

這姑娘一身大紅的襖褲，背後揹着一雙鴛鴦劍，動作甚是快捷。

蒲天河的雙掌方一襲到，她冷笑道：「你好厲害！」

說着嬌軀猛地向前一跌，可是整個身子却在一伏之下，驀地由蒲天河頭上反翻了過去，她身子一落下來，尖叱聲道：「打！」

木尺子看到，一笑道：「好傢伙！」

可是蒲天河早已防她有此一手，他身子不待對方掌到，已如同走馬燈也似的，猛地轉了回來。

匆忙之間，他不及細看此女是誰，雙掌已自撤出，四掌相擊之下，發出了「碰！」的一聲大響，那少女身子霍地一蕩，通！通！通！一連向後直退了出去！

他身子退了七八步以外，才拿樁站穩，由不住花容失色道：「啊！」

到極處，破口罵道：「不要臉的騷蹄子，你再不停下來，我可要罵你了！」

這幾句話，似乎是生了效。

就見這前行少女，驀地身子打住，于旋駐足不住，差一點和她撞了個滿懷，就見這少女雙掌向外一封道：「去你的吧！」

于旋無防之下，爲對方掌上風力，一連逼得退後了好幾步，差一點坐了下來。

這時明月正由樹梢一邊斜射下來，照着前行少女那張姣好潔白的臉盤兒。

那是一張人見人愛的臉，蛾眉，櫻口，明眸皓齒，却是人間難見的美人胚子。

于旋只望了一眼，不由冷笑道：「我一猜就是你這個賤人，婁小蘭，今夜有你無我，有我無你，我們非分一個高下不可！」

少女蛾眉微微一分，冷冷的笑道：「我早就想收拾你了，今夜是大好機會，上一次在天山道上太便宜你了！」

于旋冷笑道：「我一猜就是你了，婁小蘭，今夜我要你知道我的厲害！打！打！」

這個「打」字一出口，于旋雙掌一錯，騰身而起，直向着婁小蘭胸上抓去。

婁小蘭不由得粉臉一紅，啐道：「不要臉的丫頭！」

她身子隨着于旋雙掌滴溜溜一疾轉，已到了于旋身後，一剎時間，二女已打在了一團。

在這荒涼無人的峯頂上，兩個絕色的佳人，打了個難分難解，可是在實力上來說，小白楊于旋却要比沙漠虹婁小蘭差上一籌！

時間一久，于旋已感到有些敵不住了，可是自來「雙美不併立」，于旋對於婁小蘭的一切，妒嫉已非一日，眞恨不能一掌立斃對方於掌下。

所以這時她雖感不敵，仍然不肯罷手，兀自死命的相拚，直向着婁小蘭胸腹上打來。

婁小蘭冷笑了一聲，道：「你輸了！」

她身子驀地向後一弓，婁小蘭身子差着一寸沒有打上，隨着她一聲淺笑，整個身子竟自由于旋頭上飄了過去，于旋叱了一聲，猛地轉身。

可是，顯然的，她是慢了一步。

就見婁小蘭駢指向外一分，一雙玉指已點在了于旋「肩井」穴上，她口中冷冷的說道：「躺下來吧！」

于旋倒眞是聽話，咕嚕一下就倒下了。

婁小蘭上前一步，正想用脚尖向她「心坎穴」上點去，就在這時樹上「唰！」地落下一條人影，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小蘭不可！」

婁小蘭冷笑了一聲道：「這種人還留作甚？」

說着正要舉手打下去，那隻手却爲來人抓住，月光之下，這個人好俊的一副外貌，他低頭看了看于旋，道：「她雖不好，罪還不至於死，這樣也够她受了！」

婁小蘭回頭看了看這個高大的少年一眼，由不住眼圈一紅道：「哥哥，咱們幹嘛管那個蒲天河的閒事，這種沒良心的人，死了也應該！」

少年赫赫一笑道：「來也是你要來的，現在又說這種話豈不是好笑？」

婁小蘭看了地上的于旋一眼，不大好意思的道：「咱們走吧，叫她睡一覺，要不是你來，我眞想打死她！」

婁驥一笑，道：「其實這丫頭對浦天河不壞，他明明可以發動陣勢，却沒有，顯然是心存……」

才說到此，小蘭杏目一瞪，怒聲道：「不要再說了！」

說着向前走了幾步，用力的扯着樹上的葉，婁驥看到此，已是心中明白。

他對妹妹這種心意很是欣慰，因爲他到底是爲自己選擇了一個理想的終生伴侶。

婁驥對浦天河這個人，是一百萬分滿意，見狀他笑了笑，才走過來在小蘭肩上拍了拍道：「走吧，你的心意我都知道，浦天河他是誤會你了，把你當成……」

婁小蘭氣得猛然轉過身子，道：「誰希罕他誤會不誤會？愛他的人多得很呢！叫他隨便去挑一個吧，我可不希罕。」

婁驥聞言由不住「噗！」地一笑，婁小蘭臉一紅道：「有什麼好笑的？」

婁驥搖搖頭，道：「誰笑你來着，我是笑浦天河這小子好福氣！」

小蘭氣得把頭一甩，他獨自看着遠處的樹，最後才唉了一聲，道：「罷！罷！」

婁驥皺眉道：「這是何意？」

小蘭忽地落下兩串淚來，抽搐道：「我一生硬骨頭，想不到在浦天河面前都成了這個樣子，現在我也想明白了，我也不是離了他活不了，也犯不着貼着他……」

說着擦了一下眼淚，吶吶道：「好人作到底，這件事我作完了，一走了之，我永不見他，恨我也好怎麼也好！」

婁驥想不到她會說出這種話來，一時不由嚇了一跳，當下苦笑了笑，道：「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簡直是糊塗。」

小蘭看了他一眼，綳着臉，道：「你不要笑我，走着看就是了！」

可是蒲天河已不再給他逃走的機會，就見他一聲朗笑道：「姑娘，請留芳駕！」

說着身形一起，已飄到了這姑娘眼前，右手「金切手」直向着對方腰上切去！

那姑娘怒叱了聲：「你敢！」

她身子霍地向右一扭，可是蒲天河同時之間，已把左手搭在了這姑娘的右面肩頭之上。

他手上微微着了幾分實力，向下一按道：「你給我坐下來吧！」

就見他右掌一抖，這姑娘還是眞聽話，「噗通！」地一聲就坐了下來。

可是她身子就地一翻，還沒有騰起來，蒲天河雙掌齊出，又搭在了她雙肩之上，再次怒叱了聲道：「坐下！」

這一次他怒從中來，雙掌上更多加了幾層內力，只聽得「碰！」一聲，把這姑娘摔倒在地，這一次她是再也爬不起來了。

就聽她口中「啊唷！」了一聲，還要再掙扎，蒲天河一口長劍，已點在了她心窩上，直把她嚇得尖叫道：「你……你敢……」

這聲音聽在耳中，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動，當下忙道：「師父，煩你亮個火，我要看看她是誰？」

木尺子一躍而過道：「不用看，我老頭子就知道她是誰？」

可是他仍然亮着了火摺子，火光之下，只見這姑娘細眉兒斜挑着，一雙大眼睜得滾圓滾圓的。

蒲天河看了一眼，由不住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小白楊于旋，倒是失敬了！」

小白楊緊緊咬着下唇，目光中含着淚水，道：「怎麼樣，當然是我，你殺了我吧，別拿着劍嚇唬人，四姑娘可不吃你這一套。」

蒲天河劍眉微皺道：「于旋，我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爲什麼老是跟我過不去，莫非我蒲天河還怕你不成？」

于旋目光向木尺子看了一眼，撇了一下嘴道：「你們兩個打算逃出天山，簡直是作夢，我師父及師兄師姐都已出動了，你們遲早也是死路一條！」

木尺子聞言冷冷一笑道：「你們這一羣小孩子中，我最討厭你，你比起江瑞琪差多了，沒有禮貌的孩子。」

于旋臉色一紅，冷笑道：「你呢？老要飯的，老囚犯，今天居然也打扮得像個人似的！」

木尺子聞言狂笑了一聲，並不生氣，只吶吶的道：「老要飯？我老人家的錢連你師父都沒有見過，金子堆成了山，哈哈！」

說着竟高興得手舞足蹈了起來，于旋氣得瞪着浦天河道：「姓浦的，你打算跟着這老兒一塊去送死麼？」

浦天河哈哈一笑道：「你此刻死在目前，尚還敢胡說八道，眞正是令人好笑！」

于旋望着他怒冲冲的道：「你殺呀，有種你就殺吧！」

浦天河想到了上一次在天山道上，欺凌自己的情形，不由一時怒起，正要一劍刺去，可是不知怎地，只是手軟得刺不下去。

繼而一想，好男不跟女鬥，殺一個姑娘人家不算得什麼英雄，當下冷冷一笑，把寶劍收起，道：「你走吧，下一次要是再犯在我手中，可就怪不得我手段狠辣了！」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放走了她，以後還是禍害，乾脆殺了她算了！」

浦天河搖了搖頭道：「我們走吧！」

說着轉身向前行去，木尺子尚未說話，却聞得一旁高峻的峯上，有一女子聲音冷笑道：「你可是大方，哼？」

浦天河不由吃了一驚，却見那小白楊于旋陡自地上躍身而起，一路疾奔而去。

她身法快捷，幾個縱身已撲到峯前，嬌喝道：「你是誰？」

她口中說着，似乎發現峯上樹叢裏有人影一閃，于旋右手向外一分，已擲出了兩口飛刀。

這兩口飛刀，一左一右直向着那條身影打去。

于旋飛刀出手，足下接連兩個起落，已來到了這人身前，却見前行人影忽地向前一跌，口中冷笑道：「不要臉的丫頭，跟我來！」

口中說着，蓮足一頓，已飛身而出，兩口飛刀「錚！錚！」兩聲，全落在地上！

浦天河遠遠望着，甚是奇怪，他正想撲身過來看看這些人到底是誰？

可是身子一動，已爲木尺子拉住，他嘻嘻笑道：「不要管這件事，我們走我們的，前面路還遠着呢！」

說着率先向前撲去，浦天河是心中奇怪，却也不便多管，他緊隨着木尺子向前撲去。

小白楊于旋在白雪山莊，是何等驕橫的人物，豈能受此羞辱，她本有一腔怨氣，此刻一股腦的全都算在了對方少女身上！

就見前行少女，似乎是個身段極美的姑娘，起落縱跳有如同掠空的燕子一般，于旋看在眼中，恨在心裏，由不住抖手又發出了兩口飛刀。

兩口飛刀，一上一下成一條綫，直向着少女背上穿去，可是，那姑娘一聲淺笑道：「差一點！」

她身子微微一偏，兩口刀又走了個空，于旋恨

說着走過去，在于璇屁股上重重的踢了一脚，像是解了內心的一口氣，道：「我們走吧，去看看浦天河又怎麼了。」

婁驥答應了一聲，他右足趁機在于璇背上點了一下，已把小蘭點中的穴道解了開來。

只是于璇閉氣過久，雖解開，却也不是一時所能行動的了，二人遂即展開身形，疾馳向前而去。

× × ×

木尺子同着浦天河一直竄出了這道窄谷，已可看見巍峨的天山山陌，皚皚的白雪，像是每一座高出的峯頭，都戴上了一頂白白的帽子。

木尺子面對着白雪，似乎引起了無限感慨，他自從到白雪山莊以後，已有整整八個年頭，沒有見過如此的情景！

他不時的感慨着，說出一些發自內心的感想，浦天河對他所說的一切，顯然是沒有多大的興趣，他總覺得木尺子說話不成熟，東一句西一句，簡直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雖然置身在强敵環伺之下，這老少年似乎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不時的大聲笑着，因爲有「師徒」關係，浦天河雖沒有興趣，也只能唯唯的聽着，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才苦笑道：「你老人家少說幾句吧，以後日子長着呢！」

木尺子嘻嘻笑道：「今夜我太高興了，小浦我唱一段你聽聽怎麼樣？」

浦天河不由忙阻止道：「你老人家千萬別唱，你是怕人家不知道我們在那裏是不？」

木尺子一聲大笑道：「我的癮犯了，今天非唱不可，你就賞個臉吧！」

說着大咳了一聲，眞個的張開了喉嚨，大聲的唱了起來。

「意志心——嘛，手腦身——嘛，精氣神——嘛，合合一元之始，開創意境之先……」

聲調刺耳，難聽已極！

浦天河不由大是困擾，他自信生平就從來沒有聽過像這麼難聽的歌，尤其是木尺子那種沙啞的喉嚨，好像嘴裏含了一口痰似的。

當下，他實在受不了，就道：「師父，你不要再唱了好不好？求求你！」

木尺子一瞪眼道：「胡說，我這個歌，好處多着呢，你往下聽吧！」

說罷挺胸橫頭，又放聲唱了起來，兀自是唱的那幾句，浦天河正要說話，忽然覺出心神一震，身子晃了一下，他道了聲：「不好——」

木尺子右手忽起，在他背上重重的拍了一掌，浦天河這才定下心來，這才知道原來木尺子唱歌是有原因的！

此刻那木尺子歌聲，越來越是宏亮，雖說是聲調沙啞，却是響徹行雲，浦天河强自提起了一眞口氣，定住了「氣海俞穴」不會神志外馳，儘管如此，他還是感到有些搖搖欲倒的樣子。

木尺子邊唱邊行，搖頭晃腦，手舞足蹈，一副喜極而狂的樣子！

這種難聽刺耳的音調，唱到後來，眞是別提多麼令人嘔心了，浦天河禁不住「哇」的吐了一口。

他扶着一棵大樹，停下來道：「老人家，不要再唱了！」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好，妙，妙，小浦，你且看來！」

說罷，只聽見「碰！」一聲，一條人影，直由崖頭上翻了下來，浦天河忙自縱過去，亮着了火摺子向地上一照。

却見一個黑衣大漢，這時七孔流血，已自身死，他不由吃了一驚，心中暗忖道：「好厲害的分神大法！」

一念未完，耳中又聽到了有人墜下的聲音，像是有跌撲之聲。

浦天河正要尋聲去找，木尺子一把拉住了他，嘻嘻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說罷，猛地身形一閃，已到了一棵大樹下，浦天河忙緊跟而上，就見木尺子雙手向樹身一抱，哈哈大笑道：「小伙子，差不多了，也該下來了！」

說罷，用力的一搖，大樹上枝葉橫飛，響成了一片，在亂聲之中，一人咳道：「木老前輩手下留情，我下來就是了——」

接着一條人影，「唰！」地飄身而下，一落地，就萎縮的坐了下來。

浦天河這時已點着了一根松枝，就火一照，却見是一個黃衣少年，正自東倒西歪的在苦笑着。

這個人浦天河不認識，可是木尺子却甚是熟悉，嘻嘻一笑道：「江老大，你還跟你父親一樣，與我作對？」

這坐在地上黃衣少年，氣喘吁吁的道：「我對你二人，已是手下留情，莫非你們還不知道？」

這少年正是雪山老魔的長子江天恩，人稱「疾彌陀」，此人平日無病也帶三分病像，生就一張黃臉，故名之「病彌陀」。

木尺子聞言呵呵笑道：「既然如此，就煩你送我們一程，出了這山口子，你再走你的！」

江天恩用手抹了一下頭上的虛汗，道：「我不知你老人家還有這一套，要早知道，我也不受這個罪了！」

說罷，目光向着浦天河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

：「你就是浦天河吧！」

浦天河點了點頭，道：「江兄大名，在下早已久仰，今日幸會，何幸如哉！」

病彌陀江天恩這時定了定神，才站了起來，道：「舍妹江瑞琪在我面前已交待過，要我對你手下留情，是以我才網開一面……」

說到此，用手向着後山一指道：「我們在那裏設有『夜光刺』，你們二人武功雖高，只怕驟然之間，也是防不勝防！」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這麼說，你小子還是挺有點人心！」

說罷，信手在江天恩肩上拍了拍，道：「小伙子，好事做到底，你送我們走吧！」

江天恩嘆了一聲，道：「我早知道父親多行不義，這白雪山莊，只怕不能長保，如今丁大元已死了，二位柳師兄也跑了……白雪山莊只怕……」

說到這裏頻頻苦笑不已，浦天河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那江天恩遂又冷冷笑道：「我自是好人做到底，送你們出山，而且尚可指引你們一條明路，不過我二弟天錫，在東甬設有關口，只怕他不會容易放你們過去！」

木尺子一挑眉毛道：「江老二還敢把我老人家怎麼樣？」

江天恩嘆了一聲道：「二弟對父親最孝，凡是父親交待之言，他沒有不聽的，下一關你們很是麻煩！」

蒲天河想到昔日在江瑞琪處，曾經見過那江天錫一面，對於此人的印象極佳，不想他竟是如此一個難應付之人，心中正在設想應付之策。

江天恩却由身邊取過一個金漆的小葫蘆，遞於蒲天河，道：「蒲兄弟，我看你的人甚是不惡，今日拚着父親責罵，我幫你這個忙就是，這葫蘆中所裝的『金光彩霧』，你與木老前輩帶在身邊，待最危急之時，打開葫蘆，自有妙用！」

蒲天河不由甚爲感動道：「江兄隆情，眞是受之有愧！」

江天恩苦笑道：「不必客氣，這葫蘆中金光彩霧，只可用一次，用時打開葫口，只輕輕幌一下，自有奇妙，只要出了二弟這一關，至於小妹瑞琪那一關，就不難而過了！」

木尺子呵呵一笑道：「怪不得囊老兒在白雪山莊穩吃穩坐，原來天山道上敢情有這麼厲害的玩意兒，江老大你要是不說，我老頭子，說不定要着了道兒哩！」

說到此，他雙手一拍，說道：「冲着你這片好心，我與你父親一段怨恨，一筆勾消，只要他不犯我，我也絕不犯他，這八年來牢囚之恨，我算是認了！」

江天恩聞言微笑道：「老前輩有此言，我也就放心了！」

說時三人已順着一條狹窄蔭道行了下去，只見江天恩左繞右旋，行走時彎彎曲曲，短短一條窄道，却行了「七停八轉」，好不容易，才到了一處隘口。

遠望前路，儘是皚皚白雪，江天恩行到此，抱拳向着木尺子及蒲天河一禮道：「二位前途珍重，不送了！」

木尺子點頭嘻嘻笑道：「這羊腸十八轉，如不是你親自送出，倒要我大費一些心思，謝了！」

說罷，一掌重重的擊在江天恩背上，直把他擊得一交摔倒在地。

蒲天河大驚道：「師父你這是爲何事？」

江天恩怔在地上，道：「老前輩你……」

木尺子呵呵笑道：「這樣就解了你的神脈中樞，江老大你去吧！回去之後如法泡製，在每一個昏沉熟睡的人背心脊椎第八節上，重重擊上一掌，就令他們清醒過來，否則只怕短時間醒不過來。」

說罷哈哈大笑，二人這才明白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俱都驚奇不置！

江天恩站起身後，搖了搖頭，翻着眸子道：「是好得多了，老前輩你的厲害的哭笑分神大法，拜服之至！」

說罷，向着蒲天河舉手道別，轉身自去。

他去後，木尺子赫赫一笑，說道：「江老兒雖是素行不義，可是他二子一女，俱都十分良善，在外爲人很得了些人緣，這也是江壽意想不到的福份了！」

蒲天河拿着江天恩所贈的金漆葫蘆，搖了搖，只覺得裏面沙沙有聲，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就隨手揚了起來，這時夜色更濃了，由雪地裏刮過來的風，吹在身上，只覺得冷颼颼的，實在令人吃不住連連戰抖。

木尺子端詳良久，却也不知道這其中沒有什麼埋伏。

蒲天河也有些莫測高深，二人對看了一眼，木尺子便哈哈的大笑道：「小伙子，把你手裏的火把弄熄！」

蒲天河信手在雪地裏一插，火光驟然熄滅，就在這時，雪嶺上傳過來一聲清晰的狼叫之聲，聲音似乎就在附近不遠，二人不由一怔。

緊接着又傳來了幾聲，二人幾乎耳中都能聽得清晰獸喘聲，木尺子向前張望了一會，冷笑道：「不好，狼來了！」

（未完待續）

新派俠情 中篇連載

金猱神劍

冷如水·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少年書生凌雲蔚，偕書僮小郎出外遊學，詎知倦遊歸來，驚見家中房屋已成廢墟，瓦礫堆中新立兩座墳墓，其一爲其父母無影劍客凌玉龍夫婦之墓，另一爲凌家傭僕合葬大塚，驟逢巨變，傷痛莫名，立志前往外公雁蕩漁隱趙五舟處學藝報仇，不料到得外公處，情形如凌家一樣，趙五舟也已家毀人亡，這使得凌雲蔚復仇之念更熾，擬遍歷名山大川以訪求名師，乃遣走書僮小郎，獨自向深山大澤走去，那日無意中聽得魔塔主人之名，乃賁夜闖往魔塔，甫抵塔外，便爲魔塔主人用內力逼出的一聲輕喝震昏地上——

蓋代奇才出　畢生功力傳

凌雲蔚突然吐血仆地昏死，「魔塔主人」不由極感意外地脫口發出一聲驚「咦」，他為「咦」聲落，立卽雙手平伸，朝凌雲蔚的身子虛空連抓了兩抓，說也奇怪，凌雲蔚的身體竟頓然離地飛起，像被什麼東西托着般地，不徐不疾地飄進塔門之內，方始緩緩下落地上。

「魔塔主人」目光如電地凝視着凌雲蔚蒼白的俊臉稍頃，驀地伸手凌虛朝凌雲蔚胸前連點了三指，凌雲蔚立時吁氣出聲醒了過來，徐睜星目，緩緩坐起。

他剛坐起身子，耳中立刻傳入「魔塔主人」溫和的語聲說道：「老夫一時大意，竟沒有注意到你是不會武功之人，孩子！你現在感覺得怎樣？」語意中充滿歉意與關切。

但是，凌雲蔚並不理他的歉意與關切，倔强的從地上站起身，挺挺胸脯，瞪目注視着話聲發出的地方，朗聲道：「不要問我感覺得怎樣，先回答我爲什麼那麼殘毒好殺，到處殺人放火？」

「好倔强的孩子……」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孩子！你指說老夫到處殺人放火，想來定必是有所依據的了！」

凌雲蔚道：「當然，江湖上傳說紛紛，言之鑿鑿，都說除你之外絕無別人！」

「何以見得？」

「被殺之人，全都是名震當今武林，一等一的絕世高手！」

「哦！」一聲輕「哦」之後，接道：「但不知



都是些什麼人物？」

「黑白兩道均有。」忽然心念一動，不禁脫口問道：「這些血案難道並不是你所爲？」

「魔塔主人」霍地發出哈哈大笑，道：「如是，老夫何必還要問你！」語聲微頓，長長地吁了口氣，緩緩說道：「孩子！自此塔建成迄今一甲子餘以來，老夫卽便從未離開過這座峯頂一步！」言下充滿一片悽愴之意。顯然，這「從未離開過峯頂一步」，並非出於他的心願，而是別有隱情苦衷！

凌雲蔚微一沉吟，復又問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老夫生平尚未說過一句謊話！」語氣中已含有絲微惱意。

「古語有云：『口說無憑』！」

「魔塔主人」陡地哈哈一聲大笑，笑聲激昂，但却隱含悲涼，笑聲落後，這才和緩聲調說道：「稍停之後，老夫自必有所交待證明。孩子！現在你可以說出你的第二個目的是什麼了？」

凌雲蔚想了想，朗聲緩緩說道：「江湖傳說，此塔中藏有武學奇書和武林上古奇珍可眞？」

「不假！」語聲一頓，問道：「你想學練武功麼？」

凌雲蔚道：「這本是我此來的眞正目的！」

「你爲何要棄文習武？」

凌雲蔚輕吁一聲道：「我身負血海深仇，滅家之恨，因此……」

「魔塔主人」緊接着說道：「你便想獲得江湖傳說的武學奇書，和武林上古奇珍！」

「不錯！我必須練成蓋世無匹的驚人武功，方能報仇雪恨。」

「你的仇人武功很高，是不是？」

「嗯！」

「是何等人物？」

「不知道！」

「你不知道？……」語聲微頓，接着問道：「你父母也是武林中人？」

「嗯！」

「魔塔主人」道：「也是你適才所說的當今武林絕頂高手之一？」

「不錯！」

「你聞聽得江湖傳說兇手可能是老夫之後，於是便卽冒險前來深查究竟，以證是否？」

「正是如此。」

「是呢？」

「訪尋武林奇人，學成絕藝之後，再來找你報仇雪恨！要你血債血還！」

「不是呢？」

「自當與你無關。」語聲一頓，倏地朗聲說道：「不過，我縱然踏遍天涯海角，也誓必要找出這殘惷的兇手，討還這筆血債！替武林除害！」

「好！有志氣！老夫必定成全你，而且……」

說至此處，語聲忽地頓止，凌雲蔚急急問道：「而且什麼？」

「魔塔主人」默然稍頃，聲調低沉地緩緩說道：「老夫要在三個月之內，將你造成一朵武林奇葩，天下第一高手！」

凌雲蔚聞言，心中不由驚喜過望，但却又有點懷疑的問道：「可能嗎？」

「魔塔主人」陡地哈哈一笑：「老夫一生之中，從不相信天地之間有什麼『不可能』之事！」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孩子，你該拜師了！」

凌雲蔚略一沉吟地，說道：「尊駕是何等樣之人？我尚未見到，便要我拜師，這未免言之過早了吧！」

「魔塔主人」語含不悅的說道：「你的意思，是要先看看老夫的貌相，才配不配做你的師父，是嗎？」

凌雲蔚微微搖首道：「我幼讀詩書，尚知禮義二字，並無這種以貌取人之心，不過……如此僅聞聲，未見人影，便卽遽爾拜師，似乎太已冒失，也太盲從了！」

「如此說來，你是必得要見過老夫之後，才肯拜師了！」

「不一定。」

「你不願意？」

「不！尊駕究竟是誰？必先知道之後，才能再作考慮。」

「你不相信老夫是『魔塔主人』？」

「相信。但是，我要知道的是你這『魔塔主人』以前的名號，以及……」

「以及」如何？他雖沒有明說，但其言下之意，「魔塔主人」焉能聽不出來。於是，「魔塔主人」沉吟半晌之後，便緩緩說道：「孩子！老夫現在只能告訴你，五十年前，老夫乃是一派宗師。只因……唉！……」說至此處，忽地發出一聲沉痛的長嘆，代替了以下未盡之言。

凌雲蔚接着問道：「因爲怎樣？怎地不說下去了？」

「以後再告訴你吧。」語聲微頓，接道：「孩子！你趕快行禮拜師吧，否則便來不及了！」

「爲什麼？」

「孩子！你知道今夜是什麼日子嗎？」

凌雲蔚想了想，道：「今夜是七月十五日『中

元節』夜。」

「魔塔主人」道：「本門歷代相傳，非『中元節』夜禁止收徒。」

「有這等事？」

「孩子！老夫雖遭不幸，落得……」語聲忽地一頓，接道：「但是老夫至今仍是一派掌門宗師的身份，豈會隨便輕言妄語，孩子！老夫決不會得辱沒你的，趕快跪下行禮拜師吧！」

凌雲蔚沉吟不語，他在猶豫，不知道「魔塔主人」所言眞僞？是不是應該把握時機，卽刻跪行拜師大禮，抑是……

他正在猶豫不決之際，只聽得「魔塔主人」催促地道：「孩子！你還猶豫什麼呢，若不是機緣湊巧，適逢今夜乃本門禁止殺生害命之日，不要說是你這麼一個絲毫不會武功的文弱書生，就是當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也休想越過白骨堆，接近本塔二十丈之內，何況……」說至此處，微頓了頓，接道：「錯過今夜，老夫縱有收你爲徒之心，却也無可奈何呢！」

此刻，圓月已經西沉，蒼空一片墨黑，正是黎明前的剎那。

凌雲蔚扭頭望了望塔外黑漆漆的夜空，心念忽然一決，立時彎膝跪下，朗聲說道：「弟子凌雲蔚拜見師尊。」說罷，便端端正正的行了三叩首拜師大禮。

他拜罷之後，正待挺身站起之際，驀覺右腰間微微一麻，頭腦一陣昏眩，頓感四肢疲軟無力，連想移動一下，都不可能，神智逐漸陷於昏沉，迷迷糊糊中，身子恍惚悠悠地飄起；飄！飄！飄！不住的飄盪……

突然，飄盪靜止了，接着，似乎有兩隻手在身上輕輕的撫摸，蠕動，由慢而快，由輕而重。

漸漸，他身體內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渾身熱烘烘的有如在被火炙灼般的難受到了極點。

他想喊叫，但是却又喊不出聲來。他想掙扎，手腳偏又不能動顫絲毫。

幸而，不久之後，這種渾身灼熱如火燒般難受的感覺消失了，並且有從未有過的無比的舒暢。

此刻，天空上已透現出一絲曉色，天，已經亮了。

驀然──

「魔塔主人」發出一聲厲喝，緊接着這聲厲喝之後，却是一聲慘叫劃空！

時當曉色初露，晨霧迷濛中，四條黑影身法快捷無倫地躍登上廬山絕峯，在白骨堆前身形略停，微一猶豫，隨卽一齊騰身躍起，越過白骨堆，迅比飄風般地直撲「魔塔」塔門。

此刻，正是「魔塔主人」以其深湛的內功，耗費眞元，施展出獨門秘學，替凌雲蔚「伐髓易筋」完功，而凌雲蔚却帶着無比的舒暢，安詳地酣睡之際。

四條黑影甫一躍登峯頂，「魔塔主人」立時發覺。

五十多年來，他從不容許任何武林人物踏進塔前二十丈範圍之內，今天自是也不會得例外。

是以，四條人影剛自白骨堆頂躍過，他立卽發出一聲厲喝，揮掌推出一股柔綿的掌風勁氣，擊向四人。

這四人乃當今武林中號稱凶神、厲煞、狂魔、惡鬼的「武林四怪」，武學功力各有擅專，且均有極深湛的火候造詣，爲江湖上凶名極著，黑白兩道俱皆忌憚，難纏難惹的黑道魔頭！

四怪身形前撲，驀見塔內湧出一股眞力暗含的掌風勁氣擊至，心中不由齊皆一懍！立時氣沉丹田，剎止撲進之勢，霍地分向兩旁閃避開。

「懾魄狂魔」井小廣身形稍慢一步，立被掌風擊中左肩。他功力雖極深湛，却也承受不起，頓時發出一聲慘吼，身形竟被擊得飛起三丈開外，「叭」的一聲摔倒地上，噴出一口鮮血，當場昏死了過去！

其餘三怪見狀，心中不禁又驚又怒！

「吸血惡鬼」姜一飛身形疾掠，搶至「懾魄狂魔」井小廣摔倒之處，俯身檢視井小廣的傷勢。

四怪之首的「搜魂凶神」皮立目視「吸血惡鬼」問道：「老四，老三傷勢怎樣？」

「吸血惡鬼」神情沉凝地皺眉說道：「內腑震傷，左肩碎裂！」

「搜魂凶神」臉色微微一變，探手懷中取出一隻小玉瓶，拋給「吸血惡鬼」，沉聲說道：「老四，你照顧着老三服藥療傷！」說罷，凶睛突瞪，光如冷電暴射，灼灼地盯視着塔門口，厲聲喝道：「藏頭縮尾的躲在暗中傷人算的什麼人物，是英雄便現身出來與我弟兄見個眞章，一分強存弱死！」

「魔塔主人」嗤的一聲冷笑，冷冷道：「爾等也配！」

「搜魂凶神」聲若梟鳥般「桀桀」一聲怪笑，道：「你是何人？報出名號來！」

「魔塔主人」冷冷地道：「老夫便是江湖上傳說的『魔塔主人』。」

「你知道我弟兄是誰麼？」

「爾等臉上既沒有刻着名號招牌，老夫何能知道。」

「搜魂凶神」沉聲說道：「我兄弟便是人稱神

、煞、魔、鬼，名震當今宇內的『武林四怪』！」

「魔塔主人」陡地暴聲發出一陣哈哈狂笑，聲若轟雷，音波激蕩，震耳欲聾！

「搜魂凶神」皮立，「奪命厲煞」辛丘成雖是內功深湛超極的當代絕頂高手，也不禁被這陣笑聲聲波震的耳畔嗡嗡，臉色微變，心頭暗自驚懍「魔塔主人」功力之精湛深厚！

笑聲一落，倏地沉聲說道：「不管爾等是名震宇內還是宇外的什麼四怪八怪，老夫此處決不容許任何人物登臨干擾，現在鄭重的警告爾等，趁着此刻老夫心情歡愉之際，趕緊退去爲上，休得在此囂張狂吠，否則，莫怪老夫掌下絕情！」

「搜魂凶神」嘿嘿一聲冷笑，道：「我弟兄一生縱橫武林，素向隨心所欲，今天既已登上此峯，不達目的，豈會就此徒勞空返！」

「魔塔主人」道：「爾等有何目的？」

「搜魂凶神」道：「除了要看看你的眞面目之外，還要替『幽魂鬼女』報仇，和那些死在你手下的武林同道討取公道！」

「魔塔主人」道：「爾等自問有這能力辦得到嗎？」

「搜魂凶神」桀桀一聲狂笑，道：「我弟兄四人出道江湖以來，尙未碰過辦不到之事！」

「魔塔主人」冷冷地道：「今天爾等已經碰見了。」

「搜魂凶神」沉聲說道：「少說狂言大話，是人物便現身出來與我弟兄一決勝負生死！」

「魔塔主人」嘿嘿一聲冷笑，道：「老夫已經說過，爾等不配！」

「奪命厲煞」突然接道：「老大，和這種藏頭縮尾不敢見人的東西嚕嗦的什麼，他不敢出來，難道我們便不會進去不成！」

「搜魂凶神」點點頭說道：「對！老二，我們闖！」

「闖」字聲落，二人立時各自運功凝勁，眞力遍佈渾身上下要害重穴，雙掌蓄勢虛提，一步一步的朝塔門口邁進！

驀然——一聲長嘯劃空傳來，二人脚下不由一頓，佇足凝目循聲望去，晨霧迷濛中，一道黃色光影迅逾風馳電掣，快速無與倫比的直奔射至。

「凶神」「厲煞」一見，心中不禁均皆一驚！暗道：「這是什麼人？輕功火候若非已臻馭空飛行之上乘絕境，身法焉得這等快速……」

「凶神」「厲煞」心中暗驚忖想之間，那黃色光影已射落塔門口，二人這才看清，原來是一隻渾身毛長的披髮金猱。

此金猱大異尋常猱類，體高五尺有餘，兩臂特長，幾與牠的身高相等，身旁地上放着一隻滿盛黃精山菓之類的獸皮袋，背門而立，瞪着一雙火眼金睛，充滿敵意地怒覷着「凶神」「厲煞」，口中更發着低低的吼嘯！

形勢極爲明顯，只要「凶神」「厲煞」身形稍動，向前追進一步，金猱必然會暴起發難，攻擊二人。

這類猱獸，都生於川陝一帶深山人跡罕至之處，不過，普通一般常見的猱獸，體高大都在三尺左右，毛作黃色，尾生金線，俗稱「金線猱」，像這等體高五尺有餘，渾身毛泛閃閃金光的猱獸却極少見。

「凶神」「厲煞」都是見聞淵博的黑道魔頭，深知這種金猱性極靈慧，而又猛烈凶殘，善於攀山越嶺，行動輕靈巧捷，快逾閃電追風，極難制伏，但一經制服豢養，却對主人忠心不二，至死不變！

「凶神」「厲煞」雖然身懷絕頂功力奇技，有擒龍縛虎之能，但對於這種金猱，可也不敢大意輕視。

是以，他二人一見金猱射落塔前，這種背門站立，充滿敵意的神情姿態，立知金猱必爲「魔塔主人」豢養之物，不禁互相對望了一眼，心底頓生猶豫，一時之間，竟立在當地，不敢輕妄向前移動。

忽聞「魔塔主人」輕聲喝道：「小金，不得多管閑事，進來！」

金猱竟然懂得人言，聞聽「魔塔主人」之言，竟抓起地上的獸皮袋，轉身躍入塔內而去。

「凶神」一見金猱轉身進入塔內，便朝「厲煞」使了個眼色。

「武林四怪」自出道江湖於今，數十年相處，形影不離，心靈早已息息相通，故而「奪命厲煞」一見「凶神」的眼色，立卽知其心意，當下微一點首，飄起身形，竟是輕若飛絮般，不帶絲微聲息地飄落塔前左方五丈開外之處，和「凶神」分左右兩側悄悄地緩步向前欺進！

但是，他二人那又知道，這「魔塔主人」五十年前便已是威震武林的一派宗師，塔內五十年靜修，一身武學造詣，內功修爲，更已進入超凡入聖的化境，且已練成佛家所謂「六通」神功絕技中的「神境」，「天眼」，「天耳」三通神功。

是以，在這峯頂四週上下，百丈範圍之內，舉凡風吹草動，輕如落葉飛花的絲微聲息，皆難逃出他「天耳通」的神功聽覺之外，何况近在五丈左右距離之內！

「凶神」「厲煞」的輕功火候，雖已臻達「踏雪無痕」，爐火純青之境，而行動又極其留神小心

，不使發出絲微聲息，但却依然無法瞞得了「魔塔主人」。

他二人身形甫才向前移進三尺左右，陡聞「魔塔主人」沉聲斷喝道：「站住！」

二人心中不由一慄！立時頓住身形，只聽「魔塔主人」接着緩緩說道：「爾等果眞要知老夫是誰，可於三月後的此時再行來此。」

「搜魂凶神」冷冷地說道：「我弟兄可沒有這好的耐性。」

「魔塔主人」道：「爾等定要不到黃河心不死麼？」

「搜魂凶神」嘿嘿一聲冷笑，道：「我弟兄行事，向來是不達目的決不放手！」

「魔塔主人」陡地哈哈一聲大笑，問道：「爾等可會借體傳力之技？」

他此話問得甚是突然，「搜魂凶神」不由微微一怔！問道：「怎樣？」

「魔塔主人」道：「爾等弟兄四人雖已有一人負傷，暫時無法凝功運行眞力和人動手搏戰，但尙有三人，可以施展借體傳力之技，聯合起來和老夫一較內功眞力，只要能接得下老夫一掌，老夫便如爾等所願，出塔與爾等見面，各憑武林實學，一搏勝負生死！」語聲清越，不徐不疾，句句有若敲金擊石，震人耳膜。

「武林四怪」在江湖上與敵動手搏戰，雖大都不按江湖規矩，不管對方人數多寡，皆是一擁齊上，而且心黑手辣，必將敵人置諸死地，否則便永遠沒完不休，但是，像這等以借體傳力絕技，聯手和人較量內功眞力的陣仗，尙未有個前例。

是以，「搜魂凶神」於聞聽得「魔塔主人」之言後，心中不禁懍然一怔！暗忖道：「對方口氣如此之狂，內功眞力若非已臻超絕化境，有特殊造詣，穩操勝劵的把握，焉敢……」

他方暗忖至此，「奪命厲煞」突地桀桀一聲狂笑道：「你認爲我弟兄三人聯手，內功眞力，也無法接得下你一掌之力麼？」

「魔塔主人」冷冷地道：「爾等不相信？」

「奪命厲煞」道：「我相信你是個狂妄無知的匹夫！」

「魔塔主人」怒聲喝道：「匹夫！少逞口舌之利，激怒老夫改變初衷，於爾等只有害而無益，爾等還是趕速準備全力接掌吧！」

「奪命厲煞」嘿嘿一聲冷笑，道：「你自信必勝？」

「魔塔主人」道：「若無把握，老夫何必多此一舉。」

「奪命厲煞」道：「你可敢和我弟兄一賭？」

「魔塔主人」道：「怎樣賭法？」

「奪命厲煞」道：「以我弟兄能接得下你一掌爲勝，反之爲敗！」

「魔塔主人」問道：「勝者又如何？敗者又怎樣？」

「奪命厲煞」道：「你敗了，塔內所有之物便任由我弟兄擇取！」

「爾等敗了呢？」

「奪命厲煞」道：「我弟兄立刻回返秦嶺，從此永不露面江湖！」

「如此賭約，太不公平了。」

「怎樣不公平？」

「魔塔主人」嘿嘿一聲冷笑，道：「爾等太吃虧了！」

「奪命厲煞」道：「我弟兄自己願意吃虧，與你無關！」

「雖是爾等弟兄自己願意，但是老夫生性却不願佔人便宜。」

「依你的意思呢？」

「爾等果能接得下老夫一掌，塔內之物不但任憑爾等擇取，並且還附帶奉上老夫項上的一顆六陽魁首，作爲彩頭！」

「奪命厲煞」陰惻惻地一聲脆笑，道：「這樣的彩頭雖然畧嫌過重了一點，但是却頗够刺激，既然你自己願意，我兄弟自是不便異議，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魔塔主人」接道：「別忙，老夫還有條件，尙未說完呢！」

「奪命厲煞」喝道：「還有什麼條件，你快說吧。」

「魔塔主人」緩緩說道：「老夫已經五十年未曾離開過此峯一步，今後自也不會重履江湖，爾等落敗回返秦嶺之後，是不是肯踐守這場賭約，老夫如何能够知道，是以……」

不待「魔塔主人」的話說完，「奪命厲煞」驀地震聲接着說道：「這個但請放心，我弟兄生平行事雖然向來不管什麼江湖規矩道義，全憑與之好惡，但是惟獨對於這個賭鬥的約言，却是『一諾千金』，決不反悔！」

「魔塔主人」道：「老夫生平賭鬥的信條是現買現賣，不喜歡這種不着實際的賭約，所以，老夫要取消爾等這『永不露面江湖』的空洞賭注。」

「奪命厲煞」沉聲喝問道：「你要怎麼樣的賭注？」

「很簡單，爾等落敗便替老夫守山三月。」

「奪命厲煞」道：「就只一點？沒有其他附帶

條件？」

「沒有。」

「以你的一顆六陽魁首，和塔內的武學奇珍，僅換取我兄弟守山三月的代價，這等比例懸殊的賭注，你不是太吃虧了嗎？」

「魔塔主人」陡然朗聲哈哈一笑，道：「只要爾等履約守信，嚴守峯下，全力以赴，不放任何一人登上峯頂，老夫不但認爲並不吃虧，而且三月期間，還要贈送爾等兄弟每人一件武林奇珍，以爲酬勞爾等兄弟三月辛勞的代價。」

「奪命厲煞」道：「這倒不必，只要我兄弟杲然敗在你掌下，一定履約守信，全力以赴！」

「魔塔主人」沉聲問道：「你的話，可能够作準？」

「搜魂凶神」突然一聲獰笑，接道：「我兄弟四人縱橫江湖禍福相共，形同一體，誰答應下來的事都是一樣，俱皆作準有效！」

「魔塔主人」道：「爾是四怪之首麼？」

「不錯。」

「這場賭約，爾也承認遵守履信？」

「哼！」

「好！」「魔塔主人」忽地揚聲發話道：「我們就此一言爲定，現在爾等便準備接掌吧！」

此刻，「懾魄狂魔」井小廣業經服下傷藥，正盤膝趺坐當地，閉目垂簾行功療傷，「吸血惡鬼」姜一飛雖站立其旁爲其護法，但對「厲煞」與「魔塔主人」的對答，所立賭約均聽得十分清楚。

是以，「魔塔主人」話聲一落，也不待老大招呼他，便即飄身縱落老大身旁。於是，「凶神」「厲煞」「惡鬼」這三個當今黑道魔梟，一齊移步走至塔門正面，距離兩丈之處停身佇立。

「惡鬼」站在「厲煞」身後，右臂平伸，掌心緊抵在「厲煞」背心「命門」穴上，「厲煞」則立在「凶神」身後，和「惡鬼」一樣的右掌平伸，緊抵着「凶神」的「命門」穴，而「凶神」此際却是一臉沉凝之色，雙目精光灼灼有若兩道冷電般地瞪視着塔門內，雙掌徐徐提起，平立胸前，凝功蓄勢以待！

這時，天光已經大亮。

按說，塔內景物此刻應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塔內却瀰漫着一片氤氳烟霧，白茫茫的既濃且厚，使人無法看清塔內情形。

「搜魂凶神」內功雖極精湛深厚，夜黑視物如同白晝，但却無法透視過這片氤氳濃密的烟霧。

忽聞「魔塔主人」的聲音自烟霧瀰漫中傳出，問道：「爾等準備好了沒有？」

「搜魂凶神」冷冷地說道：「你發掌吧！」

「魔塔主人」倏地沉聲喝道：「爾等可小心留神！」

聲落，突見塔內烟霧翻湧，現出一個水桶大小般亦剛亦柔的勁風掌力直朝「凶神」當胸擊到！

「搜魂凶神」心中雖然不甚相信，憑他兄弟三個的功力，會接不下這神秘的「魔塔主人」的一掌之力，並且認是這場賭約已是必勝！雖是如此，却也不敢怠慢輕敵，雙掌立自胸前緩緩推出！

他三個內功深厚精湛，加起來將近三甲子修爲，這一掌推出，勁道如何？不問可知。舉目當今武林，只怕尙無一人敢於承接抵擋！

雙方掌力接實，一聲地動山搖的轟響巨震爆發，「凶神」「厲煞」「惡鬼」三怪同時突覺心神猛然一震！胸頭如覺千鈞重錘撞擊，熱血翻湧，身形竟然穩立不住，蹬，蹬，蹬，連退七步，雙腿一軟，一屁股跌坐地上，喉頭一甜，同時噴出了一口鮮血！

顯然，三怪內腑均已受傷，落敗在「魔塔主人」的掌下。

接着，只聽得「魔塔主人」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爾等已經落敗，當知老夫所說非狂妄之詞，無話可說了吧！」

「搜魂凶神」强提一口眞氣，猛自地上站起身形，慘笑道：「我兄弟既已落敗，自是無話可說，不過……」語聲微微一頓，陰森森地接道：「你這掌力甚爲怪道邪門，似乎並非出於眞正深湛超絕的內功眞力，雖勝，也勝得不光明！」

「魔塔主人」道：「爾是否因爲掌力接實，突感心神一震之後，便有眞氣不繼的現象？」

「搜魂凶神」道：「不錯！若非如此，我兄弟就末必杲眞接不下你這一掌之力！」

「爾等以爲老夫所發掌力是一種左道旁門的邪功？」

「哼！」

「魔塔主人」一聲冷笑，道：「這等說來，爾是敗的不服了？」

「搜魂凶神」道：「當然不服！」

「魔塔主人」冷哼一聲道：「爾是否想藉此毀約棄信！」

「搜魂凶神」嘿嘿一聲冷笑，道：「我兄弟敗的雖是極不心服，仍必履行賭約，決不翻悔，但是，你却須告訴我們，你這種怪異邪門的掌力是什麼的功夫名稱？」

「魔塔主人」哈哈一笑，道：「老夫這種掌力，乃武林失傳已久的罕世奇學，名爲『三陽摧魂掌』，不過，這種掌力雖然有點像怪異邪功，系出玄

門正宗心法！」語聲略頓，接道：「爾等如若心不甘服，可於履行賭約之後，一個月後今天此刻，再和老夫拚搏一掌，再賭一場！」

「搜魂凶神」一聲獰笑，道：「好！就這麼說，約滿之日，我兄弟定必再登峯頂領教，重較高下再搏勝負！」

「奪命厲煞」和「吸血惡鬼」內腑雖然均被震傷，但他們功力修爲精深，略經調息，便已復原無礙。

「懾魄狂魔」井小廣受傷很重，但經服下療傷靈藥和這一陣子行功調息之後，除了左肩因已碎裂，沒有續骨聖藥一時無法復原外，內腑傷勢已經痊癒，只是體內眞氣尙覺稍有不暢而已。

此刻，三人併肩靜立「凶神」身後，先時的狂態已盡消失。

「凶神」說罷之後，便轉身朝三個兄弟望了一眼，無精打彩的說道：「走，我們到山下去找處住的地方，三個月之後再雪今日之辱吧。」

於是，四人默默地掠身躍起，疾奔下山。

× × ×

朝陽自東方緩緩升起，廬山絕峯之巓上的縹渺烟霧，在金黃色的光芒照耀下，蔚成一幕奇景……

「魔塔」內，舒暢地躺在草墊上酣睡着的身軀微微蠕動了一下，接着，慢慢地睜開了睡態惺忪的星眸。

他——凌雲蔚醒了，睜開眼睛坐起來。眼前，瀰漫着濃厚的烟霧，白茫茫的一片，任何景物皆無所見，彷彿置身雲霧之中。

「這是什麼地方？……」他心底在自問暗想。

他正驚疑忖想之間，耳畔忽然響起輕柔慈和的聲音，說道：「孩子，你現在覺得怎樣？肚裏很餓了吧？」

聽聲音，分明近在咫尺，可是，他的視力却被濃厚的烟霧所阻，連一絲人影也無法看到。

這時，他渾身疲乏雖已完全消失，並且感覺體內精力異常充沛，有着從未有過的輕鬆與舒暢，但是肚子裏却感覺得空空的，甚爲難受，經「魔塔主人」一問，不禁更覺飢腸轆轆。

於是，他自地上挺身站起，朗聲答道：「是的，弟子肚裏餓得難過極了。」

他話聲剛落，眼前的濃霧突朝兩邊滾滾的翻騰排蕩裂開，頓然現出一個面貌清癯，長髯過胸，灰髮披散垂地，雙目精光灼灼如兩股電芒般的儒服老者，和一隻遍體金毛，形似猿猴的異獸。

這儒服老者是誰？不用說，他當然是「魔塔主人」，那形似猿猴的金毛異獸，自然是其豢養的靈獸「金猱」了。

「魔塔主人」盤膝端坐，面含慈祥微笑的望着凌雲蔚，金猱則蹲在主人的身傍，瞪着一對火眼金睛，樣子神情顯得甚爲奇特。

也許是因爲五十年來，這塔內從未有人進入過的原故，凌雲蔚的進入，使牠覺得很新鮮，很驚奇吧？……

在未見到「魔塔主人」之前，在凌雲蔚想像中，以爲「魔塔主人」既然是江湖傳說「性極凶殘好殺」的惡毒魔頭，定必是個面目猙獰，形像如魅，令人見而心悸胆慄之人！

那知，事實與他所想像的完全相反，這位武林人所共稱的惡毒魔頭，竟是這麼一個貌相和藹慈祥的老人。

望着「魔塔主人」，他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陣感慨，覺得俗語所謂：「傳言不足憑信」與「人言可畏」之說，確實絲毫不假！

否則，若非因聞傳說的影響，他怎會將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的貌相形像，想像成是一個猙獰凶惡可怖的樣子呢？……

他望着「魔塔主人」默默地愕然怔立着，沉思着……

「魔塔主人」自是不知道他心中的所想與感慨，見他這等怔愕的神情，不禁頗覺奇怪地望着他微笑的問道：「孩子，你在想什麼？」

「啊……」凌雲蔚像從怔愕的沉思中醒來地說道：「弟子想起江湖上人對師父的傳說。」

「魔塔主人」道：「江湖上傳說些什麼？」

凌雲蔚略一猶豫，說道：「傳說師父是個凶殘好殺的惡毒魔頭。」

「魔塔主人」微微一笑，道：「你相信嗎？」

凌雲蔚道：「弟子原來是相信的，但是現在却改變了！」

「爲什麼？」

凌雲蔚目視「魔塔主人」朗聲說道：「因爲你老人家並無一點凶惡之像。」

「魔塔主人」笑道：「所以你便改變觀念，不相信了？」

凌雲蔚點頭答道：「是的。」

「魔塔主人」道：「孩子，你錯了。」

凌雲蔚不禁一怔，不解地望着「魔塔主人」問道：「怎麼錯了？」

「魔塔主人」和藹含笑地緩緩說道：「將來你闖蕩江湖之時，便會體會到。」語聲略頓，接着話鋒一轉，說道：「孩子，你不是很餓了嗎，先吃些山菓吧。」說罷，指指身旁放着的一隻獸皮袋，示意凌雲蔚取食。

凌雲蔚聞言，正待走過去取食之際，陡覺眼前金影一閃，那隻形似猿猴的金毛異獸，竟是動作快捷如風的躍到他的面前站立着，雙手捧着獸皮袋，咧着嘴，朝他發着吱吱低叫。

「魔塔主人」見狀便笑說道：「孩子，牠名『小金』，相隨爲師已經五十多年，不但性極靈慧，善解人意，而且忠義無比，這些山菓都是牠從兩百里外的九嶺山脈採摘來的，現在牠在向你表示友好歡迎，你趕快就着牠手上取食吧。」

凌雲蔚聽得「魔塔主人」之言，便朝「金猱」微笑的說道：「謝謝你！小金。」

說罷，便伸手在獸皮袋中取了一隻皮色澄紅鮮艷，形似野杏的山菓送到嘴邊，一口咬下，頓覺兩頰生津，滿口芳香清冽，入口竟化作漿汁順喉流下，其味甘美無比。

他腹本已飢餓至極，這種不知名的山菓的味道又是如此甘美好吃，於是便就毫不客氣的一個接連一個，開始大吃起來。

他一口氣吃下十多個，感覺肚子裏已經飽了，這才停住不再取食，朝「小金」說道：「小金，你採摘的這山菓眞好吃，謝謝你！我已經吃飽了。」

金猱伴隨「魔塔主人」五十多年，不但已經聽得懂人言，且還練成了超絕的武功。聞聽凌雲蔚的讚勉，口中不禁發出一聲歡愉的低嘯，轉身躍回「魔塔主人」身傍，垂手侍立。

「魔塔主人」伸手自獸皮袋內取出一隻山菓，托在掌心中默默地細看了看，又送到鼻端聞了聞，臉上陡現驚喜之色地縱聲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福緣！福緣！」說着，雙目倏射奇光地望着凌雲蔚說道：「孩子！你眞幸運極了！」

凌雲蔚不禁愕然一怔！「魔塔主人」隨卽接着問道：「這山菓的味道怎樣？」

凌雲蔚答道：「淸香甘美，極其好吃。」

「魔塔主人」道：「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嗎？」

凌雲蔚搖搖頭答道：「弟子不知。」

「魔塔主人」肅容緩緩說道：「此菓名爲『百年紅』，乃稀世異菓，每次結實，必經百年，菓皮始現淡紅開始成熟，常人服食之後，雖不能治病延年，却有强筋健魄的功效，練武之人苟若有緣獲遇，服食三五顆，對內功眞力方面有極大之補益！而你竟一口氣吃下了十六七顆之多，若非福緣湊巧，極爲幸運，竟能獲遇這等難得的湊巧機緣……」說至此處微微一頓，接道：「此刻，你剛剛吃下這種異菓，尙還不會覺着體內有何變化和怎樣，但是，經過一個對時之後，此菓的功效逐漸發揮開之後，你便覺得神清氣朗，體力倍增，尤其對於你今後練習武功方面，更增事半功倍之效！」

凌雲蔚聞聽之後，這才明白「魔塔主人」所說的「福緣」與「幸運」之意。

因爲這「百年紅」異菓乃「金猱」採摘來的，他心底不禁極是感激的朝「小金」投視一瞥衷心感謝的一眼。

忽聞「魔塔主人」低沉聲音道：「孩子！趁着你剛服食下異菓之際，爲師的現在便卽傳你運息行氣，本門的內功心法口訣，你快盤膝坐下，歛神去念，靜聽爲師的傳授，依訣行氣運息，通行全身百穴，俾使『百年紅』發揮更高的功效！」

凌雲蔚心中雖然尙有許多問題，想詢問明白，以解心底懷疑，但是，傳授內功心法運氣行息的口訣之事，對他切身關係至大，況且「魔塔主人」那低沉的語聲中，似乎隱含着一股不容抗拒的懾人的威力！

因此，他在聞言之後，竟是情不自禁地忍住心底的疑問，依言在距離五尺之處，面對「魔塔主人」盤膝坐下。

「魔塔主人」待他坐定之後，立卽臉容沉肅，目凝精光灼灼地注視着他的臉色神情，稍頃之後，這才施展束氣傳音人密之術，傳授口訣。當下凌雲蔚便按照其所授口訣，垂簾閉目，口微張，舌舐上顎，雙手分置兩膝之上，手指微曲，中指與拇指挽成環結，手心向上，吸氣，輕吐。三吸三吐，然後氣納「丹田」徐徐上升，經「氣血囊」，「章門」，繞「心肺」，行「中庭」「華蓋」「玄機」，直轉頭頂「百會」，復再又沉至足心「湧泉」，週而復始，繞行全身大小經脈各穴。

乍按口訣運行氣息不久，心頭頓生心浮氣躁難寧，胸口窒悶欲裂之感。

尙幸他根骨天賦均乃上乘之材，且又經「魔塔主人」耗費眞元施展獨門奇技秘術，替他「伐髓易筋」過，因此，他氣息運行一週圓滿之後，這種感覺現象，便已逐漸消失，轉而進入天人交會，忘我之境。

如此週而復始的運行了三個週天之後，他本已完功醒來，但他仍垂目趺坐不動，繼續按訣運氣行功不懈！

「魔塔主人」注目凝望着他，見此情形，心中不禁既驚且喜的點頭暗讚。他初見凌雲蔚之時，雖則看出凌雲蔚的根骨天賦絕佳，爲萬難一見的練武奇材，但却未料到凌雲蔚的毅力耐性竟這等堅强驚人！

此刻，他不僅驚喜於凌雲蔚的堅强毅力和耐性，更慶幸其一身絕學衣鉢有傳，將來定能發揚光大門戶，爲他等報五十年來時刻未忘的憤恨，使叛逆

授首！

得徒如此，還有何求？雖死亦含笑矣……

凌雲蔚在人天交會的境界中，氣息運轉了七個週天之後，方始徐睜星眸，緩緩噓吐出口濁氣，自地上長身站起。

他甫站立起身子，立覺體內氣機力量，較之適才之前，似乎起了很大的變化，氣機流暢，眞力充沛，神智清朗，最最奇怪的是身子竟然變得輕飄飄的，大有「將欲乘風飄然去」的感覺。

這感覺雖然使他甚爲奇怪，驚訝，他心中却很明白，這完全是按照內功心法口訣運氣七週天所得的效果，和那十多顆「百年紅」異菓的補助之功。

此際，瀰漫塔內的濃厚烟霧，已經恢復了原先的情景，「魔塔主人」和「金猱」是否仍在對面原地，他的目力無法透視過烟霧看到。

他雖然無法看到「魔塔主人」是否仍在原地，但「魔塔主人」的聲音已從原處傳出，緩緩說道：「孩子，對於爲師，你心中一定存着很多的懷疑問題想問，趁着你現在尙未正式開始練功之前，你儘管發問吧。」

凌雲蔚微畧想了想，問道：「你說你已一甲子多從未離開過這座峯頂一步，不知有何証明？」

「魔塔主人」突然發出一聲慘笑，慘笑聲中，突又受到一股什麼無形的力量推動般地向兩邊再度分開。

只見「魔塔主人」雙手忽地一撩儒衫，神色悽慘的說道：「孩子，你看，這便是証明！」

「呵……」目光所及，凌雲蔚不禁滿臉驚愕地呆住了。原來，「魔塔主人」竟是個雙腿均皆齊膝斷去的殘廢之人！

接着，「魔塔主人」慘然一笑，放下儒衫，目視凌雲蔚和聲說道：「孩子，你該相信了吧！」

凌雲蔚點點頭，但，旋又接着問道：「你說乃是一派宗祖，但不知是那一門派？」

「魔塔主人」臉容倏地一肅，說道：「孩子，你既已拜在爲師門下，關於師門宗派，你就是不問，爲師的也要告訴你的！」語聲微微一頓，緩緩接道：「爲師的乃海南『玄宮島』『玄宮門』第三代掌門。」

凌雲蔚道：「師父已是『玄宮門』第三代掌門人，爲何不在海南『玄宮島』上，却來在這裏住着呢？」

「魔塔主人」忽地喟然一聽輕嘆，沉痛的說道：「此事說來乃是本門極大的不幸，也是爲師的……」說至此處，語聲倏地一頓，再次喟然吁嘆了口氣，接道：「關於此中詳情，以後再告訴你吧。」

凌雲蔚乃聰明之人，目睹「魔塔主人」殘斷雙腿，與及說話時聲色悽慘沉痛的情景，心中已然明瞭此中經過內情，定必複雜極不尋常。雖然，他很想立刻知道此中不尋常的始末情由，但是「魔塔主人」既已說以後再告訴他他當然不便再問。

俄頃之後，「魔塔主人」的臉色神情已恢復了和藹之色的望着凌雲蔚和緩地說道：「孩子！爲師已立下決心，不但要盡將本門絕學武功傾囊傳授給你，並且還要協助你練成武林前古遺笈『九合眞解』上所載的罕世奇學神功，在極短的三個月內，將你造成當今武林無敵的第一高手……」語聲微頓，倏地肅容沉聲接道：「不過，這是非常艱亘困難的，你一身根骨天賦雖然均屬上乘之選，復又經我以本身眞元替你『伐髓易筋』，加上『百年紅』異菓的功效之助，成功之望也許並不太難，但是，從現在開始，你必須集中精神意志，屏除一切雜念，全神貫注的參研眞解，勤奮苦練，切記絕不能分心旁騖絲毫！」

凌雲蔚對於這位武林人稱「殘惡魔頭」，而事實上却是個滿懷慘痛，海南「玄宮門」掌門宗師的「玄宮島主」心底印象觀念此際已經完全改變。是以，他聞言之後，立時恭敬地答道：「弟子敬尊師父教諭！」

三個月後。

在「玄宮島主」（魔塔主人）「人定勝天」的信念，和凌雲蔚自己埋首潛心研習苦練之下，武功終於獲致大成。

三個月的時間，爲期雖然極短，但是他不但已經盡得海南「玄宮門」的全部絕學精華，並練成了前古遺笈「九合眞解」上所載的罕世奇學神功，同時，因爲他已了解了「玄宮島主」被害雙腿殘斷的詳情經過，是義不容辭，也責無旁貸的承受了「玄宮門」第四代掌門的重任！

× × ×

西北風颼颼，刺骨砭肌，灰雲漫天，雲層低垂，天色一片陰沉，季節雖然還不到應該下雪的時候，可是這天色却好像將欲下雪的樣子。

凌雲蔚剛自塔外練完「九合眞解」劍法回進塔內，「玄宮島主」面含慈笑地目視凌雲蔚和藹地問道：「雲蔚，『九合歸眞』劍法都演練熟了麼？」

凌雲蔚俊面不由微微一紅，含着愧色地答道：「弟子實在愚笨，最後的『龍聚九天』，『眞歸九閟』兩招，演來總覺得似乎不能得心應手。」

「玄宮島主」忽地哈哈一笑，旋卽肅容說道：「孩子，你應當知道，『九合眞解』中所載各項絕學神功，無不深奧無匹，『九合歸眞』劍法，尤爲劍術之最，其招式精微博大玄奧絕倫，若非你天聰

賦頴超人，縱是苦研三年五載，只怕亦難獲得你眼下的成就……」說至此處微微一頓，雙目倏射精光，臉色驟現沉凝地注視着凌雲蔚問道：「雲蔚，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麼？」

凌雲蔚不禁一怔！愕然地搖搖頭道：「弟子不知。」

「玄宮島主」道：「今天是十月十五日，也是你習藝三月屆滿之期！」

「呵！弟子上山已經三個月了麼？……」凌雲蔚感慨地說道：「日子過得眞快極了！」

「玄宮島主」頷首說道：「明天天亮，你便須下山了。」

凌雲蔚劍眉微皺地囁嚅着說道：「可是，弟子的功夫火候，尚還……」

「玄宮島主」陡地哈哈一笑，阻斷凌雲蔚的話聲，正容說道：「孩子！你應該有自信心，以你眼下的功夫造詣，雖尚不能說天下無敵，但却足堪躋身當今武林頂尖高手之列了。雖然，因你任督二脈未通，以致內功眞力尚還未能至任意運轉生生不息之境地，若遇內功修爲精深超絕的高手強敵相搏，在掌劍招式上，你或可佔得勝算，但在久搏之下，眞力必感不濟而落敗不敵，是以……」語聲微微一頓之後，接道：「現在距離天亮還有三個更次的時辰，爲了補救你這一弱點，爲師已決定在這三個更次的時辰之內，以本身眞元助你衝通任督二脈，然後再……」說至此處，語聲倏地頓住，話鋒一轉，續道：「時間已經無多，你快過來爲師身前盤膝坐下，好讓爲師先以內功眞元助你衝開任督二脈！」

× × ×

「任督」二脈，乃屬人身奇經八脈之一，「任」脈爲經絡之海，「督」脈爲「陽脈」之總綱，練武之人，往往於數十寒暑勤修苦練之下，武學功力雖然至俗語所謂的「上乘極境」，唯獨對「任督」二脈，却鮮有能獲致豁然貫通者。

根據武書錄上記載，「任督」二脈如一旦豁然貫通，非僅功力頃間倍增，內力運轉生生不息，浩若長江大河，用之不竭，靈智且亦隨而大開，若何事物，只一過目，便能永記不忘。

由此，如能再加緊勤練修爲，而更上一層樓，便可臻達功隨念生，以意克敵的內家至高無上化境了。

練武之人，內家功力修爲果能至此境界，遇敵之際，已無動手出招相搏之必要，雖一舉手一投足間，皆足以克敵制勝，至於敵人或傷或死，則均在其當時意念的好與惡之間了。

不過，武林中內家功力修爲至此境界者，萬難一見，雖也有人因窮畢生心力鑽研苦修，而獲致「任督」二脈暢通，但也祇是「任督」二脈暢通無阻而已，而且爲數亦是極少極少！

× × ×

凌雲蔚聞言，心底不禁狂喜激動異常！但是，他並沒有依言立刻走近「玄宮島主」身前坐下，却接着「玄宮島主」的那句「然後再……」以下未完之言，問道：「師父，然後再怎樣？你老人家怎地不說下去了？」

「玄宮島主」倏地目射熠熠精光的凝視着凌雲蔚的俊面頃刻後，這才緩緩說道：「孩子，你負血海深仇，滅家之恨，師門恩怨，發揚光大門戶等等，均有賴你憑恃武功智慧去了斷，責重任艱！是以，你此番下山之後，不但須具有超絕的武學，更須具有超絕蓋世的功力，始能完成爲師的心願，與及爲你父母全家報仇雪恨之望！況且江湖上奸險狡詐萬端，你雖是智慧過人，但若無超絕蓋世的武學功力相輔，仍不足以應付那防不勝防的江湖險詐！因此……」說至此處微微一頓，續道：「爲師決意在助你衝通任督二脉之後，施展『開穴傳功』大法，將爲師修爲近兩甲子的內功眞元傳輸給你！」

凌雲蔚再也意想不到「玄宮島主」竟然不惜犧牲自己，要施展「開穴傳功」大法，將性命交修的內功眞元傳輸給他。聞言之下，不禁又驚又駭，心情更是激動不已，急得手足無措地，連連搖着雙手顫聲說道：「師父！這『開穴傳功』大法萬萬使不得！弟子承蒙你老人家不棄資質愚魯，收錄門墻，授以奇學絕功，德深江海，弟子雖粉身碎骨，亦難報此深恩厚德，再說弟子……」他話未說完，「玄宮島主」忽地微微一笑，截斷他的話聲，說道：「孩子！你不要說下去了，你的心意我完全明白，不過，你必須知道，『玄宮門』威震海南，領袖海南武林，聲譽並不在領袖中原武林的『少林』『武當』兩派之下，何況殘害爲師的叛徒，非只性情陰沉機詐毒辣，極難對付，且其一身武學功力之高，與爲師相較，亦祇不過略遜一籌……」語聲微頓，又道：「是以，爲師必須施展『開穴傳功』大法，使你的功力與爲師相等，否則，以你目下的功力，何能完成清理『玄宮門』戶，制裁叛徒，接掌門戶重任！」

凌雲蔚聞言，劍眉倏地雙挑，朗聲說道：「弟子目下的功力雖尚不足，但是只要更加努力地勤修不懈，將來總必能完成師父的心願的！」

「玄宮島主」道：「你這話固然不錯，只是，這『將來』爲期尚遠。」語聲微頓，忽地輕輕一嘆，接道：「爲師壽限已經無多，等不及這『將來』了，孩子，別再躭擱時間了，快過來坐下吧！」

凌雲蔚搖頭說道：「不行！師命弟子不敢不遵，只是此事弟子却極不讚同，望祈師父恕諒弟子違命之罪！」

「玄宮島主」臉色陡地一沉，厲聲說道：「你如此不聽話，難道要我含恨而終麼！」

凌雲蔚自從拜師三月以來，尚從未見師父發過這樣大的脾氣，對他如此疾言厲色過，當下不由愕然一楞！

「玄宮島主」忽又喟然發出一聲吁嘆，臉色暑現和緩的說道：「孩子，爲師毒傷已發，頂多亦只不過還能支持十幾二十多天的時間，想來你總不致於願意爲師的爲此而死不瞑目吧！」

凌雲蔚聞聽，不由劍眉雙蹙，沉吟地道：「可是……」

他剛祗說了「可是」兩字，「玄宮島主」立又接着說道：「不要可是不可是，你如不想爲師的死不瞑目，含恨九泉，你便聽話從命，否則……」說至此處，聲調忽地一變，臉容突現沉痛之色地說道：「反正你武功已經學成，足够你報父仇，雪家恨，縱橫江湖揚威立萬的了，你就只管去吧！」

「玄宮島主」此話一出，凌雲蔚不禁臉上變色，神情頓現惶恐地，顫聲低喊道：「師父！你，你老人家……」

「玄宮島主」沉聲說道：「不准多說，爲師之意已決，你快過來坐下吧！要不你便就不是……」底下之言雖未說出，意思却已極是明顯。凌雲蔚乃聰明之人，焉得不知。

至此，已不由得他不依言從命，當下遂即猛一咬牙，說道：「師父既然決意如此，弟子只得遵命！」說罷，便卽跨步走近「玄宮島主」身前，背朝「玄宮島主」盤膝趺坐。

「玄宮島主」這才臉含欣笑地朝蹲在旁側的「金猱」揮手說道：「小金！你去塔門口守着，如有人妄圖闖入，殺不赦！」

「金猱」口中發出一聲低嘯，身子電射地躍落至塔門，當門蹲立。

× × ×

五更，天空剛現露出一絲魚肚白色。

驀然——

廬山山腰暴起一聲震天厲嘯，隨着嘯聲，湧現六條黑影，身形騰躍，迅捷無與倫比地，直撲峯頂上。

「金猱」聞聽嘯聲，回頭朝塔內望了一眼，蹲立着身子猛地站起，兩隻火眼金睛精光灼灼地射視着白骨堆後的崖邊地方。

這六條黑影身法之快，有若閃電飄風，顯然皆是身懷絕頂功力的武林高手，轉瞬工夫，便已躍登峯頂，越過白骨堆了，直躍落塔前十丈地方停住身形。

六條黑影落地現身，原來竟是那神，煞，魔，鬼，「武林四怪」兄弟和一個身穿紅衣，一個身穿黃衣，而身材却是一般兒胖臃腫，大頭禿頂，遠遠望去活像兩個大肉球似的老者。

這兩老者，乃是一對孿生兄弟，穿紅衣者爲哥哥苗高，黃衣者乃是弟弟苗勝，弟兄二人幼遇武林異士，得以練成一身奇絕武功，威震遼北武林道，號稱「鋼掌飛環雙矮」。

因他弟兄容貌形狀生得完全一樣，若非衣分紅黃二色，極難分清他二人那是哥哥苗高，那是弟弟苗勝？

六人身形立定，「鋼掌飛環」苗氏雙矮兄弟朝當門守立着的「金猱」望了一眼，便卽身形齊動，同時邁步向塔門口走去。

「搜魂凶神」皮立忽地伸手一攔，說道：「兩位且請稍待。」

苗氏雙矮兄弟停步目視「凶神」，「凶神」雙目精光灼灼倏如冷電暴射地望着塔門之內沉聲說道：「三月期限已滿，我兄弟特再來領教你的絕學功力，請速速出塔踐約，與我兄弟各憑眞功實學分決高下！」

「凶神」話罷，只聽得山風呼呼，除却風聲之外，一片沉寂，塔內既未有人答話，也別無一點動靜。

「鋼掌」苗高一聲冷笑，語帶譏諷地說道：「皮兄何時改了脾性，變得這等講禮節了！」

「凶神」臉上不禁一陣熱燥，但却掩飾地嘿嘿一聲乾笑，道：「苗兄，俗語有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塔內一片墨黑，是什麼景象，你我均皆不知，如果就此輕妄直闖，敵暗我明，我們太吃虧了，況且……」

「凶神」話未說完，「飛環」苗勝突然哈哈一笑，說道：「皮老大，你眞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太小心了，塔內雖是一片墨黑，景象情況不明，却非是什麼龍潭虎穴，迷宮絕陣，縱是，憑着咱們兄弟兩個的一身武學功力，難道還怕了不成！」

「鋼掌」苗高哈哈一笑，接口說道：「兄弟說得對，咱們闖！」

話落，兄弟二人，立卽身形齊動，直朝塔門撲去！

「站住！」雙矮身形甫動，塔內陡然傳出一聲震人心弦的朗喝。

喝聲入耳，雙矮心頭不禁同感一震！臉色微變

，齊地停住身形，凝目望去，只見塔門正中「金猱」身旁，氣宇岸然的俊立着一個身着寶藍儒衫，面如冠玉，目似朗星，英俊瀟洒挺逸出塵的少年美書生。

雙矮兄弟一見突然現身之人，竟是一個年齡尚不及弱冠的少年美書生，不由頗感意外地，微微一怔！

「搜魂凶神」皮立忽地挪身跨前一步，目射精光地沉聲喝問道：「娃兒何人？」

「凌雲蔚。」

「魔塔主人是你何人？」

「恩師。」語聲一頓，問道：「你們便是『武林四怪』麼？」

「搜魂凶神」皮立道：「不錯。你師父爲何不出來？」

凌雲蔚並未答覆「凶神」所問，却目注苗氏雙矮弟兄冷冷地問道：「二位何人？來此何爲？」

苗高嘿嘿一聲冷笑，道：「找你師父算賬，爲朋友討債！」

凌雲蔚道：「什麼賬？那一筆債？」

苗高道：「告訴你無用，叫你師父出來，老夫兄弟自會向他算討！」

凌雲蔚微微一笑，緩緩說道：「你既然不告訴我，我也懶得多問，不過，我可得要告訴你，凡是我恩師他老人家的一切恩怨，我皆一力承當，不管是什麼賬，什麼債，我全都接下了，你要算要討，只管找我就是！」

苗勝忽然陰聲一笑，接口說道：「你能嗎？」意含諷譏，神態之間盡是一片輕視不屑之色。

凌雲蔚劍眉陡地一挑，星目神光電閃倏逝，一聲冷笑道：「能與不能，你出手一試卽知，何必多問！」

苗勝嘿嘿一笑，道：「好！老夫便就試試你有多大的道行！」身形躍起，疾若風飄地縱落凌雲蔚對面丈餘之處，目射灼灼精光地沉聲喝道：「娃兒！你小心留神了！」

話落，便卽凝勢欲發，凌雲蔚忽地搖手說道：「且慢！」

苗勝問道：「娃兒有什話說？」

凌雲蔚冷冷地道：「先報名，再動手！」

苗勝雙目一瞪，道：「娃兒，能接下老夫三招，便告訴你！」

凌雲蔚冷冷地一笑，突然舉步跨前五尺，說道：「好！你出招吧！」

說罷，神色從容地岸然而立。

苗勝突然一聲暴喝，雙掌齊出，右手五指箕張直抓凌雲蔚左肩，左手食中二指駢指如戟，疾點腰下章門穴，出手招式不但快捷如電，而且沉穩準狠，極見火候，的確不愧是威震遼北武林道的高手，武學功力果有深湛的造詣！

凌雲蔚雖身懷罕世絕學功力，但因他此是第一回和人正式交手相搏，怎敢存輕敵之心！

是以，他表面上神色雖是一片從容的樣子，而內心底却正微感緊張地，全神貫注着苗勝的身形動靜。

苗勝雙手招式甫出，他立卽身形微閃，避攻進招，右手倏出，扣拏苗勝左腕脈門！

他雖是第一回和人動手，但出手却是疾逾電掣，奇快無與倫比！

苗勝意想不到凌雲蔚閃身避招出手還攻，竟是這等奇快絕倫，心中不禁陡然一驚！左手疾地化點爲截，反切凌雲蔚腕脈！

凌雲蔚口中一聲冷哼，右手倏忽縮伸之間，疾逾電光石火打閃，苗勝連看也未看清楚是怎麼回事，陡覺腕脈一緊，已被凌雲蔚拏住，頓感半身痲軟無力，不能動彈。

苗高一見，不禁駭然大驚，猛地一聲暴喝，騰身飛躍撲出！

他人未到，掌先發，一股掌風狂飇，勁道有若排山倒海，剛猛强勁無倫地緊朝凌雲蔚擊至！

凌雲蔚劍眉霍地一挑，左掌疾出，推出一股內家勁氣，迎着苗高擊來的掌力擊去！

兩股掌力交接，一聲震天巨響驟發，勁風狂飇挾捲着沙石飛射，苗高騰空的身形立被震落，踉蹌着後退出七八步遠，始能勉强拿樁穩住。而凌雲蔚却依然岸立原地，一隻右手仍拏着苗勝的腕脈，衣袂飄飄，身形似乎連動也未曾移動過一步！

苗高再也料想不到，眼前這個年紀不足二十，「魔塔主人」的弟子，出手招式不但奇快詭異絕倫，連內功掌力竟也這等雄渾深厚！

他臨空發掌，雖然只用了七成眞力，但從凌雲蔚那身形岸立原地未動，神色從容如舊的氣度上看來，顯然也未用七成以上的眞力，於此可見，凌雲蔚的內功眞力火候，較他只高不低。

以一個不足二十的少年，內功眞力竟會高過三十多年修爲的武林高手，這實在使人難敢相信這是事實，也使他大感駭然！

可是，這一掌硬接之下，他雖未受傷吃虧，但已確確實實的落了敗着！擺在眼前的事實，不容許他不相信，否認不是功遜一籌！

因此，他身形被震落踉蹌而退，心中不禁極是驚愕無已地望着凌雲蔚只是發怔！

凌雲蔚目光冷冷地掃視了苗高一眼，口中陡地

一聲朗喝道：「去吧！」

喝聲中，右手突地一抖一甩，苗勝那肥胖臃腫的身軀立被甩得離地飛起，在空中轉了兩個跟斗，「叭！」的一聲，實實的摔在三丈外的地上。

這一摔，還眞摔的不輕。尤其是他腕脈穴被拏，半身痲軟，勁道全失，功力未復之際，雖是肉肥皮厚，也不禁被摔得疼的磁牙咧嘴，口中哼哼出聲，發昏章第十一，一時之間，竟然爬不起來。

苗高見狀，連忙縱身過去扶起乃弟，問道：「兄弟！受傷沒有？」

苗勝略一運氣，氣機暢通無阻，遂搖搖頭道：「沒有。」

苗高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道：「憑功力與機會，對方如有要傷二弟之心，可說是易如反掌之事，可是，二弟雖被甩出三丈餘遠，而且摔得很重，竟然未受傷，顯係對方手下留情……」

苗氏雙矮弟兄在武林中雖非正道俠義之士，却也並不是什麼黑道大惡魔頭，生平作爲，雖是善善惡惡無定，爲人性情亦甚爽直，不善詭詐，而且極重恩怨，受恩必報，有怨必索！

是以，苗高一忖想至：「顯係對方手下留情」之際，心中不禁頓生感激地朝凌雲蔚望了一眼，忽地喟然一嘆，說道：「兄弟！咱們走吧！」

苗勝不禁一怔！問道：「走？」

苗高頷首道：「咱們兄弟好回遼北去了。」

苗勝愕然地道：「但是，咱們還沒有見着『魔塔主人』，替蔣大哥報仇呢！」

苗高道：「算了，見着了又有什麼用，咱們弟兄連他的徒弟尚且不敵，何況他本人，再說……」

微微一頓，沉吟地接口說道：「江湖傳說，也只是猜測之言，究竟並未有人親眼目睹事實，也無憑證可持……」

凌雲蔚聞聽至此，心念忽然一動，發話問道：「二位所說之事，可是四個月前那震撼武林人心的血案之一？」

苗高目視凌雲蔚點頭說道：「不錯！」

凌雲蔚道：「你們以爲那些血案，乃我恩師所爲？」

苗高道：「江湖朋友莫不以爲是。」

凌雲蔚驀地沉聲說道：「告訴你們，休得聽信江湖上胡亂猜測之言，那些血案不但根本與我恩師無關，而且……」說至此處倏地一頓。

苗勝緊接着問道：「怎樣？」

凌雲蔚俊面神情忽地一變，慘然說道：「我也是這些血案中的被害者之一！」

他這句話，說得極慢極慢，一字一字的吐出來，音韻鏗鏘，有若敲金擊石，顯見其心情之悲憤沉痛！

他此話一出，苗氏雙矮兄弟和「武林四怪」臉上不禁全都立現驚愕之色！

苗勝突然脫口問道：「你此話眞的？」

凌雲蔚星目陡睜，精光直若冷電寒芒激射，威稜逼人地射着苗勝，苗勝心頭不由一懍！暗忖道：「這小子好深厚的內功……」

他正心懍暗忖之際，只聽凌雲蔚沉聲問道：「你不相信？」

「搜魂凶神」皮立突然接口問道：「但不知你是那位武林同道朋友之後？」

凌雲蔚星目微微一閉，俊臉悲憤痛苦之色再現，語聲低沉的緩緩地說道：「先父外號人稱『無影劍客』！」

苗高臉上微現驚疑之色地問道：「你是『無影劍客』凌大俠之子。」

凌雲蔚點點頭道：「不錯。」

苗高沉吟地說道：「照此說來，那些血案確實與令師無關了！」

凌雲蔚朗聲說道：「我恩師居住此峯五十多年，從未離開過峯頂一步……」語聲微微一頓，劍眉陡挑，目射灼灼寒芒，臉現懍人心慄煞光地咬牙恨聲說道：「兇徒殺人毀家，心黑手辣無匹，我下山之後，縱然是踏遍天涯海角，也必要將這萬惡至極的兇手尋將出來，千刀碎剮，剉骨揚灰，以洩心頭之恨！」

「搜魂凶神」接口道：「你何時下山？」

凌雲蔚道：「今天。」語聲一頓，目光掃視了「武林四怪」一眼，緩緩接道：「關於你們四位之事，我恩師已有諭示交待，所允贈送給四位作爲守山三月辛勞的四件武林奇珍，少時我定當取出奉贈。不過，在奇珍尚未贈與四位之前，却有兩句話必須向四位說明，並望四位切記謹遵勿違！」

「搜魂凶神」問道：「是兩句什麼話？奇珍何名？」

凌雲蔚並未立時接答「凶神」之問，他微一沉吟，倏地轉臉目視苗氏雙矮兄弟冷冷地說道：「兩位如無他事，可以報出名號請便了。」

苗高聞言，似乎已知凌雲蔚的心意，便卽自報名號地說道：「咱兄弟苗高苗勝，江湖人稱『遼北雙矮』，今天承蒙少俠手下留情，咱弟兄心中非常感激，少俠下山訪出兇徒之後，若須人手幫忙時，只要傳個信息到遼北，咱兄弟定必立刻趕往相助一臂之力，今天就此別過！」

說罷便朝凌雲蔚抱拳一拱，轉向苗勝說道：「兄弟！咱們走吧！」

語落，二人同時騰身躍起，曉色微露中，一紅一黃兩條人影，衣袂飄飄，帶起絲絲破風聲響，疾如飛鳥般朝峯下投射而去。

這苗氏雙矮兄弟身軀雖然肥胖臃腫，但身形縱躍之間，却毫無笨重之態，竟是輕靈俐落，快逾飄風閃電。

苗氏雙矮兄弟下峯去後，凌雲蔚這才轉向「武林四怪」緩緩說道：「奇珍名七星金鈴，雷火珠，震天玉尺，和一條千年蛟筋索四件。」

「武林四怪」聞聽，心中不禁驚喜若狂！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塲賭約失敗之後，竟然還會獲得名震天下武林的奇珍，這眞可說是『因禍得福』了。」

接着，只聽凌雲蔚復又沉聲說道：「四位請注意聽着，家師命小生轉告四位，必須切記謹遵，不得仗恃奇珍，行兇作惡江湖，否則必遭奇禍，身落慘死！」

他說時雙目精光灼灼有如寒電冷芒，威稜射人地掃視着「四怪」兄弟，語聲鏗鏘，宛若敲金擊石，只聽得「四怪」兄弟心神不由齊皆微微一震！

「搜魂凶神」心念忽然一動，問道：「這等說來，令師已不準備與我弟兄見面了？」

凌雲蔚頷首朗聲說道：「家師曾諭命小生，四位如果心存不服，便由小生代表與四位各憑實學一搏高下，拳，掌，內功，兵双，並由任四位選擇決定。」

「搜魂凶神」皮立道：「你可知道我弟兄的規矩？」

凌雲蔚道：「什麼規矩？」

「搜魂凶神」突然一聲冷笑，道：「我弟兄擅於合搏之技，與敵動手，向例不管對手人數多少，皆是四人聯手齊上，從無例外？」

凌雲蔚微微一哂，道：「小生還當是什麼臭規矩，原來是這……」

他話未說完，「吸血惡鬼」姜一飛突地嘿嘿一聲乾笑，截斷他的話聲，說道：「看你適才和『遼北雙矮』相搏的招式掌力，雖頗精奇不弱，但决非我弟兄聯手之敵，我看你還是叫你師父出來和我弟兄一搏高下較爲妥當，免得你落敗之後心中不服，藉口說我弟兄以大欺小，倚多勝少！」

凌雲蔚陡地哈哈一聲朗笑，劍眉雙挑，豪氣如虹地朗聲說道：「小生絕藝初成，正想找個適當的機會，一試身手，四位既精合搏之術，這正是個極好的機會，極合小生心願，四位只管聯手盡量施爲好了！」

他相貌雖是生得俊逸有若玉樹臨風，一派文質彬彬的樣子，但是說話之時，却星目精光灼灼如兩道寒電，神情肅穆，威儀極是懾人！

「奪命厲煞」辛丘成忽然嘿嘿一笑，道：「你這份豪氣實在狂得可愛，不過，我算定了，在我弟兄聯手合搏之下，你决難支撑得住三十招！」

凌雲蔚似乎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道：「這樣說來，你們是勝劵在握了！」

「搜魂凶神」冷冷地道：「說你難支撑得住三十招，這已經是對你估計很高的了！」

凌雲蔚道：「依你的看法呢？」

「搜魂凶神」道：「頂多只支撑得住三十招的半數！」

凌雲蔚驀地哈哈一聲朗笑，道：「別說是三十招的半數，就是加上十倍，你弟兄也决無法奈何得了小生絲毫，佔不到一點便宜！」

「搜魂凶神」不由濃眉一挑，雙睛暴睜，沉聲說道：「小子！你也太狂了，我就不相信你能在我弟兄手下支撑得了一百五十招不敗！」

凌雲蔚神情瀟灑地淡然一笑，道：「不相信，便只管出手就是，多說廢話何用。」

「好！」聲落，倏地轉向「厲煞」，「狂魔」，「惡鬼」三人舉手一揮，道：「就位！」

「懾魄狂魔」井小廣，陡然發聲攔阻道：「慢着！」

「搜魂凶神」目視「狂魔」，問道：「老三何事？」

「懾魄狂魔」嘿嘿一笑，雙目倏射精光的望着凌雲蔚喝問道：「小子！你說的話算不算數？」

凌雲蔚劍眉一軒，道：「怎的不算！」

「懾魄狂魔」井小廣突然間把手一伸，道：「拿來！」

凌雲蔚不由一怔！問道：「拿什麼？」

「懾魄狂魔」兇睛一瞪，喝道：「小子！你想賴賬麼？」

凌雲蔚心念微微一動，問道：「你是指的那四件武林奇珍麼？」

「懾魄狂魔」井小廣嘿嘿一聲冷笑，道：「你師父答應送給我弟兄作爲酬勞之物，你若不是想違背師命，意圖賴賬，爲何藉故嚕嚕囌囌的遲遲不交出來！」

凌雲蔚哈哈朗然一笑，道：「奇珍雖爲武林異寶，但是小生却還未將這點東西放在眼下，而且搏鬥之後，小生若是落敗，要想不交出奇珍，你兄弟也决不會得放過小生，如果小生獲勝，就是存心賴賬，你弟兄還不是乾瞪着眼，又能其奈我何？……」語音微微一頓，續道：「閣下只管放心好了，無論勝負如何，奇珍是你兄弟之物，小生决不食言，

更决不會賴賬！」

「搜魂凶神」皮立接道：「如此說來，你是一定要在動手之前，分出勝負之後，才肯將奇珍交出來了？」

凌雲蔚朗聲發話說道：「你兄弟如能甘心認服，並答應遵守兩件事，小生當立卽將此奇珍交給你們。」

「搜魂凶神」道：「那兩件事？」

凌雲蔚道：「第一，奇珍交給你們之後，須卽刻離去。」

「第二呢？」

「不得對任何人提說小生的出身姓名來歷，與及今日之事。」

「搜魂凶神」微一沉吟，道：「這兩件事我兄弟都可以答應你，不過，知道今日之事和你出身姓名來歷，並非僅只我弟兄，還有那『遼北雙矮』兄弟……」

凌雲蔚不待他話說完，便迅快地微笑的接道：「那『遼北雙矮』苗氏兄弟臨走之時，小生已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告訴過了他們了。」

「搜魂凶神」嘿嘿一笑，道：「既然如此，你快將奇珍交出來吧。」

凌雲蔚道：「你弟兄都答應遵守了？」

「唔。」

「也甘心認服了？」

「搜魂凶神」雙眼一翻，精光灼灼射視着凌雲蔚問道：「認服什麼？」

凌雲蔚沉聲說道：「三月之前，敗於家師手下的那一掌！」

「搜魂凶神」目光微轉，畧一思索，道：「看在四件奇珍的份上，我弟兄就算認服吧！」

凌雲蔚道：「就算認服可不行！」

「奪命神煞」瞪目說道：「要怎樣才行？」

凌雲蔚劍眉一軒，朗聲說道：「認服就是認服，也就是口服，心服，似你這等『就算認服吧』的語氣，分明是口不由心，不是眞正的認服，換句話說，若非看在四件奇珍的份上，你兄弟根本就不會得認服，是以……」語聲微頓，接道：「這語意應該加以修正！」

「吸血惡鬼」姜一飛陰聲一笑，道：「如何修正法？」

凌雲蔚道：「減頭削尾，簡單而明瞭的說『認服了』。」

「搜魂凶神」嘿嘿一聲乾笑，道：「小子！你不愧身穿儒衫，一派斯文的樣子，像煞個咬文嚼字，『之乎也哉』的臭丁，倒眞會得挑剔字眼呢！」

凌雲蔚俊臉倏地一寒，冷冷地道：「少說廢話，認服，便依照小生的意思，否則，可卽動手一搏高下！」

語氣咄咄逼人，言下之意，似是穩操勝劵，一搏之下「四怪」弟兄必然落敗認服。

「武林四怪」縱橫江湖一生，素性狂傲自大，生平可說從未向人認服過，今天若非心存顧忌，唯恐凌雲蔚落敗，不將奇珍交出，只怕早就心生惡念，一擁齊上，將凌雲蔚圍在中央核心，打得驚心動魄激烈緊張萬分了。

凌雲蔚語氣如此强傲，咄咄逼人，「奪命厲煞」心中不禁怒火陡生，再也按捺不住的猛然暴聲喝道：「小子！你語氣太也狂傲氣人，要動手老夫弟兄難道還怕你不成，你有多大功力，竟敢這等放肆，先接老夫一招看看！」

聲落勢發，騰身快捷如電般地，直朝凌雲蔚撲到！

「搜魂凶神」見狀，本待發聲攔阻，但是，心念一轉動之間，却改口喊道：「老二，手下留點分寸！」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凶神」喊聲出口之際，「厲煞」身形已經撲到凌雲蔚近前三尺之處，雙掌左上右下，同時劈抓攻出！

凌雲蔚劍眉陡地一挑，口中一聲輕哼，身形微閃，避招，出掌還攻。

他身負上乘奇學功力，出手招式，不但快捷無比，而且精奧絕倫，看似平淡無奇，但却隱含無窮盡的變化玄妙，招招制敵先機，三五招下來，「厲煞」竟被迫得連連後退不迭，空有一身絕學，竟自無法施展開來。

凌雲蔚習武雖僅短短的三月之期，但，由於他稟賦絕佳，得天獨厚，所習武功又爲前古奇學絕技，更加上「玄宮島主」的悉心傳授指點，故而爲時雖短，然其成就造詣之高，却已臻達驚人絕境！

因此，十招過後，「厲煞」更見不行了。

豈只是身形被迫得節節後退，且已手忙脚亂，像已經過百招之上的拚搏苦鬥般，精疲力竭至極，連封擋閃避，也顯得極其吃力的樣子。

這種形勢，非但毫無還手之力，簡直是完全處於捱打的地位，只看得「凶神」「狂魔」「惡鬼」面色齊變，心中又驚又駭！

他弟兄闖蕩江湖數十年，見聞廣博，對於武林各門各派的武功路數，雖不能說是盡知，但大都均能眼見卽知。

可是，凌雲蔚所施展的武功，招式之怪異、奇妙，竟是他弟兄生平初見，無法可以看得出係出自何派何宗？……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與闞人鳳化裝爲主僕，雜在人羣中觀看四海雜耍團賣武，事後，闞人鳳往追踪銀牌五，而司馬玉龍則往茶樓，向正在喝茶的黃素英勾搭，未幾，司馬玉龍與闞人鳳相繼返回客寓，闞人鳳說出跟踪途中爲笑彌陀所阻，迫得折返，司馬玉龍也把勾搭黃素英之事說出，那晚，黃素英晜夜探客棧，引司馬玉龍至郊外，在司馬玉龍旁敲側擊下，套問出銀牌五就是巫山淫蛟孫顧影及天地帮的內容。司馬玉龍返回客棧，發覺闞人鳳不辭而去，只好喪然地往見玄清道長，恰值跛仙方斌到來，玄清道長探詢他何事下山——

江干鏖戰夜　淫蛟鬥玉龍

跛仙翁撫杖大笑道：「說來也是巧極，我老跛年前有事關外，年底回程路過大別山麓，在一座叢林外無意中碰到北邙兩絕中的笑臉老兒當路攔立，老跛看他嬉皮笑臉地全沒個正經，便寒起臉來問他意欲何爲？詎知笑臉老兒拱起雙拳連連向我老跛直嚷『恭喜』不置，我老跛的脾氣你老弟是知道的，管你是什麼天王老爺，如對我老跛存有戲耍之心，我老跛一樣的翻臉無情。我當時冷聲逼問道：『姓韋的，有屁快放，我老跛可沒有這份閒情逸緻跟你逗着玩。』老弟，你道笑臉老兒怎麼着，他聽了我的話，不但不生氣，反而拍手哈哈大笑起來。我被他笑得莫明其妙，禁不住肝火上升，掄杖喝道：『姓韋的，想考究一下我老跛十年來的進境麼？』嘿，老弟，你猜笑臉老兒怎麼說？」

跛仙翁說至此處，笑容突斂，玄清道長見狀臉色也爲之一緊。跛仙翁繼續說：「笑臉老兒居然將頭連點，嘴裏答道：『一點不錯，老跛，你猜啦。』我見笑臉老兒回答得如此乾脆，當時反而一怔，心想，別說崑崙與北邙兩派之間毫無恩怨，就是我老跛和笑臉老兒私人之間，相交數十年，也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不愉快，我本是一句無心之言，難道以笑臉老兒和我相交之久，竟連我老跛的脾氣到現在都還沒有揣摸透？而老羞成怒了？老弟，你當能想像得出，凡在武林中有了你我以及笑臉老兒這樣地位的人，不論雙方交情多好。對方既然明着叫陣，你總不能不有所表示是不是？我當時見他一本正經，不似普通說着玩的，還以爲他是受了別人的擺弄，以致和我老跛起了誤會，我老跛的脾氣就是如此，寧可誤會到底，要我老跛低聲下氣去找人家解釋，那可辦不到。」

玄清道長神色畧現緊張地問道：「結果呢？」

跛仙翁嘆了一口氣，搖搖頭苦笑道：「唉！別談了，假如我老跛和笑臉老兒兩人住在一起，以我們之間迥然不同的性格，决不會超出十天，若不是我老跛給他活生生的氣死就是他給我一杖擊死。」

玄清道長臉色一寬，聽語氣，他已知道他們之間的一場龍虎鬥沒有打得成功。

跛仙翁接下去說道：「等我聚氣凝神叱喝饒他笑臉老兒一先時，笑臉老兒却瞇起一雙細眼，裝出一臉惶惑神情朝我問道：『老跛，瞧你這股勁兒，你這是做什麼呀？』我沉聲喝道：『笑臉老兒，你胆怯了麼？』祗見他仰天哈哈大笑道：『不錯，老跛的鬥志旺盛之至，我姓韋的放心了。老跛，留點精力對付別人吧，以後橫眉豎眼的機會多呢。』說罷：大笑不已。我見他說話沒來由，平白誤了我的脚程，不由得恨從心頭起，兜頭便是一杖。當然，以笑臉老兒的一身武學，別說我這一杖祗是用來出氣的，就是認眞打過去，也不一定就能打得着。可是，事出意外，笑臉老兒竟然應杖而倒，我先是一怔，仔細一看時，才看出他是藉我一杖之力而施出了『閉脈大法』就勢側臥在雪地上。」

玄清道長微笑着望了司馬玉龍一眼，司馬玉龍不禁不解地自語道：「怪了，我和鳳妹……闞人女俠一路加鞭疾馳，韋老前輩既已和方老前輩盤桓如斯之久，怎能知道我們一定會路經該地？」

跛仙翁大笑道：「娃兒，你也太過小覷笑臉彌陀了，以他的脚程，要超過一匹快馬又有何難？」

司馬玉龍嚇得舌尖微吐，做聲不得。他就不知道，自從習練五行神功之後的他，假如儘情施爲，要做到與馬並馳，也並不太難呢！

跛仙翁笑了一陣，又道：「我知道笑臉老兒决不會無緣無故的在我老跛面前賣弄，也不去理他，逕自來到黃安。不是我老跛自稱自誇，我一進黃安城，祗約爲轉了一圈，便覺得城中情況有異。本來我還有事在身，這一來也不想走了。那一天，我偶過南門馬集，見到一雙俊秀的少年男女在集上賤價售馬……」玄清道長微微一笑，跛仙翁雖然看在眼裏，却未在意，繼續說道：「我老跛心下不禁動了疑，一路跟到他們歇脚的客棧，連做了兩夜的樑上君子，總算對天地幫的情形曉得了個大概。」

司馬玉龍心中又是一凜，心想，除了初到黃安的第一夜不算，第二夜之密議已有師叔玄清道長參加，連師叔玄清道長也竟未曾發覺此老潛踪察聽，則此老的一身武學眞是够驚人的了。

這時，玄清道長的臉色也是微微發紅。

跛仙翁朝玄清道長瞥了一眼，正色說道：「玄清老弟，你爲這個感到難過麼？老弟，你我的幾套玩藝兒祗在伯仲之間，假如是一個無意，一個有心，當然有疏而不察的時候。要是有一天我老跛的一言一行都落在你老弟的眼中，難道你老弟就會將我老跛看得太不中用麼？」

跛仙翁這幾句話雖然畧帶一絲責備意味，却可將玄清道長的尷尬處境給掩飾得不着絲毫痕跡。

跛仙翁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直到我老跛見到楊花仙子，我老跛才明白了笑臉老兒向我恭賀之眞正含義。照樣看起來，笑臉老兒對天地帮的內部情形不但知道得很早，同時一定知道得很多，祗可惜我老跛當時不明個中典奥，否則的話，說什麼

我老跛也不肯放過他姓韋的了。」

這時，玄清道長突然朝司馬玉龍吩咐道：「玉龍，那幾件物事可帶在身邊？拿出來給方老前輩看看。」

司馬玉龍從懷中掏出那個紙包兒，恭恭敬敬地送到跛仙翁面前，跛仙翁接過，一件一件，仔仔細細地從頭到尾反覆觀察了一遍，待看完那張天地帮銀牌二舵的留柬後，臉色突然大變，驀地仰面狂笑起來。聲震屋宇，蕩人心魂。約有盞茶之久，方始收住笑聲，朝玄清道長冷笑一聲說道：「好哇，好哇，崑崙山的兩位殘廢居然蒙他們看得起，榜上無名，照這樣子看起來，我們一跎一跛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不必担心這個即將君臨各門各派的天地大帮找麻煩啦。」

誰也聽得出，跛仙翁這段話裏的「瞧得起」正是「瞧不起」的代用詞，以崑崙跎跛兩仙翁之自負，而其姓氏不爲天地帮人與武當，衡山，北邙諸派掌門人並列，這種侮辱是够大的了。

這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銀牌二舵那張留柬上，對上清道長，一瓢大師，天龍老人諸人極盡侮蔑之能事，但漏列跎跛二仙翁，這在二仙來說，却認爲是比榜上有名的更大的折辱，你說武林中人重視「名氣」到何種程度？

玄清道長雖有「羽衣諸葛」之稱，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可就無法找出適當的語句來對這位跛仙翁加以寬慰，一個措詞不當，弄巧成拙倒是極有可能。所以，玄清道長祗有默默靜坐着，一聲不響。

跛仙翁將紙色遞還司馬玉龍，從地面上一躍而起，杖尖微頓，人已落至院心。他回頭朝玄清道長哼了一聲說道：「假如桃面騷狐也已入帮，加上銀牌二，我老跛算是有兩筆賬好收了。」

說完，又朝司馬玉龍頗爲愛惜地點點頭，也不等大殿上叔姪兩個有所表示，立即狂笑着振臂上屋而去。

玄清道長見跛仙翁走後，微嘆一聲道：「崑崙二仙翁，嫉惡如仇，跛仙翁此番挾怒而去，黑道中人不知又將有多少喪命在他那根龍頭拐杖和龍虎三六掌之下了！」

司馬玉龍突然恭恭敬敬地向玄清道長躬身請命道：「現在神經下落既明，玉龍擬即前往洞庭君山一行。」

玄清道長聞言微微一怔，道：「你去作甚？」

司馬玉龍毅然答道：「相機行事。」

玄清道長：「君山既爲天地帮總舵所在，你一人前去能濟得甚事？」

司馬玉龍道：「玉龍此去，並未抱着必得神經之心，因玉龍容貌已改，如能在無意探得該帮一點詳實情報，提供各位師長參攷，不也强過儘在黃安一帶徘徊麼？」

司馬玉龍既有此等抱負，身爲師叔的玄清道長自不便再說什麼。當下將頭微點，道：「也好，你就先去吧。但已知的幾個天地帮中人物，無不手狠心辣，毒若蛇蝎，此去務必小心在意，可行則行，切忌憑氣血之勇行事，師叔將於短期內與本派取得聯絡，隨後就到。」

司馬玉龍又向師叔行了辭別之禮，提起那隻輕便書箱，足尖微點，飄落院心，一聲清嘯，晃悠悠地上屋而去。其身法之輕靈飄逸，看得玄清道長也是一陣讚嘆。

司馬玉龍上屋姿式雖仍採用的武當本門的大羅身法，但因五行神功已練有四五成火候，其起步騰空之迅速自然，已不是任何一位武當二代弟子可望背項的了。

且說司馬玉龍出得柳神廟，日已近午，他隨便在鎮上用了一點粗飯，立即出鎮向雲夢方向行去，他擬定的路線是經雲夢而天門，然後由水路乘船逕達洞庭湖。

雲夢二澤，分據江之南北，方圓八九百里，華容以北，安陸之南，以及枝江以東，皆其地也。境內湖泊縱橫紛歧，極富灌溉之利，民生富饒。

不數日，司馬玉龍來到了漳水與項水匯合入江之處的孝感。

孝感四面臨水，城中湖鮮特盛，因爲是漁人的集散地，酒肆林立。

司馬玉龍到達的一天，正是正月十三，是個上燈的日子。他隨便揀了一個兼營棧房業務的酒店住了下來。

黃昏時分，他來到前面賣酒的樓上，要了一盤醉蝦，一盤清蒸魚，一小壺酒，藉着落日餘暉，倚欄欣賞着左近江面上往來的帆船，一時間，墮入沉思，竟連有人走到了他的身邊，也未發覺。

直到人家說了聲：「朋友，請了，在下可否與兄台共用一桌？」

司馬玉龍聞聲，慌忙回過頭來，尚未看清來人面目，便即欠身答道：「當然是可以，朋友祗管請便吧。」

話出口，方朝來人望去，望清來人之後，司馬玉龍怔住了，他惑然地暗忖道：「天地間竟有這樣美的男人？」

祗見來人約莫二十五六歲，面賽冠玉，眉目如畫，身穿一領青湖縐面子的銀灰狐裘，頭戴秀士巾，頭巾前方正中嵌着一塊拇指大小的青玉，玉色潤澤晶瑩，更襯托出來人的雍容華貴。

來人見已徵得司馬玉龍之許可，便即一笑坐了下來。

來人方才坐定，立有兩個店夥上前躬身請示如何吃法。

美少年朝司馬玉龍面前一指道：「就照這樣來一份吧。」

店夥領命去後，美少年朝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在下姓梅，賤號一個男女的男字，敢問兄台貴姓大名？」

司馬玉龍連忙欠身答道：「小弟余仁，尚望多多指教。」

那位自稱梅男的美男子却微笑着說道：「余兄貴庚？」

司馬玉龍赧然答道：「不敢當，小弟現年二十歲。」

梅男笑道：「在下廿五，粗長閣下五歲，這可得改喊閣下一聲老弟了。」

梅男笑時，齒白如雪，齊若編貝，兩頰漾出兩個深深的酒渦，秀美明媚，達於極頂，司馬玉龍心想，此人雖美，但帶有一種女孩子家的姣柔氣息，毫無男子漢英挺氣概，殊不足取。

他又想，對方假如是個女子，其秀美之處，足與閩人鳳不相上下，但柔媚之態，却非閩人鳳所及。現在他既是個男人家，這兩種長處却又成了他的短處了。

但因爲兩下是初次見面，對方溫言多禮，況一個人的相貌乃屬天生，對方旣無令人厭煩之處，依禮而言自應和顏相對。當下便也微笑着說道：「梅兄並非本地口音，莫非也是閒遊至此。」

梅男看了司馬玉龍一眼，點點頭道：「老弟想來是閒遊至此的了。」

司馬玉龍暗想，此人口齒甚利，江湖上險惡多端，無奇不有，而且此去天地帮的勢力範圍甚近，可得小心防範一點才好呢。於是一提心神，笑答道：「在下有位至戚居住湘西，此行便是前往探親，因久慕雲夢二澤湖鮮之盛，故爾便道一遊，敢問梅兄自何而來，往何而去？」

梅男微微一笑道：「愚兄世居陝中，久聞洞庭君山出產一種名酒，故藉新正閒來無事，携僕一遊，這樣說來，我們恰是同路了。」

司馬玉龍聞言心頭微微一震。

他暗暗地想，這個姓梅的實在太可疑了。單就他上面這短短數語，便已是漏洞百出。第一，陝中距此，不下數千里遠近，他說藉新正無事，動興來遊，那麼，他一定是年後才動身起程的了。今天是十三，他就是大年初一動身，到如今也不過才有十三天之久，若說是個武林高手隻身攢程疾行，情尚可原，假如是普通携僕閒遊，則萬萬辦不到。第二，這個姓梅的酒量並不好，剛才叫來的一小壺，到現在連半杯也未喝下，怎能說是慕酒而來？第三，此人衣新履鮮，面無風塵之色，若是他已在十來天中趕了數千里路程，其誰能信？

司馬玉龍既從對方語中發現了這麼多的費解之處，他很自然地更加懷疑對方可能是天地帮中的人物。因此也就更加向對方注意起來，良久之後，他沒有從對方身上看出什麼端倪，不禁敗興地忖道：「這姓梅的除了像個女……」忽然一個如湧的思潮掠過他的腦際，唔，對了，「輪流伺候帮主」，這是銀牌五說的，銀牌五就是巫山淫姣孫顧影，孫顧影又是那種人，……「金牌帮主在廿年前曾自江湖退隱」，師叔說那是一件不足爲訓的武林掌故。想至此，他明白了，他豁然貫通了，天地帮金牌帮主十有九成是個淫蕩艷美的女魔頭殆無疑義。

而面前這個姓梅的很可能是女扮男裝，而他無巧不巧的又是前往君山……。

司馬玉龍駭然忖道：難不成這個姓梅的就是……就是她，金牌帮主？

可是，此人可疑之處雖然甚多，但也同時有着一個令人難以解釋的反證：那就是金牌帮主既然廿年前即已成名於武林，縱令她像閩人鳳一樣，師承奇人，少年得志，但在廿年後的今天，說什麼她的年齡也得在徐娘半老之秋，那能還會如許之年青？莫非此魔眞個如齊東野語所傳說的練有什麼媚術，能够駐顏不老？唔……不管它是眞是假，祗要留上心，何愁他沒有破綻露出來？此行若是爲了投身虎穴，此人倒是不應輕易放過。思維起伏，如電漩星轉，祗是一刹那的事。司馬玉龍主意已定，立即微笑着說道：「敢問梅兄此去洞庭準備如何走法？」

梅男似乎並未介意於司馬玉龍的沉吟許久，毫不爲意地道：「兄弟已經買好一條江船，老弟如不嫌棄，等下就請一同上船如何？」

司馬玉龍成算在胸，便也答道：「祗要梅兄不怕打擾，那眞是再好沒有的了。」

這時業已日落西山，樓上又上來了兩個人。走在前面的那一個，四十來歲，身材普通，但露出一臉精悍之色。後面的那一個呢？嘿，年約三十出頭，劍眉星目，眼神如芒，威稜四射，祗是雙睛翻滾不定，透着一派機詐詭譎。來者正是黃大和巫山淫姣孫顧影，天地帮裏竹牌一和銀牌五。

二人走過司馬玉龍他們這張桌子時，梅男正有意無意地低頭彈着襟下的一小粒飛灰，等到二人走過了，方才抬起頭來，向司馬玉龍微微一笑，輕聲問道：「老弟，你看你的臉色……醉啦？」

司馬玉龍搖搖頭，勉勉強強笑得一笑。他非常懷疑地想，這個姓梅的莫非在裝佯？否則那有這等巧事？他彈灰，而他們在這時候上了樓……有誰知道不是因爲他看到他們兩個上了樓，怕六目相對露了相，才故意低頭去彈灰的？

梅男見司馬玉龍沉吟不語，順着司馬玉龍收回的視線，朝身後二人望了一眼，若無其事地又道：「那邊兩位是老弟的熟人？」

司馬玉龍哼了一聲，脫口道：「我會有那種朋友麼？」

梅男臉色微微一變。

司馬玉龍話一出口，立卽感到了後悔。他見梅男神色有異，心神一緊，馬上全神戒備，準備應付肘腋之變。

可是，此刻的梅男恰恰相反，他這時正悠閒地旋轉着那隻小巧的瓷酒杯，間或呷上一小口，彷彿什麼也不會發生過一樣。

司馬玉龍又想：此人城府好深。

他偶而再朝巫山淫蛟那一桌望過去，嘿，巫山淫蛟也正雙睛灼灼發亮地朝這邊瞪着哩！他瞪着的是梅男。咦，這就怪了……司馬玉龍不顧和巫山淫蛟的視綫作正面接觸，他一面漫不經心將眼光輕輕挪開，一面不解地想，看巫山淫蛟的神情，也似乎已經看穿了梅男的女扮男裝，也許正動着某些歪腦筋……怪了，這就怪了。

難道……他迷惑地想：難道是我自己神經過敏？梅男根本就不是天地幫中的人？或者他根本就不會武功？甚至也不是女扮男裝，而是天生如此氣質的男人？再不然就是一位淘氣的大家閨秀，興之所至，眞個是化裝出來遊山玩水的？唔，天下事，難說得很……假如梅男屬於上述任何一種情形的話，那我司馬玉龍的立場便得立卽加以修正，我有責任保護他，或者是保護她。

雖然司馬玉龍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巫山淫蛟的對手，但他根據他在洛陽和天瘟趙雷交換過一掌的經驗來衡斷，因爲那已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他相信他的五行神功一定有了進境，所以，他認爲，縱然勝不了巫山淫蛟，但也不會差了多少。

天黑下來了。大街上，人聲嘈雜，燈光輝煌。

梅男突然起身笑着說道：「老弟，我們走吧，你的行李我會吩咐下人來拿，今天是個上燈日子，孝感這座城裏很有一些熱鬧好瞧呢！」

在司馬玉龍聽起來，梅男在說到最後一句時，聲浪不但較前面幾句爲高，聲調也似乎有點特別。下樓的時候，他讓梅男走在前面，因爲他覺察到巫山淫蛟和黃大二人也在這個時候離了座，他暗暗運足五行罡氣，以備不測。

梅男到賬櫃上去會賬，他沒有上前去爭，他怕分散了心神。

出門時，梅男回過頭來望望他，看到他那種聚精會神的凜然神情，先是一怔，繼之一笑，笑得輕鬆而媚人。這一笑，若將他當男人看，實在令人作嘔，假如將她當女人看，却有點令人魂飄魄盪。因爲司馬玉龍到目前爲止尙不能斷定梅男的眞正身份。所以，對他這一笑，一點感覺也沒有。

大街上，人山人海，一齊往西方擠着走。

梅男偏臉道：「我們也跟去看看如何？」

司馬玉龍點點頭，他知道巫山淫蛟和黃大靠得很近，他的心情很緊張，巫山淫蛟不但武功高，而且打得一手天下無雙的暗器，在這種人碰人的場合中，下冷手容易之至，梅男的神態那般從容，他不知道他是有恃無恐呢？抑或是根本不知天高地厚？

走到一個轉彎角，人牆如鐵，再也擠不上前了。當然，他可以縱到兩邊的店房上去，或者騰身踏着人頭而飛行，再不然也可以憑掌力，蕩開一條通路，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司馬玉龍能够這樣做嗎？

司馬玉龍有點厭煩了，但是，梅男正扳着前人的肩頭，極有興趣地翹着脚尖，伸長脖子望前够着瞧，他忍耐着，不願開口掃了他的興。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玉龍感覺有人以蠻力往他們這邊擠過來，他用眼角迅然一掃，已經看出那擠過來的兩個人正是黃大和巫山淫蛟，他不由得急出了一身冷汗。假如他們兩個在這種地方下手怎辦呢？手脚又施展不開來，强行施展，勢必要傷了週遭這些無拳無勇的閒人，這……這怎麼辦呢？

黃大在前，巫山淫蛟在後，二人愈擠愈近，漸漸地貼過來了。梅男仍然毫無所覺地朝前面望着，司馬玉龍知道危機業已迫近眉梢，不能再疏忽了。他暗運眞氣，雙掌交互抱於胸前，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副悠然眺望的懶散姿態，實際是使的大羅掌法的一招「虎踞龍蟠」，隨時可以出手擒拿對方脈穴，或以掌力將對方震開。

二人擠近，巫山淫蛟有意無意地往司馬玉龍一站，黃大却逕往梅男背心靠了過去。司馬玉龍暗叫一聲苦也，巫山淫蛟看住他，他已是動彈不得了，縱然他不會受制於淫蛟，但要擺脫淫蛟的糾纏去馳救梅男已是毫無可能。若是梅男是眞人不露相也還罷了，假如他眞是個提籃秀才，光個黃大收拾他，也就游刃有餘了。

黃大的武功雖然不算什麼高手，但他能够擠身竹牌第一號自然也有他的一套，梅男縱然有着好身手，如在暗箭難防的情況之下，誰能担保他不着黃

大的道兒？

說時遲，那時快，黃大右肩微聳，右手已然駢指伸出，探向梅男脊下「命門」大穴，命門穴是人身昏穴之一，祇要練過基本指法龍爪功的，一經點中，無不應手而倒。

司馬玉龍見了，再也顧不得許多，猛提一口氣，預備一掌劈倒巫山淫蛟，一掌去抓黃大肩胛，雖然他這樣做沒有把握一定奏效，但在目前的境況，他也祇有孤注一擲了。

嘿，你說怪不？眞是巧極了，就在司馬玉龍蓄勢欲發而未發的那一刹那，梅男突然一個轉身，以毫厘之差讓開了黃大的那一探之勢。梅男轉過身來，連朝黃大看也沒有看上一眼，就指着司馬玉龍大驚小怪地怨道：「啊唷，我的老弟，你怎麼不站過一點來呀？你站在那邊看個鬼？我這兒才有意思吶，嘿，差一點……差一點不把我笑死了，那兩個鬼頭鬼腦的傢伙，扮着四不像在踩高蹺，有趣極了……怎麼啦，你，老弟？不高興看麼？那就算了，我們走吧，到船上去喝兩杯也一樣。」

他這一嚷不打緊，身週四遭的閒人都回過頭來了。起初，人們是被他的聲浪所驚擾，等到衆人在街道兩旁的燈光下看清了梅男的容貌時，所有的人，誰也不肯再將頭轉回去了。

梅男向司馬玉龍走過去，人們自動挪過身子，但却緊緊地送上視綫，他們二人立卽成了百十雙視綫的核心。

司馬玉龍有點赧赧然，他看到黃大的臉上一陣白一陣紅的神情很是難看，巫山淫蛟却不見了。司馬玉龍的心暫時安定了下來，他知道，至少在上船之前是沒有甚麼危險了，巫山淫蛟不是笨蟲，大概也就在此時突然明白過來了，在衆目睽睽之下，打到了主意也沒有用，他能在幾百幾千雙眼光下挾起一個人飛跑麼？

梅男一路走着，一路高聲說着些莫須有的閒話，引致一路上的閒人以眼光護送。

出了南門便是江邊，江邊上疏疏落落地長了許多白楊，司馬玉龍偷偷地朝身後一望，黑暗中似乎祇有黃大一個人仍然釘着。他知道巫山淫蛟一定因爲平日作惡多端，顧忌很多，不敢在太多的場合露面，也許黃大是跟在後面看他們的落脚之處的，想到今夜的風波還多，司馬玉龍微微有點感到不安。

梅男剛才的那一個無巧不巧的轉身，司馬玉龍實在看不出來他到底是有意抑或無意，他想，不但他司馬玉龍看不出來，就是黃大和巫山淫蛟二人，也不一定能看得出來。

雖然梅男會不會武功是個謎，但他想不出用什麼方法去試探，口問固然不妥，出招相試也非上策，如果出招相試，就難免肌膚相接，萬一……萬一他眞是個女人怎辦？

老實說，這種易於令人誤會他是有意輕薄的險他決不敢冒。

江邊到了，那是一隻外觀異常豪華的雙桅大客船，首尾足有八丈來長，船頭船尾各吊着宮燈兩對，每隻燈上都寫着一個紅紅的「梅」字。

船面和岸邊平搭着一塊二尺寬，二丈來長的跳板，二人剛剛走近跳板，已見兩個矮矮瘦瘦，年齡均在五十開外的黑衣老人，提着一對氣死風燈，肅然地立於跳板近岸的兩側。

司馬玉龍看不清兩個老人的面孔，因爲當他和梅男走近時，兩個老人都已高擧風燈，同時深深地躬下了腰。

梅男也不和司馬玉龍客氣，也不和兩個提燈老人招呼，祇回頭向司馬玉龍微笑着一招手，便卽安步走上了跳板。

上了艙面。又是兩個黑衣老人躬身迎立，司馬玉龍心想，他們怎的如此嚴肅？進了中艙，眼前倏然一亮，艙內擺着一張小巧的四仙桌，桌上放了四色小菜，一小甕酒，兩個年約十四五歲，容貌端秀的青衣小婢垂手而立。

司馬玉龍又想：還眞有點貴胄公子的氣派哩。

梅男進艙之後，逕在主位坐下，同時指着對面的座位請司馬玉龍坐了，兩個青衣小婢立卽上前啓甕斟酒。

司馬玉龍納悶地想：這個姓梅的到底是什麼身份呢？看他男人裝束，却又有些女兒氣息，說他是女扮男裝吧？却又沒有一絲女兒家扭揑姿態。相反的，其豪爽率直之處，較一般男人家尤有過之。他起初懷疑他是天地幫的金牌幫主顯然地是一種錯誤的判斷，假如他眞是一個女人，一個不正當的女人，臉上爲什麼不帶一絲邪氣？後來黃大和巫山淫蛟二人的擧動更是一種有力的證明，證明此人和天地幫一點淵源沒有。可是，話說回來，當我在酒店中不屑地說「我那會有那種朋友」的話時，他的臉色爲什麼會變？

還有，他去君山眞是爲了君山的酒？他是來自陝中？他是年後起程的？種種，都是謎……難解的謎。

而最主要的，他會不會武功呢？看他的眼神，雖然澄清明亮異於常人，但沒有內家高手的那一種逼人精光，行動雖然較常人飄逸，但那是一種貴公子的雍容氣度，却缺少武人們的銳敏機警。

可是，當黃大暗下毒手之際，他怎的會突然轉身？而且將時間火候拿捏得那樣準？難道世界上眞

有這等巧事？——湊巧的事固不能說沒有，但巧得太巧，就令人難以置信了。

司馬玉龍痴痴地想，梅男當然看出來了，他笑問道：「老弟想些什麼？」

司馬玉龍支吾地說道：「我在想……想君山的酒。」

梅男微微一笑道：「你不相信兄弟去君山爲的是酒？」

司馬玉龍倏然警覺自已剛才這句話的不妥，連忙分辯道：「那裏，那裏。」

梅男這時的臉色突然一整，向司馬玉龍說道：「老弟，自我們在酒店中相識以來，你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麼？」

司馬玉龍暗吃一驚。什麼？他想，難不成這個姓梅的眞是個會家，已經看出了我的破綻，因而懷疑到我爽然同意隨他上船的動機？也罷，不管他姓梅的是甚麼路道，現在既已證明了他和天地帮沒有淵源，我司馬玉龍並沒有一定要和他同船的必要。想及於此，立感心安理得，從椅子上立起身來，坦然地道：「因爲兄弟無法回答梅兄這個問題，兄弟祇有告辭了。兄弟此番蒙梅兄一再盛情欵待，以後如有機會，定當補報。」說着，拱起雙手，便欲轉身。

梅男笑着揮揮手，道：「你誤會了，老弟。我梅某人最敬佩的就是忠誠君子，由於你我見面後，我梅某人說了很多言不由衷之言，內心深感不安，所以這才有此一問，既是彼此彼此，過去的不談，自今而後，相互率誠相見也就是了。首先，我梅某人想自我糾正的一點，那就是我此去君山，實在並不是爲了慕酒而往，這一點，老弟大概早就懷疑到了……」

司馬玉龍點點頭。

梅男才待繼續往下說時，艙外突然有人在艙門上輕叩了三下，梅男信手一揮，左邊的一個青衣婢立卽啓門而出。不一會，小婢回來了，眼望着司馬玉龍，趑趄着似有難以出口之色，梅男朝婢女畧一審視，立卽揮手點頭道：「知道啦，小青，你過來吧。」

梅男似乎担心司馬玉龍不明白，隨卽笑向司馬玉龍道：「看樣子，孝感這地方很不安靜呢。今夜可能有人要打我們這隻船的主意，尙好我帶來的幾個人身手還過得去，等會兒如果事情太棘手，恐怕還得借重老弟哩！」

司馬玉龍又是一驚，心想，果然給他看出來了，眞人面前不說假，司馬玉龍只好硬起頭皮來了，他赧赧然地說道：「在下雖然練過幾天把式，但是粗淺得很，如有効勞之處，萬不敢辭。」

司馬玉龍還以爲梅男一定要繼續盤詰他的師承門派，那知梅男僅僅淡然一笑，便又說道：「我祇不過這樣說說罷了，諒三五毛賊，縱有能耐，我船上這幾人還不至應付不了。老弟居然肯一口承認身負武技，足證尙不見欺。……剛才兄弟說到此次君山之行的眞正目的，乃是爲了解答兄弟祖上三代以來未得結果的一個謎。」

司馬玉龍暗忖道：什麼？這個姓梅的既不是天地帮中人，也不是爲了找天地帮中人而去君山？照他剛纔的口氣，他船上似乎很有幾個高人，那些人是不是那幾個穿黑衣服的老頭子？

假如那幾個穿黑衣服的老頭子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依他們對這個姓梅的恭敬程度來判斷，那這個姓梅的不是武功極高便是身份至尊了！……他的年紀這樣輕，而有這麼大的來頭，他是誰？

司馬玉龍不敢出語相詢。

梅男嘆了一口氣道：「並非在下故意詞不盡意，實在兄弟另有難言之隱……現在我祇能簡單地告訴老弟，兄弟這次去君山的眞正目的實在是爲了一柄名貴的劍。」

司馬玉龍暗暗鬆出一口氣，他想，這就對了，既是爲了一把劍，那能不會武功？人家既然不願說，現在能聽到這一點，已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了，於是，他諒解地點點頭。

這時，二更已盡。

兩個青衣婢迅速地撤去酒席，端上兩盞香茗。三更剛起，青衣婢捧出兩床錦被，梅男起身笑道：「天已三鼓，我們不必再躭誤那幾個瞎眼賊子的好事了，老弟請熄燈瞧熱鬧罷。」

梅男說罷，逕向後艙而去。

司馬玉龍熄了燈，輕輕撥開艙板，探起半邊臉，注視着岸邊的動靜。

時近望日，月亮圓了九成。江水翻滾，船身微微晃動。大地一片岑靜，祇有船頭那幾盞宮燈，尙在閃閃發光。

片刻之後，岸邊遠處響起了一陣低微的嘯聲，四五條人影，如飛而至。

司馬玉龍凝神望去，五條人影中，前面二條人影的身法快得出奇，其功力幾乎不在師叔玄清道長之下。司馬玉龍知道這兩人中一定有一個是巫山淫蛟孫顧影，那麼，另外一個是誰呢？此人既與巫山淫蛟走在一起，當然也是天地帮中的銀牌人物了？那麼，此人是銀牌幾？

在他忖思之間，五條人影均已先後來至司馬玉龍處身的這條船的岸邊。再看船上，一點動靜也沒有。司馬玉龍不由得有點着急起來，巫山淫蛟爲當

今黑道上數一數二的辣手人物，武功之高，令人喪胆，尤以一手餵毒暗器，又快又準，武林中無出其右者。以巫山淫蛟的這一身武功，在天地帮中祇佔得銀牌末席，同來的這一人，身材既沒有身居銀牌四的伏虎尊者肥大，則其至少爲銀牌中的前三名，則是毫無疑義的人。

天地帮已以五銀五銅一金便想君臨各門各派，五個銀牌無疑地是他們的主要實力。如今，五個銀牌一下子來了兩個，司馬玉龍實在想不出這條船上有什麼成名人物可以和對方相頡頏。

就在司馬玉龍微一回顧之際，岸上五條人影均已消失不見。司馬玉龍心想，對方已是天地帮中人，不管姓梅的來歷如何，我也不應袖手，在必要時，說不得祇有挺身一拼了。就在這個時候，船身微一晃盪，船頭上已經多了一人。

來人臉上照例蒙有一塊黑紗，身材極似黃大。

司馬玉龍心想，黃大在很多場合都顯得特別賣力，可能與他丢了那塊竹牌有關，他很像有意樹功贖罪呢。因爲來人火候有限，曉得他沒有多大作爲，爲了避免打草驚蛇，司馬玉龍祇用眼睛注意着來人的舉動，並未準備出手。

祇見黃大手中執着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挺立着，畧一張望，見無動靜，一提步，便欲走向司馬玉龍存身的中艙。

這時候，船頭纜軸背後，有人輕聲說道：「朋友，你也太過大意啦。」

聲歇，人出，一道耀眼銀虹自纜軸後冲天而起，騰起兩丈來高，斜刺裏逕向黃大當頭，連人帶劍，疾撲下來。

黃大身手也算不弱，聞聲止步，上身半折，一個犀牛望月，一揚手中鬼頭刀，逕往肩後上方虛空封去。空中之人哈哈一笑，劍光打閃，祇聽得噹啷兩響，黃大的一條右臂已經連刀斷落艙板。

空中之人，一擊而中，人已藉一揮之勢遠遠翻出，一個金鷄獨立式，單足點在船舷上，橫劍當胸，巍巍然，紋風不動。

司馬玉龍暗暗喝了一個大彩。

他注意看過去，持劍者正是剛纔提燈恭迎梅男的幾個黑衣人之一。

這時，黑衣老人哈哈大笑道：「今晚你們來的人還不算少，朋友，上去換個能挨十招八招的下來吧。」

黑衣老人說罷，仍復大笑不置。

黃大知道，逞強徒自取辱，當下悶哼一聲，勉力向岸上縱去。就在黃大上岸的同時，從岸上又縱下一人，來人身法奇快，落在艙面，輕如柳絮，一點聲息沒有。

司馬玉龍的心神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雖然來人臉上同樣蒙有一塊黑紗，但司馬玉龍可以從服飾上認出來人就是天地帮中的銀牌五，巫山淫蛟孫顧影。

司馬玉龍反手輕輕拉下早已在暗中鬆開鈕扣的黑狐裘，準備隨時出手。這時，後艙裏突然傳來了一個細小的聲音道：「老弟，岸上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呢。」

聲浪細小而清晰，司馬玉龍聽得出，那是梅男的聲音。他很奇怪，梅男此刻所說的話，音波散漫，並非普通的傳音入密之功，爲什麼還能聽得這樣清楚？

假如梅男是個內家高手，爲何他不用傳音功夫？難道他不會？還是他不願炫露？他既能看出今夜來的人中有兩個高人，而且知道另一個比巫山淫蛟更厲害，那他不像是一個在武功上沒有深厚造詣的人啊！

他無暇多想，再往外看時，巫山淫蛟手上已經多了一對判官筆。這時冷冷地發話道：「想不到玫瑰有刺，這條船上居然還有你朋友這樣的高人，倒是出人意料之事，朋友，能亮個萬兒麼？」

黑衣老人仍是原式不動，聞言哈哈笑道：「算了吧，朋友，假使願意人家知道自己的眞正身份，也不會在面上蒙紗了，何況在這種情形下動手過招並不是什麼榮譽事，朋友，你又何必一定要曉得在下的臭名？」

黑衣老人這幾句話眞是尖酸刻薄至極，巫山淫蛟大概是怒極了，當下也沒有再說什麼，當下一上步，左筆護胸，右筆疾向黑衣老人的璇璣穴點去。

馬步沉穩，出手如電，果然名不虛傳。

船舷上的黑衣老人似乎知道現在這個對手遠非剛才給他劈斷手臂的那一個可比，眼見筆來，不敢怠慢，劍尖一挑，虛削對方右肘，同時一個旋身，輕飄飄地斜縱出五尺，落向船頭，已佔住了有利地形。

巫山淫蛟那一點也祇是一個虛招，目的僅在試探對方的功力如何，他見黑衣老人從容飄退，心下也是一驚，同時在腦海中閃過一個思念，不禁按筆止步，冷冷地問道：「閣下莫非是——？」

黑衣老人哈哈笑道：「朋友是認得老夫本人，還是認得老夫這把劍？」

巫山淫蛟怒喝道：「少輕狂，我巫山蛟難道就怕了你？」

黑衣老人先是一怔，繼而哈哈笑道：「我道是誰，原來竟是你？哈哈……朋友，你說漏了一個字兒啦！」

巫山淫蛟聞言也是一怔，似乎是頗爲後悔於自己的失言。可是，話已出口，要收回也來不及了。他見黑衣老人說他說漏了字兒，那漏掉的字當然是個「淫」字，像這樣的一再嘲弄，巫山淫蛟如何忍受得了？

巫山淫蛟老羞成怒，殺心突起，一聲斷喝，雙筆「雙龍探珠」，齊向黑衣老人雙睛戳去。黑衣老人喊一聲：來得好！右臂一抖，劍尖震出萬點寒星，向雙筆裹去。巫山淫蛟以陰險詭詐出了名，黑衣老人這一招早在他預算之中，他藉着撤招化解，雙掌一合，雙筆齊交左手，挫腰滑步，滴溜溜地閃向黑衣老人身後，趨避開黑衣老人眼光的一刹那，迅速地探手摸出三枝「兩尖毒芒」。

「兩尖毒芒」長約寸許，祇有燈草心粗細，像橄欖核似地，中間粗，兩頭尖，通體刻有螺旋細紋，餵有劇毒，銳利無比，無堅不入，中芒見血，如無巫山淫蛟自配的解藥，不出七個時辰，通體黑紫而死。

黑衣老人見巫山淫蛟繞至身後，左臂一招，劍尖自左肘彎下一招「破雲見月」，廻身疾奔巫山淫蛟右脇。這一招，輕巧靈捷，大出巫山淫蛟意外，要想擧筆封架，已是不及，匆忙間，挺而走險，左足一上步，全身向左側斜倒，雙筆支地，式成「病虎據地」，右手同時一揚，三支「兩尖毒芒」分向黑衣老人兩腿及下陰電射而出。暗器出手，方才喝了聲：「着！」

黑衣老人萬萬想不到以巫山淫蛟之名氣居然會使出這等卑賤手段，他不是不知道巫山淫蛟的暗器厲害，但仗着一身輕功，在全神戒備之下，祗要對方按武林規矩，先出聲，後出手，他自信憑了手中三尺劍，絕無閃避不開之理。就是對方取點巧，暗器與呼喝齊發，他也不相信巫山淫蛟能傷得了他。

可是，巫山淫蛟並沒有黑衣老人想像中的那樣高尙。

等到黑衣老人發覺到巫山淫蛟的陰謀，而急急地向左上方斜斜縱離時，已是來不及了，當時祗感到右小腿一麻，全身氣勁突散，身體立即懸空跌落下來，總算黑衣老人武功不比等閒，人落地，仍能保持住挺立姿勢，同時橫劍冷笑道：「好一個姓孫的，果然有一手。」

巫山淫蛟自知理拙，同時不知道船上還有些什麼人在，黑衣老人雖然中了他的暗器，但他清楚黑衣老人的來歷，並不敢小視於他，黑衣老人既得不到他的解藥，橫豎活不出七個時辰去，黃大一條手臂換了黑衣老人一條命；這注交易大是合算，樂得見好就收，當下也不再逞口舌之利，擧筆喊了一聲「承讓」，便往岸上縱身而去。

這時，艙板一翻，竄出另外兩個黑衣老人，一個抱起受傷的黑衣老人下艙而去，另一個大喝一聲，向岸邊疾步趕去。

司馬玉龍在中艙看得火起，也顧不得梅男的暗示，等待另一個「更厲害的」現身，一把推開艙門，縱上艙面，提足五行眞氣，雙臂一振，一聲長嘯，覷準兩丈外的江岸，騰躍而起。

岸邊上，一排稀落的白楊前，後來現身的一個黑衣老人正和三個臉蒙黑紗的天地帮徒相隔丈半左右僵峙對立。三個蒙紗帮徒中有巫山淫蛟而沒有黃大，大概黃大因受傷過重，而被另一個帮徒扶往他處療治去了。銀牌身份的舵主自不可能去伺候一個竹牌舵主，所以，對面三人中，一定包括了那個「更厲害的」，另一個銀牌人物。

司馬玉龍畧一打量，對面三人，巫山淫蛟正和一個身穿竹布長衫，身材極爲頎長瘦削的併肩而立，另外一個則站得距二人稍遠，司馬玉龍忖測，和巫山淫蛟站在一起的大概就是「更厲害的」那一個了。

這時，後來現身的黑衣老人正冷冷地說道：「姓孫的，站出來吧，你既然成全了我們老三，我施某不自量力，也想見識見識巫山高人的暗青子手法呢。」

巫山淫蛟向前邁上一步，陰惻惻地笑道：「孫爺有的是『兩尖毒芒』，要見識這個還不簡單？嘿……嘿嘿。」

司馬玉龍再也看不下去了，巫山淫蛟這個渾號，顧名思議，這個姓孫的就不是一個好東西，如今對方又是曾陷他司馬玉龍於不義的天地帮的銀牌舵主，加上他今天犯船的下流目的，傷人的卑污手段……如令此等人存身於武林，公理安在？

雖然他知道此人不是好相與，尤以一手餵毒暗器，連黑衣老人那等身手也中了他的暗算，其厲害可知。但司馬玉龍天生一副俠義胸懷，只知辨別黑白是非，不計個人得失成敗，堂堂衡山派的十方寺重地他都闖過了，那還在乎一個巫山淫蛟？

司馬玉龍不等巫山淫蛟笑畢，猛一飄身，落在自稱施敬的黑衣老人前側，返身一躬道：「且讓晚輩爲施老前輩代勞一場。」

黑衣老人施敬微微一怔，旋即含笑點點頭。

黑衣老人實在不認得司馬玉龍，但他見他們的主人梅男和他處得很好，一時莫測高深，雖然他很担憂面前這個年青人，不是巫山淫蛟的對手，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除了含笑點頭外，他能有什麼表示呢？

司馬玉龍一躬之後，也不等黑衣老人施敬答應與否，迅速轉身，面對巫山淫蛟大喝道：「姓孫的，看你人還生得端正，一顆心却是骯髒透頂，來來來，小爺饒你先動手，你能擋得了小爺三掌，就算你命大。」

司馬玉龍這一陣叱喝可把巫山淫蛟給弄糊塗了，他臉上蒙了一塊紗，祗有一雙眼睛露在外面，對方怎知道他這個向有美男子之稱的巫山淫蛟的面孔「生得端正」？假如對方是個成名高人，或許還見過面，或是聽人說過，眼見此子不過廿歲左右，無論他是任何名派之後，也祗輪得上一個末代弟子，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黑白道聞名喪胆的巫山淫蛟，還敢這般挺身而出，這是那來的一股豪氣？

藉着爽朗月色，他認得司馬玉龍就是日間在酒樓上和那個女扮男裝的點子同席的小子，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小子居然還有這份胆量？

當下滿不在意地偏臉不屑地陰笑道：「小子，你師父是那一個？」

司馬玉龍冷笑道：「你也配問？」

巫山淫蛟祗覺得好玩，並未生氣，當下又笑道：「你叫什麼？」

司馬玉龍凜然大聲道：「小武曲！」

巫山淫蛟仰面哈哈大笑道：「喝，好響亮，氣蓋武林……祗可惜是第一次聽到。」

司馬玉龍受嘲不甘，陡提全身五行眞氣，運功雙臂，大喝一聲，呼的一響，向巫山淫蛟當胸推出一掌。巫山淫蛟見司馬玉龍出手，並不在意，雙掌一翻，使出了四成功力迎擋，四掌遙遙相對，掌風一合，司馬玉龍紋風不動，巫山淫蛟却給震得後退半步。

巫山淫蛟身後的那個蒙面銀牌胸部微微一挺，似乎吃了一驚。

巫山淫蛟抬頭向前一看，也怔住了。

對司馬玉龍一掌穩定了信心，以爲巫山淫蛟給他鎭住了，才待再接再厲，趁勝追擊時，忽然發覺巫山淫蛟的眼神有異，他之所以發怔，似乎並不是由於他在這一掌上吃了虧。司馬玉龍出身名派武當，眼見身受，都是循禮合義之訓，叫他攻人不備，偸冷子下毒手他可做不來。現在他見巫山淫蛟怔神靜立不動，不覺有點奇怪起來，他再注意看去，才發覺巫山淫蛟和他身後的那個銀牌人物，二人的眼光都不是在看他，而是在望向他的身後。

司馬玉龍這時也發覺似乎有一種光亮逐漸迫近，倏然旁退丈許，側身往身後一看，嘿！他也怔住了，唔，果然是的，她是個女人！

第一個跳進司馬玉龍視綫的，是一盞淡紫細絹，上繡一條夭矯金龍的大燈籠。燈籠高高擧在另一個黑衣老人的中上。黑衣老人兩旁是那兩個青衣婢，兩個青衣婢手上各提着一盞小形八角宮燈，宮燈的正中是一個大紅「梅」字，梅字兩旁各有金龍一條。

梅男走在最前面，一身淡紫宮裝，長裙曳地，嬝娜生姿。手上捧着一把紫霞氤氳的長劍，嘴角噙笑，俏目含威，藹藹然，凛凛然，從擱在岸面和艙面之間的長跳板下欵欵向這邊走來。

兩婢一叟一美女，步伐如行雲，如流水，看似從容，實則迅速至極，僅僅剎眼工夫，便已走至衆人立身之處。

司馬玉龍看着看着，猛然好似大吃一驚，他心中暗暗地唸道：「金龍木魚玉佛手，銀鏢竹符鐵拂塵。」

這是五行怪叟公孫民在紫蓋峯十方寺說的兩句話，也是武林中人人熟知的兩句話……

「金龍木魚玉佛手，銀鏢竹符鐵拂塵。」

原來這兩句話乃是合當今武林六大名派掌門派誌之總稱，其詳細分別如後：

鐵拂塵——武當。

竹符——崑崙。

銀鏢——北邙。

玉佛手——衡山。

木魚——少林。

金龍——華山。

華山派的高手向被武林中人稱之爲「五劍一朶梅」，就因爲該派擁有五大名劍手，而掌門人姓梅之故也。

五大名劍是一劍楊雄，二劍施敬，三劍王奇，四劍符義，五劍柏雲。

司馬玉龍這才猛然悟及，剛才受傷的一定是三劍王奇，此刻和巫山淫蛟對峙的大概就是二劍施敬了。不過，有一點令人頗爲奇怪，相傳華山派掌門人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人家祗知道他姓梅，而不知道他的眞姓名，所以武林中人都喊他「華山梅叟」。華山派人物出現任何場各，如有掌門人在場，白天一定亮出一面淡紫金龍旗，夜晚則燃一盞淡紫細絹的金龍燈籠。現在，根據這盞燈籠來判斷，華山派的掌門人一定在這四人行列之中了。若依傳聞來推斷，那個擧燈的黑衣老人頗爲相似，可是，一派之中，有誰的地位更比掌門人尊崇？以一派掌門之尊會爲派中任何一人提燈護行？不，不可能的。提燈的黑衣老人，其裝束和受傷的三劍，發話的二劍一樣，極可能是五劍中其他的一劍。掌門人一定是走在前面，自稱姓梅名男的這位姣好絕代的女郞了！

華山梅叟姓梅，她也姓梅，這位梅男就是華山

派現今掌門人的可能大極了……噢，不，一定的，這位梅男，就是華山派的掌門人。因爲，一派之掌門人容或因特殊情形或者意外事故迭予更長，但一派之派規，如已爲武林同道所週知，却萬萬更改不得。

金龍旗和金龍燈籠既然祗有該派掌門人出現方能使用；何人斗胆，敢公然僭越？卽令有人敢冒大不韙，五劍又如何肯依？

所以說，梅男就是華山派現今掌門人一節，已是無可置疑的了。

那麼，華山梅叟何處去了？失蹤？死亡？

梅男又是梅叟的什麼人？弟子？女兒？

華山派是什麼時候更換掌門人的？……就因爲梅男是個廿出頭的美麗女郞，華山梅叟是個年登古稀的老人，兩者相去千里，相差太遠，所以梅男說她姓梅，船上懸着大紅梅字宮燈，出現的幾個黑衣老人的裝束一樣，以及三劍王奇精奇的劍招……等等，都沒有引起司馬玉龍的注意。

且說易裝復原後的梅男，風度又是一種，別看她腰細如柳，欵擺欲折，手中平托着的那柄紫霞氤氳的長劍，却是平穩如山嶽，紋風不動。

巫山淫蛟回臉朝身後那個頎長的銀牌人物望了一眼，他們臉上因爲蒙了紗，司馬玉龍看不出他們的表情，但看他們那種動作，兩人似乎都感到非常意外。

梅男近前之後，二劍施敬躬身一揖，悄然退立一旁。

司馬玉龍雖然和他們華山派不相統屬，但爲這種威儀所懾，且看在對方是一派掌門之尊，便也學着二劍施敬的榜樣，對梅男躬身施了一禮，往旁邊退開兩步。

當二劍施敬向梅男躬身時，梅男眼光向前平視，神態依舊，視若未覩，等到司馬玉龍躬身時，梅男却朝着他微一頷首，但神情已不似白天那般和悅可親，而顯着一種端莊高尙的氣派，令人有不敢逼視之感。

梅男在二劍施敬適才立身之處站定。

兩個青衣小婢分列身側，擧燈的黑衣老人遠遠立於身後。

梅男仍然平托那柄紫霞氤氳的長劍，神態極爲沖和寧靜，這時靜靜地向巫山淫蛟發話道：「巫山孫大俠，武功高絕，英名四播，華山小女子今夜總算開了眼界了。不過，華山派向與武林黑白兩道毫無恩怨可言，孫大俠半夜率衆犯船，究竟是何意圖，可否見敎？」

假如巫山淫蛟臉上沒有那塊紗，他這時的表情，一定相當好看的了。此魔不愧黑道高手，畧一鎭神之後，居然厚起臉皮上前一步，高高地拱起雙手，陪笑道：「想不到是華山掌門人法駕親蒞，孫顧影冒犯了，尙望掌門人恕以不知之罪。」畧頓之後，又補了一句，說道：「貴派梅叟他老人家這一向可好？」

巫山淫蛟眞是奸滑無比，詭詐天生，華山派的劍術雖然武林無雙，但他仗着身邊還有一個武功比他高的銀牌第二，並不十分忌憚，他之所以對梅男如此謙遜，實在的用意都在最後的一句話上，他見梅男的年紀這樣靑，又是個女的，他實在有點懷疑梅男的身份，但梅男使用了金龍燈籠，又不容他問得太露骨，所以，他想起來藉向華山梅叟致意而探探對方的口氣。

梅男聞言淡然一笑道：「小女子僅代本派梅叟向孫大俠致謝。」

梅男這句話回答得也很妙，說了等於沒有說，要想從這句話裏去發現端倪，可說是一無所得。

巫山淫蛟這時又朝身後之人望了一眼，向梅男拱拱手道：「今夜一切出諸誤會，祈勿記嫌，孫顧影這厢告辭了。」說完返身就想退走。

梅男突然一聲清喝道：「且慢。」

巫山淫蛟止步廻身，揚臉問道：「掌門人尙有何事見敎？」

梅男冷冷一笑道：「久聞『兩尖毒芒』爲武林一絕，小女子初履江湖，頗想見識一番，還望孫大俠賜敎。」

巫山淫蛟也冷冷笑着，說道：「貴派門下中了一芒，敝友在貴派門下斷了一臂，難道還不足兩抵麼？」

巫山淫蛟知道對方說不出中芒無救之言，表面上，華山這一戰似乎佔了便宜，實際上是吃了啞吧虧，祗要對方擧不出更好的留難理由來，他便一走了事，也就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了。

梅男冷冷地道：「貴友犯船之際，並未打起孫大俠旗號，否則他那條臂膀也不至於斷落了。至於你孫大俠，已在上船之後認出了華山金龍五劍的來歷，居然仍舊施出了你孫大俠巫山高人的獨門手法，豈非華山派之人尙有可欺之處？」

語氣寒森，詞意刻薄。

月色下，巫山淫蛟雙睛一眨，大聲道：「依貴掌門之意又當如何？」

梅男冷然道：「請孫大俠留樣東西下來。」

巫山淫蛟精目微轉，爽然笑道：「兩尖毒芒的解藥麼？那還不簡單……」

巫山淫蛟一面說，一面探手入懷。

梅男冷喝一聲道：「生死有命，華山五劍中人

臉皮沒有那麼厚，孫大俠的解藥還是自己留着，華山派不希罕這種人情。」

巫山淫蛟聞言一怔，期期地又道：「這要姓孫的留下什麼？」

梅男冷笑道：「你的頭！」

這時，巫山淫蛟身後那個頎長的蒙臉漢子，突然聽的一聲飄身而出，手指梅男，以一種冰冷無比的聲響道：「好狂的華山掌門，你憑的是什麼？」

司馬玉龍大吃一驚，暗忖道：此人不就是銀牌二？

再看梅男，淡然笑道：「閣下是誰？」

銀牌二冷冷地怒聲哼道：「老夫的名姓祗告訴贏了我雙掌的人。」

梅男緩緩將劍交到左手，淡然笑道：「既然如此，閣下的頭也是一樣。」

提燈的黑衣老人巍然不動，二劍施敬却跨上一步，神情似很緊張。司馬玉龍着急地忖道：依師叔玄淸道長的口氣推斷，這個銀牌二的武功幾乎已達高不可測的程度，華山派的劍術雖然精絕，但這位年輕的掌門人在功力方面，是否能與這個銀牌二相匹敵則頗成疑問，萬一敗於銀牌二之手，她是一大派掌門人，如何能堪？

現在，二劍和那個擧燈的黑衣老人也許限於門規，不便在掌門人下令以前有所擧動，我是局外人，豈能袖手旁觀？

五行怪叟告訴過他，祗要練上半年，他的五行神功他可以進至七成火候，自起習到現在，也快四個月了，加上他曾服過一顆少林掌門人正果老禪師秘製，珍貴幾與達摩九經相等，足抵十年苦修的「少林行功秘丹」，照說也該有五六成火候了，五行神功既然無敵於當今武林，他若是全力施爲，配以武當眞傳的大羅神掌，難道不能擋過十招八招？

近日來，他感到身輕體健，迥異往昔，尤其剛才和巫山淫蛟交換的那一掌，他覺得比在洛陽城中和天瘟趙雷對的那一掌，掌力又雄厚得多了，何況他司馬玉龍無名無位，勝固可喜，萬一敗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如果他實在不是銀牌二的對手，因爲他不是華山派中人，到時候，兩個黑衣老人和梅男一定會出手相救，要是因而引起混戰，他們這一方就不會吃虧了。

司馬玉龍迅速想定，立卽提氣縱身，躍至梅男面前，躬身一揖，大聲道：「晚輩願効微勞。」

梅男先是一愕，繼卽以傳音方法低聲快速地道：「小兄弟是五行怪叟什麼人？」

司馬玉龍也以同樣方法答道：「晚輩忘年之交，也是武學傳人。」

梅男疑訝地望了司馬玉龍一眼，點點頭道：「好的，小心，不要離開我太遠。」

司馬玉龍一轉身，突覺一縷溫熱之氣逕奔自己背心靈台，穿臟入腑，繞任脈一週，運過十二經路，直透泥丸。司馬玉龍心下大喜，知道自己判斷錯誤，梅男之功力實在不在自己之下，現在能虛空傳交本身眞氣，可見其造詣已至出神入化境界，實在不愧身居一派掌門。有此奧援，司馬玉龍勇氣大增，面對銀牌二大喝道：「有種的，就把臉上那塊紗拿下來，不然的話，可別怪小爺掌下無情。」

銀牌二微哂道：「你小子是華山派什麼人，活膩了？」

司馬玉龍大聲道：「你祗管留下你的頭，小爺是誰都是一樣。」

銅牌二嘲弄地說道：「小子，你要怎麼一個死法？」

司馬玉龍喝道：「饒你老賊先劃道兒。」

銀牌二眼中精光暴射，冷冰冰地道：「要死的活不了，這是你小子自找的，老夫可得破破不對後輩下手的例子了……哼，小子，別的諒你也不在行，看你小子掌上功夫還可以，就讓你見識見識武林中頂好的掌功如何？」

司馬玉龍才待發話，身後梅男傳音道：「噤聲，聚氣，第一掌先發三成力量，然後全力攻擊一掌，出掌之後，立卽以左掌托天，右手食指指地，此魔可退。」

司馬玉龍依言亮掌，默默然地以三成功力，呼的一聲，穩穩地向銀牌二當胸平推而出。

銀牌二嘿嘿一笑，身體紋風不動，右手隨意一揮，立有一股强勁掌風發出，兩股掌風交接，司馬玉龍感到週身一緊，一個立脚不穩，連連向後退了幾步。

銀牌二哈哈大笑不已。

司馬玉龍聽得梅男急急地傳音道：「全力施爲……快。」

這時，運轉週身的眞氣猛增。

司馬玉龍雙臂一圈，馬步一沉，霍地推出第二掌。這一掌，不含糊，幾乎用盡了他所有的氣力。掌風出手，重如山岳，呼嘯有聲，祗刮得沙飛石走，聲勢駭人至極。

銀牌二見狀似乎頗爲吃驚，祗見他下盤一挫，雙掌齊亮，似乎也用了十成功功，詎知掌風相交之下，司馬玉龍沒有感覺什麼，銀牌二却給震退四五尺遠近。

身後梅男又道：「左掌托天，右手食指指地，靜立不動。」

司馬玉龍爲自己强得出奇的掌力所震，幾乎忘

記了這一點，現經梅男二次吩咐，連忙照勢做了。

銀牌二遭受此意外挫折，怒得像一隻發狂的獅子，立定之後，雙眼閃灼如電，怨毒之色，暴露無遺。

可是，在他發現司馬玉龍突然擺出這種架式之後，前撲之勢驀地煞住，惶惑地向司馬玉龍看了又看，司馬玉龍不得主意，因爲梅男沒有再說什麼，他也祇好微笑着原式架定不動。從銀牌二的眼光中可以看出，自司馬玉龍擺出這種托天指地的架式之後，銀牌二的眼色一直是既驚且惑，顯得頗爲猶疑。但司馬玉龍露出一臉微笑後，銀牌二的眼光立即充滿了一種震駭的神色。

他轉臉朝巫山淫蛟說道：「五弟，我們走。」說完，朝司馬玉龍冷笑數聲，騰身率衆而去。

司馬玉龍一肚皮莫明其妙，驚喜而外猶有餘悸。驚的是自己怎能發出剛才那一掌？喜的是銀牌二果然不再還擊。悸的是銀牌二不走又怎辦？

現在，他巴不得他們一夥走了，立即收式轉身，才待向梅男問明所以時，抬眼一看，他不禁又怔住了。

這時的梅男，臉色異常蒼白，顯得很是憔悴。

梅男見他轉身，淡然微笑道：「你想說什麼，我知道……回到船上再說吧。」

回到船上，梅男先爲他介紹了那兩個黑衣老人，司馬玉龍因而知道了那個擧燈的黑衣老人便是五劍中的一劍楊雄，司馬玉龍分別向一劍二劍見過了長輩之禮。

梅男隨後說道：「小兄弟剛才想的，是不是那個蒙臉人爲什麼會給你那一個奇怪動作所驚退？」

司馬玉龍忽然想起一件事，起身急促地向二劍施敬說道：「請問施老前輩，王老前輩傷勢如何？現在何處？可否容晚輩一見？」

二劍施敬朝梅男望了一眼，默然沒有作答。

梅男向司馬玉龍招招手，苦笑道：「小兄弟且請坐下，不必徒自勞神了，巫山淫蛟的暗器每一件都餵有劇毒，除非得到該魔的自配解藥，否則的話……唉，小兄弟，你剛才說你的武功傳自五行公孫長者，而又說不是他老人家的門下，此話怎講？」

司馬玉龍着急道：「這個等下講，在下現在問的是王老前輩如何了？」

梅男苦笑道：「這本是本派之恥，實不足爲外人道，但小兄弟肝胆照人，親目所覩，想瞞也瞞不了，何況小兄弟和五行長者有着淵源，說了也不要緊，……本派雖向以劍法自雄，但對配藥一道却不似少林，武當，衡山諸派深有研究，所以，對於三叔這次的傷，除了叫他行功護住心頭一口眞氣，拖延時刻外，又有什麼辦法？再說，毒有百種，兩尖毒芒究係何毒所餵也不得而知，縱令前述三派掌門人在此，也恐怕束手無策呢。」

司馬玉龍不耐地道：「我有辦法呢！」

梅男搖搖頭道：「小兄弟的意思我知道……但是，這種外傷之毒，不比誤服之毒，在血中而不在腸胃，無法逼出體外，五行神功的威力，我是清楚的……」

司馬玉龍知道一時無法解釋，祇好從懷中摸出楊花仙子送他的桃面騷狐秘製的「百毒散」，送到梅男面前，說道：「有了這個行不行？」

梅男伸手接過，先詳細看了瓶子外面，拔開瓶塞，嗅了嗅，再倒出一點在掌心上，在燈下反覆看了數遍，然後以一種驚詫的神色，仰臉向司馬玉龍問道：「這是苗疆騷狐的『百毒散』？你從何處得來？」

在短短的時間裏，司馬玉龍已看出梅男人雖美艷，心性却極高傲，從她不屑向巫山淫蛟討取解藥，寧可聽由三劍發毒身亡一節上，可見一斑。他怕直說此藥得自騷狐女徒楊花仙子之手，梅男可能不肯取用，因而誤了三劍的搶救時刻，不得已而扯謊道：「係公孫老前輩所贈，他老人家怕晚輩行走江湖之時……」

梅男臉上，喜色頓露，搖手歡悅地笑着道：「好了，好了，一句就够了。」

梅男匆匆將瓶塞塞好，交給一劍楊雄道：「大叔，麻煩你了。」

一劍楊雄躬身接過，領命而去。

司馬玉龍心想：五劍是她的叔伯輩？那麼她之出長華山派，也和自己師傅上清道長之出掌武當派的情形一樣了。

一劍走後，梅男臉上雖仍有一點疲憊之色，但憔悴神情已消退多半，司馬玉龍這才明白她剛才的憔悴，原來一半是爲了幫助他發掌，眞力耗用過度，一半實在是爲了担憂三劍王奇的生命，由此看來，她拒絕巫山淫蛟贈藥，全爲了一派名節，她的心腸却不冷酷呢！

梅男這時笑對他道：「是小兄弟先見告你和五行長者的關係哩？抑或由我先解釋那個蒙臉漢子一見『托天指地』的架式，便即退走的原因？」

司馬玉龍想了一下道：「還是我先說罷。」

他先問道：「梅前輩……噢，梅女俠……梅……梅……」

司馬玉龍怎麼樣叫總覺得不大適當，不禁紅了臉。梅男嫣然一笑道：「眞是個傻小弟，稱呼有什麼關係呢，你仍和白天一樣，喚我一聲梅大哥不就得了？」

司馬玉龍吶吶地道：「這怎行？」

梅男笑道：「誰是你的前輩？誰又是什麼大俠了？」

司馬玉龍赧然一笑道：「梅大……梅大姊，大姊有否聽到蒙面漢子最後跟巫山淫蛟說的一句什麼話？」

梅男想了一下道：「是不是說的『五弟，我們走』？」

司馬玉龍點點頭道：「大姊有沒有聽說過巫山淫蛟在什麼地方排行第五？」

梅男搖搖頭道：「巫山淫蛟據說藝出巫山千手神猿門下，神猿去世很早，門下祇收得淫蛟一人，那人怎會喊他五弟？」

司馬玉龍從身上取出了天地幫的那塊竹牌，遞給梅男，說道：「大姊請看這個，他就是這上面的五弟。」

梅男看完竹牌，順手交給二劍施敬，施敬看完，重又交回司馬玉龍，二人臉上均顯出了一種極爲訝異的神色，默默地望着司馬玉龍，司馬玉龍於是將自己本名叫做司馬玉龍，是武當派俗家二代弟子，因誤傷衡山派弟子大智僧，投身十方寺，巧遇五行怪叟相救並傳五行神功，七老大鬧武當山，師叔下山察訪，洛陽重逢天山派門下閔人鳳，黃山窺得天地幫秘密，笑臉彌陀示警，崑崙跛仙翁搭救黃安一虎，計誘楊花仙子，擬往君山試探該幫總舵的種種經過約畧說了一遍。

梅男和二劍施敬都聽得很入神，等司馬玉龍說完，天已大亮。一劍也來了，報告三劍已無生命危險，祇須將息一天便可復原，同時將藥瓶交還司馬玉龍，並向司馬玉龍代三劍又道了一次謝。

梅男先傳令開船，又吩咐青衣婢去後艙整治吃食，直至船開行後，方始向司馬玉龍笑問道：「那位閔人女俠呢？」

司馬玉龍想不到對方在千頭萬緒中先問上這一句，一時間竟紅着臉說不出話來，梅男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什麼。

司馬玉龍繼續說道：「在酒樓上初見大姊時，我還懷疑……」

司馬玉龍話說出口方知失言，要想收回，已是來不及了。但梅男却無不快之意，竟然接口笑道：「你以爲大姊是金牌幫主？」

司馬玉龍期期地說道：「我也是一時糊塗，大姊這樣年青，那個女魔頭據說廿年前即已成名於江湖……」

梅男搖了搖頭，笑道：「這一次你是眞正的錯了。」

司馬玉龍不知對方意之所指，心頭下意識地嚇了一跳。

梅男接下去道：「如此說來，我明白了……你以爲大姊這樣就算年青嗎？嘿，有一天你如果眞的見了那個什麼金牌幫主，你看到她也許比大姊更年青呢。」

司馬玉龍奇道：「什麼？她不是在廿年前就成名了嗎？」

梅男點頭道：「是的，照道理說，她現在足有大姊兩倍年紀，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可是，人家說她得了什麼駐顏秘笈，常年看起來，祇像十八九歲的黃花大閨女呢！」

司馬玉龍大驚道：「大姊認識她？」

梅男點點頭，又搖搖頭道：「我並不認識她，但大姊這次的君山之行却是爲了找她。」

司馬玉龍愈聽愈奇，也愈聽愈心驚。

梅男慨嘆了一聲道：「唉，眞想不到，原來她是什麼天地幫中的金牌幫主。」

司馬玉龍急急地道：「大姊因何找她？」

梅男朝他望了一眼，微笑道：「先別心急，且讓大姊也學你的樣，一切從頭說起。——大姊首先告訴你的，是一件武林最大秘密。這個秘密，到目前爲止，祇有兩個人知道，一個是我，一個便是我要告訴你的這個人。這個秘密是什麼呢？那就是，大乘神經原爲我們華山派之故物，該經在傳至華山派第十一代祖師，也就是大姊師祖手裏的時候，那時候正是武林中風氣最敗壞的一段時期，雖然沒有一個人知道華山派有一部武林至寶的大乘神經，但家師祖爲防一旦傳鬨開去會引起滅派之禍，乃將神經上下部裝入一隻鐵箱，沉在洞庭湖君山脚下。大乘神經中最可貴的祇是『大乘神功』一種，師祖已將『大乘神功』練成而無人知悉，直到師祖仙離開前三個月，他老人家才將掌門權位和神經一併傳給了第十二代掌門人，也就是家師華山梅叟。事實上，家師並不姓梅，他老人家既不願以眞姓名傳世，恕大姊在這裏也不便相告。祇緣他老人家酷愛梅花，友人戲呼爲『梅叟，梅叟』，以至以訛傳訛，就說成他老人家姓梅了。事實上，大姊我才是眞正的姓梅。……三四年前，衡山一瓢大師和北邙天龍老人偶而聯袂閒遊洞庭，從一個漁人手裏得着鐵箱，二人相約各取箱中藏物之半，如係不能分割之物則以猜枚決定，結果一瓢大師佔得先籌，破箱一看，方知是一部武學秘笈，當時暫由一瓢大師保管上半部，天龍老人保管下半部，同時約定三年後相互交換，……關於大乘神經出世之事，武林中早已人盡皆知，也用不着我再贅述了。本來，家師梅叟也不知道神經的下落，他老人家祇知道神經被師祖沉在

一座湖裏，等神經出世的消息傳到他老人家耳裏，他老人家突然召集全派子弟宣佈傳位於我。傳位的當夜，他老人家將我喚至跟前，告訴我事情的始末，並說他老人家自此將另覓名山隱居，一心修練神功，不問世事，直到我將來將掌門之職傳給了別人，他再將神功傳授給我，一代祇傳一人，每人均須掌門一職交卸之後方得傳授。以後代代如此，百世不改。他老人家的用意祇在不讓神功失傳於本派，並不願全派習得而起驕縱之心與他派爭長較短。

「我當時由於年幼無知，曾向他老人家強求神功心訣，他老人家搖頭道：我志已決，決不更改。我當時又請示道，華山派中武功並不以我最高，長輩尚有華山五劍在，如何令我升爲掌門？其次，我既升爲掌門，如無特殊絕學在身，遇到意外變故如何應付？萬一有了差池，豈不令派譽喪失殆盡？他老人家解釋道，武功一道，學無止境，現有之功力並不足倚以爲憑，一切端視天賦，他說華山派各代弟子中以我天賦最高，將來之進境可望與日俱增。他老人家除傳了我本門的一種最高心訣外，並告訴了我華山劍術之由來，同時告訴我華山本有名劍七支，五劍合稱金龍五劍，另兩支一名紫霞，一名碧虹，歷代均由掌門人配帶。

「我現在用的就是紫霞，金龍五劍由各代遴選高手五名贈予，一人一劍，一劍一人，遇缺則由派中遴選遞補，這就是華山五劍一朵梅的由來，其實假如改喊『華山七劍一梅叟』也未嘗不可。……唔，不，現在沒有七支劍了。

「說起來話長了。

「華山七劍，雖然七支劍的品質一樣好全在伯仲之間，但紫霞和碧虹却另有它們的特別之處。紫霞劍的劍柄上刻有華山劍法的全部劍訣，碧虹劍劍柄上則刻有全套劍法融合變化的三絕招……如果是一個初入門的弟子，紫霞劍因爲刻有全套劍法劍訣的原因，當然比較珍貴。可是，一旦將本門劍法全都練熟之後，那柄碧虹劍却又比所有其他的六支劍更感可貴了……可惜它現在沒有了。」

梅男說至此處，不禁輕輕一嘆。

司馬玉龍聽出了神，這時不由自主地脫口問道：「那支碧虹劍何處去了？」

梅男靜靜地道：「那支碧虹劍麼？在天地幫的金牌幫主手裏。」

司馬玉龍失聲道：「啊，在她手裏？」

梅男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現在就是去君山想找她要回來。」

司馬玉龍又迷惑了。

梅男朝司馬玉龍瞥了一眼，繼續說道：「關於金牌幫主是什麼人，爲什麼華山派的鎭山之寶會落入她的手裏，大姊却不便奉告。」

司馬玉龍皺眉道：「爲什麼？」

梅男正容道：「小兄弟既然和五行公孫長者有很深淵源，這件事還是由他老人家將來告訴你比較方便些。現在我可以給你一個謎面子……那就是，假如沒有現在的這位什麼金牌幫主，你可能得不着五行神功的傳授呢。」

司馬玉龍失聲又「啊」了一聲。

前些日子，師叔玄清道長也說知道了金牌幫主是何許人，而不願提前說出來，說是不願搶五行怪叟的生意，要司馬玉龍去問五行怪叟。當時，司馬玉龍祇以爲五行怪叟見聞廣博，知道的可能比師叔玄清道長多，……現在，梅男講得更露骨了，好像這個典故祇有五行怪叟一個人才能說似地。看樣子，這個什麼金牌幫主一定和五行怪叟有着不凡的關係了，不然的話，梅男爲什麼說，假如沒有金牌幫主在，他就不能得到怪叟傳授五行神功呢？怪，怪極了。

司馬玉龍雖然氣悶，但又不便對梅男相強。

梅男繼續說道：「大姊可以簡畧地告訴你，那柄碧虹劍曾經由現在的這位金牌幫主藉着一位武林高人的面子向本派情商借去一用，後來報稱還劍途中給關外一個黑道魔頭奪去，其經過情形似乎和衡山大智僧失落大乘神經上半部的經過一樣，所不同的是金牌幫主沒有死，而大智僧死了。……直到一年前，家師梅叟悄悄送回一封密諭，說他老人家在關外湊巧遇上了那個當年被指稱奪取碧虹劍的魔頭，一經逼問，才知道全然不是那麼回事，他不但沒有奪劍，甚至連這個自稱失劍的人是什麼人他都不清楚。家師暗地裏一打聽，關外那個魔頭的確沒有那柄劍，同時，那魔頭雖然是黑道中人，脾性却極方正，而他最大的長處就是言行如一，一生沒有說過謊……他在家師向他盤詰時曾一再訴苦，說幾年來不時有些身份不明的中原男女高手偸偸地暗算於他，每次行事，行事之人都在臉上蒙着黑紗，尚幸他人生得機警，武功高人一等，雖然受過幾次傷，一條命總算沒有送掉……家師根據種種情形判斷，斷定當年的借劍人，也就是這個甚麼金牌幫主，所扯的實在是通天澈地之謊……又經本派派人密訪一年多，得知君山附近隱居了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奇女子，……故所以我才有了這次君山之行。」

這時，一直靜坐一旁的華山一劍楊雄突然開口道：「請問掌門賢姪，可曾發覺那位身手卓越，功力深厚非凡，和這位司馬少俠對了兩掌的銀牌二是何許人？」

梅男微微一怔，道：「不知道，梅男甚少走動江湖，對武林各派之大勢耳聞多於目見。大叔見聞廣博，難道已有何發現不成？」

一劍楊雄冷笑道：「此人十年前在黃山曾因過份態度傲橫，和愚叔一言不合鬥了大半夜，最後被天龍老人強行勸開，那時候他的功力似乎尚不及現在深厚，因了這層關係，昨夜我和此人一照面，雖然他在臉上蒙了紗，但那身材和音調，仍覺眼熟之至。……假如愚叔沒有猜錯，一定就是他了。」

司馬玉龍，梅男，和二劍施敬，齊聲問道：「誰？」

梅男加了一句：「怎未聽大叔提過？」

二劍施敬加問的一句是：「可是你上次說的那人？」

司龍玉龍也加問了一句道：「他怎麼被我一個托天指地的怪架式唬跑？」

華山一劍楊雄，輕輕地哼了一聲，冷笑道：「誰？十之八九是冷面金剛韓秋。」

司馬玉龍恍然若有所悟，二劍施敬非常意外地啊了一聲，梅男則點點頭，自語道：「經大叔一提，這就有點像了。設非雙絕那等人物，誰能有那等功力？唉，以北邙雙絕在武林中享譽之高，居然也會……眞是不可思議之至。」

一劍楊雄冷笑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武林中成名人物，在晚年因一念之差，而失節的例子在所不鮮，又何限於冷面金剛一人，拿近的來說，衡山北邙齊名，兩絕四尊者等位，伏虎尊者在武林中的地位，又何嘗低於冷面金剛？」

二劍施敬道：「如證實冷面金剛和伏虎尊者均已投身天地幫，則大乘神經上下部同時失落一節，就不足令人駭異了。」

梅男沉思有頃然後皺眉道：「以冷面金剛和伏虎尊者二人之絕世武功，在天地帮中亦祇能排名銀牌二四，那麼，這個什麼天地帮的實力也就相當驚人了。」

司馬玉龍忍不住又問道：「請恕在下年青識淺，昨夜的那個托天指地架式，究竟源出何典，居然能將冷面金剛那種人物逼跑？」

梅男微微一笑，旋即肅容道：「那實在是一次冒險的嘗試，家師華山梅叟在隱退之前，經不住梅男一再懇求，方才將大乘神功的起手式透露出來，那一式托天指地在大乘神功中稱之爲『天覆地載』，行功時必須流露出我佛拈花的微笑，方屬正宗。其中隱含玄機萬種，非得授神功眞訣，絕不能領畧個中妙諦。

「梅男請求這個，只不過是一時好奇，想增加一點常識而已，事實上，僅僅懂得這一招起手式，絲毫實用也沒有。

「昨天我見冷面金剛氣派不凡，忖度對方必爲當今一流名手中人，情急智生，便突然想到何不用這一式來嚇嚇他？大乘神經出世已有三四年之久，假如此人見聞廣博，或者和衡山北邙兩派有點淵源，很可能清楚這一式的來源，因而對賢弟莫測高深，駭然退走。

「假如對方連一式也不識得，縱然是有名人物，有本派大叔二叔在場，也就無甚可畏了。所以，嚴格說來，大姊吩咐你擺出那個架式，說險也不太險，說它是一種毫無把握的取巧行動則似乎來得更恰當些。

「又有誰知道，天下竟有這等巧事，眞貨碰上識寶人，兩絕在北邙派，名義上是一人之下，事實上天龍老人一直將他倆待若上賓，三人平起平坐，無異於崑崙一派有着兩個掌派之人。

「以兩絕在北邙派之地位，以北邙派持有大乘神經下半部之久，冷面金剛那會不識大乘神功起手式之理？

「這就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以冷面金剛之造詣，只要和賢弟再對一掌，絕不難洞悉愚姊背後傳力之弊，那時候，一經揭破，才眞正令人難處理！巧的是，賢弟年事過輕，未爲對方所在意，陡然受挫，一時間迷惑多於震驚，你因不知托天指地架式的出處，心下坦然，以致面部神情自然純樸，極符拈花微笑之要旨。

「冷面金剛也許是盜經心虛，一時不察，以爲神經原主尚有傳人在世，自己功力雖高，但絕非大乘神功之敵，又因身份上種種顧忌，這才悄然忍怒引退……你們說，巧也不巧？」

梅男說完，二劍施敬皺眉道：「依賢姪如此說來，冷面金剛受愚只是一時，此去君山計劃固然又增困難，這位司馬少俠將來的痲煩豈不更多？」

司馬玉龍爽然一笑，他本想發揮幾句，但碍着華山五劍的身份，人家是一番好意，他如表現得過於自豪，將令二劍感到難堪，因此一笑之後，便沒有再說什麼。

船行三日，抵達洪湖入江的新堤。

三劍王奇經過數日休養，身體業已復原。三劍王奇是華山五劍中最爲風趣的一位，談吐詼諧，和易可親，全不似司馬玉龍想像中的尖酸刻薄。他那一夜和巫山淫蛟那般對答，純粹因爲他不屑淫蛟之爲人，有意將淫蛟折辱一番罷了。

三劍王奇異常達觀，他並不以中了淫蛟的「兩尖毒芒」爲恥，他告訴司馬玉龍說，實在是怪他自己不好，因爲他將淫蛟的人品估計高了。他坦然笑道：「我王奇總算又學一招啦。」

為了感謝司馬玉龍的慨贈百壽散，他願陪司馬玉龍逛一天新堤。司馬玉龍遜謝不迭。

二劍施敬却暗地裏推了司馬玉龍一把，意思是暗示他不必推辭，司馬玉龍意味到二劍這一推定然另有含義，當下便即含笑答應了。

新堤因為介於江湖之間，雖然不及孝感繁榮，却也够熱鬧的了，司馬玉龍隨三劍王奇進了城，一逕走入一家濱湖的酒樓，要了二份酒菜，坐定之後，王奇笑向司馬玉龍說道：「司馬兄弟，你知道船停新堤是誰的主意？」

司馬玉龍見三劍王奇問得沒頭沒腦，不由得微微一怔，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這時，三劍王奇突然一整臉色，極其鄭重地說了一個字：「我。」

司馬玉龍更加糊塗了。暗忖道：行船停船也不是什麼大事，三劍的語氣為什麼說得這麼嚴肅？」

司馬玉龍正在惶惑不解之際，三劍王奇突然輕輕嘆了一口氣，跟着又嘿嘿冷笑起來。這一來，司馬玉龍不但惶惑，簡直有點吃驚了。

但華山五劍是武林前輩，地位與武當五子相等，不管三劍對他司馬玉龍的稱呼有多親暱，人家總是長輩，儘管三劍言行反常，他也只有悶在肚子裏，靜待發展。

三劍王奇笑了一陣，突向司馬玉龍正色問道：「司馬小兄弟，王奇這條命是誰給他留下來的？」

司馬玉龍連忙欠身答道：「王老前輩請別提這個了。」

王奇哈哈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小兄弟，容我王奇也送你一件禮物如何？」

司馬玉龍連忙道：「謝謝老前輩美意，玉龍不敢。」

司馬玉龍說着，三劍王奇未立即答腔，他端着一隻空杯，兩眼望着窗外，似乎在想什麼，而且想得出了神。

司馬玉龍不敢打擾，輕輕捧起酒壺，以異常輕靈的手法為三劍空杯中斟上了酒。三劍回頭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是勉强，笑畢，兩眼又朝向窗外望去。

司馬玉龍以為三劍發現了什麼，他也順着三劍視綫望過去，窗外是一片浩瀚的湖水，湖水平靜如鏡，一望無涯，水面什麼也沒有。

饒得司馬玉龍是個絕頂聰明之人，這時也沒有了主意。

就這樣沉默了足有頓飯光景，三劍王奇突然收回眼光，朝司馬玉龍歉然笑道：「老夫貪賞湖景，一時忘其所以，小兄弟不見怪吧！」

司馬玉龍也笑道：「王老前輩說那裏話來。」

司馬玉龍嘴裏如此說着，心下却忖道：怪了，他又不提送我禮物的事啦，三劍到底在鬧什麼玄虛？當然，他並非貪得之人，只是三劍這種恍恍惚惚的神情令他納罕，如換了別人，可眞有點受不了。

三劍又朝窗外望了一眼，忽然立起身來，匆匆地向司馬玉龍交代道：「小兄弟，現在是巳牌時分，我有點事出去一下，不論多久，請在這裏等我，不見不散。」

說完，不待司馬玉龍回腔，急步下樓而去。

三劍走後，司馬玉龍深深地噓出一口大氣，他漫步踱向窗口，探首下望，三劍已然不見踪影。街上平平靜靜，湖面上冷冷清清，一點異狀沒有，雖然心中好像感到一些不祥朕兆，但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三劍的恍惚神態並不是突發的，他似乎有所為而帶他進城，三劍帶他進城，好像是為了送他一件禮物，但話只說了一半就沒有了下文。

三劍送他禮物彷彿為了報答他的活命之恩，可是，無論贈禮受禮，總該是一件喜氣洋溢的事，三劍為什麼表現得那般沉重？難道那是一件什麼奇珍異寶，三劍話一出口就後悔了？不，根據司馬玉龍的觀察，三劍王奇絕不是那種人。

還有，三劍說及船停新堤是他的主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出門時，二劍施敬推他一把又是什麼意思？難道三劍的什麼計劃，已落入二劍算中？唔，不像……二劍推他一把，據司馬玉龍猜測只有二種意義：

第一，三劍脾氣執拗，說一不二，拂了他的意，可能導致不愉快。第二，三劍是有恩必報的人，他自動要司馬玉龍出來，可能是想背着衆人傳授他點什麼，或者致送一點什麼，暗示他千萬不可錯過機會。

第二點較為合理而近乎事實。

現在，三劍走了，走得那般兀突，他沒有告訴他去哪裏？做什麼？只叫他等他：「不論多久……不見不散。」

還有什麼事比這更令人迷惑？

就這樣，一直等到傍晚時分，三劍方始重新回到酒樓。司馬玉龍高興地從座位上立起身來，三劍强笑着，擺擺手道：「坐，坐，坐下來好說話。」

坐定之後，三劍先喝了兩杯冷酒，然後向司馬玉龍問道：「小兄弟的出身來歷，施老二都已經跟我說過了。聽施老二說，前些日子曾有一位複姓閭人的天山派門下，和小兄弟走在一起，不知那位女俠有幾許年紀？長相如何？武功比小兄弟怎樣？小兄弟你同她的關係密切否？」

（未完待續）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